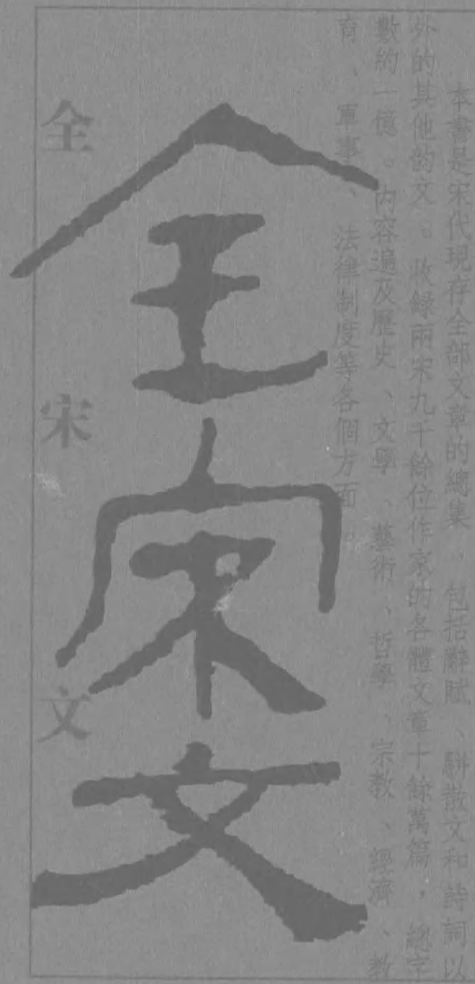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一八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一八冊



目錄

全宋文卷四八二九

史堯弼 四

私試策

君臣遇合

賦役

運曆諸說如何

六韜與詩書異

古今帝王便民之舉如何

元結陸贄言論

歷代之君出於天命人事辨

全宋文卷四八三〇

史堯弼 五

私試策

洪範論上 并引	二〇
洪範論下	二二
詩論	二三
中庸論上	二五
中庸論下	二七
堯言布天下論	二九
唐虞三代純懿論	三一
周秦之士貴賤論	三三

全宋文卷四八三一

史堯弼 六

五帝其臣莫及論	三六
泰伯可謂至德論	三八
曾子論	四〇
墨翟論	四二
蘇秦論	四三
項羽論 一	四五

項羽論	二	四七
呂后論		四八

全宋文卷四八三二

史堯弼 七

安劉氏者必勃論		五一
光武授鄧禹西討論		五四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論		五六
曹公論		五九
荀彧論		六〇
荀彧迹疑而心一論		六二

全宋文卷四八三三

史堯弼 八

河朔挈地還天子論		六五
失題		六八
廣漢楊君大年墓誌銘		六八
楊君夫人彭氏墓誌銘		七〇

兄伯振墓誌銘	七一
王老僧塔銘	七二
祭唐惠父知郡文	七三
祭謝宰母太夫人文	七四
徙墳祭文	七四
祭程右史文	七五
寶文閣學士開國郡公程丈哀詞 并引	七六
宇文龍圖時中哀詞 并引	七七
程右史哀詞 并引	七八
簡池守孫公哀詞	八〇
慶公和尚茶榜文 一	八一
慶公和尚茶榜文 二	八一
印公和尚醫眼茶榜文	八二

全宋文卷四八三四

員興宗 一

上皇帝書	八三

嚴爵賞劄子	八六
廣招募劄子	八七
恤義士劄子	八八
恤歸附劄子	九〇
察敵情輪對劄子	九一
請侍讀疏	九三
風俗議	九五
議虛額疏	九七

全宋文卷四八三五

員興宗 二

議冗員疏	一〇〇
議功賞疏	一〇二
議國馬疏	一〇三
議征稅疏	一〇六
議守令疏	一〇八
議節財疏	一一〇

議軍實疏	一二二

全宋文卷四八三六

員興宗 三

賀太上皇禪位表	一一五
代賀皇上即位表	一一六
擬虞丞相謝轉官表	一一六
擬丞相轉官表	一一七
請以鋪兵運餉糧疏	一一八
與諫議殿院書	一一九
上虞丞相書	一二一
與黎守馮縉雲當可書	一二二
再答縉雲書	一二三
答漢州教授程用之書	一二四
上王太博書	一二四
答洪丞相問隸碑書	一二六
上都大書	一三一

全宋文卷四八三七

員興宗 四

上執政書	一三二
答太學學錄梭山陸子壽書	一三四
答甥費判院恭用書	一三五
與興化林文謙之書	一三六
代人上李制帥書	一三七
答張南軒書	一三八
上執政書	一四〇
上丞相議置發運書	一四一
上轉運陳度書	一四二
賀何舍人運使啓	一四三
上王運使啓	一四三
與孫侍郎啓	一四四
代上侍郎啓	一四四
遠迎楊尚書啓	一四五

謝蔣參政啓	一四五
謝給事啓	一四六
回朱知郡啓	一四六
上都大啓	一四七
謝湯大卿都大啓	一四七
賀王丈遷都大兼漕啓	一四八

全宋文卷四八三八

員興宗 五

與紹興師相賀冬至啓	一四九
與王師賀冬至啓	一四九
與汪國史賀冬至啓	一五〇
與成都倅賀冬至啓	一五〇
代王提刑賀正與王顯謨啓	一五〇
與路運使賀正啓	一五一
與王制置賀正啓	一五一
與趙郡王賀正啓	一五二

與王鈐轄賀正啓		一五二
回成都節推賀正啓		一五三
與普州知郡賀正啓		一五三
回教官賀正啓		一五三
謝陳同知啓		一五四
上楊知府啓		一五四
謝差遣啓		一五五
投王顯謨啓		一五五
賀漕使啓		一五六
上李漕啓		一五七
謝除教授啓		一五七
上宰相小簡		一五八
謝王中孚提刑小簡		一六〇
代人上張尚書小簡		一六一
代人上楊尚書小簡		一六三
上許總領小簡		一六四

謝大卿小簡	一六五

全宋文卷四八三九

員興宗 六

上丞相葉公顯小簡	一六七
與劉侍郎小簡	一六八
與任子淵運使小簡	一六九
與王顯謀小簡	一六九
與韓道濟知郡小簡	一七〇
與漢嘉李清叔小簡	一七一
與四叔承事小簡	一七二
上虞丞相小簡	一七四
與直閣虞宮使小簡	一七八
上紹興師相洪文惠公小簡	一七九

全宋文卷四八四〇

員興宗 七

與泉守王龜齡狀元待制小簡	一八二

與元章大卿小簡	一八三
與范偉明運使小簡	一八三
與王憲小簡	一八四
與喻少穆知縣小簡	一八五
慰蔣右相葬母夫人小簡	一八六
慰韓叔厚表甥丁父憂小簡	一八七
答喻德稱小簡	一八七
答陳經幹小簡	一八八
與榮州勾龍知郡小簡	一八八
與喻子真表兄小簡	一八九
與喻漢輔小簡	一八九
上林尚書小簡	一九〇
賀秦大資冬小簡	一九一
上張徽猷小簡	一九二
上陳侍讀小簡	一九三

全宋文卷四八四一

員興宗 八

送魏元履序	一九四
送林謙之序	一九五
送陳平甫楊嗣賢劉德修序	一九六
送何才卿太守序	一九七
送僧悟純序	一九八
辯言序	一九九
跋袁公雅集圖	一九九
跋劉原父文	二〇〇
跋王荆公字帖	二〇〇
跋胡子知止齋記後	二〇一
題太玄注疏後	二〇二
跋徑山鑑老寫傳燈錄後	二〇二
擬南省策問一道	二〇二
南試策問一道	二〇三
擬策問二道	二〇五

策彭州學生私試一道	二〇六
策問二道	二〇六

全宋文卷四八四二

員興宗 九

館職策	二〇八
忠質文之治策	二一四
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	二一六
孔子生死策	二一八
陳子昂韓退之策	二二〇

全宋文卷四八四三

員興宗 一〇

舜九官與孔子門人其道異同策	二二二
曾子不與十哲陳平不與三傑策	二二三
考績薦舉策	二二四
義命策	二二六
柳宗元非國語策	二二七

寬財賦策	一二三八
天興商周以相伊呂策	一二二九
周公禮樂策	一二三〇
夷齊策	一二三〇
敦學校養士之法革科舉取人之弊策	一二三一
古器圖書策	一二三二
皇帝王伯策	一二三三
詩書遺逸策	一二三四
漢治迹策	一二三六
易策	一二三七

全宋文卷四八四四

員興宗 一一

孔孟王通公孫弘能言國之興衰短長策	一二三八
行祖宗故事策	一二四〇
資治通鑑策	一二四二
鄉飲策	一二四三

鹽法之弊策	二四四
內重外輕策	二四五
科目策	二四九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論	二五二

全宋文卷四八四五

員興宗 一一

舜道形于夔樂論	二五五
成周以禮樂化多方之民論	二五六
唐治不過兩漢論	二五六
韓論	二五八
三史亞六經論	二六〇
命者天之令論	二六二
諸子言性論	二六三
聖人之書言行論	二六四
七十二賢論	二六五
黨錮論	二六七

求心 二六九

觀物 二七〇

與僧悟純道者思一字說 二七一

禁淫祠 二七一

全宋文卷四八四六

員興宗 一三

論語解 並序 二七二

老子解略 二七八

全宋文卷四八四七

員興宗 一四

善善堂記 二九七

望仙閣記 二九八

清賢堂記 二九九

漢嘉李氏林亭記 三〇〇

訓農亭記 三〇二

隆州新倉郡樓記 三〇三

明碧軒記	三〇六
任亭記	三〇七
池州改建南泉承恩禪寺記	三〇九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三一一

全宋文卷四八四八

員興宗 一五

西陲筆略	三一四
金初命將窺蜀	三一四
邊民驚徙狀	三一四
秦州敵將驕傲致敗	三一五
官軍因糧於敵	三一五
西安輕卒被害	三一五
金出令遣間諜	三一六
秦州徙城北山	三一六
鄭宗招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三一六
敵將楊鎮國兇狡	三一七

熙蘭蕃族爲敵用	三二七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三一七
博軍子利害	三一八
諸將議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三一八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敵	三一九
官軍疑敵援兵遂去治平	三一九
官軍巧於取秦	三二〇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間亦微巧	三二〇
馬仲希庸謬遂失熙鞏	三二一
博軍爲僧徒所誘致沒	三二一
曹建有季父風	三二二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三二二
敵潰將招西蕃部落爲軍	三二三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三二三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敵諸將共議出屯	三二三
河民懲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	三二四

榮鈐轄先登并諸將追敵曲折	三二四
河州民伍爲敵屠戮	三二五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三二六
金人詐爲旗榜誘博軍	三二六
鞏民思歸義	三二六
鞏州城中虛實	三二七
四川山寨天設之險	三二七
張忠彥兄弟投北事	三二八
金亮虐用西民	三二八
白常不肯仕金	三二九
王宏歸順事	三二九

全宋文卷四八四九

員興宗 一六

紹興采石大戰始末	三三〇
孝廉堂銘 并序	三三四
眉山因禪偈	三三五

靈隱遠禪師偈	三三五
祖和尚九夏供主偈	三三六
眉山源和尚偈	三三六
照上人化創三教殿偈	三三七
九江演老偈	三三七
贊大慧真	三三八
贊喻彌陀	三三八
天府贊	三三八
嘉州德山和尚塔銘 并序	三三九
李日昇墓誌銘	三四一
左奉議郎致仕員公墓誌銘	三四二
夫人員氏墓誌銘	三四五
大悲閣化疏	三四七
爲洞元通一大師宋清惠設酒供疏	三四七
轉玉屏大藏疏	三四八
宗印化出家疏	三四八

胡道者化出家疏	三 四 九
蔡道者化出家疏	三 四 九

全宋文卷四八二九

史堯弼 四

私試策

君臣遇合

乾健乎上，坤順乎下。明良之會，乾坤之義也。乾坤一於生而以氣相合，則萬物育矣；明良一於治而以道相與，則天下定矣。故乾坤之相合貴於久而不息，一或息焉，則萬物不得其育，明良之相與貴於久而無間，一或間焉，則天下不得其定。久而不息，則萬物之生無已也；久而無間，則天下之治無窮也。是知明良之會，乾坤之義，蓋有自然一定之數存乎其間，而豈可易哉？古之聖人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遇其大臣者，崇之以天下之高位而不以爲泰，畀之以天下之重柄而不以爲專，異議之搖，讒間之不入，猶以爲未也。吁俞以盡其謀，賡歌以交其歡，欲其久而不厭也。古之大臣亦深知乎此也，故凡所以事其君者，與之靖天下之變而使之安，任天下之繁而使之逸，夙夜而不辭，勤勞而不

倦。猶以爲未也，爲之典章以求其傳，爲之制作以成其化，欲其治之久而不已也。凡爲此者，豈特以致天下之治而已哉？將以正夫乾坤之義，使其久而不息者，當如此也。三代盛時，其明良之間大抵皆然，而未有若成湯、伊尹相與一德之際深得乎此者。何則？湯以一德而爲之君，尹以一德而爲之臣，而乾坤之德固已合矣。故湯之舉尹也，選天下而舉之，舉商邑而聽之。隆之以阿衡之名，吾之所以取平者，惟尹之信也。付之以革夏之事，吾之所以救民者，惟尹之望也。當此時，天下之事一則伊尹，二則伊尹，而不敢二也。此無他，乾之所以合乎坤者，其道當然耳。而尹之相湯也，始與之載自亳，以除天下之暴；終爲之宅九有，以成天下之治。其任至重而不爲之憂，謂其責在我而不敢辭也。久居其位而不以爲勞，知天下之望我而不敢逸也。自幣聘三至之初，至咸有一德之日，亦久矣，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此無他，坤之所以承乎乾者，其道當然耳。蓋尹之爲相幾五十年，而湯無纖芥之嫌，尹無告勞之意。此非乾坤之義久而不息者歟？其德至於格天，其造商之業至於五百有餘歲者，用此道而已。然則尹、湯之所以爲盛，豈非深得乎此哉？恭惟我主上專任相臣，以乘中興之運，既深得乾坤之義，而遠軼尹、湯之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茲承明執事下詢，欲講求漢唐臣主難遇之因，鋪張今日君相同德之懿，此千載一時之遇，其可不揄揚以爲萬世之休哉？彼漢、唐之事，董仲舒、陸贄之相逢，已無足言。而賈誼之才宜見用於文帝而不用，裴度之功宜有爲於文宗而不爲，其難遇之因，有得不論者。且文帝承高、惠之後，海內方離戰國之苦，而始獲一旦之安，方當舉畫一之法，尚清淨之治，內因漢家之業，而外結匈奴之好，誼當此時，宜有以贊文帝休養生息之德。而乃以一時之銳氣，

處士之大言，欲係單于之頸，答中行說之背，更已定之法，改火德之王，其說之不可用亦明矣。然則文帝之不用誼，無足怪也。文宗承穆欽之後，兩河三鎮之間，悍將強藩節麾之自專，號令之不稟，爲文宗計者，宜乘太和之盛，專任威德之臣，以振朝廷不振之勢，而制諸鎮莫制之患，亦不可緩矣。而乃信牛、李媚賢之讒，從閹寺自恣之計，使元勳巨德之臣去京師之重，而從外鎮之逸，其用賢之心亦可謂不固矣。然則裴度之不留，亦無足怪也。是坤道貴靜，而賈誼則失之疏，將何以事其君？乾道貴健，而文宗則失之懦，將何以用其臣？不然文帝豈棄賢之主，而裴度豈真忘世之士哉？嗚呼，文帝有可爲之資，而誼不得事之道；裴度有可爲之才，而文宗不得用之術，無怪乎明良之難遇，而至治之難得也。此君相今日同德之懿，所以冠壓百世而獨爲盛歟！竊以草野之中窺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知之矣。我主上之任相也，知之甚深，故浮議不動；任之甚專，故重權不分。嚴之以師相之尊，大之以兩國之封，表之以繪像之贊，然猶若報功之未盡也。而吾相之事君也，還東朝以成孝治，息干戈以全民命，收兵柄以尊朝廷，建太子以作人才，禮樂文章粲然大備，然猶夙夜而不倦也。然則一德之盛，舍尹、湯其誰配之？嘗觀《咸有一德》之篇，於至治之後，方將丁寧申敕，以終始日新爲事，將久於一而不爲二三之德，故其書至於列之誥訓，爲萬世法，則今日之盛，宜有以作宋一經，垂於無窮，以見乾坤之大，罔俾《一德》之篇專美有商也。《蓮峰集》卷五。

賦役

三代之法，至成周而備；成周之法，得周公而定。夫周公所以定周之法而使之備者，豈有異術哉？舉天下之法至纖至悉盡歸之於中正，重之而不加毫釐，輕之而不損錙銖，如斯而已矣。是以其養民之政雖若甚繁而不亂，其救民之制雖若甚悉而不傷。田各有制，賦各有等，役各有差。取之有時，故用之有節；司之有官，而行之有序，又安有作法之弊哉？故行之當時，雖循其舊制，猶可以爲國；而施之後世，雖祖其遺意，猶可以爲治也。且其取民之賦，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然猶太宰得以總其計，小司徒得以經其土，載師得以物其地，惟恐民之或困也。夫是以雖取之而不以爲貪。其役民之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然猶司徒得以稽其民，均人得以時其力，卿大夫得以辦其全，惟恐民之或怨也。夫是以雖役之而天下不以爲勞。然則周公之法，其本於中正者，其詳如此。宜其後世數百餘年，春秋之際，晉、楚、齊、秦之強兵無歲而不交，會盟無歲而不講，然其所居之國猶周之地，故所役之兵猶周之民。其兵皆藏於民，出則備行陳，入則散於田野，是以未嘗無事而聚，亦未嘗無事而食。非若後世之民兵，開口以待縣官之哺，則其兵雖用而費不若後世之夥。而況齊、晉擅山東之饒，秦擁陝西之富，楚得東南水國之利。加以管仲通魚鹽以幹其利，秦穆公霸西戎而資其富，魏絳爲政於晉，孫叔敖爲政於楚，皆能裕其民而使之不困。其所以

興作甚多，而不聞有財殫力屈之弊，豈亦由此也歟！若夫鄭區區之國，北通於晉，南通於楚，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晉、楚之戰，鄭必先受兵焉。故常惴惴然束幣筐玉以待命於郊者，歲無虛月，月無虛日，疑其不可支矣。然而國小而易令，民寡而易集，雖受兵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之計，雖應役於晉、楚，而皆有常數而不紊。況以子產之徒執其政，養民以惠，使民以義，宜其驅之無不率，令之無不順也。故雖作丘賦，然以聽之田疇，則周公井邑之制宛然其猶在。是以加少而不至哀取，以爲無窮之患，斯其所以與人誦之，封內大治者，蓋亦由此也歟！以此觀之，周公之治，後世憑藉以爲國，而其效尚若此，則其法之中正無弊可知矣。彼漢、唐之時，賦役之制如漢高十五而稅一，如漢文一男三年而事，如太宗租調之法，受田者爲租丁，歲有粟稻之輸，而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雖各出一時，而初不外乎周公之遺意也。我國家往者多艱之初，賦役雖久加於昔，然比年以來，廟堂軫裕民之念，減月椿，而兩浙荆湖遂絕科抑之患。除廣西布估以蘇嶺嶠僻遠之民，蠲免租稅于荆揚，而田之荒斥者無虛額之稅，分屯漢上之兵，而蠲蜀民饋運之費，而比又亟申徭役之禁，所以阜民財、裕民力者如此，則主相恤民求治之意至切矣，可不講求郡縣之弊，以仰副宵旰之念乎？若夫戍兵冗官之費，可省則省之，覈其實數，而使之不濫斯可矣；將帥邊鄙之給，可損則損之，計其實用，使之不費斯可矣；浮屠道宮之入，可收則收之，計其入，使之不失斯可矣。如此而民之財可豐也。抑工賈之末，不若禁其無益之貨，汰佛老之徒，不若清其披度之源；糾游手之惰，不若加無職之民。以夫家之征如此，而民力可紓也。能考之以周公之法，酌之以中正之意，何施而不可哉？苟足以利天下則行之，又何疑焉？今朝廷方致成周泰和之治，廟

堂之上必有舉周公中正之法而措之天下者矣。愚不敏，何足以知之，姑以此塞明問。《蓮峰集》卷五。

運曆諸說如何〔二〕

漢劉歆作《三統曆譜》，以天地之數五百一十三年謂之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謂之元，九會而後復元。一元之間，災歲五十七，而陰陽有三五七九之厄。自入元而有陽九百六之會。其後谷永於成帝時述災異，遂因百六之會而陳三七之戒。至光武中興，世俗多言讖法，而或者又因三七之戒而言四七之主。如三者之論，其有考而言耶，其無考而言耶？

聖人之垂教，有先天而言者，有後天而言者。先天而言，則詳天道而略人事；後天而言，則詳人事而略天道。詳天道而略人事，此以天道而禁人之所爲也；詳人事而略天道，此以人事而戒天之所爲也。禁人之所爲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戒天之所爲者，戒於已然之後。故禁於未然者有不敢爲，而戒於已然者有不復爲，此聖人之垂教。吾昔於《書》與《春秋》而見之，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此上天之事也，而皆起於視聽言貌之間。嗚呼，豈視聽言貌之微，足以致上天之變哉？蓋聖人先天而立教，以爲如是則雨，如是則暘，如是則燠，如是則寒，如是則風，欲人君先事戒懼，恐悚修省而不敢或爲。一不如是，則上天譴責，必有大禍。此《洪範》所以詳天道而略人事，禁於未然而人不敢爲故歟！曰日蝕、曰星殞、曰山摧、曰川竭，此亦上天之事也，而聖人不著其所應。嗚呼，豈災異之自來而無以致之者哉？蓋聖人後天而立教，以爲如是曰日蝕，如是曰星殞，如是曰山摧，如是曰川竭，不復附會以著其

變，欲人君因事戒懼，恐悚修省而不敢復爲，一不如是，則災禍繼致，不可復追。此《春秋》詳人事而略天道，戒於已然而人不復爲故歟！嘗怪劉歆作《三統曆》，於天地之數五百一十三年謂之會，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謂之元，九會而後復元，一元之間災歲五十七，而陰陽有三五七九之厄，自入元而有陽九百六之會。其後谷永於成帝時遂因百六之會而陳三七之戒，光武之時或者又言四七之主。嗚呼，若三者之論，其有考而然耶？其無考而然耶？愚謂劉歆先天而立教，則不言其所以致之之由，若後天而立教，則其以一世之人而決意明言數千百年之後。於前則無所考，於後則無所據，亦是妄言而已矣。如歆之說，是使人君於人事則不修，於天變則不畏，推之於無可奈何之鄉，而曰數已先定，非區區人力之所爲焉。然則殘教害義，莫此爲極，故無取於聖人之門焉。大抵漢自仲舒倡爲災異之說，而一時之士從而和之，迂若劉向，僻如京房，狂如眭孟、夏侯勝，怪如翼奉、李尋，誣如杜欽、谷永，皆弊精神、勞心術於天命之間，終其身而不知厭焉。至如劉歆，特又甚焉者，一爲其說而王莽遂以符瑞自立，睥睨漢鼎而窺之，豈非劉歆之徒有以啓其志耶？推乎此，則齏粉其骨不足以謝天下矣。《蓮峰集》卷五。

〔二〕原無題，據文章內容補。

六韜與詩書異

愚嘗讀漢史至《張子房傳》，觀良之爲人，畫陰謀則不如陳平，善征伐則不如淮陰，攻城野戰則

不及曹參，供餉給饋則不如鄼侯。然卒能掉三寸之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而四人者不及，嘗讀至此，未嘗不歎惜也。及推考其事，然後知漢之興，皆子房之功焉。何則？始良起下邳，有一父老授以兵法，曰：「讀是則爲王者師。」良視之，乃黃石公之《三略》也。故高祖用之以西定關中，南取蜀漢，約三章，誅暴秦，破強項，而天下服其仁義；解鴻門之厄，陳霸上之師，裂韓、彭之地，散垓下之卒，而天下服其權謀。雖曰高祖之治，而實留侯之策；雖曰留侯之策，而實出於黃石公之書。因徐考《三略》，乃知上略設禮賞，別姦雄，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仁義權謀之道相爲表裏參用之，黃石著之於前，子房行之於後，皆二道之相濟也。幸承師問，請因是而論太公《六韜》之法焉。嗚呼，郁郁乎，洋洋乎，洸洸乎，周文王、武王之治也！紀於《書》，詠於《詩》，雜出於傳，百家之言昭如也。有道德焉，有仁義焉，有禮樂焉，有教化焉，有法度焉，其休功駿烈裕如也，其深恩美澤藹如也，其典章文物燦如也，其紀綱制度炳如也。其所以治天下之法何其仁，其所以除天下之暴何其義！雖寥寥千百載之後，可端拜而議焉。然尚有可疑者。今兵家者流有《六韜》之書，文、武、太公答問之辭也。有《文韜》，有《武韜》，有《龍韜》，有《虎韜》，有《豹韜》，有《犬韜》，自《文師》，至《戰步》，其二君一相軍旅答問凡六十篇，以至兵車樓櫓、糧草器械、山川險要、風雲天象，無不備論而詳說，其間又雜以權謀之言。夫《詩》、《書》亦文、武之書也，《六韜》亦文、武之答問也。何《六韜》與《詩》、《書》相反戾之若是耶？豈文、武之功兼權謀而用乎？抑非太公所作，而後世好事之人妄傳乎？試折衷之。夫仁義者常行之道，權謀者輔助之術。時可以用仁義則用

之，時可以尚權謀則尚之。譬如造大廈焉，其柱石棟樑既已具矣，而榱桷楹桷亦存之，豈以其微小屈曲而遽廢其用哉？仁義者，棟柱也；權謀者，榱桷也，兩不可廢也。然而仁義爲其本，權謀爲其末，是故三代之君有以行仁義之兵而亦參用焉。何者？成湯之伐桀，民有來蘇之望，亦可謂仁義之兵矣。然《湯誓》之篇乃曰「升自陟」，而孔安國謂「從陟出其不意」，則權術亦用焉。商高宗伐荆楚，克鬼方，與天下除殘暴之害，豈非仁義之兵乎？而《商武》之詩乃曰「采入其阻」，而鄭康成謂「冒入其險阻」，則權術亦用焉。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勞徠萬民，豈非仁義之兵乎？而《常武》之詩歌曰「如飛如翰」，而鄭康成以謂「嘽嘽然疾如飛，鷙如翰」，則奇兵亦用焉。蓋其以仁義爲本，而以權謀輔之焉。推是三君之事，則文、武從可知矣。今取《六韜》之書而觀之，無非出此也。蓋王者之兵專用仁義，故必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源，賞功罰罪以修其政，利而無害，成而勿敗，惟以愛民爲心，此仁義之術也。不然，何以《六韜》之篇，獨首之以仁義耶？及不得已而用兵，方且選將練卒，料敵應變，上得天時，中得地利，下得人和，深思而熟計之，此權謀之術也。不然，何以《陰符》之篇，獨首之以權謀耶？則其兼而用之亦明矣。噫，向使文王、武王非仁義，則何以退修文德，崇虎來降，八百諸侯不期而會，雲合響應哉？向使非權謀，則何以破牧野之旅，降崇墉之人哉？意其必出於太公之言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戎，國之大事也。故古人必審謹而用之。一舉而有功則禁暴除亂，安民和衆，混一區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用而無功，則海內虛耗，人民流離，大兵之後，必至凶年，而民受其殃。故善人教民七年，然後即戎，蓋如是審也。文、武當虐君之時，思欲有以拯天下

之溺，而除天下之殘。然而知兵之不可輕用也。故丁寧反覆，問於太公，詳悉細究，知其必然，故方舉兵以除暴。孰謂《六韜》而後人妄傳乎？仁義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權謀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文、武之時，海內未寧，知權謀之可以伐病也。故以仁義爲本，以權謀爲末，而參用之。及天下已平，四方無事，知權謀之不可以養生也，遂偃武修文，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使爲諸侯，示天下不復用武，亦《六韜》之微意也。自斯以降，宋襄公棄權謀而行仁義，故卒敗於泓，秦始皇捨正道而專詭譎，故二世而亡。向使二君知太公之書，仁義權謀兼而用之，則烏得爲三王之罪人乎。惟張子房之用黃石，亦可謂造其闔域矣。承學荒殘，姑誦所聞，以塞明問，幸執事裁之。《蓮峰集》卷五。

古今帝王便民之舉如何〔二〕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君，不忍民之無知而惡其無以別，憂其無以生，是以爲網罟、耒耜、衣裳、舟車、杵臼、弧矢、宮室、棺槨、書契，凡若是者一切便民而近於人情。若夫秦自始皇廢封建，破井田，置隸書以更大小篆，爲紙以易簡策，後世遵之，至今未已，斯亦便民也。何帝王則聖賢稱之以爲變通之利，而秦則論者諱而不言？

知經而不知權，則其失常在於樂因循；知權而不知經，則其失常在於樂更變。此古今治亂之所由也。古之人君，雖樂於更變而不失爲盛帝者，知經之由也；後之人君亦樂於更變而不免於滅亡者，其

不知經之罪也。愚嘗爲之說曰：有天下國家者，當在於守經而達之以權，蓋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二者相資而相成。苟經之失，則權雖有取，亦何以爲治也哉？孔子於《繫辭》序十三卦，皆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爲制。愚與其知權也，惟數聖人能守之以經，故可以爲治焉。降及後世，秦皇帝變往古之制以行便民之法，愚亦與其知權也，惟秦皇不能守之以經，故終不免於亂焉。嗚呼，知其全則昌，得其一則亡。此秦之知權與上古同，而所以異者，其不知經常之制也。竊觀包羲之世無網罟之用，而於是爲之結繩；神農之世無耕耨之利，而於是爲之耒耜；無爲市之制，而於是爲之聚貨；黃帝、堯、舜相繼而起，垂衣裳而治天下，作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重門擊柝，杵臼以爲利，弧矢以爲威，造棟宇以易古者之居，作棺槨以異中野之葬，爲之書契以代結繩者，皆伏羲、神農、堯、舜之爲也。嗚呼，可謂不知權乎？然其所以治天下者，皆五常之道也，皆相授之制也，曷嘗作爲聰明而失於不知經者乎？此所以爲孔子之取云爾。秦始之興，其英邁過人之才似可以爲治，其廢封建，置郡縣，此皆可爲而始皇勇爲之，而井田之制與封建相表裏，封建廢則井田不可以獨存，由是阡陌開焉。夫封建廢而郡縣置，井田廢而阡陌開，創隸書而易小大之篆，爲紙而更簡策之繁，斯皆始皇以英武而作此偉事也。人皆曰簡便之路，秦實啓之。而不知公天下之端，柳宗元以爲自秦始者，亦非過論矣。嗚呼，亦可不謂之知權乎？然而其焚先王之書，銷天下之兵，尚刻削之政者，豈非其騁一人之見而廢萬世經制之法乎？此後儒之所以去之云爾。夫上古知權而守之以經故治，始皇廢經而達權故亂，何足怪哉！然愚於始皇有所深取者，以其可與權；而有所深恨者，以其不能守之以經故也。或

曰：馬遷謂三代之政若循環，周文矣，秦救之，捨質故亡矣，數者何足取乎？愚曰：壯士不復幼，東水無復西。秦之簡便，施之於夏商之世則不可。若以之救文之弊，得其宜矣。今欲得以質而救之，是猶使壯士復幼，而挽東水以西之者，亦難矣！故愚於此以馬遷爲庸士，而始皇之權可以爲後世法。或曰何其亡乎？曰：不知經。《蓮峰集》卷五。

〔二〕原無題，據文章內容補。

元結陸贄言論

揚子雲，漢末大儒也，作《法言》以準《論語》，大抵商略古今人物，少有許可。至論唐虞人材，則曰「皐陶以智爲帝謨」，論後世之事君，則曰「謨合皐陶謂之嘉」。夫自堯舜至於西漢之末，凡數千年，豈無一人翹然獻忠，贊襄彌縫以爲後世之法哉？子雲孜孜皐陶，以爲臣子獻言之模範者，不爲無說也。愚嘗反復而論之熟矣。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之士鮮矣，士之生於世，當佐人主興衰撥亂，以立非常之功。苟爲不然，則必鋪陳利害，條別是非，明當世之得失，而補人主之缺焉。觀堯舜之時，在廷之士如禹、稷，如益、契，或以治水有功，或以播種有功，或以敷教有功，獨一皐陶者碌碌諸子之間，若無能爲，然舜以不得爲已憂者，誠以其謨可以治天下國家也。考之於《書·皐陶謨》之所載，不過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安民則惠」，

黎民懷之」而已。然則揚雄孜孜取之者，豈非美其知人安民之策乎？其後如伊尹之訓太甲，傳說之誨高宗，周公之戒成王，無非以此爲念也。三代而下，獻言之士雲集霧合，不可勝數，獨李唐三百年間有可采者。何以言之？隋失其鹿，太宗舉晉陽之網而羅之。當此之時，咄嗟叱咤，所向無前，人皆以爲太宗能創業矣。殊不知一不從魏徵十漸之戒，唐何能興哉？蓋十漸之戒，不過譏太宗之遠君子，近小人，是不能知人也，譏太宗之奢肆勞役，是不能安民也。宜乎太宗聽之，貞觀之治寢寢乎成康之際歟！女武爲亂，明皇提戈藩邸之中，而剪除氛亂，遂即帝位。當此之時，人皆以明皇能守文矣。殊不知一不從姚崇十事之訓，唐何能治哉？蓋十事之訓，不過陳祿、莽、閻、梁之亂漢，欲明皇之知人也；不以峻法繩下，而願政先仁恕，欲明皇之安民也。宜乎明皇從之，開元之治巍巍乎文、景之上歟！然則唐之所以創業守文者，皆由魏徵、姚崇能進知人安民之謨，而太宗、明皇傾心聽之之效耳。夫以祖宗創業守文，皆由於此，後世子孫欲中興王室者，豈外是哉？自安、史亂天下，肅宗幸河東，於斯時也，攻城陷陣，折馘執俘，專閫外之寄者，郭子儀、李光弼之徒是矣。元結之於肅宗，初無肺腑之託也。特以當天下擾攘之時，自揣其才智不足以立功於當世，於是三篇之時議上焉。自涇卒犯京師，而德宗狩奉天，於斯時也，陳師鞠旅，備禦盜賊，以清一時之難者，李晟、渾瑊之徒是矣。陸贄初無葭莩之親也，特以當國家艱難之際，自度其智慮不足以有爲當世，於是數篇諫論上焉。然結之所陳不過數百言，贄之所陳無慮千餘言，其文簡嚴峻厲，汪洋大肆，爲能切中當時之利病。大矣哉，雖臯陶之嘉謨，魏徵之十漸，姚崇之十事，其知人安民，殆未能遠過也。請撮其機要而言。肅宗違李泌

河陽之謀，而不能從任諸將征伐，而心懷猶豫，是昧於知人矣。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紲之中，是昧於安民矣。故結之所陳，不過言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任賢人，斥小人，乃帝王之常道，其知人之謨有如此者。國家失於太明、太信，故力役乞丐，凍餒不足，蒼生危窘，貧獨流亡，其安民之策有如此者。德宗任盧杞之姦邪，盤固如山，禍亂屢作，而猶且不悟，知人安民果安在也？故贄之所言以致寇爲群臣之罪，納諫爲帝王之德，一酬一詰，未盡臣下之能，君子小人必辯明而精審，知人之謨孰能出其右哉？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寡恕多猜，禍難滋至，必使潤澤洪而人心悅，安民之謨孰能出其右哉？嗚呼，二子所陳，分別利害，條陳是非，載在青史，炳若丹青，有不可掩者。然撮其大略，不過知人安民而已。譬如兵家之書，千章萬句，不離乎多方以誤之之一句耳。使肅、德二君皆能虛己聽納，以成中興之功，顧不偉歟！恭惟主上撫中興之運，禍亂之變又甚唐室之季，然則知人安民之謨，誠今日之藥石也。天下之士蒙被朝廷教育者久矣，行將淬礪詞鋒，展摩天勁翮，效一鶚之高翔。然後伏劍束書，直扣天闥，吐胸中之所蘊，如元、陸鋪陳安民知人之謨，期不負所學而後已，不識先生以爲然否？《蓮峰集》卷五。

歷代之君出於天命人事辨〔二〕

歷代之君或以功或以德而受天命也，然班彪作《王命論》以爲出於天命，唐柳宗元作《貞符書》以爲由於人事，何耶？

嗚呼，天人之際未易言也，人事得則天命歸，人事失則天命去，是天命即人事也，人事即天命也，豈人事之外別有天命哉？愚嘗持是說以觀歷代數千百載間，上自唐虞，下迄五季，凡所謂盡人事以祈天命者，不過德與功而已。有德以受天命，唐虞三代是也；有功以受天命，漢唐是也。若夫魏晉而下，泯泯棼棼，例無功德，天命亦從而去焉。夫受天命以德，則以位相禪，而天下不以爲私；以兵相攻，而天下不以爲暴。此無他，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也。故亂而復治，絕而復續，必數百年而後已焉。以功而受天命，則布衣崛起，而大業不難成，仗劍請命，而大勳不難集。此無他，亦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也。故亦亂而復治，絕而復續，數百年而後已焉。若乃無德與功，而欲竊上天之命，則近不過於數十載，遠不過於再傳，安能綿綿不替，如瓜瓞之詠耶？請試言之。堯繼嚳而黎民臻於變之風，舜繼堯而天民蒙垂拱之治，揖遜之德，爲如何也！夏之有天下，始於嗣舜，而傳世十有六王。商之有天下，始於克夏，而傳世二十八王。周之有天下，始於伐商，而傳世三十六王。繼述之德，爲何如也！故曰，唐虞三代以德而受天命者以此。春秋之後，六國爭雄，至秦并之而不能守。漢高祖起自豐沛，乘秦之亂，雲合響應，八年而天下爲漢。傳世二十五，歷四百年，有功於民可知也。典午之時，南北分裂，至隋并之，而不能守。唐太祖起自晉陽，乘隋之亂，席卷長驅，六年而天下爲唐。傳世十八，歷三百年，有功於民可知也。故曰漢唐以功而受天命者以此。若夫漢之後而有當塗之魏，以至楊氏之隋，唐之後而有朱氏之梁，以至郭氏之周，雖各得正統年號之紀，承承不替。然取以權謀，則人復以權謀取之，此魏、晉、宋、齊、梁、陳、隋是也；取以詐力，則人復以詐力取之，此後梁、後

唐、後晉、後漢、後周是也。大抵紛紛籍籍，代雌代雄，故曰無德無功，天命亦從而去焉。國家皇天眷命，曆數過於漢唐。藝祖開基受禪同於舜禹，削平僭叛，混一海宇，則有德於天下，有功於民，未可量也。肆及主上，運遭艱難，未克復平，或者歸咎於天，故執事作爲問目。以班叔皮《王命論》、柳子厚《貞符書》下詢諸生，愚敢不罄所聞以對？夫怪力亂神之事，聖人之所不言；圖讖符瑞之學，君子之所不取。若叔皮作《王命論》，是特知高祖之興，五星聚，白蛇分，而不知誅秦滅項，約法三章，則有功於民而後受天命者也。以是觀之，叔皮雖世掌史書，豈爲無失乎？然所可爲今日道者，非柳子厚《貞符書》而何？觀其痛隋氏之虐，嘆大聖之起，如三代受命之符，一切非之，其言曰：「德紹者嗣，道怠者奪。」豈非以功德爲人事耶？豈非以人事爲天命耶？推此則今日之事不過修祖宗之德，復祖宗之功，彼區區敵國不足患也。雖然，或者有曰：「關中天府之國，四塞爲固，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愚謂不然。創業之君，先定於關中，人心所係，可以卜天命之去就焉。若乃中興之君，既能憑藉祖宗之功德，則關中不患不能取也。何哉？高祖之興與彊楚相抗者屢矣，論彊弱則楚彊而漢弱，論勇怯則楚勇而漢怯，是以不知人心孰歸焉？天命孰與焉？不得不先定關中，以卜漢楚之廢興也。故先入關中而彊項遂滅，四百年之漢始定於此。太宗之興與群盜相持者亦屢矣，論彊弱則盜彊而唐弱，論勇怯則盜勇而唐怯。是以不知人心孰歸焉，天命孰與焉，不得不先取長安以卜唐盜之存亡也，故霍邑一戰而老生就擒，三百年之唐始定於此。若乃光武之起，不過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復高祖之業而已。是雖決策河北，而其後果能安集關中，以成中興之業焉。肅宗之起亦不過治兵討賊，

委任將帥，以復太宗之業而已。是雖即位靈武，而後果能恢復兩京，以造中興之業焉。故曰中興之君既能憑藉祖宗之功德，則關中不患不能取也。我主上聰明神武，漢光武、唐肅宗之所不逮也，則所謂功德固已萬萬於漢唐二君，則朝廷之上豈無如馮異輩安集關中乎？豈無如郭子儀輩恢復兩京乎？愚庶幾尚及見之。《蓮峰集》卷五。

〔二〕原無題，據文章內容補。

全宋文卷四八三〇

史堯弼 五

私試策

採摭漢、唐以來時君世主號令文章所以感動人心者，以形容今日制誥之美焉。

昔魯君過宋都，呼埳澤之門，守者曰：「非我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愚於詔書亦云。蓋自古仁聖之君，發一德音，下一制令，其所以感動人心，使天下樂聞而喜見之者，皆相似也。如三代之君爲訓誥誓命，周詳委曲，通上下之情，開生靈之惑，或導利除害，或去危就安，或立法審令，或遣使誓軍。當時翕然而奉之，後世欣然而傳之，讀誦流布爛然，百篇之書播在人口，爲萬世法。夫豈必區區類舉而後足以爲今日獻哉？請獨借兩漢而論之。高祖之初興，其制詔之可以上擬於三代者屢矣，然未有善於約法之詔也。其言曰：「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何其言之足以感動人心至若是耶？當時秦民必有至於流涕者矣。向試使陳涉、項羽發號施令，無是言也。高祖之興，諒由是

哉！光武之中興，其制誥之可以擬三代者亦屢矣，然未有善於舉賢之詔也。其言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強弱相陵。」何其言之切直至若是耶！向試使王莽、更始，發號施令，無是言也。光武之興，亦以是哉！雖然，非特此也，又有愈於此者。唐德宗中興，陸贄爲教令，而李抱真爲帝言，山東士卒聞之，感激思奮，臣故知賊不足平。武宗中興，德裕爲詔書，王元逵等得之，皆震恐思效。已，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言甚切於事而能代謀。夫如是，絲綸一出而感動激昂，歡欣鼓舞，萬口一辭，豈非有以順人心之所在，切其情之所宜而然乎？恭惟主上稟帝舜之孝思，躬文武之純德，所任者皆高宗之佐，所修者皆宣王之政，重以側身修行，夙夜匪懈，仗順舉義，將欲回北狩之鑾輿，復先聖之境土。乃者發德音，下明詔，撫慰士民，激昂在位孝悌之義，稟於天性而見於言辭，恤民之意出於優爲而發於文章，三代誥誓無以加矣。如明策所謂更生之喜，創見之歎，誠不知其幾何也！恭承明問，諸生採摭漢唐以來時君世主號令文章所以感動人心者，形容今日制誥之美。夫贊揚盛化，末學鯁生殆不足以措手，然敢不竭愚見以道其一二焉？竊嘗聞漢唐之世，王言詔旨不下千數，固有足深嘉者，以愚觀之，皆未足形容今日。請得以我藝祖故事而證之。乾德初，王全斌討孟昶，先皇帝覺寒而念征蜀將士，遣使賁詔勞全斌等，三軍之士皆致感泣，已而蜀平。嗚呼，此其言之足以動人心，激昂忠義之節，古未有也！我主上乃者下明詔，所以感人心而激忠義者，豈特漢唐之比哉？蓋所以祖述三代之憲章，藝祖之故事也。夫如是，乾德之成績不遠，而全斌之忠節有繼矣。中興之功，愚將拭目而見之。《蓮峰集》卷五。

洪範論上 并引

《洪範》之要有二，出於天者其數也，施於人者其用也。天不能言其用，故示之以數。聖人者知天之意，原其數而得其用者也。且天之與人，其勢必不能以相接，則《洪範》之所從錫，何如其錫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曰九疇者，則天亦不過示之以數焉耳。世之不知乎此，是以其說不傳也久矣。誠欲得其傳乎，必先有以考其數，而後得以明其用。數與用皆得，而聖人之意乃可以見矣。作《洪範論》上下。

六經之作，有出於人而易知者，有出於天而難知者。其易知者，天下皆可以意推；而其難知者，雖聖人不能以義起也。甚矣，說者之惑也！舉夫不可以義起者，而施之於可以意推者之間，而不得其要，聖人之道遂以滅沒不振，天之所以畀付聖人者，因以晦而不明，亦可惜矣。且《詩》之作不過於咏嘆，而《書》之作亦不過當時相與誥戒，故其意若指諸掌無疑也。《春秋》之予奪，《禮》、《樂》之名數，雖若有所難知者，然皆出於人之所作，是故可以意曉而無難也。六經之中，惟《易》與《洪範》乃皆出於天，而有所不可知者。而或者乃一以《詩》、《書》、《春秋》、《禮》、《樂》之法而求之，則亦不思而已矣。昔者《河圖》之未出，九疇之未錫也，伏羲與禹之聖，蓋亦拱手而莫能窺也。及夫天之有所畀付，而後二聖人者始得以措意乎其間，此必有所系乎數，而非人之所能與也。數者，雖非

聖人所用心，道之出於天下，亦非數之所能盡，然而非數則道無以見，故夫不通於數，而論《易》與《洪範》者，皆一時之曲說，而非其實耳。然或者猶知以數論《易》，而不知以數論《洪範》，此何也？《易》之爲數詳，《洪範》之爲數略。詳者顯而略者晦，是以或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爲十而止於九，皇極之大不加之於初一次二之間，而反列於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數蓋與《河圖》合，《河圖》則施於天，而《洪範》則施於人者也。《河圖》之數本於九，獨五處其中而爲之用。其所謂五者即《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見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是以觀天之所爲神者，攬其要會，以制其治，皇極之次五，而處於九疇之中者，蓋取夫五之爲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蓋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爲十，損之不可爲八，而天地事物之理，無所不在是也。夫然後聖人處其中，建皇極以統治之，使其彝倫不至於斁，以及於亂。此《洪範》之爲作，而天之所以畀禹也。彼不知者，則爲臆說曰：「五，論人事，天則吾不知。」而遂以論天者爲誕。如是則行道之人皆可率其私意而作《洪範》，何待天之錫，禹之傳？武王亦可以自陳，而何俟夫箕子哉？故嘗論之，知天之數，然後禹與箕子之意明；知夫五之爲用，然後皇極之所以列于次五之意可見；本乎《河圖》，然後疇之所以爲九者有所一定而不易，其所從生者可考也。不然，則去道也遠矣。《蓮峰集》卷六。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五〇。

洪範論下

《洪範》其出於天乎？曰固也。其出於天也曰然，則孔安國之說淺矣。歆、向之以災異相傳，而明天人之應也，不幾於妄乎？嗟夫，其所謂天者，特牽合五行五事，庶徵福極之應而爲之說爾。道之出於天，總其要而會其歸，設爲九疇之用，舉而措之天下，以成聖人之事業者，歆、向則無毫髮於此矣。且箕子之陳《洪範》，將著其應而已乎，抑亦求其可以措之天下者之用也？若欲考其應，則歆、向之說且猶未至，而況其所謂措之天下者之用哉？蓋嘗考歆、向之書，其牽合而有所不至，以自乖張其說者，蓋不少矣。然其爲妄，則莫甚於舉皇極以參五事，而配之以六極之弱也。不知歆、向以皇極爲何物也哉？福既止於五，已分隸事，無復餘矣。獨六極餘其一而無所隸，遂牽強皇極以充之，又外引眊與陰而配之。夫眊與陰皆《洪範》所無者，不知歆、向何從而得也？此亦見其妄甚矣。且彼不知夫箕子所以列四疇於上，列四疇於下，而以皇極當其中，獨於次五，始明言王道以爲之主，此其意蓋以皇極賅九疇，而無所不統也。或者之論既知歆、向之爲非矣，而斷以己說，曰《洪範》百歸之五十，五十歸之九，九歸之三。三者，五行也，五事也，皇極也。知皇極之爲本，其說是矣。然曰以一治三，三治九，九治五十，則恐夫箕子之意或有不然也。彼蓋知九疇之中有相爲用者之相應，而不知夫不相爲用者之俱統於皇極也。五行之數五，五事之數五，五福之數五，庶徵之數五，其理有相應

者，故彼得以合之，舉庶徵福極以應五行五事，而系之於皇極，而遂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爲不相應，而在數者之外，則亦惑矣。夫皇極之於天下，猶人之有心。謂心爲無所不治，百骸之理不理，係於心之正不正則可。而謂以心治首，以首治足，以足治耳，以耳治目，則理豈有如是哉？故嘗論之，皇極雖均爲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於形器事物之間。而皇極蓋居其虛位，而無所不治者也。苟王道行而極之建，則五行之用於物者，必得其常；五事之見於人者，必得其和；八政之布於治者，必得其理；五紀之施於天者，必得其叙。三德本於中則不悖，稽疑定於正則不妄。於是庶徵無所致其咎，六極無所措其極，而五福得以均被天下矣。極之不建則反是。如是而後，《洪範》之用乃可議矣。且《洪範》之要，蓋亦簡約易曉，非若《易》之道廣大悉備而無際，有所不可窺者。苟知皇極之無所不治，則知禹與箕子之意無難也。彼或者之說，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而今之說則曰以一而無所不治。夫彼是各以其說，而皆曰：此禹與箕子之意也。嗚呼，其將何所取正哉？天下其獨無明者歟！於此三者，其必有能擇之矣。《蓮峰集》卷六。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五〇。

詩論

聖人之於天下，所以設爲禮樂品節次序，綢繆反覆，常若迂緩而不迫者，此非苟然而已也。要使天下之人入乎其中，周旋曲折，不敢爲放恣，以消燦其忿戾頑悍難制之氣，使其性情和平而樂易，其

心紆徐溫厚而不刻。方其無事，相與優游雍容，以居其安。其或與之處危，亦將徘徊眷顧不忍割去，以及於亂。夫天下之情，惟其忽焉而合者，故亦必將忽焉而離。聖人恐其忽然而離，以及於亂也，是以設爲禮樂節文，而與爲久遠相得之計。故夫迂緩不迫者，將以求其眷顧，而不忍割去也。甚矣，夫三代之治，其朝廷鄉黨閨門之間，何其文禮之繁且曲也！其朝會之際，先之以五玉，薦之以綵藉，而後得入。一揖之爲簡，而三揖之爲禮，再拜之爲易，而百拜之爲禮。其卿士大夫之相見，必遵之以僕介，表之以三帛二牲一死贄。其平居相與宴飲鄉射，必嚴其齒德之分，定其位置，以法三光之象，幣帛觥豆酬酢終日而不亂。其宗廟之中，偃僂跪起，分毫不敢爲慢易。其大者既總於朝覲祀享冠婚喪祭，而其細又及於進趨步武鸞和之鳴，籩豆鐘鼓樂舞之數，無一不爲之疏數之節，使其公卿大夫日從事於其間。雖其匹夫小民，亦於農隙登之公堂，合之以大蜡，野衣黃冠，謳歌鼓舞，以盡其觀欣，而莫不有文采之序。自今觀之，雖若濡滯煩數，而不知聖人所以調理天下，使浸之深，習之熟，樂不至於淫，悲不傷於怨，而不爲變者，其權固在於此也。蓋嘗得之於《詩》，雖其危亂困苦，而其人猶有徘徊眷顧不去之意，然後知聖人所爲迂緩不迫者之效，至此而後見也。且周自幽厲以來，虐政弊俗布滿天下。當時之人，非不怨之深切，而猶戀戀，比物引類，稱述先王而隱諷之，其言常及於理亂，猶冀其或聞而改也。且其言曰：「靜言思之，躬自悼矣。靜言思之，寤擗有標。」又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憂心如醒，誰秉國成？」雖其思之至於自悼自標，而亦未嘗痛割以去；憂之深，而亦未嘗一念不在於家邦；雖心意繁亂，而終復於仁義道德之說。周衰，天下不寧者數百歲，而人終不至崛

起以犯上者，由此之故也。不然，憂思而至於割，則亂將有不可勝言矣。嗟夫，後世日相與從事於急迫慘刻，而無復有迂緩不迫之治，故雖其至尊與至親之間，一有所拂逆，至於相背相擊，亦無復有不忍之意。嘗思所以反其本者，竊以爲欲上之人以情接下，丁寧而不倦，宜必觀乎《書》；欲下之人以情愛上，眷顧而不去，宜必觀夫《詩》，庶乎王政可得而聞也。《蓮峰集》卷六。

中庸論上

《中庸》之說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察乎天地。」雖今日爲中庸，明日爲君子，聖人以爲必可至者，非其故爲是廣大以私天下，彼蓋有以曉然知天下之可與皆至於此也。今人有百頃之田，不自知其五穀之貴，而外慕夫商賈金玉之利。使其一旦自取其田而深耨之，則其無窮之利，豈特金玉而已哉？甚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有其所有，弗能反身而充之，以極高明，此天下之所迷焉，而聖人所以爲之率也。夫聖人所與天下均者，道心之微；天下之所以與聖人異者，人心之危。其自充與自棄之間，乃有天壤之異。仲尼見其然也，故其教無所不受。雖其門人不仁如宰我，踞傲如原壤，可棄而皆不棄者，知其所有者，猶可與爲善也。聖人蓋因天下以其所有，豈能與之以其所無也哉？惟能開其匹夫匹婦毫毛之端，以至於察天地，此其所以博大深遠，而天下無所逃遁。俾天下各以其所有而入於吾教，故力不勞；吾亦未嘗強之以其所無，故道易行，以至於今不廢。嗟夫，苟況者乃

一舉天下所有者而盡付於性惡，謂「桀紂性也，堯舜僞也」。夫使天下自知充足飽滿而易入，然猶奔放而弗從，今乃舉其良璞而剖擊之，彼無所憑藉而以入於善，則將蕩然肆於惡，必矣。且所貴於君子者以其能盡性以入道，率道以範世也。今況之言反若此，則況之所學者不知其何爲也。仲尼之道傳至孟軻，軻之心惟恐人求之於遠，而不自反其所有，故其誘人也，皆以聖人之事期之。自取諸身，推入於深微之域，是以堅持四端之論，而專斥義外之說。要以廣容而博受，俾人各率其毫毛之端，以入於中而已，非求立論也。論性之爭，不自於孟氏，而實起於況。道本無異，故不爭。況不探其端，而務爲立異論。論不當而爭遂起，揚雄、韓愈紛然失其真，自況始也。本於太高而反失於太卑，求異於孟子而反有叛於孔子，是亦過矣。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治，天下雖待於聖人，聖人亦有待於天下。彼蓋取中於民，還以導之，要使避惡就善斯已矣。夫五帝三王，周、孔之所用，六經之所範圍，皆所以使天下之性歸諸道而止。況之書亦知帝、王、周、孔之爲尊，六經之爲貴，而乃甘持性惡之論，是反盡其所尊貴者，而槌提之矣。且今天下皆知申、韓、楊、墨之爲異端而共擊之，而況也倚吾牆，反有禍於吾教。夫萬金之家，盜其千金而不足憂。狡隸悍妾，無故竊其一金則深可慮，何則？禍自內者，所喪大也。義外之論，君子且深懼，而況於性惡乎？使世不從況則已，使世而從況之說，則爲善者苦其難，必曰：「吾性惡矣，不可爲矣。」有志化天下者，必曰：「其性惡矣，弗可化矣。」喜刑名者必曰：「人性惡矣，刀鋸於是乎用矣。」嘗恐其害之至於此，故特舉而論之云。《蓮峰

中庸論下

中庸之道，萬世之所通行而不可違者也。故聖人之在上也，舉是道而措之於用，使人油然而皆化；聖人之在下也，斂是道而施之於教，使人默然而皆識。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措之於用者也。故修諸身謂之執中，觀於民謂之取中，舉而措之謂之用中，又大爲之名謂之皇極。當時聖人未嘗不本乎此以化人，而當時之人未不由此而得爲君子者，故能剛不吐，柔不茹，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行之當世而無弊矣。此唐虞三代之士俗所以爲大過人也歟！晚周之衰，斯道不復行於上矣，故孔、孟汲汲以誨其徒，斂而施之於教，而其說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民既鮮，則卑者必入於污，高者必入於僻，智不制而至於詐，勇不學而至於蕩。聖人憂其然也，故極高明以導中庸而躬率之，要使天下皆入於中庸，而不爲小人之無忌憚，是以獨取顏氏之子爲庶幾，不取狂者之過，而深嫉鄉原之害德，以爲天下之勸焉。嗚呼，聖人之欲行中庸之道甚切也。有人焉，於中庸則過，然猶可以入於善，則聖人雖無取，而猶或可取也。又有人焉，近似中庸而反有害於德，則聖人之所切惡，而不可復教矣。狂狷之徒是過中庸而猶可爲善者也，鄉原之徒是近似於中庸而有害於德者也。孰是而論西漢之士，斯可得而議矣。汲黯之直，蕭望之之剛，得非近於狂狷者歟！鄭莊之推賢，倪寬之下士，韋元成之謙遜，平當之通明，得非入于鄉原者歟！何則？汲黯之面折廷諍，可以爲直

矣，而失之戇；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可以爲剛矣，而失之太剛而必折。雖可謂賢，而於中庸則過，豈非嚻嚻有大志，狂而進取，狷而有所不爲哉？彼鄭莊之流，則異於是矣。屈志以下賢，棄產以市義，鄭莊以此爲善而力行之。卑體以下士，循默以遠名，倪寬以此爲善而力行之，疑若近似中庸者矣。然二人處武帝之世，莊有趨和之譏，寬有封禪之請，是失之佞也，其可以之入德乎？避侯以爲遜，自劾以爲謙，元成以此爲善而力行之。逡巡而有恥，堅卧以辭封，平當以此爲善而力行之，疑若近似中庸矣。然二人處元、哀之間，元成不能守正，平當無所建明，則是失之懦也，其可與之入德乎？然則是四人之爲善，不過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奄然以媚於人者而已。由是觀之，汲黯、望之雖過乎中庸，然而用心之剛，有聖人而引之，猶可復也。彼四子之所爲，自以爲善而固執之，不知其失之佞，失之懦，沒溺而不可復返，雖有堯舜，不可化之於道矣。茲不亦鄉原之害德者哉？使之用於世，必無益於成敗之數。而汲黯、望之之賢，猶足以爲近古社稷臣，此孔、孟之深疾夫鄉原，而或取於狂狷也歟！嗚呼，聖人雖不輕許人以中庸，而欲使天下盡入於中庸之道，其所以望於人者，皆欲其剛不吐，柔不茹，如唐虞三代之士俗而後已也。至於狂狷猶或取，而於鄉原則深疾之。學者之志於道者，其可不求其意哉！《蓮峰集》卷六。

堯言布天下論

聖人之爲天下，何其道之神、用之妙也！以其一身處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乎茫茫之中，而意有所趨，治有所向，雖四方萬里之遠，不崇朝之頃，捷然如影響之必從，使之治則治，使之化則化，而不敢有後，是豈待于諄諄然令之而後從哉？此其道之神、用之妙，所以鼓動其心者，有不在于言；而其效之速、施之博，又有甚于言，則其爲言也不亦大乎！若是者，雖非言而謂之言可也。昔者堯之治天下，未嘗有一言加乎民也，而夏侯勝以爲堯言布于天下。竊意其道之神、用之妙，其鼓動天下者雖不在于言，而其效有甚于言歟！獨不觀夫天之所以成四時，生萬物乎？確然而不見其動也，寂然而不聞其聲也，疑若天之所無爲也。及其運也，吾欲生物則春爲之榮，吾欲長物則夏爲之秀，吾欲摯物則秋爲之肅，吾欲蟄物則冬爲之藏。至于日月爲之照臨，風雷爲之鼓舞，雨露爲之滋殖，雪霜爲之堅凝，是數者皆從焉而不敢違。雖毫忽之間皆不爽也，而天下實運之。夫天亦曷嘗有言哉？而其道如此其神，用如此其妙，則甚于有言矣。故吉凶禍福之間，天下之人兢兢然，常若天之日臨其上而戒敕之，祇惕警懼而不敢慢也。是天之所以言于人者，無所往而不存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堯之聖豈有他哉？本乎天道而已矣。以天之所以言于人者如此，則堯之言布于天下者，從可知矣。夫堯之時，昊天象，羲和司之；洪水之害，鯀、禹治

之；賢能之舉，四岳任之；百揆之職，虞舜總之，而堯未嘗有所爲也。曰「吁」、曰「兪」、曰「咈哉」、曰「欽哉」、曰「往欽哉」，其所言者是數語而已，非有所謂布于天下者也。然欲明俊德則俊德明，欲親九族則九族親，欲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欲協萬邦則萬邦和，欲於變黎民則黎民變。是數者堯未嘗訓之以一詞以求其如此也，而其意之所欲，至有不期化而化，不期率而率者，豈非其道之神，用之妙，不動而章，無爲而成，有甚于言歟！是以七十年之間，天下之人從其化而不敢違，惕然常若帝堯親臨其家曉之，相與盡入于仁壽之域，至于畫衣冠而不犯，則是七十年之中，堯未嘗一日而不言，言未嘗一日而不布于天下，而何待于曉曉然而告之哉？是以聖人不以言爲教，而以不言爲教，斂其神道妙用而默運之，以磅礴于天地之間，而施及于四海之外，則其言布于天下者廣矣。是以內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無非堯之言也；外而禮樂之作，法度之備，無非堯之言也。自是而動容周旋以示天下之儀，施設措置以成天下之治，無往而非堯之言矣，何待出于口而後爲言哉？彼不知者乃以都、兪、吁、咈爲堯之言，此知堯之粗者。是不知堯言之布于天下者，在彼而不在此也。此堯之所以配天，而列聖所以不可跂及者歟！而或者之論昧于夏侯勝之說，而遂指堯爲能以言布于天下。夫三盤九誥之作，孑孑然瀝心腹腎腸以告于人之不暇，此乃商周至變之事，豈陶唐甚盛之舉哉？胡不觀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蓋亦盡行堯之道而已。由此觀之，治至于道之神，用之妙，而能以不言之言而布于天下，治之至也。《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嗚呼，其堯之謂歟！《蓮峰集》卷六。

唐虞三代純懿論

所以致天下之治在道，所以行天下之道在心。古之聖人修其身，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至粹至美而絲毫之無雜，至久至遠而須臾之無間，夫豈有他哉？其心術之妙見於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天下之人見其然，而昧其所以然也。於是言動求之而不得，禮樂求之而不得，度數求之而不得，則以爲聖人之心或幾乎隱，而不知其心術至粹至美，至久至遠者，未嘗不行於日用之際，未嘗不行於天地之間。凡所以育萬物而撫四海者，蓋無往而非純懿也，豈可以言動之端，禮樂之具，度數之末而求盡其妙哉？深知乎此，而唐虞三代之所謂純懿者，如取諸目，如指諸掌。王道之論有未盡者，請因而畢之。純懿之道，帝王之心也。其本出於心，其用達於天下。堯不得之無以爲堯，舜不得之無以爲舜，禹、湯、文、武不得之，無以爲禹、湯、文、武。然而天下之人皆知純懿，而不知其所以爲純懿者，不能論聖人之心故也。夫純懿之在心而不在政，自心而發於政，則唐虞三代之純懿可得而見也，自政而求其心，則唐虞三代之純懿不可得而見也。堯之理陰陽，舜之叙百揆，禹之修九功，湯之正六事，文王之和庶獄，武王之範九疇，天下之事無不畢舉。當是時，民休而不役，刑寢而不試，禮樂則興，學校則闢，此皆其純懿之發於政者，天下可得而見也。至於正心誠意之本，修於宮庭屋漏之間，勤於夙夜旰食之際，誠明以得之，中和以養之，仁義以行之，禮樂以文之，其於爲善動容周旋，顛沛造

次，無一毫違於道者。及其發於至幽而見於至著也，不令而人信，不威怒而人感，無聲臭之可接，無始卒之可窮，此其純懿之本於心者，天下不可得而見也。故堯之心見於欽明，其所以欽明者不可見；舜之心見於濬哲，其所以濬哲者不可見；禹見於無間，所以爲無間者不可見，湯見於日躋，所以爲日躋者不可見；文、武見於式孚下土，所以爲式孚者不可見。夫是以其用不可測，而其功不可窮。非真心之如此而動，如此而靜，如此而始，如此而終，一於純懿而不可見者，孰能與於此哉？由是言之，純懿之心，唐虞三代治天下之妙用也。論唐虞三代之純懿，而不論其心，是言乾而不言健，言坤而不言順，亦不窮其本矣。且三代之時已與唐虞之時異，三代之治亦與唐虞之治異，然言治必曰唐虞三代，豈非以其心同於純懿而不可以異歟？是知言心之道，豈獨唐虞三代爲然哉？後乎此，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矣。然而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爲而已。故漢高祖雜於縱橫，文帝雜於黃老，武、宣雜於刑名，光武雜於讖緯，是則漢之治失於雜而不爲純懿。唐太宗怠於貞觀之末，明皇荒於開元之末，憲宗惰於元和之末，是則唐之治失於末而不得爲純懿。非失於治也，失於心故也。向使漢之君移其雜好之心而一於道，唐之君移其慎始之心而一於道，雖不可以望唐虞三代，而其用心豈不庶幾於堯、舜、禹、湯、文、武之萬一哉？且孔子、顏子皆不用於世者，而孔子則曰：「文王之後，文不在茲？」顏子則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豈非同其道故耶？豈非同其心故耶？夫惟聖人之道同，故其心同，孔、顏猶同於舜、文，況於有天下之君，而以唐虞三代純懿之心爲心，則與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易地皆然矣。《蓮峰集》卷六。

周秦之士貴賤論

舉天下而驅之以道，則天下之士必將相率而入於道；舉天下而驅之以利，則天下之士亦必將相率而趨於利。士以道爲務，雖欲其賤，不可得也；士以利爲務，雖欲其貴，亦不可得也。夫士非能自貴也，道之所在，何往而不貴？士非能自賤也，利之所在，何往而不賤？然是二者皆本夫上之人驅之，上之所驅，則下之所必從，是必然之理也。由是觀之，非士之能自貴而自賤，亦非道能使之貴，而利能使之賤，其所以爲貴賤者，其權蓋在於上之人也。揚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嗚呼，是皆當時驅之使至於此歟！蓋嘗論之。周之君舉天下而措之於不得不爲道之地，秦之君舉天下而措之於不得不爲利之地。士之所以爲貴，而所以爲賤者，其故蓋出於此也。且周之所以驅之者，蓋可見矣。昔文、武、成、康之致治，其朝思夕慮，惟以正天下之風者，何其詳且盡也？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天子有辟雍，諸侯有泮宮，天下之人其入則有家塾，其出則有辟雍、泮宮，而小則有庠、序，是無適而不學也。其朝夕之所游泳，耳目之所觀聽，起居飲食，未嘗一刻不在於孝悌仁義禮樂之間，是無適而非正也。及其取人也，賓之鄉閭，論之司馬，升之天府，六德有所不正，六藝有所不備者弗升也。其試之以射，容體有不比於禮，進退有不和于樂者弗取也。其登之於朝，有一言之失中，有一行之未盡者弗用也。其幽隱僻陋之中，有抱道懷德之士，天子則安車束帛以招來之，諸侯操幣執

贅以就見之。其所以驅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道者，必然之勢也。若夫秦之所以驅之者則不然，使之以術，誘之以賞，貴之以法。其用人也，非使之屠戮人，則使之傾覆人也。吾欲事游說，若之口不利而辭不險者不用也。吾欲關土地，若之不能屠人邑而踐人城者不侯也。吾欲破軍殺將，若之首虜不多者不賞也。設爲十二級之爵，苟無尺寸之功，雖有周、孔之才，曾、閔之術，不是選也。其驅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趨於利，則亦必然之勢也。士苟入於道，必自重而不輕。故周之士，三公有所弗屑，萬鍾有所不就，諸侯有所不見，晉楚之富有所不居，而惟道之務。夫如是奚而不貴？士苟趨於利，則必惟利是徇，而無所不至。故秦之士，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官以上爵傲其父兄，其甚者至爲穿窬斗筭之事，而不以爲愧。夫如是，奚而不賤？由此觀之，非周之士能自貴也，非秦之士能自賤也，其上之人驅之，使必至於此也。及周之衰，自幽、厲失道，至春秋之季，數百年間王澤雖已衰微，當時之人猶據禮守正以風其上，其言紆徐婉美，樂而不流，怨而不傷，怒而不戾，悲歌憂思，而終無犯上難制之氣。凡此者皆入於道而可貴者也，是驅之以正之效也。及秦之衰，天下豪傑恣睢之士，釋耒輟耕，徒手擊搏，環向而攻之，秦以不祀。凡此者皆入於利而可賤者也，是驅之以不正之效也。抑嘗歷考古今之變而觀之，前乎周驅天下者蓋無不正，後乎秦驅天下以正者則亦寡矣。曰三皇，曰五帝，曰夏，曰商，雖其時之或變，詳略之或殊，而其所以爲天下者，蓋無以異乎周也。故其當時之士，無有不貴者也。自秦以來，西漢御臣之法重，故其士相率而爲委靡之俗；東漢聘召之禮重，故其士相率而爲沽激之行；魏晉之君貴莊老，故其士尚浮虛而不適於用；隋唐取人以辭章，故

其士務華藻而不由於正。其弊也，西漢以亂，東漢以亡，魏、晉、隋、唐，天下何其紛紛多故也！然則爲天下者，可不謹其所以驅之者哉？《蓮峰集》卷六。

全宋文卷四八三一

史堯弼 六

五帝其臣莫及論

聖人以神道役天下，非特使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知而不可議，雖貴爲大臣，而所謂天下道德渾備之士，吾能默然運之于不可知之間，而使之自盡于天下，以助吾爲治，而卒不知其所以然者，何也？蓋役人者，道全于神聖之妙；而役于人者，道偏于職業之間。夫道一而已，大者得其全而爲君，小者得其偏而爲臣。是以天下之偏者，必聚而求合于大全之君，以爲之用；爲其君者，能廓吾大全之神道，而默然運動其中。故在上者得以優游無爲而道常有餘，在下者謂之服勤而道常不足，此天下所以不勞而治也。故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夫五帝役人，故其道全；其臣役于人，故其道偏。君臣之間，職此而異矣。嗚呼，五帝之時，天下淳風未散也，天下之人皆君子也，皆道德之士也。其間與人主大有爲而天下推其賢者，必其英偉矯拔之人也。有如是之臣，宜必有大過人之君。如

五帝者，以運其材智，使之常爲我用，而自以爲當然，而不逃吾神道之中。苟非君有所過之，臣有所不及，疇克爾哉？今夫大匠指揮百工而無敢不從其令者，因其智能技巧有以過之也。五帝之治天下，亦若是而已。故立制度，風教化，使天下陶至治之盛，未足以窺其妙用也；子萬靈，柔遠人，使薄海內外浹吾恩而漸吾澤，未足以觀其妙用也。其妙用常存于不可見之間，能使亮功熙載之人可以爲之用，不可以企而及，此神道之至也。孟軻有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見于施設而難可名。極天下之至精，通天下之至變，道至于此，無以復加矣。而五帝之治天下，一本於此。故其時也，斯聖人者端然于法宮之中，未嘗動容變色，而能運用。夫風后、重黎與夫四岳、九官、十二牧之徒，綽然而有餘，雍然而有序，而天下之人莫能窺其界量。及成效已見，而當時亦不自知，其爲神，其妙用，可勝言哉！是以仲尼繫《易》，至「神而化之」，必歸之黃帝堯舜，固其宜也。彼爲風后，爲重黎，爲四岳，爲九官，爲十二牧，使之穆天緯，經國體，則固其所長。至于神其道，妙其用，則在所不能。故五帝之所以顯諸仁，其臣可得而能也；五帝之所以藏諸用，其臣不可得而能也。能其所易，而不能其所難，不及其君也可知矣。五帝之道何異乎天地之道也？天以神，地亦以神，故育萬物而不可得而名。然星辰雨露皆天也，而終不可以侔天之大；山川丘陵皆地也，而終不得參地之厚。故五帝之臣，終不可以及其君。然而其君雖過其臣，天下後世皆以爲過，而五帝不自以爲過。聞其臣言，則惟恐不及，此又其過人者也。嗟呼，後世之君非無聰明睿哲之資，非乏勤銳希慕之志，而終不能躋五帝之萬一者，蓋其臣負其

才而欺其君，爲君者復無微妙運動之術以臨其下。上無所長，下無所短，此莽、操所以亡漢，仲達所以傾魏也。其甚者希五帝而反乃違戾，或矜材鬻智以求過其下，而自謂神聖，或設邊幅厓岸以待其臣，而自以爲不測。不知已大失聖人之意，是豈知有心無心之間哉？以是而治天下，其五帝罪人歟！由是推之，帝王之王天下，必有以過其臣，然後其才可得而運用。非過以才也，過之以道也。後世之治雖弗逮五帝，然亦有可觀者。觀漢高祖度量，漢光武沉幾過其臣，唐太宗英略過其臣，故能運用當時人才以取天下。彼晁錯得之而未盡，何待聖人之淺而自叛其說也？七國之反，請帝自將，無乃前日自親之策乎？然腐儒曲學不論五帝所以取天下，而區區陳晁錯之失，蓋亦疏矣。《蓮峰集》卷七。

泰伯可謂至德論

君子之於天下，不求其德之可見，而求使其德之不可見。是以功足以及百世，君子於此辭之而不爲；澤足以被萬物，君子於此避之而不居。寧舉而推之於人，使天下受其賜，而已不與焉。此其用心不亦甚大，而其爲道不亦甚遠也歟？吳泰伯之將遜，商之將衰而周之將興，蓋可必也。以泰伯之興而得立於天下，其功之可以及世，而澤之可以被物者，亦可必也。而泰伯方且逡巡固避，若無能然，必舉而遜之王季，以待文王之興，寧使天下被文王之道，而已不與焉。此其志在於天下，而豈屑屑然遜國以爲高，逃名以爲美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甚矣，

世之人不足以知聖賢之意，則以爲舉當受之國，而與不當受之人，此人之所以難能者。既有遜國之實，而深逃遜國之名，此又人之所難能者，而遂以此爲泰伯之至德。夫舉國而畀人，好名之士可得而能也；有其德而辭其名，遜世之士亦可得而能也。泰伯之德，豈好名而已乎？抑亦遜世而已乎？是二者皆不足以爲德，而況所謂至德者哉？方太王之居豳也，周之王道雖未行於天下，而天下之心已歸於周矣。君子幸而出於此時，豈不欲有爲於天下哉？使泰伯於此奮然以周家之業自任，天下必不以我爲貪；使王道自我而成，天下必不以我爲專。而泰伯則不然，以爲天命之歸，有待於文王；天下之人方陷於塗炭，亦有待於文王。寧使王道待文王而行，不必其行於我也；使王業待文王而成，不必其成於我也。於是脫然捨去其所當傳之業，而不以爲嫌；遠託於蠻夷之地，而不以爲陋。以成文王之德於天下，率天下之諸侯環向而惟文王之歸。舉天下之民，無有遠邇，莫不均被文王之澤，而周之勳遂大集於天下，此其心豈遜之以位哉？亦遜之以德而已。豈特爲周室哉？將以爲天下而已。及夫王道既已行，王業既已成，天下皆知其爲文王之功，而已不與焉，此豈尋常遜國以爲高，逃名以爲美者，可希其萬一哉？是知以天下遜於人，猶可能也；遜而使天下蒙其澤，所不可能也。澤及於天下，猶可能也；澤及天下而使人不知其澤之所從，不可能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於此哉？昔之以位遜人者非一矣。堯之於舜，舜之於禹，以天下遜者也。伯夷之於孤竹，子臧之於曹，季札之於吳，以一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其效之淺深亦異。今泰伯之遜，不過區區之豳七十里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天下遜歸之，此與伯夷、子臧、季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加之以堯舜遜天下之名，何哉？嘗聞之孟

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君子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堯之遜，爲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爲天下得禹也。今泰伯之遜，是爲天下得文王也。此其用心，豈非堯舜爲天下之心歟？堯於此使舜之道及於天下，舜於此使禹之道及於天下，而泰伯於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於天下，此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及天下之功歟？遜行於蕞爾之國，而其道大被於天下，雖謂之天下遜，其誰曰不然？是以伯夷之遜，人不過稱其清；子臧之遜，人不過稱其節；季札之遜，人不過稱其義。而泰伯之德，至於民無得而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歟？雖然，泰伯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舜同；而其所遭之事，則與堯舜有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盛，而舜禹又皆有已試之功。故堯舜之德，可得而見也。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定《書》，於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於泰伯則不然，必斷然表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聖人，其誰明之！《蓮峰集》卷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五五，《宋元學案補遺》卷五〇。

曾子論

道之難言也久矣，不可以一言而求其幾也。使其一言而可幾也，則聖人豈不欲盡言以告人哉？聖人惟急於告人，是亦嘗有言矣。然其爲言，亦不過舉其端而深託其意，使人探焉而自知，淺深隨其所

受而得斯已矣。其所以爲言者，蓋未嘗指名其實也。非不欲指也，而有所必不可也。昔者虞、夏、商、周之君，始舉其所謂道者而明用於世，而猶未著於言也。及商之衰，文王適當其時，有所迫於中，而不能自己者，於是始觀陰陽之變以爲《易》。始見於言矣，猶未施於教也。及春秋，而天下之不幸，無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人亦不復有知此者，是以孔子隱而有所不忍，而必至於爲教。凡天下之教，蓋自孔子始，然而未嘗定其所以爲教之名。今夫欲制器於天下，而獨指物以爲用，則其用必將有所窮，而不可以及遠。惟其能設爲方圓，而虛之以待天下之器，故吾之方圓無窮，而器有盡。彼雖百變，而終不離吾方圓之域。聖人之教，亦猶爾矣。天下之人，孰能不日由其仁義孝弟禮樂而行者？而聖人終未嘗指人以吾道止於此爾，其如此而爲仁義，如此而爲孝悌，如此而爲禮樂也。蓋亦嘗因問而應之矣，且應者不同，而亦未嘗立爲必然可指之說，要於其終，俾各有得焉而已爾。是以天下視聖人如天之恢，然不可指名以一，而物亦無所遁者。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雖然言其貫與一矣，其所以爲貫與一者，終莫可得而聞也，然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顏回、仲弓游於其門，可謂得其深者，而亦未嘗見於言也。至曾子始舉「一以貫之」之理而指爲忠恕，以告門人。或曰門人之不可深告，故告以近似者。蓋嘗觀之，曾子之見雖不止於忠恕，而其所以性則有近於忠恕者，故其言若此。其幾以一言之幾而言聖人之道者，蓋自曾子始。子思，學曾子者，而始指爲中庸。孟子，學子思者也，而始指爲性善。夫忠恕、中庸與性善三者，孔子雖嘗言之，然而未嘗指是爲吾之要，而三子始各取其一。夫弓人之子或習爲箕，而豢鷹之家或至於薰鼠，何者？

其所習者然爾。今天下之人莫不知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不知其源流出於曾子，無怪也。且邦之興亡，其變也有狀，宜可以言盡者。而聖人猶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而況夫聖人之至者，而可幾也哉？故嘗謂曾子、孟子之說，固天下率從之易矣。然常恐夫學者之昧其致道，至此而或分也，其可以不深思之歟？《蓮峰集》卷七。

墨翟論

孔子沒，楊、墨始鼓其說以率天下。當是時，人惟楊、墨之知。至孟子，始奮而闢之，曰：「楊氏爲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今天下之人亦從而和之曰：是禽獸也。夫墨與楊，其君子歟，其小人歟？其爲道必有所據依，其說亦必有所本矣。甚矣，瞽者之暗於明也，人曰此東西也，而謂爲東西；此黑白也，而謂爲黑白，彼蓋未睹其實也。今之從孟子者，亦猶爾矣。夫君子之斥邪說，豈苟然也哉？淫辭必求其所陷，邪辭必求其所離，而後得以致其攻。今也特隨人以闢楊、墨，而實未能明其所爲非也。使天下不幸復有楊、墨，而不能以自決，是將反爲其惑溺必矣。故夫君子者，必求曉然知其端，而無務爲相應和之說，庶乎其可以有守矣。且楊之道不若墨之盛也，自戰國至秦漢，以孔、墨爲一，是以墨之書至于今不廢。故嘗求之墨氏之初，蓋學聖人而亦有所措於世者。惟其所見之頗僻，遂陷於邪途而不反，流於禽獸而不知也。昔者上古之世，其人鄙陋質

野，蕩然如獸之在壙，不知所適從，惟各任其性情，而不知有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聖人惡其無間，憂其終之相賊殺也，故因其尊卑隆殺，而設爲綢繆委曲。其口腹耳目周旋進退，以至於床簀几席之間，無一不爲之等差。而人亦終日安行之，無以異於飲食起居者，是亦足以見夫禮義者，乃人之性情見於節文，而非節文之外復有性情也。彼墨子者，乃始患其然，而更欲合其愛而使無差等，其意謂人之愛一而已，不可分也。而不知其混，并以入於亂也。故孟子詆之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荀卿亦曰：「二於禮義則兩得之，一於性情則兩失之。」儒者使人兩得，墨者使人兩失也。夫惟一本，故能兩得；惟其有二本，而始兩失之矣。聖人之道雖一於內，而必有別於外，此其所爲兩得；而彼乃欲以待人者而待禽獸，待於兄者而待途之人。兄爲親而途人爲疏，人爲貴而禽獸爲賤，各有分也。苟以待其兄與人者而待途人與禽獸，既以失其分，反而論之，是以途人待其兄，而禽獸待人，此不亦兩失歟。孟子之時，申、商、儀、秦、惠施之徒非一矣，而孟子未嘗排之，其論儀、衍之爲非，蓋因問而發，獨於楊、墨乃若是切齒，而於墨尤詳者，豈非以其兩失其本以亂人之性情，破壞先王之禮義，爲天下禍至深也歟！《蓮峰集》卷七。

蘇秦論

昔之聖人將立事於天下，必先有以變而通之；而智者之所以爲智，亦貴夫利而行之。天下之事，

惟其能有以變而通之，利而行之，而後無所不濟。嗟夫，蘇秦、張儀以小人資變之之極，而利之之過，以入於傾覆之域，是以君子鄙恥其事而不道。然其以區區之匹夫，無尺寸憑藉，而能動天下於靜，合天下於離，六國皆以萬乘之尊，隨其指意而不敢有後，秦之強視之以爲輕重之決。方其用事，天下非無豪傑智略之士，而皆拱手熟視而不能投其隙，此其爲智必有過人，而其爲謀必有能盡天下之利者。且齊、楚與趙，皆天下所謂強國也。而蘇秦之說必始於燕，張儀之說必始於魏，是二者其故何也？夫以孑然之身，而欲合天下之衆，此誠事之至難，而又誰敢聽從？惟能先得其一以招其餘，而後可以集事於天下。故夫儀、秦之說六國，必先得其一國，而後可以合其他。夫既已得其一，而使人得以撼動之，俾其勢易以破，而其隙易以乘，則天下將有所不從，而事必有所不濟。故嘗觀其縱之所以先於燕，而橫之所以先於魏，然後知儀、秦之斟酌夫天下之勢而巧於術也。縱非秦人之利，橫非六國之利，天下所共知也。縱成則秦人必起而散其縱，橫成則六國必起而破其橫，是皆必然之勢也。今也欲縱而使秦人得以散之，欲橫而使六國得以破之，則二者皆不可得成，是以蘇秦之說必始於燕者，以燕爲遠於秦。燕若叛秦，則秦人之攻遠，而諸侯之救近。使燕知縱之利而無其害。然後決意而惟縱之聽，得燕而後縱可合也。張儀之說必始於魏者，以魏去秦爲甚近。魏而不事秦，則秦人之攻近，而諸侯之救遠。魏知秦之可畏，而諸侯之不足恃，故決意而惟儀之從，魏從而後橫可成也。此皆其至計也。使秦、儀而或先說趙與齊與楚，彼其皆強大之國，見縱橫之無利害於己，則必有所不聽。夫惟始於燕而後縱成，故秦人不敢動；始於魏故橫成，橫成而後秦得以逞。然則二子之游說，其始終蓋亦有

理，而豈苟然也哉？是知天下之事，必使之無罅隙之可動搖，而後可以望其有成。然世之君子，智不足以及此，故事有所不立，而或至於敗。孟子之所謂居廣居行大道者，既已不可得見，而當世之事又多無成，故儀、秦之事，亦或有取二三策於此也。《蓮峰集》卷七。

項羽論 一

項羽有蓋世之勇，曹操有縱橫百出之術，劉裕有英發豪健之氣，皆天下所莫及也。天下有所短而我獨長焉，則長者勝。三人皆以獨出天下之資，而卒無成，操崎嶇中國，裕亦崛起以卒世，而羽又尋至於敗，何哉？夫惟聖人退藏於無窮之原，而以無事役天下，是以愈用而莫量其所止。苟惟不若於聖，雖獨出天下，其用蓋有所盡也。三人之無成，意其銳有所盡歟！官渡之役，操之銳盡矣；燕秦之師，裕之銳盡矣；京索、滎陽之間，羽之銳盡矣。有所動有所不動，有所戰有所不戰，此智者之事也，而曹、劉能之。利亦動不利亦動，可亦戰不可亦戰，此勇者之事也，而羽甘心焉，宜其亡之亟，不若曹、劉之猶有成也。古之善用天下者，使之常有不足之心，而後有有餘之氣。凡人之能，天下之力，蓋有時而窮盡也。少強則老必弱，朝奮則暮必隳。彼善用兵者，養其強且奮而重發之，俾力不盡而有餘勇，智不盡而有餘術，欲不盡而有餘求。而吾亦得以雍容條理，未嘗疾勝亟敗，以亂吾氣。氣不亂，則智益明而愈不竭。是以有所不用，無所不勝。其不善者反之，故事未成而天下之心已帖然共

止而不可復用，則我之銳亦隨索而已。異哉，羽之戰也！竭力轉鬪以窘高祖，屢戰而屢得志，不勝而愈不止，此其意謂與我爭天下者惟劉季一人耳。是以利害之不知，成敗之不審，窮日之力以逐於百鬪，要以得劉季則天下悉歸我，不知彼未易得，而此之銳已先索矣。垓下之戰，楚歌一唱，八千之師委甲而潰，非其有所懷而去，蓋其勇厲之氣用之久而耗之已甚，則亦有窮而已也。是八千嘗奮迅百戰，從羽而不去，亦欲冀尺寸之勞而後已爾。使其負有餘之力，豈肯一旦棄垂成之功，狼狽而歸哉？羽不知養其心，而反銷鑠其氣，則屢勝者乃所以必敗而無疑。江東之業雖可復興，而江上之舟，彷徨而不得濟。意羽之心，亦自見其百勝而尚未成立，則氣亦委而不振，是以捨去而弗恤也。曹劌與齊戰，師將鼓，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頃刻之間，猶有盈而與竭之異，況數年之間，屢戰之後，豈有常盈而不竭也哉？是知強弱之相推，勝負之相盪，此兵家消長倚伏之理也。《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故夫項羽之敗者其往也，高祖之勝者其來也。屢北而怒方作，是以來者之必勝；屢勝而銳已盡，是以往者之必敗。而羽方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雖然，天亡羽矣，意其亦戰之罪也。《蓮峰集》卷七。

項羽論 二

古之英雄，其力之強，未有若項羽者；其敗之亟，亦未有若羽之亟者，此其故何也？嘗讀史，見楚漢轉戰，以必爭成臯也。不然，羽之亡不至若是亟也。沛公長者，天下之所歸；羽暴害殘賊，故天下去之速。且當是時，齊、魏、燕、趙、九江已盡入漢，羽孤立無與爲助，而又輕用其鋒，使漢得乘其弊。是數者羽所亟敗，而豈在成臯之得失哉？雖然羽之勢固必亡，然漢之君臣論戰，皆無足當羽者。使羽哀百鬪之銳，亦足與曠歲相劫，而豈遽至於遁哉？夫人必有羸疾之久，筋力精氣悉已耗散，一旦赫然就盡，此無足怪者。至於雄勇健特之人，衝擊水火，冒犯風雷而不少衰，而亦卒然不救，此必其有所重傷亟困，以至於此也。嗚呼，羽之強亦必其形勢有所大去，故其敗若此速也。且楚漢百戰之場，實當中原八達之地。使其無有要害巖險爲之阨塞，則楚漢之成敗將決於一日之間，而又何俟夫百戰哉？夫惟當時之勢，楚東而漢西，而成臯以天下之險介其兩間，以限二國之衝，彼此皆不能以踰焉。故相持而不決者數歲，使其不然，則高祖可以長驅於楚之彭城，羽亦可以直擣漢之關中，而又何難哉？始羽東擊齊，成臯不可守，故漢得以劫五諸侯兵，直指彭城，據羽之巢穴。幸其兵敗，故引而西。羽亦知天下之勢在此而不可緩也，故百戰京索滎陽間而必取之，既得而使縱公守之。漢亦力破而必據之，及漢敗於廣武，而成臯復歸羽，羽又使司馬咎守之，戒勿與漢戰，俾漢無得東。是時漢已失

據，欲退保鞏、洛。會聽酈生計，故復留，遂盡銳誘司馬咎而破之，成臯始復入於漢，而羽明年遂亡。此其理豈不昭然甚明也哉？今夫猛虎負嵎，咆哮而凌厲，雖使萬夫荷戈而不可向。及其失勢，奔走平地，則匹夫設穽取之，如殺狐兔無異也。向使羽得成臯，出入乎其間，以衝漢之腹心，漢將爲羽衝軼之不暇，而能窘羽哉？惟其形勢一決，使漢得通兵於東，追羽固陵，韓、彭、英布四面以至。當是時，羽欲不亡得乎？故夫兵家之要，必求重地以爲門鍵，出入往來之孔道而重扼之，以制敵之命，不然則反爲敵制。漢之成臯，光武之河內，唐之潼關，皆當時所謂孔道者也。漢惟得成臯而楚亡，光武得河內，故河北遂定；唐惟一失潼關，祿山得以西，唐社幾不血食。然則兵家孔道之所在，其可不謹之歟！《蓮峰集》卷七。

呂后論

天下之事，順其理而各適其所，則安行而不悖。惟其有所拂逆而觸其怒，則必有所不平，以至於怨亂，而莫可解。是以變之作，未有無故而作者。其未作之初，先有以激之而弗得平，抑鬱而不能發散，則必潰裂四出，以致其忿而後已。故天下之變，或起於內，或起於外，而其始皆有以激之而後作。然其間嘗若有無故而作者，是亦有無意於相激，而勢必至於相激，而其亂乃與夫有心於激之者均也。有心於激之，其激也有所指，則其禍發也有所歸。如晁錯削七國，而吳楚因以叛。若此之類，人

皆知之而無難。而獨有無心於相激，而勢必至於相激者，難高見之人亦莫知其故，是以亂每出於意外而莫可止。嘗怪漢唐之初，收天下於秦隋鼎鑊之餘，而與民休息，意其根蒂，卒未可搖動也。然皆不再世而幾奪於一婦人之手者，蓋武氏之初，一言一顧而遂爲后，其得之也易，則舉而委之也必不甚惜。高宗又嘗欲廢之，而事不諧，宜其憤毒慘烈，至於烹滅宗室，菹醢大臣，以撼取神器而後已。蓋其享之也易，而又有以大觸其怒，其所以然者無足怪也。若夫吕后則不然，彼其初隨高祖，顛越狼狽，艱難勞苦之態，亦備嘗其極味矣。故得天下而爲漢家謀慮，亦不可謂不至，而實未有睽忤之怨。然一旦忘悲別付託之言，乃欲舉天下授與不相屬之人，陰沉險刻，將必取而後已。夫其情理與武氏異，而其反亂與武氏同，蓋未嘗不怪其無故而作也。嗚呼，此必其閨門之間，事有無意於相激，而勢必至於相激，以至於此也。嘗觀高祖以愛故欲易太子，然後知其有以激之而無疑。且其同冒百戰而後得天下，其情豈不願其嫡嗣有天下哉？今乃無故立戚姬子，而視我如路人焉，百戰離合之恩愛，至此已了不相屬矣。故得意之後，遂鳩如意，粉戚姬，以發其至痛。其憤悶急切，紆鬱無所逞，必舉天下而授諸吕者，其意以爲若能置我以從若之愛，則予豈不能外若以從我之親哉？婦人之情，至此而後已也。是知諸吕之禍，雖起於吕后之陰險，而實原於高祖之激之也。今夫惟天下至親者易合，而亦易以離。易合者以其愛深，易離者以其情切而怨不可解。古今之亂，有朝爲父子兄弟夫婦，而暮已如禽獸之相食者，皆其情切而怨不可解也，故貴其順而深忌其相逆。若夫聖人則不然，必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心無爲而不正，則理勢必不至於相逆，而亂何由起哉？夫以泗上一亭長，而能以大度蓋天下而

王之，亦古今曠絕矣。聖人之事，未之容責焉。然而禍之所自發，則咎必有所歸，亦不可不督過之也。《蓮峰集》卷七。

全宋文卷四八三二

史堯弼 七

安劉氏者必勃論

天下之事在我者可以必爲，而在人者不可以必爲；見於今者可以必料，而出於他日者不可以必料；圖於有形者可以必成，而爲於未兆者不可以必成。漢高祖臨終之時，天下未有大患難之可憂，而周勃亦無大功業之可見。然帝付託之語乃曰：「安劉氏者必勃。」舉天下不可必之理而加之於必然；此蓋高見遠慮存乎其間，而非世俗之所可知也。竊謂高祖之意有不可曉者四（一）：當其時天下無事，劉氏既安矣，而勃又何安耶？此不可曉者二也。陳平之智足以應變而無窮，而勃椎魯若無能爲者，乃云安劉氏者必勃，何耶？此不可曉者三也。若謂周勃可以制諸呂，胡爲乃面屬呂后，使用爲太尉，又何耶？此不可曉者四也。此其高祖微機乎？嘗原帝之亡，嗣君幼弱，諸將尚存，侯王太盛，惟呂后之多謀而更事，然後足以制其變，此高祖之所以不去呂后也。然堇毒足以治病，而亦足以殺人，呂后足

以制變，而亦足以起亂，婦人之情，好私其外戚，則諸呂之勢必至於傾漢，此又高祖之所以逆知呂后之亂也。然諸呂之禍起於蕭牆，緩之則養亂，急之則速變。是必頑然若無能，而使不吾慮；確然若不動，而使不吾察，而後可圖也。此又高祖之所以必周勃之安漢也。既知呂氏之必傾漢，又知周勃之必安漢，然私用爲太尉，則呂后有致疑之心；勃不綰兵柄，則劉氏無可興之理，此又高祖之所以面屬呂后也。高祖其有憂患乎？何其慮之深而計之盡也？且制天下者莫易於治，亦莫易於亂，蓋其發也有狀，則吾處之也有方。而最不可爲者，莫難於不治不亂之際。以爲治耶，則亂藏乎其中；以爲亂耶，而治見乎其外。此其禍必陰沉而莫可解。既不可弭其變，又不可聽其亂。而諸呂之禍，蓋亦在乎欲治不治之間，欲亂不亂之際。欲圖之而無可圖之形，欲救之而無可救之狀。以才與之角，則才有所不足用，將動而求成功，則勢有所不可廢。故王陵之直而無所措，而陳平之智亦難獨任。然則將何爲而可耶？曰是必有龐然無能爲，頽然若不足慮者，而後可以定亂於天下，此高祖之所以必周勃之安劉氏與！勃爲人厚重而少文，故其鎮重足以壓天下之亂，而使之不能動；其椎魯足以安諸呂之心，而使之不吾疑。然後徐起而取之，則大事必決于我。方是時，直諫以抗之者王陵也，陰謀而圖之者陳平也，合將相者陸賈也。結呂祿者酈寄也，倡大義者朱虛侯也，握重兵者齊與灌嬰也，而劉揭、御史窋、張辟疆之徒，皆并力馳騁乎其間。是數子者，皆以其才與之角，惟勃能以不才而合其謀；皆欲動而求成功，惟勃能以不動而制其會。是以入北軍而人不知，士皆左袒爲劉氏，而諸呂不之覺。安社稷，定劉氏，而天下不見其狀。此高祖所以必其成功，而陳平所以自謂不及也。向使勃處危疑，而以區區之才

動於其間，則姦人得以乘勢而奪其權，又何劉氏之安乎？吾乃今知勃之無能者，乃所以爲有能；而不足慮者，乃所以爲深可慮也。嗚呼，周勃今以無能而安劉氏，高祖亦常以無能而取天下矣。方項羽咄嗟叱咤，其勢若飄風震霆，天下以爲無漢矣。而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其頑冒椎魯，雖足以取笑於人，而卒能張項羽於始而翕之於終，其知人之術，無乃其取天下之術歟！其所以任人者，乃其所以自任歟！不然，何其能必周勃之安劉氏也耶？方其既沒之時，天下雖平，而內有諸呂之禍，蓄怒而欲發，不可謂之治，亦不可謂之亂。故高祖知其然也，以其治焉而付之曹參，以其亂焉而遺之周勃。參卒能行其清淨無爲之政，安然而致其治；勃卒以椎魯無能之才，安然而平其亂。此非高祖知人之效，蓋其御天下之術也。嘗觀西漢之事有可怪者二：周勃椎魯少文，而高祖必其能安劉氏；霍光不學無術，而孝武必其能輔幼主。皆卒如所料。蓋椎魯少文者，乃所以安劉氏，而不學無術者，乃所以能輔幼主也。世之人不知夫不才之爲才，無用之爲有用，疏矣。晁錯以其才而發七國之亂，竇武以其才而速宦官之變，西漢以亂，東漢以亡。沈重而不發者，未有不成功；疏狂以速禍者，未有不敗。故晁錯、竇武用，則劉氏必危；周勃、霍光用，則劉氏必安，豈非自然之理耶？《蓮峰集》卷七。

〔一〕原註：「原本闕。」

光武授鄧禹西討論

善平亂者，必審觀敵人之勢，而用其將帥之才。今夫敵人之勢必有堅脆，而將帥之才必有長短。故古之善取天下之君，其所以收萬全之利者，豈有他哉？蓋亦因敵人之堅脆，以用將帥之長短，能使將之才與敵之勢相稱，然後能相當。能相當然後能相制，故能取勝於天下，而其兵不可敗。方其將發也，必觀敵之兵，而又觀其氣。觀敵之氣，而又觀其勢。彼爲吾之敵者誰乎，其氣果怠耶，勢果緩耶，雖以雍容之才，亦足以制其亂。其氣果銳耶，勢果急耶，則必以縱橫百出之才而當其衝。亦猶因病用藥而已，非惟以丹砂而去其易除之病，而又以烏喙蝮蝎而搏其難攻之毒，其理蓋甚近而易曉。嗟夫，世之人不斟酌敵勢而酬酢之，乃以雍容之士當飄忽震蕩之敵，而兵始敗矣。嘗怪光武掃蕩群盜，而不能不失威於赤眉，其故何哉？其失在於以鄧禹雍容之才，不能與敵人之勢相勝，亦無怪乎兵之至於敗也。方其命禹也，蓋曰：「禹有深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夫當時之盜，其剽銳而輕者莫如赤眉。剽則彊悍而不可敵，銳則奮發而不可當，輕則倏忽而不可禁，而欲以深沉大度之士，頑然而當其衝，是猶冠冕佩玉之人，而使之悍禦山林之勇，其不斃者幾希矣。雖然，禹發光武取天下之心，不可謂無智。然而可以決一定之議，而不可以應無窮之變；可以優游於帷幄，而不可以奔走於征伐。向使民有未安耶，禹也旦暮而撫之者，其所長也；謀有未決者耶，敵有未撫者耶，決其謀而鎮撫其敵，

亦禹之所長也。而光武捨禹之所長，而用其所短，以當赤眉之銳，則西討之師適所以敗北而已。今夫有雍容之才者，必無縱橫百出之智。稷契未必能當蚩尤之鋒，曾閔未必能制盜跖之怒，孰謂禹也而能當赤眉也耶？嗚呼，赤眉之勢本不張，張赤眉之勢者鄧禹也。鄧禹之才本可用，俟鄧禹之才者光武也。請論鄧禹制敵之疏，以觀光武用人之失。夫天下之亂，莫難於當飄忽震蕩之亂。自古以來，其亂有四，在漢則有項羽，有七國，有黃巾，在唐則有安史。其勢類皆如迅雷暴雨，遽而不可遏。然而卒破滅者，制之有術也。高祖之取項羽，李、郭之制安、史，是百戰以摧其鋒而已。亞夫之制七國，皇甫嵩之破黃巾，是堅壁以老其師而已。鋒之摧，則勢有所折而弊可乘，師之老，則氣有所竭而亡可待。雖有震動之勢，終何爲哉！赤眉之亂，大類於四者，而鄧禹有老其師之勢，而不能用於始，以喪其功；有摧其鋒之勢，而不能用於終，以至於敗。且赤眉之勢，不終日之勢也，雖有難拒之形，而實有必敗之理；雖有歲月之彊，而實無經久之患。所謂寄生之寇，無根之盜，蓋可必取而無難。方禹之臨山西也，苟能乘悅附之心，當屢勝之後，直擣長安而據其險，積財於內，使我師優游而有餘；閉關於外，使赤眉皇皇而無所歸，如是而赤眉不破，吾不信也。奈何得關中而不能守，使賊勢橫行於長安而不可禁，故曰禹有老其師之勢，而不能用於始，以喪其功。方禹之入長安也，苟能困赤眉扶風，而其氣已沮，犒吾兵，養吾銳，於是以素飽而乘其機，以至逸而待其勞，以方銳而攻其衰，如是而赤眉不敗，吾不信也。奈何以饑饉之卒而當其銳，於威損之後而繼之以戰，是以二戰而至二大敗，故曰禹有摧其鋒之勢，而不能用於終，以至於敗。夫禹之出也，與更始諸將三戰而三勝，與赤眉遇則二戰而

二大敗。更始諸將懦而無立，故禹勝之爲有餘；赤眉之勢暴而難敵，故禹當之爲不足。其有雍容之才，而無縱橫百出之智，蓋可見矣。而光武反使之當衝突之敵以取敗，故曰非鄧禹制敵之疏，光武用人之失也。昔者高皇帝料韓信必能當柏直，料曹參必能當馮敬，蕭何之鎮重不使之運籌，子房之多謀不使之征伐，任人各當其長，用人各當其敵，故能取勝天下。光武之用寇恂，用耿弇，亦若高祖之用蕭何、韓信矣，而反失之於鄧禹。嗟夫，禹之才，置之於帷幄，不失爲斷大事之謀臣；而反用之以當飄忽震蕩之衝，則不免爲敗軍之將，此光武不觀敵勢之過也。兵法曰：「知彼知此，百戰不怠。」嗚呼，深知乎此而後可以將將矣。《蓮峰集》卷七。

光武以柔道理天下論

惟天下之至柔，能制天下之至剛。甚矣，天下之人不能無紛紜好變之心，亦不能無强悍難制之氣也。方天下之未定，則有以發其紛紜之心，强悍之氣，故强者勝焉。及天下之既定，其紛紜之心、强悍之氣，抑而不得騁，蓄而不得作，則將有所難服也。是以天下之患常起于此而莫可止，善治天下者必有道焉。寬大慈祥，雍容和易，以消磨其心於茫茫之中，折服其氣於冥冥之際，使好變者不得爲變，難制者皆易以制，潛消陰服而不知所以然，則天下之大可以拱手而治。然則柔之制剛，其用爲如何？此東漢光武所以以柔道理天下之意。夫治天下，無以異於治水也。善治水者，行於水之所無事；

善治天下者，行於天下之所無事，如斯而已。天下之不能無好變之心、難制之氣，亦猶水不能無悍湍之怒、橫流之暴也。故禹之治水，必順水之性而柔之，使其暴怒無所施，而水之勢得矣。光武之治天下亦順天下之理而柔之，使之不能爲變而易以制，而天下之亂息矣。是知禹能行于水之所無事，光武能行于天下之所無事，在能柔之而已耳。且光武之定天下，無以異于高祖也。然高祖于天下既定之後，外之則困於冒頓，而有平城、白登之圍，內之則困於悍將，而有韓、彭、英、盧之變。高祖終身奔走于介冑之間，天下幾至于不測。而光武之既定也，寇、鄧、吳、賈服從之不暇，匈奴、西域帖然而不作，傳至于永平之間，天下有百年之承平，而無一日之警急，此其故何也？在能柔之與不能柔之間而已。由是觀之，高祖非好勝也，非好強也，不得夫柔之道故也。光武非不欲勝也，非不欲強也，得其所以柔之道故也。高祖無以柔之，故激諸將好變之心，而觸匈奴難制之氣，而身受其弊。光武則不然，天下既定，遂戢弓矢，散馬牛，退功臣，進文吏，使天下知吾之不生事；寬法禁，薄征賦，使天下知吾之不苟；不答太子攻戰之問，使天下知吾之不好戰；下黃石之詔，戒廣地之荒，以塞臧宮、馬武，使天下知吾之不開邊；修辭幣，禮匈奴之使，閉玉門，謝西域之質，使天下知吾之不務遠。是豈真柔真弱者哉？其至微之機，至變之權，運于心術之間，舉天下而柔之，使至剛之人消磨折服而無復作，故其用柔之效見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見其用柔之迹，此其爲柔也大矣。蓋嘗觀光武之初，焚王郎往來之書，而示之以寬，輕行銅馬之營，而示之以信；首舉良吏卓茂爲太傅，戒馮異安集關中，不務以戰攻取勝。當戰伐之際，方且投戈息馬以論道藝，此其柔道不特用于理天下之日，蓋嘗

用之于取天下之初矣。吾以是知昔之人君，善用柔道如光武者蓋寡。然而柔之在天下，同是柔也，有用柔而安，亦有用之而危；有用柔而彊，亦有用之而弱，何哉？彼以姑息爲柔，後將有姑息之弊；以怯懦爲柔，後將有怯懦之弊。此以柔用柔之失也。若夫善用柔者，守之似弱，而能卷舒天下之至強；行之似懦，而能馳騁天下之至堅。至于使兵無所投其刃，虎無所措其爪牙，方矯揉帖服之不暇，此以道用柔之得也。嘗試以兩漢之君言之。如惠帝、如元帝以柔用柔者也，如文帝、如光武以道用柔者也。惠帝柔而漢之宗社幾至于中絕，呂產、呂祿幾至于盜國。元帝柔，而蕭傅、劉向無所奮其忠，弘恭、石顯有以竊其柄。以柔用柔之失蓋如此。善哉，文帝、光武之治乎！老夫尉佗之慢侮〔二〕，文帝屈己遺書，而南北之禍不作。吳王稱病不朝，文帝賜以几杖，而吳楚之變不起。是文帝之柔有以勝之也。四七之將，光武優禮以慰其心，而無蒞醢之憂；西北之戎，光武卑情以答其意，而無冒頓之暴，是光武之柔有以勝之也。是雖不求勝于天下，然蓋有以大勝之矣。語曰：「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道也，非文帝、光武，孰能知之？彼南陽宗室之論，乃謂「光武少時謹信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嗚呼，是安知所以爲光武者歟！《蓮峰集》卷八。

〔二〕老夫：原作「老上」，據《漢書》卷九五《南粵王傳》改。

曹公論

兵家之最難者，莫難於堅者之必不可拔，而實者之必不可攻也。故善兵者，必有以利而通之，先攻其瑕而後堅者，無所不拔；先擊其虛而後實者，無所不破。夫惟天下之勢不能皆堅與實，而必有虛與瑕，此蓋兵家之所亟赴而所速乘之，而後能以得天下之利。今夫兩兵相加，強弱相敵，而未有所決，此其間必有虛而易動之處，而後成敗以分。故夫昔之欲求勝者，必先自反以求其有所易動之處，而重實之。設爲形格勢禁，使人無以乘吾，然後蕩然征伐四出，無所掣肘，而後可以得志。嗟夫，曹公之用兵，其智略縱橫，變化百出，天下莫能敵者，而曾不能以及此哉！赤壁之師，雖其平生未有若此之敗，然不足以爲操之利害也。許之地乃操之窟穴，其存亡成敗所寄者，而使人得以屢窺之，是以知操之危機莫大於此，而終不爲之備，亦足以見其智之有所不及於此矣。方其征張繡與征劉備及其官渡之役，田豐、許攸之徒蓋三勸袁紹乘虛襲許矣，而紹皆不能用。及其北征，而劉備又以勸劉表，劉表又不能用。天下之窺許亦屢矣。張繡之役，操聞田豐勸紹襲許，遂釋繡以自救，彼非不知也，而終不爲之計。夫與其奔走自爲之不暇，孰若使人有所不敢動，而後能以必勝彼。其意蓋謂紹與表之心不能出此，則亦已危矣。向使田豐、許攸、劉備之計得行，紹與表悉其銳以擣許之虛，挾天子以制操之命，且分兵據其街路，操聞之必狼狽自救，東北諸寇利其有內亂而乘其歸，必引兵襲擊其後。操欲進

則街路之兵遏其前，退則襲擊之兵躡其後，進退無據，其敗可立而待之。昔章邯盡銳於河北，而高祖得以入秦；關羽起兵攻于禁，而荊州遂入於呂蒙之手。唐神策六軍悉戍河北，朱泚猝發，而京師遂陷。有所虛而使人得以乘之，未有不敗者也。今操有易動必危之勢如此，而天下終無有以投其隙，操亦可謂幸免矣。袁紹、劉表得天下之大機會，拱手而不能應，則亦土木偶人也哉！昔光武之興，其敵亦多矣。彼其見東北之不可不先事，而恐西南之寇之議其後也，是以先命岑、馮扞其衝，而光武始得專意東北而無憂，故天下卒以次平定。帝王之經略當世，其深計遠算，所爲必勝者，夫豈苟然哉？嗚呼，操以百戰百勝之威而終不能以一天下，此其料敵制勝爲有餘，而天下大慮有所不足故也。《蓮峰集》卷八。

荀彧論

人之最難測者情也，情而果易測，則其黑白之辨，雖匹夫可與知之。惟其有所不可測者，雖明智之人，于此亦不能無惑也。今一人焉，或以爲善，亦或以爲惡。人一也，而或謂善，或謂惡，此惟不燭其裏而觀其外，宜其善惡有所難決也。故君子莫大乎察情以見隱，而天下難決之理得矣。昔荀彧實爲操之謀臣，及操議九錫，而彧乃死之。故或謂其助操傾漢，亦或謂其忠于漢，而終不得其的，此不原其情以求其故爾。且彧之是非所難辨者，豈非以其死生之際歟？嘗謂彧之死，蓋有隱晦之意焉，而

世莫之測也。且彧之附操，其朝夕所與謀者，莫非規圖天下之計也。及功粗成，操急謀九錫，而彧乃以憂恚死，此其故何哉？且彧所與操主謀者，蓋有不可得而隱者，是欲使之挾漢之權以殖己勢，而收己功，而陰伏其所以取之之機，持以歲月，優游不迫而徐待之。功高勢極，則神器自至而人不知，天下後世亦將無以議吾篡。而操不能忍于朝夕，速欲得志，以自暴露其姦狀，事未集而天下已明其欺孤之迹而議其後，彧亦將與同陷不義之域，此其所以深惜痛恨，以至于死，蓋有以也。夫功被萬物，而無欲得之心，遲久而天下自至者，三王之事也。今乃欲借聖人無心之迹，以行田常、王莽篡竊之志，是誠何心歟！昔湯放桀而曰：「纘禹舊服。」武王伐紂而曰：「于湯有光。」伐人之子孫而曰纘其服，而且有光，惟其志于援天下，而無心于得天下者能之。湯武惟無心于得，故雖以伐取而不爲嫌；苟其有心於得之，雖欲徐取之，使人莫之覺，而罪終不可掩。蓋世有操刀而戕人者，而彼又教以徐斃之，使人莫之覺，抑又甚矣。語曰：「兵莫憚于志，鎡錙爲下。」今必以情而聽小大之獄，則苟彧之罪當加于曹操之一等矣。昔魯悼公之喪季昭子，謂孟敬子曰：「禮爲君何食？」「食粥，達禮也。吾三家之不能安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夫三家雖均爲得罪，而敬子之罪則少瘳矣。何者？猶愈於僞也。今也借人之勢以窺伺人之國，而又能以不惜北面就人臣之位，以待神器之至，是禮也，苟彧必有以處之矣。或謂彧之事有合於文王之心者，而實不知操之終取漢也。夫文王豈挾商之勢以取商也哉？且其制變，秋毫無遁情，而豈不知操者？禰衡謂：「彧可借面弔喪」，劉備聞彧死，亦曰：「老賊不死，禍難未已。」彼目擊其事，意者必有以見其

情歟！《蓮峰集》卷八。

荀彧迹疑而心一論

爲國之害，莫大於天下知有臣之強，而不知有君之尊。故善爲國家謀者，常使人臣之功與天下之權皆歸於君，是以天下惟知有君之尊，而不知有臣之強。如是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後之天下嘗至於亂亡者，何耶？蓋以反是而已矣。其患每在於姦雄之人攘臂於天下，而權謀之臣教之以深服天下之術，使之挾君之威以爲己之威，而天下畏其威；挾君之德以爲己之德，而天下懷其德。威德之權，天子所執也，而姦雄得以執之，故天下率歸於臣之強，而不知有君之尊。是皆權謀之臣陰協其謀，而陰輔其功焉。故其一謀半策，嘗借王室以爲姦雄取天下之資，其迹似忠，其心實盜，此不可不辨也。昔曹操，漢之姦雄，而荀彧，操之謀臣也。漢之制天下之權，操竊執之，以號令天下，故天下知有魏，不知有漢；知有操，而不知有獻帝。是皆彧教以深服天下之術，使之挾天子以令諸夏，協謀定策，嘗借漢以爲操取天下之資，其迹似忠，其心實盜。而范曄稱其迹疑心一，據曄之說，則彧之迹疑於魏，而心一於漢。以吾觀之，則彧之心一於魏，而迹疑於漢，何哉？取漢者操也，而彧實教以深服天下之術，故天下皆知有臣之強，而不知有君之尊。漢不亡，魏不興，則取漢者雖操也，而取之者彧也。或謂彧之罪見於佐操征伐天下，而取漢非也。夫教以征伐天下者，取漢之利害輕；教以深服天下者，取

漢之利害重。則勸操取漢者非彧而誰歟？且曹操，姦雄之尤者也，名爲曹操，心實王莽。士生斯時，狐裘蒙茸，吾誰適從？爲彧計者有三：上焉，起義而問罪，如孔明之志復中原可乎；次焉者，竭力以抗之，如孔融之志在靖難可乎；下焉者，遠引避世，如管寧之淵雅高尚可乎。以彧之才，而我之望彧者如此也，曾不能然，上不爲孔明之起義，次不爲孔融之力抗，下不爲管寧之避世。方且委質以爲之謀臣，又教以深服天下之術，使漢之權柄，操得而執之，是以天下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漢因以亡，魏因以興，苟彧之罪有歸矣。或謂文若豈教操反哉？所以輔操者，急於平天下之亂，而不知終篡漢也。噫，彧豈不知者耶？彧之料敵，察呂布，揣袁紹，其智如神，豈長於料敵，而不長於料操耶。彧之知人，舉二荀，薦郭華，其鑑如神，豈長於知人，而不長於知操耶？人才惟姦雄易知，而操乃姦雄之尤，豈不可知耶？姦雄惟親暱易知，而彧腹心是謀，豈不能知乎？大抵彧見天下，惟操足與有爲，故一心輔之，陰協其謀，而陰輔其功，故嘗借漢以爲操取天下之資，則其心一於魏，而疑於漢，何足怪哉！然曄謂其迹疑者，謂其功申運改也。然彧之迹疑於漢，而不疑於魏，何哉？彧之意謂非挾王室不可以令天下，故教操以迎天子於洛；謂不服人心不可以取天下，遂教操以服天下之術。晉文定襄王，欲諸侯從而非爲周，漢高立懷王，欲天下歸而非爲楚，是皆權術也。舉以勸操，是欲諸侯從操而天下歸魏也。其說曰：「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仗洪義以致英俊，大德也。」是殆欲借漢德而使英雄輔操，挾漢威而使天下歸魏。故天下皆畏操之威，而不知有君；皆悅魏之德，而不知有漢。是皆啓操之姦心，而助操之篡奪也。由是觀之，則彧迹疑於漢，蓋可見矣。然則

曄謂其殺身成仁也，奈彘心一於魏而不一於漢何？夫教操以服天下，真情也；迎獻帝以都許下，拒董卓之議九錫，權術也。若謂迎獻帝爲真情耶，則勉操以忠可也，喻操以義可也，何爲而教以服天下之術？若謂拒九錫非權術也耶，諫操可也，絕操而去之可也，何爲赴召而有壽春之行乎？彘若有心於漢，當勸操歸功於天子，而無挾之之謀；彘若無心於魏，則當飲藥於饋食之前，而無壽春之行。是彘也，陽爲輔世，陰實佐魏，名爲輔漢，其實叛漢。由是觀之，則彘一心於魏，蓋可見矣。以其一心於魏而論之，則其迹不足疑；以其迹而觀之，則益見其心實背漢。噫，何有負於漢而有功於魏耶？吾嘗爲彘計矣，將爲孔明乎，天不佑而功不成；將爲孔融乎，非融誅操而操害融；將爲管寧乎，名雖高而實無益。三者皆不可也，爲彘計，則輔操可乎？而以忠義之言遏其強梁之心，彼寧不畏義哉？如是則心自一迹，何疑？奈何不知出此，乃使一心於魏，而迹疑於漢也。嗚呼，彘之才大類子房，惜乎其以曹操而爲高祖也。昔管仲以小白霸，舅犯以重耳霸，然孔子於小白則正之，於管仲則仁之，於重耳則譎之，而舅犯未嘗掛牙縱齒，何耶？豈非以小白有尊王之心，而仲佐之，下拜受胙之風作，而天下知有君而不知有臣；重耳有無王之心，而犯佐之，召王請隧之風作，而天下知有霸而不知有王。惟曹操無王之心甚於晉文，而苟彘教操之罪重於舅犯矣。劉備聞彘死，故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曄雖秉筆史臣，果能如劉備知人乎？《蓮峰集》

全宋文卷四八三三

史堯弼 八

河朔挈地還天子論

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不立。不立之弊，始於柔懦廢弛，而終至於大壞，而不可救藥。是故古之有天下國家者，至於綿地萬里，擁兵百萬，其勢非不强且大也，然不能以此號令天下，而或至於削弱者，何也？爲其君者柔懦畏怯，思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爲其臣者委靡軟熟，守尋常之論而不達於事變。故其弊至於不立，是以日趨於削弱而不自知。至於剛明果斷之君，慷慨特達之臣則不然。方其乘天下擾攘之時，襲前人削弱之後，其意以爲苟不能奮吾剛健，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則不足以制天下之變，而弭天下之亂。是以相與合謀而有所立，張其紀綱，振其號令，斂天下之權以歸於上。故四方雖有强臣悍寇，聞朝廷之上人主如此，而大臣又如此，是以惴惴然惟恐朝不效順，則討叛之師暮加其境。是以負其版籍，挈其土地，奔走匍匐，而惟命是聽。嗚呼，立與不立，安危如此，可

不謹哉！竊觀唐自安史亂天下之後，肅宗惑僕固懷恩之議，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將，在代、德則藩鎮跋扈而陵京師，至憲宗則河朔挈地以還天子，豈時運使然耶？抑藩鎮之臣前日好亂而今日悔心耶？非也，是必有所致而然也。愚嘗爲之說曰：代、德之君柔懦畏怯而不能有爲，其臣又委靡軟熟，故其弊起於不立，而日趨於削弱，是以藩鎮跋扈而陵京師。至元和之間，憲宗以剛明果斷之智而任其臣，裴度竭慷慨特達之才而佐其君，故其卓然有所立，是以河朔挈地而還天子。請畢其說。夫《易》六十四卦，而《乾》爲之首。仲尼於贊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不息者，以其動而有所立也。惟其動而有所立，故生養於春夏，肅殺於秋冬，其光爲日月，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向使天而不知此，則其塊然將腐敗而不能自振，況能育萬物哉？苟有天下國家者，襲微弱之後，而欲制跋扈之臣，則是術又不可失也。且跋扈之臣常起於姑息之世，而不起於剛健之朝。何者？畏剛明果斷之君，而輕柔懦畏怯之主；憚慷慨特達之臣，而狎委靡軟熟之士也。譬猶妖禽孽狐，當晝則自伏，遇夜爲不祥。苟人君一日赫然奮其剛明果斷之威，使天下知人主欲有所立，則人臣於此，智者效其謀，勇者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施而不可，則所謂跋扈者，又何足憂哉？昔東周之衰，爰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兩觀衰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命令不行於數百里之外，諸侯跋扈亦甚矣。而周之君臣不能有所立，是以千八百之國，終不聞挈其尺寸之士以歸職方之籍，而終以封建亡。唐之鎮帥，古諸侯比也。當時跋扈尤甚於周，則君臣之有立，詎可一日無於天下耶？然是術也，失之於代、德之朝，而得之於憲宗之世。何則？唐自肅至憲，

唐之不立蓋四世矣。肅宗之幸安，代、德之寬柔，此三鎮所以割據於河北也。德宗之姑息，順宗之短祚，此三叛所以分王於燕趙也。牙璋之寇橫行縱恣，無所不至，京師禁旅未嘗薄悍將之城，兩河職貢未嘗入大盈之庫，朝廷益弱，藩鎮愈強，而當時君臣方且股慄膽悸，縮首驚畏，又焉得爲君者奮其剛明果斷之威，而爲臣者竭其慷慨特達之才，以清積世之亂乎？愚故曰失之於代、德之世，此藩鎮所以跋扈而陵京師。逮及憲宗，承四世削弱之後，跋扈之臣日甚一日，傲視朝廷，行行然無顧忌。而帝自初即位，慨然發憤，睹三藩之愈強，而憤四世之不立也，於是四顧朝臣，決用裴度，大舉九節度之師，四征不庭。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惟吳元濟最爲強寇，連王承宗、李師道以爲猿臂勢，而帝與度又決意平之。然而今年高霞寓敗，明年李光顏敗，又明年袁滋敗，故蕭俛沮之，王涯又沮之，逢吉又從而讒之，憲宗、裴度之心疑，亦少沮矣。而帝方且謂倚度足破三賊，度方且謂誓不與賊俱存，故能馘元濟以獻廟社。竊嘗求憲宗所以任度之意，而度所以佐憲宗之心矣。其意以爲三鎮如此其強，而四世如此其不立，吾能於此掃前世之弊，而卓然有所立也，則遂可以斬元濟而令河朔，河朔定而天下服矣。故君臣相與合謀，共圖中興，則其所立爲如何哉！方是時也，河朔雖不欲挈地，可乎哉？是以七年而田興以魏、博七州歸，十三年而成權以滄、景二州歸，王承宗又以德棣二州歸，此數賊者，豈其忠義之志欲尊王哉？蓋以爲廟堂之上有剛明果斷之君、慷慨特達之臣如此，今日若不納地，則明日斧鉞加吾頸也。雖欲不納，勢不可也。故至今想其剛健之威，猶凜凜在人耳目，予故曰得之於憲宗之世，此河朔所以挈地而還天子。斷而論之，非憲宗不能任裴度，非裴

度不能佐憲宗。要之，非二人之有所立，不能使河朔效順。向使二人生於貞元之前，則藩鎮不能亂唐矣；出於元和之後，則藩鎮不亡唐矣。奈何降及於僖、昭之間，以其時而論之，則實無異於憲宗、裴度之時也。而其當時之君率皆柔懦畏怯，朝廷大臣則又委靡軟熟，是以皆不能有所立，遂使姦臣得以盜移唐鼎也。如其不然，則唐之爲唐，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而已哉？《蓮峰集》卷八。

失題

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說者皆謂《春秋》與其遂，非也。夫遂而能安國家定社稷者，《春秋》之所與也。其不然者，則遂無益，《春秋》將安取哉？今公子結媵，遂與齊侯宋公盟。及冬而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雖遂而與之盟，猶不免乎伐，是無益之遂也。吾不識結之遂，聖人果何取也？《永樂大典》卷六五〇五。

廣漢楊君大年墓誌銘

紹興歲辛未，余過廣漢，郡太守館留余於房公湖。有客冠儀肅然，謁入恭甚，蓋郡人楊其姓，椿其名，大年其字也。察其姿，外重遲而內敏悟，多技能，尤工於琴與醫，指法及脉法，往往自得。余

時病寒嗽，大年爲胗脉，論曩所爲受病之說如目擊。凡月夕必抱琴來，爲余鳴彈於茂樹翠竹、湖水淡蕩交映之間，飲常夜分不倦。觀其趣非有求於余，而相親重有味如此，彼其真誠，不以世合也。一日從容爲余言：「某早不天，失所怙，不自收束，間近非儕類，飲酒博奔放廢，以故生無師友源流之益。今始知貴學，惕然疾病於中。但年浸大，扞格無所至，奈何？」余爲言：「若於琴與醫率能日造入，移是術智於書，能不輟不厭，其何不能？」則喜且恨，遂不復廢書，余由是愛之。問其鄉之人，皆云大年家故饒，於醫非以爲術，特病夫世之貧不能致醫以死，與誤餌食之中道夭者，迺探蹟岐黃之文，五運六氣之化，又旁究他方書脉訣。既有得，則製丸劑，施病者。辛未春，郡大疫，死者相藉，有親族忌不覘伺者。大年不擇高下，往赴無憚。家人懼甚，拘是不得出，則謬爲他適，其人多賴以活，亦不自以爲德也。間持緡幣適市，遇貧急，探懷袖與之，不省問誰氏。余由是益異之。後五年，余復過廣漢，其子浩來拜且泣，乞書其墓，則大年沒既四年矣。爲之潸然，不得辭。按楊氏世爲郡著姓，大年之父霂，承節郎。母彭氏，沒數月，大年毀骨立，遂疾以沒，得年三十四。一男，浩也。三女，長適朝奉郎張某之子某，餘尚幼。以紹興某年某月某日從母夫人葬于雒縣宗賢鄉雁橋里。原其心，篤於賙人賑物之事，後將有顯者。銘曰：

志莫充，齒莫嗇。沒以孝，幽不隔。往從所恃永元宅。《蓮峰集》卷一〇。

楊君夫人彭氏墓誌銘

廣漢楊君霂之夫人彭氏，既沒之四年，將葬。其長子松之配張氏，與余之外家有連，松又以余友生張耆狀來乞銘，辭不可。夫人世爲新都縣望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有學不仕。母氏少有淑質，父母擇所宜歸，歸楊君。楊君家素豪，夫人入門，一相以慈和恭儉持其家，而周施以待物，使楊君得以日賦詩飲酒燕賓客自娛，不知有家之爲勞。且勉楊君，使不以心計鉤距取富，曰：「厚薄聚散若有命，其安之，庶爲子孫百世之計。」以故家雖豪而無乘時射利之爲。建炎初，方師興，上下告匱，楊君傾家財佐用度，朝廷命以承信郎寵之。夫人諗之曰：「君父方在難，一介隸臣，可坐受官爵，宴居自如耶？」楊君由是出領步卒，備邊守，有勞，遷承節郎。夫人則爲之主祭，饋祀必潔以虔，理家事纖悉中度；睦內外親，皆得其歡；誨子弟，使志於學。楊君既沒，舅姑春秋高，多疾恙，夫人夙夜治湯劑，進飲食，求以順適其意，無不盡得以怡然，不啻如楊君之存。楊君有女弟，與夫人之妹早嫠居，生產空索，夫人取養于家，無間然。收其孤穉，撫摩聘嫁，必擇大家，如己子。篤於親愛多此類。紹興二十三年，微疾以沒，年止六十，族黨與其州閭悼惜焉。夫人平生喜尊禮師儒，出於天性。始耆之父岷，少從其伯父張公正己學文，教授爲鄉先生，夫人使松從受業，積十餘年，敬愛日加於初。一夕盜穿學宇，欲攘取未得，夫人聞之，未黎明即函襲衣往勞問，其勤厚如此。已而，松預

郡賓薦，若將昌其門，以報夫人教迪之勤者。未赴禮部試而夫人沒。季子椿以毀致疾，後夫人數月亦沒。一女許適人未行，先夫人沒。孫男女若干人。松舉夫人葬于雒縣崇賢鄉雁橋里先塋旁，實沒後四年某月某日。銘曰：

不以富自娛，行慈祥。相恭愛以延儒，門將昌。時不待，今則亡，我書其石光其藏。《蓮峰

集》卷一〇。

兄伯振墓誌銘

余伯兄明甫，諱堯俊，一字伯振，少穎悟軼群，爲文必爭奇，無秋毫世俗氣。年二十有六，類省試，陝蜀考官沈黎、守費公樞，得其《論漢屈群策》，驚異絕嘆，以爲非今世之作也。手其文示同考官秘監何公倫，會亦持其策來見，謂識治亂體如制舉文。而駕部外郎李公百藥已定其賦詩，有「天下之選」之語，擢爲第一人。文既出，士皆傳誦。余時行東南，留在所，見何公自蜀致其文於兵部外郎朱公輅，宰相取觀嘉嘆。黃甲恩解褐，擬劍南西川節度推官，從辟教授永康軍，尋被誥授左文林郎，教授維川郡。未幾，除改四川茶馬事司屬官，事素號繁浩。兄始仕，使者闕，一切裁之無留難。自先朝來，賦取出入盈縮，一日盡究，深久於吏者之所不逮。間論事諸臺，稠人中聲吐洪暢，琅然動左右，坐皆增氣，利害多所從。其風神秀拔，識度恢疏，故論者期以功名可立致，當世大事爲可辦。此

余聞凡大夫士言。然兄異時書來江湖，嘗曰：「凡吾所以仕者，蓋爲養耳。必子之歸相卒業，以求吾所聞於古而根於天者。」悲夫，以累百絕於人之才，內未極其所止，外亦不一施於用，不幸年僅三十有二以沒。於是閭里州黨及天下之善士，又相與出涕太息歔歔不置矣。兄性虛澈回轉，古今理道，先民微旨，人莫可究測者，皆一見洞悟穿貫無遺滓。自余及季氏盡力，終莫能與俱也。蓋別七年而兄沒，沒之二年余始歸，歸二年嫂劉氏亦不幸卒。先時皇大父墳地，人率咎風水曰：「在葬書，長不宜。」故兄之卜最謹，久乃得在眉山武德鄉，岡如龍夭矯，旋盤來投大溪，止溪有潭洞號大小龍湫，相望泓碧如珠聯，與山相紆徐。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丙申俱葬。史氏占籍眉之青衣故久，自余曾皇大父尚義俠，皇大父有文聞太學，至余父學務躬行，周人急如己，余母輔以無倦，而兄益遇寒士，慷慨視財如糞土。一子，宿孫，益慧，幾兄之不亡。銘曰：

龍湫之旁，龍蟠其岡。維伯氏之藏，後之昌。《蓮峰集》卷一〇。

王老僧塔銘

嘉州龍遊之屬鎮曰平羌，岸大江，人夥以繁，有院曰大悲屹焉。市廛中有老僧紹宗，眉龐骨立，頽然出入民伍間，供其鐘磬梵唄之事。闐闐郊墟，莫擇所適，遇人無貴賤尊少，懽愉無間。暇則敞軒面竹，曰梢雲，兀然終日，若槁木然。平生未嘗見欣戚，藏之有無一不問，或肱篋持去，雖空乏亦不

以動意。得年八十有五以化，幾若無心者。夫浮屠人之說，余不能盡詰，大率欲旋反於初，不滯於物，死生變遷有不能入者。余不知師果能通其說與否？特喜其能一切不係著于心。與今之利于山林，墨墨而居，于于而作，自以爲有得，而其中往往遇物則勃蹊搶攘，不知自息者，是於其說，余又不知其孰爲通與否也。師之化以紹興二十八年正月甲子，火而塔之以三月丙寅。小師法圓既奉順其生，又能厚於其終，求余書其塔。師姓王氏，世爲儒生，於余祖母爲母弟。銘曰：

不住著，止係留。身百年，海一漚。泊焉漚滅今何遊？《蓮峰集》卷一〇。

祭唐惠父知郡文

士盛吾州，公獨早秀。負笈飛翔，揚于天校。顥噩遺文，深探厥妙。發爲詞華，常出人右。士爭取式，鋟木以鏤。迄今誦傳，載於人口。登名大庭，歷試云久。俾回郡邑，政術愈茂。餘刃恢宏，迺縮于袖。晚始擁麾，方州是守。千里之民，嘆未始有。神胡不弔，奪民父母。沉疴永已，抱才莫究。來以朱旛，還以丹旒。峽風秋悲，送鷁西首。嗟我與公，弟昆中表。寓悲此觴，敬以文侑。有懷惟德，有淚如溜。《蓮峰集》卷一〇。

祭謝宰母太夫人文

有僚潯江。令尹則賢。魯山潔清，武城歌絃。豈弟牧人，不勤箠鞭。厥惟令母，實誨使然。顧慚顓蒙，獲參官聯。熟聞德聲，考之僉言。曰初作嬪，睦婣家傳。慈祥肅雍，幽貞靜專。馥郁壺闈，如蘭蓀荃。藻蘋餘閒，服膺簡編。圖史紛綸，旁羅貫穿。授子以經，贏金笑捐。發爲曹訓，婦言盈篇。謝蘊吟詠，的歷珠蟻。筆追衛家，落紙雲煙。具此衆美，婦德之全。詩歌女士，夫人有焉。謂宜壽豈，千載華顛。風木不停，朝露忽先。豈游瑤池，雲輜翩躚。或往淨方，坐於寶蓮。凱風之悲，攀援莫還。我卜升堂，使婦拜前。是則令儀，奉之周旋。今也來思，空撫几筵。恭陳豆籩，淚流迸泉。

《蓮峰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徙墳祭文

易墓非古也，孔子聞雨甚至，防墓崩，泫然流涕，而況於體魄歸復于地茲久，乃一旦震動，暴露以遷，爲人子者其敢忍見？而情有大不可已者。前所葬地，水流于寅。在風水陰陽之法，當禍長。蓋頻年之間，血屬相望于死凡六人，皆長也。寅之流禍無窮，血屬之存無幾。祭祀之承，其不可以多

殺。意吾二父之靈，亦不得安於此土也。今改卜新兆，叶吉靈，其將永寧。嗚呼，子孫幽昧愚塞，不嫻習風水陰陽之故，使墓師恣爲欺誤誕謾，至於多殺靈之血屬，且震動暴露以遷，其何所逃歸罪戾？惟靈尚慈哀而赦佑之。《蓮峰集》卷一〇。

祭程右史文

嗚呼，人之出沒乎混茫之中，其偶然耶？才之洪纖，智之明晦，傳授之際，亦有司之者耶？凡榮粹得喪，升沉通塞，其有數存耶？豈倏來而暫去，初亦無定耶？人相與離合，悲喜之變，死生契闊之異，亦有說耶？其無有耶？天耶人耶？孰操柄是，孰主宰是，何其不齊不測不常之若此耶？使僕之悲至此其極耶？悲夫，人之病在才智之不足，而公爲有餘。發爲精悍蹈厲、淘汰峻潔之文，足以取高一世。東南與吾蜀之士，皆推稱焉。天既畀之，若將大爲時之用者，而止于是耶？蓋嘗立螭坳，勸講讀，掌命書，橫翔孤鶩，震驚一時，何其忽然而遽却耶？見忌于人，三黜而歸，天地日開明，才者日登用，衆皆謂公且召入司帝制，胡爲溘然而謝去耶？公之遊布天下，獨與僕弟昆親篤無間言。往執別于雁峰之前，約相與爲歲寒之遊。僕既行，千里奇禍橫出，而天亦奪公以去，天乎若此其毒耶？孰知夫前日之歡，變而爲今日之慟耶？雖然，公處寵辱，若遊戲然，其于死生之際，豈遊戲視之耶？在《易》「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而況于公之英爽如此，謂之存耶沒耶？此爲達觀者言也，若其情鍾念

結，又將何以已耶？孰能詰其說以紓僕之哀耶？頃以患災闔門且久，比公葬不得臨其窆，拊其柩，深
有愧于古誼，公尚寬其戾，舉其觴耶？《蓮峰集》卷一〇。

寶文閣學士開國郡公程丈哀詞 并引

紹興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寶文閣學士、通議、開國程公年八十有三以沒。公宣和初爲待從，
持節察數道，作鎮大藩，晚爵徹侯，就里第。諸子吏二千石，通守方郡。諸孫、曾、玄數十人，皆宦
學。歲生朝朔望上壽，赫然一時，踰四十年。老而益康寧，聰明如少日。今達官貴人在天下，聲位出
公右固不乏。至福祿壽善具美，子孫蕃熾昌大，必稱公，皆以爲莫及。常考驗公所謂得報於天如此
者，數聞長老言，公平生帥邊，未常殺人，軍法當死，必爲道地生全之，徒流亦未減以論。然所至設
方略，張紀律，人不敢犯，邊以安。常推是心，凡治獄必恕，理民財凡厚取以刻不爲。夫天地之心，
惟生物爲事。人誠合於是，天之豐其報，其理不信然耶？今人帥邊治軍，率忍於殺，謂不如是威不
立；治獄務鍛鍊人，法惟恐不極；斂以急刻，刮民膏髓殆盡猶不慊。以是故不得盡其年，以長有其富
貴，子孫不旋踵不振，不知幾何人，報章章如是，世曾不以戒，何哉？東坡翁常著《外祖逸事》，實
公四世祖，以直盜蘆菰根者寃，寧免官去，已而壽九十，其子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
三人。其爲德源流所從來已遠，至公益推是心施用，程氏之世益大，不以是故邪？公生世滿足，何

憾？吾特哀夫德人長者之於世寡也，故表而出之，爲世鑑戒，而係以詞六章，章各五句。其詞曰：有燁其存，延閣其崇，徹侯其尊，子孫後前，金印纍兮。或駕以出，里人以觀，指以謂人，曰是壽善，耀吾里兮。有盡其亡，昔惟華顛，燕笑林下，几杖疊樽，今委蛇兮。里人告言，曾是華屋，忽焉丘山，里無斯人，悲莫禦兮。相其哀榮，夷考乃行，維是不忍，不黷于殺，天則報兮。咨爾後來，懋乃厚德，無或于薄，以侈公祿，永厥世兮。《蓮峰集》卷一〇。

宇文龍圖時中哀詞

并引

龍圖宇文公之喪，大夫士弔曰：此今之德人長者也。始其二仲兄在二府赫然，上亦注目。公踐外內任有聲，身尊而德榮，餘三十年間，與人未嘗大色詞，雖卑者，言藹然。聞人善，若己有，可謂德人長者，今亡矣。雖然，是殆見其溫恭自牧者，孰知其剛明立事，奉身進退，蓋甚武且決者哉？夫士所爲不及於古者，剛不能沉潛而吐，柔不能高明而茹，皆不足以成德。吐者必折，而茹者不可與立。若公者非沉潛矣，而又能高明者之謂哉？宣、政間，權臣震天下，天下士畢由其門，嘗與之並朝而不少貶焉。是時方恃治忘亂，公獨懼國勢之弱。及數言諸公不合，則乞補外。上留使贊讀，不可，遂知平陽。會用師燕山，燕將劉嗣初來分屯，反側汹汹莫測。公從一騎抵其營，納以信誠，諭以敗禍，而陰設備張勢，使兕虎豺狼帖帖不敢出窋以闕，兩河賴之。有司方倚燕事幸功，公不樂，懇請解郡。去

不數日，嗣初叛，殺守將，屠平陽，未幾而遂陷兩河，最後守潼川。朝廷方欲用公，又力請祠。於是蜀之斂日益急，郡縣益削，吏益以惴惴，而公則已家居泊然矣，獨何所見而然哉？余行東南歸，始獲拜公，公不以年輩爵德，與之論議，無所不盡，則以是知其私尤詳。信乎，其溫柔而能正靜，而敏於先幾，退然若怯而毅於事，方進頡頏而勇於退，蓋處事甚勇且決，而恨不大著於世以沒也。故嘗以爲如是乃可爲德人長者哉！彼甘于自卑，曲拳而擎蹠，竊竊然謹毫髮，畏繩墨，以爲是德人長者之行。此特以媚世取寵，固名位而不去者之爲耳，而何益於治亂之數哉？莠亂苗而紫奪朱，惡其似也。考論公德者，庶其有別乎？詞曰：

甚矣吾衰，世泄泄兮！末俗善柔，波頽靡兮。以是媚嫵，麗權勢兮。稻粱之謀，網羅隘兮。孰深而厲，淺則揭兮。有懷夫君，橫流涕兮。被服明月，中晰晰兮。廓寥將翔，方凌厲兮。忽何所見，戢而逝兮！進也夷猶，退勇銳兮。曾是溫良，能果毅兮。愛莫可起，九原閉兮。矢詞洩哀，悼此世兮。《蓮峰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三。

程右史哀詞

并引

吾州右史金華公以文字行于時，交游滿天下，晚特與余善，蓋樂余之誠，而余亦得公之心。別未幾而訃聞，不覺失聲以哀。因追論其平生，有世未盡知其心之然者。始公東遊，余與之偕。宰事者一

見公，以其文有西漢之風，薦之策府，擢右史兼外制，勸講西清，數引經誼，合于國是，天語褒稱之。南方士之秀，咸自謂莫及。宰事者權益張，慘舒恣肆驚一世，莫不惴畏務軟熟。順事之人謂公稍回柔，兩地可立致。而公素通脫，平視之，論議風發，中其機的。見忌惡，出令度之安遠。安遠在荒徼，人謂之不堪，公作歌詩飲酒，一不問。詩語間含譏刺，于書常引喻切諷之，皆人所難言，聞者爲之懼。益見忌，使爲彭州丞以歸。讒媚者日至，由是有武昌之獄，又有靖川之移。自安遠歸，與余邂逅豫章城，歡呼論文，終日不識其爲轉徙也。將之靖川，送石筍峰下，則對客嘲哂如平時，浩然以去。宰事者沒，公始歸，英雋漸升用，語誥命者必屬公，而訃已聞，莫不悼其有文而無年。夫物之理，跌而起，起必大振，而乃止于是，豈能使余之勿悲？然其終始三黜，處之常若嬉戲然，此亦豈無得而然者哉？又豈可以死生脩促爲悲？友生家伋仲安善論公，以爲精悍而實坦蕩，其視交宰事者與交一命之士無間，仲安蓋知其心者。公之文世皆知之，而未知其心之然，故序列之，以洩余之哀。而係以詞曰：

孰披雲錦之陸離兮，泝清都而高騫。忽回飈之振薄兮，驚墮翼于修關。理或梃而必行兮，亦消息之固然。不須臾而留待兮，據華屋而丘墟。彼軒裳而泥汙兮，此翰墨之虹蜺。較輕重于錙銖兮，信天公之常慳。抱連城以自珍兮，顧通塞其何患？矧遊戲于寵辱兮，諒死生其一貫。念摻別之曾幾兮，倏音容之莫見。心悵恨而長摧兮，涕淋漓而日潛。嗟露電之無住兮，夫聖賢而能免。非浩劫之可攝兮，惟妙有之莫變。儻此道以同符兮，會將相求于汗漫。《蓮峰集》卷一〇。

簡池守孫公哀詞

吾州所以重於天下者，以風俗厚，論議正，士大夫有家法，而子孫能世守，往往可以傳後世，風州里。蓋孫氏自少師公更内外任，以風節聞。簡池守朝議公又能嗣以清白廉謹飭子弟，在家，一切嚴法守不違；在官，動以禮義蹈繩墨；在鄉，吾州人喜論議，率難服。至言家法，則稱公父子，再世無間言。曩吾州守有大爲姦利不法者，而性暴傲不祥，以吾州衣冠之會，作意侵辱之，務以聲勢嚇人，使不得窺議，則肆志張甚。公自簡池丐祠歸，以禮一見，守來謁，公戒門以謝。於是深居，未嘗一與之私覲，使若不可得親疏者。終守之敗，秋毫不敢以無禮加公。古之仕者，出則澤在人，其居澤在州里。至於動以禮義，蹈繩墨，使人視之而可則，聞之而必作，又澤之尤者。則其沒也，得非可以祭於社者之謂歟？公之行治，其詳則有書墓之刻、吾州里之評與凡賢大夫士之公言在。詞曰：

瞻故國兮喬木峙，德人亡兮誰仰止？驗平生兮無少累，凜家法兮世其美。入於學兮出以仕，佩徽躋兮循轍軌。善一鄉兮人則視，紛後生兮恬委棄。樂曠放兮事談詭，捐渠度兮踰德禮。噫九原兮愛莫起，哀以文兮詔吾里。《蓮峰集》卷一〇。

慶公和尚茶榜文 一

方靈芽未動時，盡大地無尋處。爭奈而今碾破，不嫌與衆分甘。須憑世外通人，爲辨箇中真味。恭惟慶公禪師根苗特異，風味不凡。迴超百草頭邊，獨秀孤峰頂上。明招銚子，直與踢翻，則老籃兒已曾拋下。上窮佛子，下盡群生。如今總與一甌，普同甘露；從此不妨兩腋，各起清風。《蓮峰集》卷一〇。

慶公和尚茶榜文 二

未露靈芽，已知善種。況是生先天地，自本自根自固存；要須飽熟風霜，勿正勿望勿助長。何勞摘取，便足家珍。苟非其人，鮮能知味。踢瓶翻銚，不須公案重拈；儲月分江，便是東坡活法。《蓮峰集》卷一〇。

印公和尚醫眼茶榜文

竊以起一生于萬死，屬大醫王；破群昏而獨明，是爲圓覺。特持絕品，遠向勝流。伏惟印公大德，寶鏡當空，金篦在手，透見祖師心孔，刮開諸佛眼睛。豈惟受龍樹之秘方，抑亦造軒轅之靈竅。九衢暗暝，真推明月照臨；一片太清，肯使微雲點綴？功德實難思議，文章未易酬勞。漫憑兩腋之清風，爲謝萬金之良藥。《蓮峰集》卷一〇。（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三四

員興宗 一

員興宗（？——一二七〇），字顯道，號九華，陵州（治今四川仁壽）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權差黎州教授。乾道中詔試禁林，賜誥第一，擢著作郎、國子編修、實錄院檢討，與修四朝國史。國有大議，皆直言敢諫，遇事有不可，即指陳利害，如茹物于中，一吐爲快。以此觸怒權貴，以讒去職，僑居潤州。乾道六年卒。著有《辯言》（存）、《采石戰勝錄》（存）、《九華集》。見本集《答程用之書》、《上宰相書》、《上四叔承事書》及李心傳《九華集序》，王頤《祭員興宗文》等。

《九華集》原五十卷，寶慶三年其孫員榮祖編，久佚。今本二十五卷，乃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本書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另輯得佚文三十四篇，統編爲十六卷。

上皇帝書

乾道五年四月十八日，左宣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員某，謹齋戒裁書，昧萬死百

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人心不感則離，離則天下之和不平者將應之矣。人心之感不感，聖人初不問乎內外也。以信示人，無人不信；以惠懷人，無人不懷。使天下畢信畢懷，是之謂德感也。恭惟祖宗建置社稷餘二百年，永永傳不替之象，獨非有以德感人者乎？此不可不稽也。臣愚不佞，待罪三館。嚮者丙戌之秋，嘗入建請：「北方歸正之士捨氈裘，襲冠帶，本非前日一都督府力能誘而來之者，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故也。陛下感之亦極矣。願幸加意，以禮始終之。」是時國家未萌還俘擄之議，而臣之預言如此，陛下過聽，不以下臣迂愚。其後繼用王友直於江上，將王宏於步軍，其餘才武，以次錄用，此聖主至斷至明者也，中外率以爲是。今者敵因盜賊之萌，乃起俘擄之請。茲事體大，應酬若失，便關安危，臣日夜念此至熟也。陛下若曲徇外庭之言，不計利鈍，不愛歸附，姑曰還其十百，以緩目前之患，臣恐患自此滋矣。且王言如日，外庭乃欲蝕之。使朝廷前日爲義，今日爲不義；前日示仁，今日爲不仁，虛敗德意，莫甚於此。又況俘擄一搖，懼者必衆。十可以聚百，百可以合千。風塵飛揚，肘腋爲變，甚可畏也。其性純良者，自此生心；其慕教化者，自此絕望；懷反側者，自此有詞；心剽賊者，自此鄉道。陛下異時有事北方，沿淮以北，陛下縱欲募用其人，不識誰肯爲陛下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也。今欲外圖帖息之計，內寬流附之心。陛下曷不試臣，令畫三策於前？顧臣之策必不爲此敵餌，爲中國羞也。用其一則可破不直之請，用其二則可以塞無已之求，用其三則可以成久禦之利，惟上所命也。謂宜今日因往來之使或對境之便，遺之以書曰：「近聞侍旺懷異，而楚州不知，州之罪也。本朝居數千里外，

其及知之乎？比因大國有言，然後覺之。其楚州官吏並已竄謫，沿邊軍民並已戒約，則本朝申嚴大國之意，可謂曲折矣。且侍旺自分必死，故支離其詞，奈何大國聽之？萬一本朝獲一姦盜，妄分析黨與入北界者，本朝亦聽之乎？」如是，則不直之請可破矣。此臣策之一也。又遺之言曰：「甲申之歲，大國議和。唐、鄧、海、泗、荆、淮重地也，輒舉以遺。大國口血未乾，繼有兩淮之役，俘取吾民凡數十萬。本朝兼愛南北之赤子，惠顧前盟，不敢求也。今俘擄百十奔迸四出，死生莫知，大國累歲求之，獨何意歟？觀此，似欲搖動和議，曲不在本朝。天地鬼神其實臨之。」如是，則無已之求可漸塞矣。此臣策之二也。傳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獨用兵，處事亦然也。臣竊笑前者王琪等經理淮上，引見而對，朝辭而出，道路莫不指目。布置張皇，竟以泄露。諸將所以備敵者，近乎虛聲；而敵所以疑我者，積乎實禍。臣未聞事機不密而可用，鷙鳥不伏而能擊者也。是乃敵所以數啓紛紜之談歟？今皆見之矣。臣謂今日之事，當卑其禮而長其怠，賒其日以寬其詞，悠悠以靜處之。縱不見信，必無大侵。然後潛正師律，默課農桑，陰蓄器械，使事興而衆不知，敵如何我，則久禦之利漸成矣。此臣策之三也。彼敵自辛巳及今，迭戰迭敗，豈真健者哉？謂秦無人，故直欲以威劫之耳。如不出臣三策，則正墮敵計，悔無及也。或謂臣之三策當矣，陛下必審處之矣。陛下智勇能遠圖，天威能亟決，然尚有可慮者。太上之意主於和柔，故陛下一切委順，今者欲出詞拒敵，恐不遑也。萬一生事，如太上何？如大孝何？臣愚以爲此正陛下所以事太上而稱大孝者也。大孝以安社稷爲悅，一旦歸附動搖，流人怨憤，憂獨不在社稷之間乎！昔唐肅宗起師靈武，猶不欲以憂遺君父，當時以孝與之。

況陛下至孝，萬萬肅宗者乎！雖然，敵勢實不可保，陛下奈何不早爲之策哉？漢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晉蘇峻召亦反，不召亦反。今臣度敵之勢，和亦變，不和亦變，特其變有早晚耳。而說者爲徑與俘擄，則繼今可以免禍，是猶抱虎而寢，指虎之終不噬己也。嗚呼，亦愚矣！曷若整械飾甯，求所以禦虎者？今乃欲專用抱虎之術哉？內外歸附，亦必用此？潛窺陛下以爲榮辱死生之決也，措置一失，禍猶發機，從此殆矣，而可無思乎？陛下若未賜清閒之燕，得熟數於玉陛，願首試臣三策，以次畢用之。若衆不附，敵不怯，榮名不成，則是臣飾說欺君者也。臣請死。《九華集》卷五。

嚴爵賞劄子

臣聞爵賞者，國家之大紀也。自昭其紀，則無人不服；自紊其紀，則無人不輕。苟一日稍睽，則萬目漸弛，或致胥商末流，委巷餘子，脅肩而冒祿，攘臂而市爵。雜糅士類，士蒙其醜，此何義也！且軍之有功，功之有賞，乃國家所恃以責實也，三軍所恃以勸後也。有司疏忽，實已乖戾，求以勸後，將如之何？《傳》曰：「非功獲爵則爵輕，非罪肆刑則刑褻。」謂此類也。臣竊見比來軍功死事之家，以功許補授子孫外，並許其親異姓甥婿之數申明承受，是乃國家欲感士心，答天意，收三軍後日之效，可謂恩矣。然朝廷雖有元創冒授指揮，一一明具，令所在軍將保明於大將，大將保明於本州，本州類申於省部。如是，則隄防檢押者甚至且密也。然而戶爲胥篋，本以防盜也，大盜至則并胥

篋而取之。人爲法制，本以防姦也，大姦至則并法制以亂之。今恩澤一下，有力有貨賂取交關，同姓者遷作同房，非親者指爲近親。委巷塗販，一日華軒，士卒驚顧，此豈三尺賞功本旨哉？臣謂自今兵將死事之家，既無嫡親子孫及其近屬，但當設法與給度牒及不理選限名目之數，使其曲折貨售，惠滋一家，終世飽煖，亦無負矣。何至紛紛欺隱，損國家之名器，輕授之人乎？又近來死事之家，多以無力陳乞，而有力陳乞者，決非死事之家。彼有力，則百方計會，事雖虛誕，必不沮難；無力，則事據雖實，例蒙退却。至使軍中勲力之後，雖有正嫡子孫，不免低直輕售。蓋壞陛下德意者，有司也。昔康定詔書，諸軍將、校、尉歿戰陣者，並仰逐處子細一一勘會。如不實者，亦有明科。伏望申嚴是禁，諸將諸州今後保明被受恩澤之人，或不能子細推考，或勘會失實，朝廷覺察，並乞重賜行遣。庶幾爵賞之重有益國體。《九華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廣招募劄子

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所設，人之所畏也。故蜀有重關之險，扞蜀者莫若守關；吳有長淮之險，扞吳者莫若固淮。若夫荆、襄之地，千里坦坦，此四戰之地也。外無長淮以闌之，近無重關以固之。無關無河，是無以爲險者矣。彼有險者，聖人常以爲慮；無險者，信不可以一日無備哉！昔者宋、齊六代之間，夷盜南顧，屢作屢止，不能窺尺寸土壤。蓋是時此地爲重鎮、此鎮屯重兵故也。

然則荆、襄枵然，無以爲險者，是不當以兵爲險耶？況又春夏之間，漢水可涉。道路之多，錯出可數。自光化出次湖，可以窺夷陵；自臨汝出新野，可以窺襄陽；自唐州出棗陽，可以窺西郢；自陳州出宛丘，可以窺光化。苟無堅甲利兵厚集於此，則深恐漢蜀之勢脉絡未通，首尾難應，異乎常山之勢矣。是則可憂者也。臣愚伏望陛下曲軫宸慮，起福未形，擇諸將中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者，經制此方。且使以屯田爲名，徙內郡之兵增而戍之；徙之不足，又增募之。蓋今荆、襄之兵甚少，而守蜀之兵一有外慮，千里抽發，未易致也。或謂臣言朝廷於荆、襄未嘗不擇將，諸將未嘗不募兵。臣謂諸將招募無術，以負陛下委使者也。臣自湖北所聞悉矣。凡捕人補軍，如捕逃亡，給予虧約。諸將之令既不自信矣，人誰信之？前日劉錡在荆招募茶商凡數千人，以充正額。苟得其術，曲折如錡，則盜賊亦可招，亦可用也，況吾民哉！韓琦曰：「招軍次第，在人員不得侵取例物，無他阻滯，人自不隔。如此則捐數十萬緡得萬兵矣。」琦之言，舍小成大之術也。惟陛下諸將增戍之外，又益私例，使廣招壯實，庶幾一方即金城之固矣。《九華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

恤義士劄子

臣聞威惠偏廢，不可以御軍；軍法一偏，不可以用衆。使惠而無威，則人不畏；威而不惠，則人不懷。然後知撫士育人者，凡以張吾氣而保吾威也。使列將大校平時察察奴役其士，獸驅其人，則衆

人披離。居常已無足恃，一有風塵之警，則又有足恃乎？臣謹據興、洋一帶義士，西蜀東道之扞蔽也，其地險以厚，其民力以武，幼脫諸父母之懷，其心皆可以義動，可以勢役者。是以紹興之初，王庶在西邊極力措置。凡城郭鄉社，民各有戶，戶各有等。庶使分等以出丁、分丁以代卒。無事則更閱，有事則出戍。或與捐本戶之徭，又與免本身之役，恩意甚接，科條甚具。庶區區行此者，非獨爲保蜀計，乃爲保國計也。是以南山控要害之衝，義士熟識利害，自生其地，自戰其地。人懷保妻子、守墳墓之念，宜其專也。臣觀饒峰之役、梁洋之役，近時散關之役，義士與有勞焉，朝廷悠悠而竟不知者，諸將掩之也。有能以王庶之心爲心，則人有告矣。然而邇者是曹冤抑，類有四焉，此邊將罪也。蓋義士比諸縣弓手、手力，實無顧緡，然官能驅之而使無辭者，以元降措畫等第與免官業錢故也。今則竄易文書，實者未必得免，免者未必皆實。一冤也。凡有戰事，正軍堅甲顧避弗前，義士楮衣驅以先進。近時諸司有議增置甲楯，量欲給之。議一出口，而劍南士民飛詞詢詢。夫仰父俯子者，劍南之士所知也；一家接踵肝腦塗地如義士者，劍南不知矣。二冤也。王庶之役義士也。大閱則有食錢，出軍則有贈給衣糧錢。其有異功，籍定名姓，以次官使。今義士捨農而出，枵腹而反，勞則有矣，飽則無之；功則有矣，賞則無之。三冤也。紹興之初，義士戰已輒罷，則各有一家之樂。邇來官司無故占破，俾之芻牧，俾之負擔，俾借官吏往來之役。且義士者，謂之民乎？謂之兵乎？謂之民，則不當私擾；謂之兵，則不當私役。今一切反此。四冤也。夫以邊民有是四冤，爲將帥者忍不加慮。臣愚望陛下下四川宣撫司體量優恤，如興、洋等處曾實充義士之人，被官司抑勒，不與依數捐免家業

錢者，並許本名申訴，即與捐免。諸陣亡之家，亦乞照應此例施行。其本戶尚有餘丁，乞更不差義士名目。後有闕數，於多丁處別乞抽補。或當戍守，雖令自備衣糧外，亦乞今後更與減量本戶雜科名色，務從寬厚。其諸將州縣平日無故占破私役，並乞依私役禁軍法，務在必行。仍乞取王庶初行約束一一相度檢舉，庶於邊民不敢怨望。其義士元有兵官統領一員，將領數員，亦乞下宣撫司選差爲衆樂推如近時閭閻之徒，自足爲用。又照得階、成、岷、鳳、熙、秦界上，自紹興辛巳曾被宣司給散旗榜之人，累有勞效，被諸將掩遏，未能申列者，今後有願充義士名目，亦乞比附興、洋義士，依次與免科徭。庶幾西邊後有緩急，增助官軍之勢，不致危急，得承平義勇之遺風。伏望特出睿慮，詳酌臣言，使邊人生路一開，挾纊之思肆徧。非獨結西陲之心，亦聖主仁不異遠之意也。《九華集》卷五。又

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

恤歸附劄子

臣聞天下歸往謂之王，四夷觀赴謂之中國，樂於觀赴而極其歸往，聖人之能事於此在矣。臣竊觀鄉者江淮歸正士卒捨氈裘，襲禮義，此豈一都督府有以諭而來之耶？誠以吾宋有大義，中國有至仁，北方將士樂歸陛下之德化也。臣前自上流過松江諸郡，歸正之士往往而見。其間游談坐作，意態慘戚，多不自聊者。臣退窮所聞，則所在統軍宿將不能推原陛下德意，接之不以恩惠，是以囂囂相從於

此。臣竊思之，華、夷萬里，異生不異情。人之生，去親戚而舍墳墓，甘酸苦而受困折者，皆非情之所安者也。設若諸將能爲朝廷相親相比，布露恩私，如待寵子，如支漏甕，則歸附之士未暖席而得更生矣。近聞諸將輒有奴隸服役之者，臣恐歸附生心。役不以義，則其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情，則其效上之心薄；待不以恩，則其投命之意衰。風塵忽警，是縱虎狼於檻，而保其不噬嚙者也，如是其可乎？臣以爲諸將無見於此矣。昔唐初有事於突厥，中葉有事於中原，回鶻、特勒之徒，何力、國昌之將，其人皆番種也，其兵皆番兵也，唐有恩以寵之，魏官劇職，共濟其用，而共復京師。唐於歸附，一日不輕如此，未聞諸將服役之且陵藉之也。臣愚伏望陛下垂厚恩，布明旨，凡歸正士卒分戍所在，深詔沿江督將與逐路帥臣，務加存恤，賜給之間，務加優厚，使其客主之勢一。委曲相濟則情自相通，然後旌其首戰功狀最白、忠效最篤者，陛下時賜勞問，亦寵矣。後有緩急，出入死地，彼又何辭？安知無國昌、何力之徒爲我用，爲我守哉？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足使。」此事是也。惟陛下幸察。《九華集》卷五。

察敵情輪對劄子

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屈伸在我，平日屈之，一日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爲也哉？昔勾踐爲國，蕞爾國也。奉夫

差以玉帛，又奉以子女，常人所不忍者，勾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奔走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有吳者，勾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軍，操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怠紹之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并曹，而曹卒并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人興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霸易霸，臣固知其忍而後動也。恭惟陛下稟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掃清中都，囊括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大小，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俯己爲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摹雖小，充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役己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僞不昭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欲長此安窮也？爲今日之計，志慮當堅，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屯兵幾所，孰要孰害，兵甲增減，爲數幾何，孰訓孰惰，諸將可倚者凡幾何人，軍食可理者凡幾何事，誰善應敵，誰長守扞，至纖至悉，不暫懈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明日無報，則整容閒暇，謀國如此，譬猶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爲傷矣。夫四夷軌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吏專以簿書期會爲事，舍此弗圖，一旦有警，因循將何及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察敵之兆

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辦此，願戒小大之臣，勿爲媮怠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九華集》卷五。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五，《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九，《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

請侍讀疏

臣嘗謂論道，三公之職分也，不得其人，則虛其職。是以三公無官，後世備論思之學，稽論道之意，獨講筵之官似之。傳說戒高宗曰：「王人求多聞，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欲勉其君執古誼以御今世，其人雖商之大臣，其詞則講筵之體也。恭惟我祖宗神后，式嚴是選，自從臣而擇有望，自初見而至畢講，既命之坐，又賜之宴。其意以爲尊經樂誼，不如是則善敗之鑑，細大之事，將有壅於上聞者矣，則是可急也。以九重之深，上司萬事之柄。衆職之微，有不敢行，有不得言，獨宰相可以輔行，臺諫可以輔言。不幸而言之未至，行之未及，其從容暇豫之際，意旨畢陳，幽隱畢達。天下不於講讀者望之，將誰望乎？昔李淑侍讀仁宗，嘗言曰：「觀唐室召見近侍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鑑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談議政事耳。在我真宗時則有若馮元，賜坐已竟，亦多詢問。蓋宸居祕邃，深防聞聽之壅也。」淑之言非惟識祖宗之意，亦得數開講筵之意，真知侍臣體哉！厥後歷聖相紹，風流相形，美政事多自講筵發之。而司馬光、呂公著、蘇軾之流，以此名一時而耀後世，

則又講筵德誼之老也，可無念哉！陛下天資睿智，動法祖宗，前後建置講讀之官，誼至篤也。然臣尚恐侍臣循循，一本舊習，正先儒所謂案旁講經數行而退，如此彌歲，所益幾何？是不可以不宿戒也。況今天下大務，可達者甚衆。陛下所恃者民也，今談利之士巧飾百端，指無爲有，是顧身而不顧民。陛下所扞國者軍也，今將領之人大率肆欺，是顧家而不顧士。陛下所恃爲俗者士也，今衣冠雜襲，避礙一律，是好諛而不好直。至使上薄陰陽，乖戾之積，連雨併晦。陛下振發威勵，既流賊墨之將，旋竄祕賂之子，海內且稱快矣。夫以聖主抉微察蠹，其勤類此，執經入侍者，其忍嘿嘿負之？然臣聞近已得旨，自今月乙亥開局，除隻日、休暇、旦望之外，前界大禮，講日無幾。臣願後殿說書之日，權住諸司引對小事，如景祐之詔可乎？仍諭講官須得一經之中，擇帝王欲知之事，明今日鑑戒之體〔二〕，如咸平、景德之際可乎？凡求經意之先後，在權政體之緩急，臣願如先儒康定之疏，既讀寶訓，先解防邊要務之類可乎？若其他又量令展日，番令直宿。情愈通則義愈至，不拘忌諱，用表憂勤，此又希世之奇事也。賤臣其敢必哉！或謂臣言，國家張講讀之席，止應故事耳，彼儒者之言使人拘而多畏、礙而不通，漢高帝所謂爲天下安用腐儒者也。臣謂不然。天下之所腐儒者，非特聖主惡之，雖臣等亦惡之也。今郡文學、州博士項背纍纍，沉議惑疏，秉筆相輝者是已。國家念與爲治，陛下豈少此等哉？若夫更擇通儒一二，鋪張仁義之治統，臣謂雖百世不可易也。孰與左右便嬖之言，出於愚誣者乎？昔魏徵勸太宗行仁義，封倫笑曰：「徵，儒生也，言安足用？」其後徵言果皆施行，唐是以有貞觀之治。太宗曰：「此徵勸朕行仁義也，惜乎不令封倫見也。」然則通儒之所謂仁義，竟何

尤乎？陛下舉念欲步武唐太宗，臣願參稽以此，則聖益聖，明益明矣。況六經決非虛器，文武決非異道，廣問決非否隔，帝學決非小用，敷求聖治，於此在矣！臣言狂僭，不勝懇懇納忠之至。《九華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

〔二〕鑑戒之體：原文「戒」下衍一「之」字，據文意刪。

風俗議

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寬然無所不愛。彼無所不愛，則宜其無所不教也。天下之人油然而生，林然而群。方聖人之未作，教化之未敷，性或淫而傾，情或暴而放。其始非能周旋曲折而安於禮也，雍容和易而安於樂也，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質直通明而安於義也，聖人憂焉。有道於此，驅天下之人，潛納於其中，銷其冥頑之資而制其暴戾之氣，使之雍容溫厚，由於禮樂而歸於信義，雖千百年而俗不變，世雖衰弱而民必歸厚。三代之風，例皆如此。彼亦何以至此也？則教之使然也。臣觀其時，朝廷、鄉黨、閨門之間雍雍穆穆，其訓則五常六學，其分則士農工商，其衣則黼黻文章，其食則籩豆簠簋，其治則井田五刑，其進取則學校庠序，其宴飲則鄉射齒德之分，其野祭大蜡則有歌鼓之節，朝會相御之禮。一揖之爲安，而三揖之爲尚；再拜之爲簡，而百拜之爲尚。是其上下紓徐不迫之態，形

於日用之間，而舉不以爲難者。自後世觀之，三代之君民教意煩勞，得無迂闊而不可用歟？不知禹、湯之君，惠顧元元，其導之深，習之熟，禮樂信義，便民而無蹈浮薄者，其權固在於此也。嗚呼，此三代之所以爲治，周、孔之所以爲言，而當時所以爲俗歟！及秦之興，暴而不親，刻而不舒。非笑先王之六藝，破壞聖人之藩牆。天下之士民，相與從事於迫急慘酷之法，不復有三代冲和容與之態。悲夫，秦世輕爲天下而壞風俗者，乃至於此哉！漢室之興，公卿上下知斯人憔悴，而難與爲治也，遂欲振之以安謐，示之以不競。其後縉紳暗暗和附，氣益不振，故始變爲阿諛之俗。東京之士，懲前世之禍起於柔懦而不振也，中世以降，奇言過行，多矯激以振之，故東京再變而爲矯亢之俗。矯亢而不已，故激而爲變者，必出爲三國之惑亂。三國惑亂而不已，故激而爲變者，必出爲兩晉之虛無。其後則愈激而愈變，俗愈流訛，至唐猶未有所底止也。惟我國家列聖相嗣，斯民坐解凋弛，陶染忠厚。故太祖、太宗以至仁宗，聖言日出，足以聳動天下。此亦三代先教後懲之俗也。陛下臨御以來，每於民風，尤所加意。比採群臣之言，戒奔競，去苟且，凡有以涉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矣。德肩三代，道並祖宗，信其無憾也。然臣竊窺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且如巨藩劇邑，兇民大姦，豪斷鄉曲，挾持官吏，州縣恐懼則弭首而奉之，橫欺小民，長其頑嚚，此一俗也。姦人誦法如誦詩書，以教唆爲養生，以鼓鬪爲樂事，良民怯畏，蓋亦坐是。此又一俗也。士人以干擾郡縣爲資生，官吏以販貨道路爲得計，漸廢廉恥，不知紀極，不知聖哲在上，豈容如此！此又一俗也。糜金之工，肩摩不息；暗銷之匠，踵接不已；奇異之貨，夸尚相仍；權量出入，大

小盡變。巧詐敢爾，是官吏不戒約之過。此又一俗也。凡此四俗，州縣尚未盡革，而川峽爲尤甚也。陛下高拱九重，民俗士風，久在聖度。凡臣所未議者，聖明已先行之。惟此毫末，決自聖志，即賜禁戒。此猶順坂走丸也，其又何難之有！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盡敷德意之過耳。《九華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

議虛額疏

臣聞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法。何謂權宜之法？四川折估是也。蓋常法則可以久行，權宜之法雖可行而不可久，久行則其法必弊。若從其弊而漸革之，則其害乃可去也。臣請言四川折估虛額爲四川宿弊之說。蓋折估之始，起於趙開之申謀。開常言鹽酒爲四川之利，因民所產定爲官課。郡縣之間，鹽戶酒戶有上下之不同，故納錢納引有多少之不一。方其設法之始，均科於蜀。蜀中地力甚全，民力甚裕。是以開在紹興之初，雖川陝多事，一跬步而能運百貨，一咳唾而能濟三軍。非開之才獨能辦此，當時蜀產浩繁，亦有以致此也。譬若少壯果悍之人，使其負百斤，行千里，雖日行而日不蹙，蓋其筋力足爲之用也。自開之後，利源漸廢。蜀之有司，既無開之才，惟效開之短。鹽利則累年而必取，不知地力有時而竭，不可以必取也。酒利則拘數而欲敷，不知酤賣有時而微，難望其畢敷也。譬如華顛癯老之人，復欲責其負重而行千里，以同於少壯，其果能勝乎？臣見近時蜀之有司無術於此，

惟出苟且。大則施刑禁，小則行笞箠。彼知爲己取民以逃責，不知爲朝廷追責以愛民，其用心果何如也！是致比年四川郡縣之間，鹽戶、酒戶貧乏可念，或有戶竄而名存，或有力均而額重，或勒鄰里承煎而首尾俱壞，或預那儻撥而前後皆貧，或委吏推排而吏又不公，或誘人渲淘而仍增新額。陵逼萬狀，其弊無他，有司務趁折估，知取其利，不見其害故也。至最甚者，驅催不足，累歲闕陷，遂積虛額。額則虛立而長在，錢則從何而可追？蜀之有司日移一令，月行一牒，多許所欠州軍通融補撥舊欠。然諸州官緡各有定額，臣不知使之通融者，以何窠名？令之補撥者，以何物色？有司心固知其不可，但昧心而力行之爾。賴陛下至明至哲，照見廣遠，邇者下四川總所增造錢引三百萬以備虛額。西民聞之，式歌且舞。此聖主欲割費便民，大除宿蠹之秋也。然賤臣尚恐蜀之有司猶暗大體，簡忽詔旨，雖今有除放之文，恐蜀未遂蠲減之利。臣愚伏望陛下特命中朝剛果開亮之臣，外稽軍實，遍約吏費，別總四川實支之數，使逐歲所取合所用，所用合所取。如此，折估可以議減，虛額可以漸去也。然議者必謂四川實收之數不及實支之數，是以難議。臣請得以難之。蓋四川諸處未嘗無濫費，特患未節爾。有如諸司送往迎來，折送多至數千緡者。府州諸色頭子，諸州贓罰輒入公庫，亦有至千百計者。郡縣籍沒田產，郡縣闕額職田，大郡中郡歲月亦至數千百計者。其他浮泛之用，不經甚衆，曷若減此不急之用，而補虛額之闕急者乎？浮費一減，既補實支之闕，補雖未盡，亦少濟矣。萬一朝廷續有給降四川錢引，尤大惠也。況陛下既得剛果之臣體訪浮費，削去冗目，又稽軍實，何慮虛額之不能減乎？又前日頒下三百萬之數，并乞分令成都等路州縣，從某年至某年並與鹽酒戶各減實數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庶幾民間通知逐戶均減名下所欠，不致諸司州縣臨時欺隱，依舊含糊，有分俵催科之弊也。兼乞令蜀中逐處州縣，各納實收實支之數於戶部，四川總所又併納焉。其諸司自今復有苛刻，於實收外增加取民者，請論如法。若困敗州縣，自紹興之初，雖係折估實收之數，元額日漸不敷者，亦乞量與捐減。如是則事出朝廷，恩洽四遠矣。《九華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

全宋文卷四八三五

員興宗 二

議冗員疏

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稱其官，民安於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則員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之相形，小大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之官闕則選之於外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愈高，則其用愈遠。職業一定，無有泛濫之虞。三代、漢、唐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唐之末，風俗寢流，廉恥墮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聚鵝雁，填咽滿前，因資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頓甚，百官泛濫，有試銜，有設官，有兼有守，有判有知，聯絡輕重，仕法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辟召，又用以

雜科流外，與夫自薦鬻爵之名，縱橫錯雜，入流如其不清也！彼以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知銓掌課，一旦欲去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爲也，而況隋唐拘拘不變者乎！恭惟國家奕葉載德，太祖、太宗振刷海內，真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爲急，不以除授爲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四百人。天聖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官，當時猶病其冗，故先儒李淑謂明道以前選士，一歲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纖悉如是，真爲萬世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照群臣，嚴束百辟。一有鴛鴦不職之吏，投閒置散。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惑，而大驅吏蠹也。然銓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尚冗。人皆見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衆也。然臣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不卹怨言。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太甚！願與大臣，特新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略稽仲淹之節任子，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疏。願啓封閱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爲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略稽李淑聲實之說可乎？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難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略行蘇軾量取之說，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朝廷既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祿，祿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

漸不紛雜，不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內，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稟聖智倍萬於太宗者乎！願陛下一加採擇，則海內之至幸也。陛下邇者已詔有司加意選事，外鈐吏奸，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捃摭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果日月冀也。《九華集》卷六。又見《南宋文範》卷二〇。

議功賞疏

臣聞所謂大臣者，任法不任私；所謂常人者，任私不任法。蓋天下所以治者，法也；所以擾者，私也。法既立則下無自而私，私既勝則法無自而振。國之號令且視此爲屈伸矣。三代之初，因人之功罪以爲黜陟，當賞而賞，當罰而罰。故受賞者無不勸，受罰者無不懲。昔武王之爲周，躬履天下之籍，有未下車而賞之者。蓋於封墓式閭之餘，遂起列爵分土之事，使人目擊而心化。武王之於功賞，何至切切如此？彼以鼓舞天下之術，誠莫重乎此也。是以賞之所在，以爲則成，以化則勸。經曰：「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若安靖之初而群功不報，臣恐武王無暇垂拱爾！此所以經營曲當示天下牢固不拔之具，歷世三十，載祀八百，咸以是也。《傳》曰：「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武王有以得之矣。恭惟國家世載明德，太祖、太宗之威福兩柄如春如秋。不吝高爵重賞，網羅真材實用。如雷有終在蜀尚給功帖七千，逮至仁宗皇帝遵而行之。若賜曹利用，則有據功遷補之詔；若賜范仲淹，則

有空名宣劄之補。天下之士，皆悉力以衛其上。當時非特可以氣使，殆可以名劫也。今陛下天錫勇智之資，又傑立於至治之世。繩諸將以法度，明諸軍以紀律，又以賞功爲最。邇者命有司分爲三等，凡諸處保明歸義立功將士，量功給還其資。臣觀聖明威令超卓，智者思效其謀，勇者樂致其力，縱橫施設，無自而不可。此實希世之遇也。臣愚尚恐邊遠之地，軍吏出入，未盡依得朝廷元降賞罰之格，萬一有淹遲啓倖之人，冤抑無告之士，乞參以熙寧之詔意示之可也。先是，陝西宣撫司申諸路將士未依賞格者，詔定立功將士應合酬叙之人，令主將對衆叙定，務從簡速。將士有功，主將對定既畢，明具姓名申奏，不得以隨身牙隊及親戚牙隊移換有功之人，致抑壓可賞之士。如士卒顯有勞績，爲人移易者，爲人抑壓者，許經諸處自言。如是，則功者無所冤，倖者無所得，此賞功之本誼也。今陛下明詔在前，既盡其凡，其餘指顧即定矣。臣觀近來陝西死事之卒，主將非不欲優恤，而諸司目顧纖末。死事未滿旬日，有先閣其請受者；未滿數月，有不受其告訴者。彼有司但識斛斛之積爲得意，不識明主風勵士卒本意也。臣愚併望朝廷申明舊禁，凡死事之家至半歲或周歲，然後始住請受，仍許家之壯丁或家之至親一名填刺，亦庶乎知朝廷德意寬大也。《九華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議國馬疏

臣聞固國之方，在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四邊得才幹之吏，有司有責實之政，馬何由

而不至？衛何由而不備？雖因古之法，時增損之，臣亦以爲有餘矣。蓋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官市多闕，國馬遂不蕃庶。自我國家之興，遂大葺治。每歲遣使，多方命官。太宗皇帝興國之初，詔市一十七萬。咸平已後，其政大修。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飼馬兵校多至萬有六千人。至芻藁亦近七十餘萬，標占坊監亦總四萬餘頃。檢示牧事，纖悉至此，可謂備矣。雖周之初設養校之官，多牧廋之職，亦不敢望吾祖宗之世也。恭惟陛下豐德大業，隨弊指顧，應時寧一。如川、秦牧事，尤切加意，務選清強之吏，遠以莅之，此乃國政總核之實也。臣固蜀人，曾吏牧司，市馬西方，躬見其事，敢爲陛下言之。蓋川、秦所分市馬之地，陝西則階、文、西和等州，四川則黎、叙、南平等處，每處置務，每務置官。內陝西只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馬之物不過數四，有錦，有茶，又有紬、絹。陝西則多用茶而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而少用茶。隨其所需，有無相濟，是宜良駟來者接踵。然招誘無方，間不得人，蕃客不至，馬額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未去也。陝西買馬之物惟仰茶貨，蕃部既已馬中，一旦得茶，或乏旅費，依舊以茶當緡。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錢，時時稱提，自重其貨，邇來不能矣。茶貨一輕，何從致馬？此一病也。茶自蜀中出關，經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昌，蓋近二千餘里。鋪兵沿路摘葉代茶，雖有明禁，無由遏止，以至博馬之際，蕃部多方退難。此二病也。市馬必置門戶之人，蓋猶中國之牙儉也。假如良馬一駒直一百五十餘千，則必中賣二百以上貫。門戶之人及本務吏胥之徒，四分取一。官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司下賣引所市絲織錦分支機戶，及其市錦分科三等。馬司出上等之錦價，多得中等之錦色。蓋胥吏與錦戶有無相通，暗相資取。錦物

既惡，折博艱難，此四病也。市馬之初，雖曰羈縻遠人，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監買不職，以病爲壯，以短爲長，以齒多爲齒弱。如黎、雅等州至馬司未滿千里，每遇送綱，不乘不騎，道死相望。況更萬里綱運，其可保乎？此五病也。臣愚伏望陛下孚照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諭牧司，自今四川胥吏、牙僧、鋪兵之類，一復犯此，乞罪不貸。使折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不職，則蕃部之馬無不至矣。臣又聞議者且欲更張，從夔路水運，小臣未知信否也。其大利害，小臣固所難窺，然天行莫如龍，地行莫如馬，今欲水行，似違其性也。昔歐陽修嘗言蜀中珍貨貢物多不出三峽，蓋峽水春夏湍悍，有仆溺之憂。惟粗惡之物，則徑從三峽，人亦多視爲棄物也。馬政，國家之本，官吏其敢視爲棄物乎？或者謂國家近時輕賚綱運，尚從此路，不知綱運或擔或囊，盤灘避險，臨時般出，措置非一，經從鳥道，亦似無害。群馬之來，其積如山，固不可由犖确之徑，灘險又終可保乎？又夔路深山，最爲窮薄，錢糧藁草，未易常足，驛廐皂棧，未易創置，兵人牧卒，遇小州縣未免騷瀆，恐約束未定，慮在歲月之後也。小臣無知，竊以爲荆、襄之路未有大害，未易更易，臣願朝廷紬繹而察之。臣愚知貢誠天闕，因言川、秦市馬五病，其終敢輒及此。惟陛下裁赦。《九華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二，《歷朝茶馬奏議》卷一，《南宋文範》卷二〇，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

議征稅疏

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朴，後世之吏姦。上世法非欲簡也，民純吏朴，有令即從，有義即服，法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欲繁也，民訛吏姦，令之未必從，聞義未必服，法不得不繁也。夫以朴吏而奉至簡之法，一有不行，行之必易爲力也。以姦吏而奉至繁之法，終歲欲行，行之亦難爲功也。昔者有周之初，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天下日用之物不征不禁，故物易通流而國易足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無征稅也。至成周之時，吏亦少簡，民亦少繁，故當時太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其中有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稅一切用物，所存物額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益於前世，其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於周官，雖文、武關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相時之宜，經略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已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法，可乎？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意，科目繁多，漸成橫斂。故有稅算緡、稅雜物、稅間架、稅六畜之類，見於前記，以爲世戒，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弊。是以太祖皇帝動守經常，凡爲國苛賦橫稅，尋即停罷，聖子神孫，守爲一定。至天聖中，有司以乏用，請稅緡錢，仁宗皇帝謂：「泉貨之利，欲流天下，今輒稅之，可乎？」則祖宗之於民稅，不特常慮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簡取無日不行，

卹民之詔無時不下，此即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今日郡縣稅務多與州府通同，尚皆不遵憲度，自爲一己而殃物，不爲朝廷而變物。臣敢以荆湖三峽論之。荆湖三峽皆邊大江，自當百貨流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出，南貨少往，四遠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闕乏，何也？蓋稅物之六弊所至也。三峽荆湖所過稅務，不問南客貨物之多少，輒欲加等重稅，敷攤逋負，此一弊也。沿道千里，武夫小吏以爲監官，豪奪暴取，設弓羅箭如待寇至，此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一面虛喝，謂之花喝，南客辨爭則不可，欲去則不能，拘留旬月，自然聽命，此三弊也。商客類至專欄預行資覓，多得則稅輕，少得則稅重，輸官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達，此四弊也。監專有私取之數，異乎赤曆之數。僻鎮外縣卒難考稽，所得在私，所虧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則知州以稅務爲鷹犬，在縣則縣令以稅務爲肘腋，百色呼須，暗行賠填。是致稅務苛刻，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之不去，則稅額未敷，其坐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荆湖三峽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遞差清強官兼行伺察，離軍武吏未曾親民及經諸司保舉者，願勿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欄暗覓及輒以弓箭恐嚇商旅者，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少爲多，以輕爲重，被客人首告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易流轉，郡縣遍蒙其利矣。陛下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陛下聖世一事之可察度，聖量如天，必兼納而博採也。《九華集》卷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二〇，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

議守令疏

臣聞古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侯，今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郡。古以一侯守一國，今以一吏守一郡。其賞罰政教，施爲措置，皆足以繫一方之利害。外邑即古之附城也，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大小相貫，職任不淺，守令其何可忽也？兩漢之治，惟此爲急，能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即遠取之，才業俱備，名實相副。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爲刺史，刺史有能然後爲郡守，公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者也。郡守不輕其付，至於如此。若乃縣令之取，其法類是。孝者廉者，諸郡則舉之；才者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而後進，既試而後用。初用則以爲長，漸用則以爲令。故其士民已信其人，蒙其化，是則兩漢縣令之輕重，亦猶太守之輕重。臣嘗反覆窺兩漢之冊，不見其輒輕此職也。嗟夫，自唐中葉以降，太守之職寢薄矣。齊民寢受其病矣。若進士者，多以不根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任子者，多以乘肥衣輕之餘，遊宦十數年之後則亦得之；將吏者，多以泛泛奔走之勞，十數年之後求試邊郡，則又得之。夫以取之之實既異於古，進之之途又多於古，是以若此其無別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一遇聖制，此弊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深道遠，聽覽明備，天下之吏舉無不矚，而況守令最爲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邇者凡守臣過闕廷，陛下必察其辯智，以驗其才；問之政事，以覈其實；退又咨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加意牧守，乃三代命侯之意，兩漢不足進於陛下之前矣。然臣竊觀今者州縣守令未

盡仰認德意，勵己修飾，此則諸路銓格之病也。蓋銓司及諸路務拘一定之制，凡知縣兩任，例關陞通判，通判兩任例陞知州。吏以資而授其官，如人受雇而計其直，一有不與，恐其怨咨。是以昏懦不職之徒，養資以苟延歲月，遂可因循而望州郡。如此之類，前後不可槩舉。彼以非才得州郡於莽鹵，則其治郡亦必出於莽鹵；得縣道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出於苟且。臣見比年治郡之吏間不得人，多僕役其境內，或貪送迎以自尊，或徇燕遊以自適，或指宣布爲虛文，或以苛斂爲善政。縣令之弊，與是相等。壯者則欲苟免而亟去，老者則欲苟苴而緩行。一邑之間，簿書有不精者，吏胥有不畏者，徭役有不均者，鰥寡有不恤者，是固先儒之患矣。仰賴陛下深察此弊，邇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內知縣，或有癯病老疾之人，申取朝廷指揮，改差岳廟。如貪贓暴虐者，亦奏聞取旨，當議罷黜。聖謨洋洋，縣令殃民之政，自此庶少革乎！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囂然不率者，欲望朝廷更加精叙。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勸其實，而郡縣庶幾畢理也。蓋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守可以制之。郡守不才，加以自用，通判無如之何矣。臣愚伏望諸州通判關陞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曾佐某州建明某事，曾佐某官能去某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行義，郡國之符不宜輕付，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守令爲事，若守令有非常之績與不可掩之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少而見功多，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常以郡守之能者宜擢爲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爲臺郎。陛下比嘗召擢能吏矣，聖意廣遠，自超古昔，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中有繁劇縣道，

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故闕官也，吏不敢爲也。伏望朝廷令四川條具繁難縣道，合有幾邑，幾年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一任無過，乞與特轉一資。如是則劇繁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不至，終歲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勸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擴陛下日月之明赫然臨於其上，又因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畢治矣。臣言雖若尋常，然細慮之，治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聖人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日而不在民故也。《九華集》卷七。

議節財疏

臣聞天之生民，以君而司牧之，故君人者養民者也，百吏者推君之令而同養斯民者也，民者蒙君之愛養而出力以事其上者也。上既育物以養下，下復勉力以事上，則上下俱利矣。臣觀三代之君率多節己以愛人，故人常有餘。隋唐之世率多取人而徇己，故人常不足。財力至此，非獨時之弊，法之弊，亦由乎用物少節之弊也。用物少節則知出而不知入，知求而不知約，無爲後日之計者，此陸贄之徒所以有裁節之說也。臣請舉小以喻大。今有一縣之令，下收萬家租稅之額，上有諸司期會之迫，善爲令者必先示以閒暇，預計所入之豐約，以權一縣之難易。內決於心，外集於事，早夜思之，曰吾邑歲入爲租幾何，爲緡幾何，每月合趁辦者是何色額，合裨補者有何事件。夫如是則官緡可以及期，雖至期而足手不亂，是其慮之先定，量入爲出之說也。若夫不善爲令，則造端散亂，當後而先，當先而

後，所斂之數無定期，所撥之物無常準，縣必不治，事亦隨闕。然則天下之財，果在乎預計之，節出之，所謂驟取而濟用，不若謹用而緩取之爲易也，多費以臨民，不若愛民而費省之爲愈也。悠悠千載，於此清而革之者，則必存乎其人矣。恭惟陛下即位至今，道肩三代，始則罷四方羨餘之入，又嘗減諸處浮游之用，賜予群臣莫不有節，塗金飾翠莫不有禁。陛下愛民謹用之事，躬行既有方矣。然邇者軍旅之後，州縣一歲之入，纔供一歲之用，未暇乎三歲之積也。吳蜀之產，各供吳蜀之用，未能爲江淮之助也。豈諸路監司郡守知取而不知其術乎？陛下比令逐路求省費用，講究實有可革弊事聞奏，無事文具，諸路終未有卓然之說上當聖意者，小臣其敢默默也？臣於前二議嘗指陳州縣廂軍之冗及吏員之冗，是最害財之大者。若州縣員闕，合有撙節去處，自今乞爲量置，如一路兩轉運，添差鈐轄之類是也。吏俸歲入千緡，上下減百吏，則異時歲減百萬緡矣，此一利也。諸軍逃亡而額存，有虛爲請給者；廂軍羸幼不堪衆役，有濫爲請受者。異時兩項並覈其實，以百萬之衆淘汰一二萬，不致他慮矣。若以二萬爲數，他日一兵歲減百千，一年即減二百萬緡矣，此二利也。吏既有俸，又有職田之入，聞朝廷大議借取三年而用之，其實可以減之也，此三利也。江淮禁銅鐵越界，而四川鐵錢既已應副淮上，有司宜盡力不辭。然今蜀中所用鐵器多是暗銷鐵錢，願更申明此禁，亦救四川錢荒之一耳，此四利也。如四利既講，則浮費可以日削，國財可以漸裕。陛下躬行堯禹約己於其上，有司遵法覈實於其下，其又何憂！臣觀太祖、太宗之初，南得荆、楚、東得并、潞，其費百出。所以優贍不乏者，竊迹前事，大抵兵不冗，員不濫，用不浮故也。先儒范鎮嘗言於仁宗曰：「天下大計宜常較出入，常

定經制。願詔大臣，使具太祖初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真宗時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與今賦入之數、官之數，約取中道以立經制，十分爲率，以幾分給兵吏，幾分給郊廟，幾分備水旱。爲之十年，則可以致治矣。」凡鎮之說，即臣量入爲出之說也。伏望陛下不以蠅虱小臣之言，特賜聖鑑，使臣前項所述四利稍見記錄。雖然，燭火居日月之旁，燭火爲不明；庸言陳聖哲之前，庸言爲不智。陛下天日之照如此，尚何待小臣之說也？《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是以列此也。《九華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七七，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

議軍實疏

臣聞天下之慮不在於軍，而在軍實之不練。軍實之不練猶無軍也，練之不精猶不練也。不練不精，有司乃憂軍冗而欲去，是却行而欲前也。三代之初，兵本於農，農出爲兵。以農之有常數，故兵之有常人。一家各備一卒之用，其有老者，有疾者，有單丁而無告者，皆不役於軍。及其有事，官非役指衆之家，即役少壯之士。其勢截然如頭如足如臂之相衛，開闔進退，無不在我。國未嘗養無用之卒，故卒甚精；庫未嘗出泛濫之費，故費甚省。此三代之際所以綱紀四方，百守而百全者，率用此道也。及管子治齊，始變周制，使都邑異鄉，使兵民異處。國中之士爲兵，故兵不與農；鄙野之民爲農，故農不知役。管子之慮至此，僅能謀齊而已，甚非先王之故也。然當是時，合齊國之士，軌連鄉

長之法，一軍不過一萬，三萬即爲全軍。桓公用此以高步列國，使諸侯弭耳聽令者，猶以齊之軍實教之不繁而擇之不冗也。秦漢之後，事大變異矣，兵卒皆以募效用致官，居有營伍之制，動有尺籍之拘，最後又有黥墨之記。彼一市其身於縣官，雖老，雖單丁，皆終身而不得去。若有司一旦欲去之，有司爲少恩矣。昔者嘗聞之先儒曰：「兵自二十已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勇銳犯堅不過二十餘年。若廩之終身，則是一卒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推之，則養兵十萬，五萬可去矣；屯兵十年，則五年爲無益之費矣。」誠哉是言也。臣觀秦漢以來兵冗而墮者常危，兵練而精者常安。如王尋役百萬於昆陽，苻堅役百萬於淝水，袁紹役四十萬於官渡，哥舒翰役十數萬於潼關，彼其中安能無老弱錯雜之卒，又臨以好戰之將，使斯民無罪而就死地者無怪也。殊不知威武本助文德，聖人使紀律常嚴，賞罰常信，則人人皆賁育矣。雖休息已足張其軍威，何至於多且冗也？恭惟我太祖皇帝櫛風沐雨，既定禍難，四方乂安，取斯民而撫摩之，天下備禦之卒不過三十餘萬。郭進、李謙浦之徒，屯戍一方，多者五千，少者三千而已。及太宗、真宗皇帝，軍額稍舒，亦不過四十餘萬。仁宗皇帝之時，屯戍西方，范仲淹、歐陽修之徒已有減汰之說矣。皇祐中，文彥博一言，減保捷軍凡三萬五千，歲省二百四十餘萬，此皆祖宗之成憲也。今陛下天聰天明，法則祖宗，常以招募精勇，外謹屯戍爲居安慮危之備，以勵諸將，德至渥也。邇者令將帥招填，務閱精銳，頒甲樣製，務令備具，粲然統紀，文德之助，蓋已肩於三代矣。然臣竊慮逐路諸將循例畏謗，冗散未去，精勇未填，此不可不深爲之謀也。臣觀軍興以來，諸軍寄名挂字，身居市井，實不至軍，其額尚存，臣不知其幾人也。闕額未填，旋有亡者，又有逃者，軍吏未行刊落，

主將亦多猶豫，或半匿而不申，或時申而未盡，臣又不知其幾人也。老者病者請給之法，自當減半，今則庇覆溷亂，終身廩之。其無歸者官自當給，其願歸者亦不得去，至於老死，妨占軍額，臣又不知其幾人也。如是三冗悠悠，皆有可慮，諸將軍實，豈能得其實乎？假使一軍三萬，每一萬五千人，若實覈冗病死逃者一千人，三萬則爲冗者二千人矣。推諸路言之，若有十八軍，則共爲老弱等二萬人矣。一兵歲費百千，一歲則爲二百萬緡矣。其間實有願歸者，軍吏略與賙給，亦非傷恩者也。況陛下身同堯舜，節用勤身，諸軍必不容暗冗之病。臣嘗走邊爲吏，具得所見，悉其如此，不敢誣也。臣愚伏望戒勵諸軍，敢有竄匿私名以亂軍實，一切禁之。軍若有逃有亡，軍吏不即刊落，其私入者今後並許陳首，與捐其罪，不首則朝廷自有明法。諸軍老病衰弱，退有所依，願爲民者亦宜聽許。若無依倚，則方給半分錢糧，上不失恩，下不失所，此則兵之三冗可以漸去也。臣又觀四川等處廂軍至濫。夫廂軍者有事則可以備禁軍之闕，其可太濫乎？今諸處多刺孱弱，或刺羸病，一家或至三卒，或至二卒，止爲州郡威儀而已。間有無狀之吏，終歲私役那借，則謂之差出之卒，逐月納工匠事藝，終身避免則謂之事藝之卒。朝廷置兵本以衛民，今之蜀中乃以蠹民，患至深切。君門萬里，何從知之？此賤臣敢爲陛下申言之也。臣今併望嚴賜聖旨，如四川等處廂軍，年十五以下強增歲月，或羸或病，以欺州郡，自合並許州郡精加檢察，然後入籍。諸司諸州軍以事藝工匠爲名，吏或受取，並乞以贓論。如是則天下之吏不敢自私，天下之兵不見冗濫，各爲徇公固本之計。濟世之急務，臣未見有過於此也。《九華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

全宋文卷四八三六

員興宗 三

賀太上皇禪位表

儲神淵默，顧黃屋之非心；牧己謙虛，畀青宮而嗣德。慶關宗社，歡動臣民。中賀。伏以振古獨高，二帝爲大；有唐共述，三宗最賢。然猶遜位於垂耄之年，亦見推功於多難之際。聖賢襲迹，今古一途。未有再造四方，已布惟清之化；中興三紀，備恢經遠之謀。忽息機於百慮之先，旋脫屣於萬幾之外。推天神筴，垂世成規。實祖宗有以相之，雖堯舜何以至此？恭惟太上皇帝道參化育，識照機微。久矣旋乾轉坤，抱神欲靜；超然收視返聽，與天爲徒。獨淵謀無紳笏之干，故至斷不著龜而決。特興盛節，益壯丕圖。而臣某遠導恩言，久塵法從，睹昌期而自慶，贊夔美而無階。神人無功，道自昭於簡冊；大德必壽，年有永於岡陵。《九華集》卷八。

代賀皇上即位表

體乾之造，膺景運以嗣興；如日之升，融至仁而畢照。鴻稱久正，海寓交歡。中賀。伏以考古驗今，惟聖作則。本祖宗之家法，下陋漢唐；敦父子之至情，自爲堯舜。禮極清寧之際，民歸靜一之中。曠世莫聞，惟天有相。恭惟皇帝陛下外昭信順，內奮英明。昔青宮屢廣於仁聲，蓋黔首常蒙其陰賜。果符秘策，肅紹洪基。大橫庚庚，九廟已光於龜兆；休期復復，兩河將入於輿圖。臣某久綴從班，遠分使指。接千歲之統，今幸見於隆平；奉萬年之觴，尚阻陪於下列。《九華集》卷八。

擬虞丞相謝轉官表

右臣言：伏蒙聖慈，以《會要》成書，宣麻進臣官秩，已具辭免不允者。遵聖制以定群心，既昭大訓；貪天功以爲己力，恐累公朝。退度義以未安，雖成命而宜改。僭踰斯甚，慚負敢勝。伏念臣出自寒鄉，用緣末技。顧輔贊彌縫之久曠，豈討論潤色之可能？念天下本在朝廷，宜守爾典；況當今務行故事，敢蹈匪彝？編摩分命於羣工，緒正實資於帝力。雍容垂裕，俯仰成書。士方誦說以欣愉，世亦驚嗟其神速。豈期膚學，首玷寵光。雖悉上送官，獲終寅奉，而因人成事，其敢言勞？願收增秩之

榮，以對揚廷之誤。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至鑑，深察備官，庶無過予之嫌，俾遂少安之請。雖爲國立經陳紀之故，多聚此書；然使臣量力度德而行，敢蒙大造。臣之願也，天實圖之。《九華集》卷八。

擬丞相轉官表

臣伏奉制命除某官，仍斷來章者。樞要之司，任極榮於西府；桑榆之晚，俾收效於東隅。雖曰久遷，要爲非據。中謝！竊以昔我高后，無競維人。凡參基命宥密之間，必取宏大靖重之器。建隆而後，惟曹彬、趙普之元勳；慶曆已來，有杜衍、韓琦之故事。是壯猷之元老，故國人皆曰賢。主素信則功易成，德有餘而民自定。用之云久，聲誰與偕？況今當責實之朝，固難以徇人而授。而臣本寒素，累冒寵榮。雖常力報君父之知，每退自慚才力之淺。昔參機政，愧無絲髮之微勞；頻致怨憎，遂覽風濤之可畏。積憂以去，爲幸則多。豈期申命於九天，復使聯輝於兩地。超踰更甚，報塞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在急賢，人非求備。以國本根之爲慮，故時簪履之不遺。謂臣奔走驅馳，勞亦甚久；憐臣造次顛沛，心實無邪。猥下優恩，致茲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課不能？無知名，無勇功，敢紹芳於前哲；不泄邇，不忘遠，期默贊於神謨。《九華集》卷八。

請以鋪兵運餉糧疏

臣聞陝西者，蜀之扞蔽也。數戍重兵，兵恃食，食恃漕運。凡漕運之出此塗最艱畏者，舟楫無施，人力難繼故也。使四川總計漕臣，平時得一才吏，思所以仰寬陛下西顧之意，則講之有方，取之有藝，運之有法，臨事輒濟，不致遺蠹一方生息之民矣。臣昔爲吏西邊，所見乃大不然者，是皆計吏漕臣之咎也。臣請疏舉其事。先是金之背盟，偏將窺蜀，王師倚之，所至輒下。劉海下秦，李進下河，吳挺下鞏，吳璘前軍繼之，遂下德順，簞食接塗，士卒不餓。如何耶？蓋取其郡即發其郡之倉，戰其地即食其地之粟，此宋武入關之勢也，漕運何自而困哉？繼而軍淹日月，不免須索，遂取於總漕之司。二司無策，均科於三等民戶。興、利之間，文移甚星火矣。以此爲謀，謂之有方，可乎？凡巴、蓬、劍、閬上自三等，每戶有出一夫者，出兩三夫者。一夫之費爲錢一十八萬，一夫所荷，私載之外，不過六斗。計其米數，則是六十鍾而致一鍾也。夫以役一夫而費十八萬，運一鍾而用六十鍾，軍前所得，不過毫絲，民間所損，已甚丘山，有司亦太拙矣。以此而取，謂之有藝，可乎？當時運糧之夫，同日俱發，俱發則無次舍，同招流民則素寒餓。以寒餓之民，居無次舍之地，其死道路、死霜雪者相踵也。未跨數月，臣已見申宣撫司，死者近二千人，其他則臣不能計也。以此而運，謂之有法，可乎？蜀之總計者，昔負陛下委倚，大率如此。臣恐一日有事西陲，糴買不足以辦大事，欲革

前弊，欲興後利，糧運當預爲之謀也。臣愚伏望陛下委總漕，更科條，權其輕重，則此弊猶可及止也。傳曰：「因利而利，則其利深。」臣竊見陝西運茶之制，一十里爲鋪，鋪有兵，兵日有程，月有給，苟不如式，則罪罰隨之。國家逐年收西馬之利，皆鋪兵之力也。誠能做運茶之法以運軍糧，自興、利至魚關，水路自便，無可議者。若陸輦，自河池至成岷，過長道，遂至天水，此一路也。自兩當至鳳翔，過黃牛遂至大散，此又一路也。登涉山險，運糧之夫常困於是，常死於是。苟能措置，當以十五里爲鋪，鋪置五十兵，一路置鋪不過六十矣。鋪兵日再往來，一運七斗，再運爲一碩有四矣。六十鋪之兵月運二千一百碩，鋪計兵月給之費，兼取之民人，計二碩，而碩計五千，不過三萬緡。以民間雇夫之費，凡六十有三萬緡，鋪兵比之月減六十萬緡矣。蓋鋪兵以三鍾而致一鍾，民間以六十鍾而致一鍾，利害豈不相遠乎？陛下愛民類於愛子，有司遺毒，知則必革。願聽臣策，特賜施行。既可以息西民困苦之役，又可以免道路流亡之憂，又濟年前緩急之用，所謂一事治而三利具者也。伏乞下大臣評議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六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

與諫議殿院書

某不佞，本有志聖賢之學而托諸深山，家貧困餓，是以在此，亦欲遂充其學以報吾君，此其素所蓄積也。故聞天下有學古忠篤之士，則必皇皇而求之。求之既得，則必熟復而觀之。其皆是也，然後

退焉而無憾。況今天子所寄耳目之官，非學古忠篤者能之乎？側聞諫議殿院之風，學而有守，議精而不流，四方稱焉。故陛下用二公於篤老之餘，而處之以百官之劇，豈非亦欲望四方之所以望二公者耶？比者聞二公既外其身以報陛下，如辨歸正之士至於一至於再，可謂不負所職矣。然今有大可疑者，衆舌嘈嘈，喧不得止。僕而終不言歟，是外乎君子也；言之不正歟，是欺乎君子也。夫欺君子而外之，衆人不爲，而僕忍爲之乎？故敢爲二公一吐之。其事之有無，雖未審詳，即使有之，亦甚可懼也。蓋昔曾覲、龍淵之用事^二，天下謂之曾、龍而不名。方其盛也，搢紳奔走，顛倒衣裳，未貴者倚以爲資，既貴者託以爲重，宰相不知非，禁路不知詰，輦御之側囂聲沸騰，雖晝鳴鴉而市列虎，莫駭於此者矣。佞媚之極，下上一律，故時人以爲寧觸中書，無忤二父者，可見其權勢之烈也。賴天之道，陛下之明，分北而居之，一則以死，而一則以衰。今者不知何人謂覲復有入都之命，遠邇張皇，不免震懼。蓋昔張放驕溢，欲留京師，而薛宣不可；僧直佞幸，欲雜士風，而江教不聽。豈堂堂天朝，獨無宣、教之臣乎？況吾二公見司國憲者哉！或曰：「是曹有勞，奔走於潛邸，陛下非忘勞之主也。非惟終赦之，亦終用之耳。不然則是少恩。」是不知陛下以天下爲家，不以一己爲私。使是曹信有奔走之勞，曷不以金帛厚之，以名字寵之乎？奈何必授之柄，以疑撓海內哉？彼兩人者，前日襲權勢，露恩私，朝廷每下一令，用一士，則必唱言於外，曰是將非我無以爲也。此於古法當誅，陛下幸赦不誅矣。昔太祖世，軍校史珪始見信用，其後肆威作福，遂一斥不振。陛下今日待覲之法，不有太祖成法乎？二公何疑焉？此事既著，凡在官者當面諭之。屬以不肖人微位下，近申明歸正之士，未見

俯從。今茲喋喋，則又似舉一毫以搖泰山也。退思今爲陛下所重者莫過臺諫，群臣取正者亦莫過臺諫。臺諫謂可留，天下必惑；臺諫謂不可，天下必豫。可否在二公之一言，二公何忍遂終不吐口乎？深恐群邪之萌，滄滄訛訛，階此復振，未可知也。伏惟即日興念，啓之辨之，率善類而拯之，無不宜者。請受命。《九華集》卷一二。

〔二〕龍淵：據《宋史》卷四七〇《曾覲傳》，當爲「龍大淵」。

上虞丞相書

敬聞外論浩然歸重，邇日力挽同列之舉。一，以示協恭之意。二，若捨是翁，則他人益可慮，未必更有純篤者。三，上前同議大事，若體理未安，兩人尚可執論，回天意。彼去則上必盡畀先生以難繼之事，孤介爭之則愈難，不爭則群謗必興。今如此區處之，甚善甚善。外論盡云即日順動，此無他，蓋見朝廷近日稍稍諸將起廢及建節還節等事。此事何預順動，而外言乃爾，度必有諸人伺聽於門下者。今從庸衆之言則多玩弛，從裨闔之論則必生事。二者咸不可用，蓋今日之事當作一意守之，爭於上前，亦只一意。何謂一意？順動不可一日先，備禦不可一日後是也。伏乞鈞意再三深惟之。外論近日宰執爭權貨務關子會子事，堅卧不出，此事雖草草，然是人略有虛名，前日與子淵說先生略加曲

折，甚善。見說皆一二販者作之使然。況關子會子利害卓然，若歸朝廷，則版曹平日爲無策，前後手足俱露。萬一有緩急，則誰受其害者？此與臨卽鹽關子大意略同，況諸司告病已久乎？外論王天覺、林井等事甚喧，或云朝廷皆有以賓禮之，此法不可長也。若果是諸葛張兵，必不先畫陣圖，從邪徑。見說諫議已具姓字面奏，不可不知也，願再三審諦之。外論甚渴王泉州之來，今聞移信守，豈欲爲之漸耶？日已薄矣，先生孤子無助之狀如前，得張嚴州之書，甚以爲憂也。《九華集》卷一二。

與黎守馮縉雲當可書

某再拜：某少驚緩，自度無以力於他技，所以求輝今傳後者，獨惟文字。然心之所向者，衆所棄也，故文日蓄而名日晦，道愈積而謗愈來。最後得一第於奔走患苦之間，衆則曰：「某於筆墨第有聞矣，材士也。不知先民之所以自立，能浚源而導根者，用此與否？」是以踧踖退而深悲其道。與夫今世之士，行溺於俗，而文聒於時，是誠不足與深處。假余處之而久久遂化，則將并喪余之有，使余悲也。如是者思之有年，因觀乎聖賢自得之域，則每至於自蹙而自嗟。幸也，側聞閣下之風而猶有以起我。其文高以宏，其氣浩以潔，世愈相濁而公愈相違，蘄合乎古人而步武之，是閣下之道誠有感發乎吾之中。盛矣，吾道之不衰也。不有倡焉，則有繼焉。無忘其倡，無怠其繼，余其可以無動心於此乎！凡世俗厭棄而不樂者，閣下既有以深樂之，吾必將有以樂之也。衆作徇外而不已者，閣下獨有以

已之，吾亦將有以已之也。知之則易，革之則難耳。嚮於丙子之冬，見公於磧上，有言而不究。前此又值公於道周，欲語而不暇。惘惘注視，若深念予者，豈亦有取於寂寞者之言乎？今輒哀近作數篇，求教左右。此皆因時之言，雖不能形心之微，然亦可見其志道之髣髴也。《九華集》卷一二。

再答縉雲書

某再拜：某不佞，念慮鄙外，自度無由合於君子之門。而執事乃貶抑情文，獎許過盛，待之以庸衆之所不能，約之以古義之所必至，意謂足以振斯文。假若先民抱負者之當此也，猶然再拜云云以避，而況於僕也哉？蓋道德之源，注而流也，世必有任而興之者。任之乃人，而興之乃天。天與人相因，而其誠篤，其慮微，不言則無以爲教。彼書言之未立也，吾與茲人並生而食也，並息而作也。茲人之惑而甚至於無知，而吾之書言乃與天地並其道。其教實尊且嚴如此，君子矻矻造道，一日足已而致乎？且若是者，其難乎，其易耶？如之何而忽之？不幸世無孔、顏，而此道日隱。荀、孟之故志，世尚不知祖之，間有祖之者，則世更非且笑之矣，以爲是不可繼而人欲繼之，非誇則誣。吾不知先民之初，能復性以立我者，其始異我乎？否也？今執事之書，以爲窮居弔影之日久，寂寞無所事，則棲心於簡冊，求孔、孟之所以自爲與誨人者。甚矣，閣下之心誠有類乎先民之心，此某用是不以蘄一世者蘄足下，且因以足下之自勉者而勉職也。昔韓愈子可著書而不肯著，必欲俟五六十而爲之，其後五

六十而書乃成。幸也，愈粗言之而世傳之，其不言而可憾至今者，吾不知有幾，終未若有書之完且好也。聞丐宮祠，甚善甚善。公能有言而世終有言，吾願與二三子鼓公之旁而張公之軍也。所謂二千石者，能爲馮公榮耶？願幸無忽。《九華集》卷一一。

答漢州教授程用之書

某久困塵間，未盡見當世作者。極其至求之，非好古篤道，以聖賢自責，未必有此豪傑也。雨霖矣，頭風滲滲連三日，念一見不能也。公能不以疏數責我乎？得教墨，清風俱來，披之不盡，尺幅皆簡遠具思致。寂寞之音，近世不言矣。非惟不言，且諱之也。入之者雜，仍之者流，其皆然也，其又何誅？然吾道我立，聖賢我師，是不可不勉也。力之則是，即之則至矣，願用之勉之。僕前開口輒以論著者，以是自決耳，信不信皆不計也，自盡自質於聖賢耳矣。僕生年四十餘，俯仰西南，求如公爲友者，今才一二。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僕以古道望此世，僕豈狹矣乎？某白。《九華集》卷一一。

上王太博書

先生知人之情乎？人之情，與其輕信人邪，寧其自信也。所信在內不在外，則無往而不自信。天

下固有明智者，非遇天下之明智不合也。故君子之道未明，則不輕於自信，既信則不輕以告人。此僕所以默默於當世，而未嘗有言也。然嘗竊窺湖海千萬士，如先生之明智者，巍乎其至，斯於篤老之士必能內信而自合，不俟僕求信而輕合也。是以屢欲言而重發之，以俟乎君子之自信自合也，先生願聽之夫。某決非好異者也，其心蓋大欲矯拂近世之學，使漸希於聖賢之域，僕誠有守乎爾也。蓋世實資道，道者經世者也，文者載道者也，誠者達詞者也。學者尚誠者也，志者敦學者也。而近世進士者之學，皆競乎媮墮澶涇藻績之言，可謂流俗而不返矣。志輕故學流，流則易廢，識冗故詞雜，雜則易散；文鬱故道卑，卑則易晦。所謂無其志者無其本也，無其道者無其終也。其本不立，其終不明，近世咸以是自鳴，而爾雅之詞於是乎實衰。其在上也不以救，其在下也不以悲，此愚之所以忽忽深恨。聖賢之遺於古書，不敢自棄且自畫也。世俗矻矻，不可變如此，非求天下明智，誰訴之而誰列之哉？恭惟某官志大而語周，明言竭論，碩厚俊偉，常見推於朝廷而先於諸老矣。今猶以爲未也，淵然而思，惟其古之求；條然而辨，惟其學之明。邇者某蓋嘗以樸素迂遠之才，列於君子之前，判乎其若自合也。豈非明古道，處今世，近時所以不取者，先生猶有以取之歟？今行李劫劫於外，大懼無以稱門下恩惠之意，退哀所爲文，得《古論》、《古傳》、《贊道編》共三軸，猶有近作不盡精純之意，欲急求通於君子，是以不敢自後者。若夫寂寞之音，簡古之義，史遷、韓愈之趣，有若能紹明之者，請繼今以陳。《九華集》卷一一。

答洪丞相問隸碑書

某齋沐再拜判府丞相大觀文先生：邇者伏奉鈞教，忘其不肖，咨以川蜀兩漢碑墨之所從出及古文奇字，至於種種，旨意諄復。被教之初，伏念旬時，至於今茲，既月乃日矣，非不能答，懼不能詳也。不詳則遂虛大君子之誨，是以臨發輒已，發則不敢不謹也。敬再拜以對。恭惟丞相於時爲通儒，於名位爲獨絕，於經誼則閎而深，於史學則博而嚴，於箋傳集類、兵家曆法、農工國記、星官醫藥之書，與夫釋老異家之所傳授，經目則無所不考，考則無所不詳。今則擁百城，坐大鎮，自公之暇，尚恐日月之易窮，念訛刻謬書之病耳目，且欲一而新之也，則又取周秦以來聖賢英烈魁雄之士名世者，彝章鬲畫、鼎篆分隸之文，荒林遠野、祠鑱冢刻之實，約其義而黜其衰，剖其原而博其趣，題端跋後，解蔽徹疑，丞相衛道博古，可謂篤也已矣！然丞相所以下詢數十條者，文有主，字有體，意各有出，謹先具其知者，略其不知者。蓋不敢以不知爲知，是不欺於門下也。竊觀廣漢、巴郡、蜀郡、漢中、益州、犍爲，皆漢故郡也。郡所發之碑，皆漢故物也。自《巴郡太守張納功德叙》故在巴郡，巴今利州路也。然漢之巴郡則在夔之忠州，張飛客嚴顏嘗爲巴郡太守，乃夔之巴郡爾，似與張納少異也。今當以漢之巴郡爲正。自《廣漢屬國李翊碑》在今渠州〔二〕，《蜀郡屬國李夫人碑》亦在今渠州〔二〕，觀此二碑，疑若夫婦也。然一云廣漢屬國，又一云屬國都尉夫人〔三〕，其名

位俱不同矣。近得《廣漢屬國侯夫人碑》，侯音候，字從侯，漢有衛候、北軍中候是也，從省文耳，此真翊妻耳。但不知丞相所收，所謂都尉李夫人者，與此少異乎？若其無異，則爲翊妻明矣。自《司隸校尉楊厥開石門碑》、《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郾閣銘》〔四〕，石門者，興元旱山之東也。今厥碑在褒城斜谷前，人亦謂之褒谷，蜀使五丁開道是谷矣。《析里橋郾閣銘》在利州西路興州趨武都道上〔五〕。武都，漢白馬氏之地，今階州即武都也。碑立於波夷江對，至今猶儼然。漢之巴郡乃今忠、峽之地，而《巴郡太守樊敏碑》乃在西路雅之石馬；益州乃今犍爲瀘、叙之地，而《益州刺史高頤碑》乃在雅之嚴道；《永元磨崖碑》雖在嘉之夾江，有字無志，猶《唐蒙入蜀碑》，雖亦嘉之龍渡，今有額無碑也。如此可憾者甚衆，斯不可以筆舌盡矣。丞相所詢之碑凡二十有五，今所知者凡十有六，大都見於別錄。不知者凡九，丞相所未及詢者又有五焉。東漢《馮將軍碑》在宕渠〔六〕，碑字爲衆隸之冠，蜀之先達皆咨其法焉。《建武何君碑》，近世鋤墓者得之，比衆碑爲最，在雅之嚴道。又得《大夫碑》，大夫者褒也，在今資州資陽縣，聞好事者竊去矣。《黃龍甘露碑》，隸法可觀，碑亦稱之，眉州故石也，一二大家能有之，去而不出，是必不凡矣。劍州梓潼道上有雙闕，或云孝廉闕，或云使君闕，高二十尺有咫，比王稚子表者爲壯，大夫士過則必式，信其古也。此五者，丞相宜有以咨焉，不得則有以求焉可也。今先以數種呈納。昔王回深父常集故蹟遺文，曰「物莫壽於金石」。金石誠壽矣，然猶不足以保其外。予嘗閱古鐘鼎、舊家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他傳記，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文采雅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曩所聞者磨滅殆盡，今所聞

者，後數百年又磨滅者，幾何也！故采其備者首尾以編之。彼深父劫劫有意於古，至於拂性苦形，收拾亂墜，守之以勇，而求之以不止，自金石而詮爲信書，宜其學之充博也。是以歐陽子咨之以《集古》之半，訪之以娑羅鼓之異事，質之以汝陰顏氏之遺蹟，蘇子容叩之以表三老之故碑，而宋次道、呂縉叔、原父子〔七〕、原叔之徒，望風屏氣，直不敢與之抗也。稽古之功，其可泯乎？且回以一士稽參散逸，猶能傳當時而信後世，況以相國大臣，窮研廣索，科條畢理，稠重畢去，斯亦可以左磨史、蔡，右悉鍾、張矣。誠《集古編》所謂有力而好、好而至者，近世之所無有也。丞相既有之矣，又篇末有曰請益之詞。且君子有道有位，位有窮卑而道有精粗，得道之至者識通以明。是以天下求用不匱，故名位一切不施乎此。自非然者，上下之分，安可亂也？丞相今略名徇道，於是至矣！然某非求用不匱者也。傳曰：「借聽於聾，求道於盲。」聾盲何有，而君子乃求借之乎？然盛意不可以虛辱，念終不言，則愧且無日矣。丞相之所引，若隸碑之《堯祠請雨碑》，所謂「鰲」，所謂「二九之戒」，所謂「名曰咸池」之歲，所謂「禕隋在公」之字，所謂「兼齒雅」之說，所謂「闕幘」，所謂「牟壽」，所謂「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之義，蓋漢之士習漢之故，去先王爲未久也，宗廟朝廷之間，大羹之敦，玄酒之尚，疏越之音，風氣淳龐，是以出言有稽，皆無章句以破壞其體，則宜其字語之可觀也。其轉象旁訓，若異而實同，不可不察。《淮南》訓鰲魚爲異魚，《集韻》亦以爲然，魚從虤，乃古義也。碑云「二九之戒」，蓋年數也。張平子《東京賦》「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宜其戒也。薛綜注曰：「元，成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故曰二九也。」然則是隸，其在建武、永平之後，

舊碑載歲在戊午，名曰咸池，一也，而名則有四。以星名者，司馬《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晉志》「咸池曰魚囿」是也。有以地名者，劉安曰日入暘谷，咸池是也。有以樂名者，《莊子》「皇帝奏咸池」是也。有以歲名者，《淮南·天文訓》「大時者咸池」也。咸池爲太歲，今碑云「歲在午曰咸池」，其《淮南》所謂大時者乎？碑云：「禕隋在公。」取《詩》委施。委施，退食自公之義也。不曰委施而曰禕隋，乃《韓詩內傳》解直禕隋，《三蒼》注云：「行步依動貌也。」漢字通訓蓋千百矣，如解后不害爲邂逅之類，禕隋豈害爲委施者乎？牟壽者，眉壽也。齒雅者，齒牙也。《儀禮》「凡紀眉作牟」，《禮記》「引君牙作雅」，然則隸文爲「兼究齒雅」、「永享牟壽」者，牟爲眉，雅爲牙，其義可決矣。凡幘，覆後巾也。《東漢·志》云耳，宜闕幘爲傳講之巾也。至若「咀嚼七經，五六六七，訓導若神」之義，非吾夫子不可當也。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也，豈非謂七十二子乎？書「五六六七」之云，猶《左氏》謂二五之偶，《漢書》謂四七之將，碑從廋辭，所以爲法也。先儒曰六籍熄於戰國，焚於秦。逮於後世，學士不見中間之信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自能哉？吾未之見也。借是而論，則稽事博者其要必正，用功深者其傳必遠。凡取信於史傳之錄者，舉未必真，今吾得之千載之藏碑樹冢刻之間，則無不真，是誠可信者也。且以唐逮今未能五百餘歲，若依載傳考之，則年位歲次，名氏圖牒，山川風域，成敗之由，參錯不齊，若十指然，況唐以前，其失可名也哉？是則碑不可以不徵，傳不可以不信也。某近述史，考差失近數千條，是皆史氏口傳耳剽，一取小家浮剝之失，病至於是，而何有於本事？然則丞相徵碑之功，下詰衆史，猶群星之一月矣，甚盛甚盛！丞相於道學史法兩見其備，味衆人之不味，其功卓矣。此門下

若不肖，所以欲附名於言端，而托諸不朽也。《詩》云：「跂予望之。」傳曰：「伊其稽首，不其有來乎！」度旦夕裝治，復歸大庭，敢致「稽首」、「有來」之願，而伸「跂予望之」之心，獲卒所聞於前，斯又大幸也，尺札奚宣所悃哉？惟丞相所以察，不備。《九華集》卷一二。又見《小學考》卷一九。

〔二〕屬：原作「蜀」，據下文及《隸釋》卷九改。《隸釋》「屬國」下有「候」字。

〔三〕蜀郡：原作「屬郡」。按漢代於邊郡置屬國，設都尉掌屬國事務，屬國都尉亦簡稱「屬國」。蜀郡、廣漢郡皆有屬國，據改。

〔三〕屬國都尉：原作「蜀國都尉」，徑改，說見校記〔二〕。漢代有蜀郡而無「蜀國」。

〔四〕「李」、「析」、「閣」三字原作「季」、「折」、「閣」，據《隸釋》卷四改。下文「析」、「閣」二字同。

〔五〕武都：原脫「都」字，據文意補。

〔六〕「馮」原作「爲」，「宕」原作「巖」，據《隸釋》卷七改。按所謂《馮將軍碑》即《車騎將軍馮緄碑》，此碑在渠州，即漢之宕渠，「宕」字訛作「岩」，又誤爲「巖」。

〔七〕「子」字疑衍，或其上當重一「父」字。「原父」即劉敞。

〔八〕依：疑爲「衣」之誤。

上都大書

竊觀近世外司庶府，辟召賓客，雖有古之禮而無其法，有其法而無其意。至於比年則禮法意俱漸衰矣。此無他，求之者名未甚優，而應其求者實有不副故也。古者賓主之相值甚貴而不驕，甚賤而不諂，奔走不憚而慕義無窮，豈爲勢利回哉？雖區區之唐諸道幕府，溫造以處士來，石洪以山人顯，未嘗聞曰某資未入，而某格未合也。故唐末辟召之禮與其法意猶雍容可睹，不若今時漫漶紛沓而俱亡也。諸路帥臣監司之客，不惟人品之論，而惟資格之拘，不然則以勢却者也，不然則以利傾者也，不然則親舊桑梓之私者也。其有卓然才行溫實主者，欲首薦而不得，則輒拘資格乃止，故曰辟召之禮與法意漸衰於此耳。今先生特立獨行所以自爲者，皆前修之典刑，進退不依乎勢，卷舒不襲乎時。是以雖某之不肖，一旦獲受知，列於門下，使某名字暴於蜀而不愧者，知先生有以取之，皆非取之近世資格勢利者也。凡古之辟召，禮法意三者已粲然而陳前矣。在上者養待之甚優，在下者名實之不副，某夙夜無以處此。邇者又蒙許貢以辟書而達之二府，則是荒唐寂寞之音收錄於夔，雖未必能中韶濩而已，可一警世之瞶瞶者矣，豈非某之幸，而亦蜀士者之勸也！伏惟幸察。《九華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四八三七

員興宗 四

上執政書

某旬日不得瞻見，正以病餘不任奔走，連日見欽夫，一再相會，因及時事，衮衮無有不同者。彼來自閒居，其聞見廣以確，其心虛以靜，其說詳以密，一一得藥時病之意。既退，自喜以丞相先生薦進。爲人大君子，每務舉用如此，更益求其比，則善類或有盍簪之理，而事功或有植立之象。昨日聞其朝辭，爲之悵然，此於欽夫自爲謀則善，於大臣謀國達人之方未安也。今日又得魏元禮書，以爲此公學有本原，識大體，若東閣留其從容，所補多矣。蓋一士子之進退，同類因之，亦以卜己之進退。己之進退，天下之休戚也，安可不慮？相公平日一意王室，惡人避嫌，惡人選懦默默。今當反復思之，豈其中自己得九重之決語乎？外人不得而知，愚不肖亦不與知也。不然，安可不辨？外間但見近日王泉州杳然無召用之耗，悠悠善類無所終薄，不免疑懼。某等負壅蔽大君子之責，固不足恤，所深

恤者相公之相業當先此也。聞之君子曰：「大人無我則無累。」凡以外物累心謂之私己，私己者有我者也。近世大臣大率私己，每事不權社稷之利害，先探君上之好惡，此固有進退升沉之機把持其心矣。是中安得虛而明乎？非虛非明，念欲分邪正，畏謗即止，邪正安得而分？欲釐弊蠹，拘制即止，弊蠹安從而去？日夜不過嘆息遑迫，視屋竊憂而已。甚者事拂衆志，撓四海，必諉曰：「上意未回耳，非我也，姑少安之，安之則後猶可爲。」後竟不得爲，未可知也。賢者多棄散地，聞者切齒，視者腐心，彼又諉曰：「吾非不欲用某進某，上弗可耳，後日用之未晚也。」已而竟不果用，未可知也。此皆近世氣習之陋，得固寵之私心，而喪忠君之大節者也。願相公急返此弊，以塞天下之望。且以管子之相齊，猶以求賢不廣、不用、不終爲害霸，不寓內政，不盡己所爲則不止，安有堂堂萬乘之相，不得爲管子事乎？今元禮之言又曰：「次輔爰立亦既數月，未有慰人心者，天下於此皆紛紛矣。」相公見人甚衆，如此等言，求之南公之中，真諤諤之友也。彼所謂亦既數月而未有稱者，丞相可不大懼乎？思懼之大以弊不去、賢不薦也。丞相借曰吾力未充，更當引日乃可。昔杜祁公衍相仁宗，凡百日去位，其施設可考，天下至今誦焉。彼在相位百日，豈亦以引日爲解乎？丞相宜殫吐握之勞，悉薦進之力，則詆議猶可及止也。或謂泉州近日已加職名，不爲不薦，其他善類將以次收用。某謂泉州先加職名者，乃所以啓天下之疑也。昔狄仁傑薦張柬之，雖老宜急用，武后以爲雍州長史，仁傑爭曰：「臣薦柬之宰相，非薦長史也。」其後卒相唐。不知今日丞相之進泉州，將大用之以利吾國乎？抑特加之職名以利其身乎？如是而爲之策，末矣。況今群小用事，主聽不一，內外訐沸，曾覲去而又來，安

知無投閒之論？王朴賤而暴貴，慮亦失歸正之心。三衙有勇而驚，無罪而斥，則何以使人輔郡？有苛而察，無時而暴，則何以信衆？至其他含糊背理，以蔽虧日月之明者，不可勝舉。伊尹曰：「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今郡城內外，怨嗟愁感，起不平之憤甚衆，則同志濟時治國之士，丞相其可不急援之乎？某今日送欽夫，不獲侍言於左右，敢達元禮之詞，併以書布之，伏惟幸察。《九華集》卷一三。

答太學學錄梭山陸子壽書

某辱來字，爲愛甚具，何敢默乎爾也。聞之夫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故道也者，吾固有之也，吾能始之，能終之，斯爲道矣。然則君子之得之也，如之何其始，如之何其終也？必有志焉，不流之謂矣，必有學焉，不怠之謂矣；必有識焉，不雜之謂矣。三者之一於內也，奚往而不一也？志之所一，學斯一焉；學之所一，識斯一焉。識之一則君子無病焉爾矣。充之而動，動則明，明則智，智則聖，率以是而沛乎詞，伸乎志，而載乎道者也，異端云乎哉，章句云乎哉？昔孔孟共由者，由此者也，漢已來亡之矣。有曰況者，曰雄者，曰愈者身之矣，斯近之也，卒不至焉，斯病之也，亦曰志焉時流，學焉時怠，識焉時雜也。是則諸子已矣，其可臆也。僕也又出乎千載之後，而起諸深山，而談寂寞之道，而出九華《辨言》之文，其譏評信否，其庸自幾免乎？不亦樂

乎吾黨之共樂也？樂之在我者也。今也有聽不聽，後也有傳不傳，吾何損益之有焉？此公所以欲共樂此樂也。子壽所云諸皆是已，獨曰：「未敢有意於文而甚好其道。」斯道也，好之篤則言之章矣，文不外斯也。退之所謂未聞響大而聲微也，公其懋焉。《九華集》卷一三。

答甥費判院恭用書

某再啓：吾甥書辭之意勤勤甚矣，吾甥之能有立也！其致詳熟復盡，所慕則古，所略則名，以仍世父子之所以待我，如我之所以自待，不謂之知我，其可乎？夫君子不自欺則不息，不息則無不誠。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也。」故在衆者，我之所不能惑；在我者，衆之所不能易。不惑於外，不薄於質，是之謂不欺。惑於外則情勝矣，薄於質則文勝矣。以是爲道則道且蠹，以是爲言則言且末。然則所謂誠者，其可易之哉？豈欺也哉？吾甥知性之學，何往不裕？今欲一於誠則無徇外，無眩辭，庶幾臻乎其至也。來書謂邵子能誠其心，故能發諸先天之學。先天後天之學，世固有其人矣。某固不敢議邵子者，以其簡乎情而篤乎內，先乎質而後乎文者也，以是所爲邵子也。近世學《易》者例曰：「我知言，我盡數。」不識其果能不欺否乎？傳曰：「君子心小而道大。」若浪爲之言，夸爲之名，是心大而道轉小矣。今吾甥之不易言者乃是也，切慮切慮。若某之學之年，皆未可以預乎《易》也。自今至於後日，以不競不流充其不欺之實而已矣。吾甥苟以爲是，願相與力此勿怠。《九華集》卷一三。

與興化林文謙之書

某再拜。自尊旆南歸，且數欲具書候動止，都城役役，竟不暇裕。然度友丈既中有以相親與所以相期，是必不以書之疏數爲間也，負甚愧甚。隆暑在候，尊履即日敬惟萬福。某不自量力，欲求古聖賢之道，植立大中之意於世，故頽靡波流之後，雖以多病多難，輒不自己。始則學焉以充其性，久則性焉以復其宗，既又皇焉以求於天下，將以共吾之樂而樂吾之有，蓋不敢以須臾捨也。如是每一意焉，斯久矣，向猶未之得也。不謂萬里乃見如公者，孜孜矻矻，推原經事，散逸傳注，離異不綱之意，求粹其理，豐其本，甚盛甚盛。雖然，以愚不肖素處下國，既僻且嬾，而其從事此道亦專且久。凡其虛緣寂處，日思孟軻以上聖者賢者詩書，愈窮愈有。雄、況而下有書矣，愈即愈病，是窮古人之所已得與夫得之而未至，而後思吾之所當得者。於吾浩然不餒之實，孰薄孰厚？氣形於心，心形於言，孰至孰不至？吾皆可得而察也。前此既辱遇顧，爲出所次《九華書》者，與老兄觀之。倉卒不能畢，且退又懼乎不醇也，靜理年餘，日加剖擊，今則粗趣乎醇矣，於兄不當自隱也。且夫天之有斯道也，故當公之於傳道者，人得之則人傳之矣。身非取人而後動，口非取人而後言，道非取人而後致也，亦曰勉焉得之，則得之也。世果喪道矣乎？由是觀之，思而未至，雖雄、況言而或失可也。思而至，雖塗之人無失可也。此不肖於此書所以無讓也。更旬日後，淨手錄呈，千萬爲詳復之。有病焉

者，必告我，僕非既其文求既其實也。《文中子》想已摘出，僕之書亦粗指出其本文，竄去其附益剽入之陋，如解繫緩轡而驥之，德力見矣。老兄以爲如何？切便見教，吾人枯槁汨沒，又相與談寂寞之音，想爲世笑矣，勿廣勿廣。《九華集》卷一三。

代人上李制帥書

蓋聞君子有以高天下，則天下之人推其高。君子何能高人？能服人也。昔漢廷臣尚辯，劉寬不辯；漢廷臣尚爭，劉寬不爭。其不辯不爭，非不勝也，度量寄焉耳，此寬所以爲寬也。昔晉諸公進趨者紛然，獨謝安恬然，議戰者戚然，獨謝安怡然。夫安之恬然怡然，非徒然也，清淨在焉耳，此安之所以爲安也。故二公之有以服人，人服之，其度也，其靜也，率服人之具也。此僕所謂君子非徒高人，必有以服人，其是之謂歟！恭惟制置密學先生老於道德，而際於名理，雖翹然處暴黠之間而不爭，游談還至而不辯，此以度量高天下，天下推高者也。撫摩蜀人，蜀人既休之，且安之，下載清淨，非他也，以靜服人也。夫公之於人以靜勝，以度勝。嚮也漢之劉、晉之謝，比公其小哉！此兩蜀之士皆裹糧而見公，處公清靜之淵，而仰公度量之海者也。僕亦願游淵海之一者。夫士非徒求進，非徒不進也。有大賢而依之，何由而不進？況僕今之進，異乎衆進哉！蓋昔先丞相之知人，知莫如公；僚友之可畏，畏莫如公；文誼之可友，友莫如公。夫丞相知之也，畏之也，友之也，皆莫如公，此宜

僕有求於公也。況邇者天假之便，獲處公之幕哉？此僕慶幸當何如也！昔嵇叔夜以身徇國，其終也，執子紹之手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是以其子託故人者也。今先丞相之殉國類於叔夜，公之賢過於巨源，而僕之才遠愧於紹，以不孤望公者，亦巨源之故也。況僕有華顛七十之親，聚族百指之養，宜賜憐隱。望望。不宣。《九華集》卷一三。

答張南軒書

某上覆：近別英緒，乃情惘惘，蓋自去冬一病不振，牽連三月，亦以爲久矣。初強起隨俗應酬，又苦寒嗽，四幹疲殆。既又旬餘，賤累來自天西，又強作支梧，志意鬱鬱然，終不聊賴。如人家布席，燈燼火滅，酒殘歌廢，而或有一客突入，牽挽主人強飲，仍欲布席如初，如此於人情爲樂爲願否乎？此僕今日留此之勢也。妻子既赤手南來，僕又劫劫未能赤手將之以去。萬有顧戀，則目前顛踣之議，危苦之勢，黨同伐異之私，度非一士橫身可任，況僕寒遠莫先者乎？尊兄心期，必相憐念。昔之賢有希贈言者，必曰何以藥我，何以處我，此僕晝夜不無望於尊兄。若其書之疏數，問之勤怠，叢細之語，尊兄必不推求於踵武之內也。近見所貽子霖書，似薄怪僕者，不知方寸之中艱難，薰心抑鬱而無誰語也，尊兄必矜照此情，當窮研於迹外也。僕尚何辭，然不敢獨外吾兄，亦精言之於此。今天下所望莫過兩相，其實皆君子之質。左相既爲客所誤而心漸蔽，右相又爲勢所怯而志漸疏。誠能充本於

遠大，則客所誤者可以錯枉而舉直，勢所怯者可以外身而勇奮，天下事尚或可望也。然以私料之，客所誤則私黨愈熾而公論愈衰，平日市聲名於世者，植志傾惡，公吐正論而潛結近習，唱言誠明而身爲墨賊，依阿於此以和附之，潛起蠹害善良之心。前日元履俯首受斥以歸，今獨餘僕岌岌於是，其又能行所信矣乎？僕告右丞相所以脫去藩身固志之說，而相君以爲升沉有定命，切安於中，勿爲外事侵亂。僕平日粗學道者，豈不明知此理？聖賢心情當憂勤之地，未嘗不安靜；日入靜境，未嘗忘憂勤。莊子曰：「天德而出寧。」是天德者皆備於我？我遵而直之，敬而復之，所在而治，則所在而靜也。故行富貴，行患難，皆吾有以出寧之德，德者由理而已矣。但今日事極險惡，非特忌者滿前，而讎嫉之積如山，誠可畏也。前日見丞相，言將有所振舉，宜及時順動，未可遽興兵。以傷財之說再三論之，丞相亦俯首稱善，相期兄以金石之固，共功業於晚日。矻矻說之不去口，願更爲之精加思慮耳。陳邦彥未作諫官日，每言必相欽重見聽，其意以今日善類不多爲念也。既在言責，似相疏，此亦似爲平日負虛名而身墨賊者誤之也。尊兄切勿泄此語，令僕立受奇禍。蓋老兄前日譏其赴鄰家席，至今相尤不已，鄰家既去，渠輩亦無悛容，又陰轉而之他，非墨賊謂何？前日魏元履上書，說其暗主曾覲，今覲既來，諸公了無一言。然朝廷必欲區處邦彥，豈得爲過乎？此由魁然在上者好墨賊，有以陰悞諸公也。近芮國器數往還，端靜而介，朝家獨可保者，此一人也，但未知其心深能辨邪正與否。交道誠難，不得不日相磨淬也。陳叔進亦佳，但恐其膽力差弱，自了一己無過失也。鄭儀曹、李秀叔亦只無過者，其他更未易數耳。知人誠難事，丞相近已奉詔馳出門，其大意亦以任巨責重爲憂，欲以微罪

行，不然千鈞之弩，何爲驟鼠發機哉？僕近日與子霖言丞相一事，似丞相終見未透。古雖有任賢使能之說，然吾儒涵浸充積得到，四時自行，萬物自生，豈有執戈矛馳逞，自與甲兵縱橫者，便爲知兵？輕裘緩帶，沉醉靜慮者，便爲不知？儒者可以一發名哉？列國以下，其後如諸葛、王猛、崔浩、裴度，竟何物也？司人物者但當看其才氣卓識如何爾。《語》曰：「文武之道，未墜在人。」孔門何嘗分文武來？果若分二塗，便與晚唐陋儒氣象一種，分文宣王爲一廟，武成王爲一廟。孔子不知兵，則夾谷之事當借諸侯客子應之可也。此事當細思，兄因書爲丞相言之，且令親近當世卓識，曉透大體，一二儒者爲宗，其餘才則以次用之，兄其可安視丞相而不自奮，以至名實俱亡也哉？願無聽於浮說。適更所欲言，紙窮筆倦頭亦昏，三嘆而已，容後訊也。《九華集》卷一三。

上執政書

某竊議南北通好，其事有故，其使命儀制亦有故。昨日北使奉命，乘軒而入，非故事也。不引他疾，而先引足疾，非懷黠計，欲陰啓不拜之漸乎？萬一九賓在廷，或致倨肆，作跛倚之狀，朝廷何以制之？事關國體，少有蹉跌，傳笑四方，何可忽也？謂宜今日先施伐謀之策，令理體得安。昔契丹使蕭英來聘，仁宗以富弼接伴，上遣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曰：「弼嘗使北，疾卧車中，聞命起拜。今君聞天子之命，乃敢不拜耶？」英惕然起，使人掖拜。萬一斯人起蕭英之意，則富公之語正可

施也。況彼以閃動爲詞，又非沉痼，其不宜掖拜明矣。其次若寬賜之告，日有勞問，仍獨引其副，使之成禮，且白上明降指揮云，俟卿足疾安日引見。如是則其謀塞，其膽破矣，是不動聲氣而得上策。昔西夏遣使請事，請粟於朝，呂夷簡以意折之，彼亦後悔，乃曰：「不合如此，朝廷有人。」願先生與左丞相試精詳之，無使此使潛計得施，輒萌朝廷無人之嘆焉。今日傳者以爲是人來，語不妄發，目不忤視。蓋語不妄者必其慮固，目不忤者必其謀深。如此，則彼非來使吾國，乃覘吾國也，待之可無重詳乎？某正病中，不能走謁，又方啜粥，謹力疾具稟。伏惟以社稷經意而深圖之。《九華集》卷一三。

上丞相議置發運書

某竊聞朝廷得旨，更置江淮諸道發運使。外議既不能深曉，已半疑惑，又欲以史正志者爲之。愚不肖，不知其所自來，但見其前後奸欺，罔上無畏。始談攻守，迄無一成；請置水軍，徒爲百費。聽其言則虛譎日進，詰其事則誕妄日彰。居常軒軒視正人如寇讎王龜齡，指老成爲兒戲張魏公。若此異類，長惡不悛，積其宿姦，愚弄國事，自合爲大膺誅戮小禦魑魅者也。丞相諸公前日每患臺諫不知大體，今日乃使小人欺蔽九重，略無忌憚。幸而諫臣首發其事，彼非深知諫體不能爾也。然彼已三言而伎倆窮，紳笏萬口而惡言播，丞相諸公爲聞爲不聞乎？不幸大論竟亦不從，則正士去亦不久。善類率

以此爲去就，天下四顧而責將誰責也？丞相必能處此矣。且陛下命正志爲蜀帥，正志捍抗不行；又懼其罪也，則多方以求免；求之未得也，則談利以迷蹤。叛命慢官，莫甚於此。昔唐太宗命盧祖尚守幽州，祖尚不行，太宗曰：「朕何以使人？」斬之廟堂。不知正志今日之辭蜀，有異祖尚之辭幽州乎？一從其言，遂墮其計，又紊國紀，甚可惜也。況今日財物憔悴，繫生人之命；歲月取捨，繫治亂之原。正志欲脫一行，乃復鼓舌妄發。且學識如王安石，一妄更張，遺禍至今，況是小子至庸無識者乎？此物情所共駭者也。某待罪三館，於一小人去留似亦無與，然使國家無故而忽諫臣，無事而委命令於不義，可得默乎？前日王天覺以市井無賴蠹惑衆聽，以污清朝，聖上覺悟，去不容髮。今不閱月，正志又前，旬日之間，訓、注相接，此何理也？願丞相諸公審處焉。夫廟堂者，納君於無過；而臺諫者，正君於微過，是或一道。今不幸臺諫以言事去，於義得矣，丞相諸公乃曰：「臺諫言不行而去，亦其常也。」假設成王或有過，周、召乃謂此史佚之責，非我責，可乎？二三公何以處之？伏望丞相與元台參政持是以審訂之，若乃以僕爲狂爲愚，不合公議者，亦併逐之。若其不逐，即留門下之辱，是終玷丞相知人之明，罪愈甚焉。敬俟命。《九華集》卷一三。

上轉運陳度書

某頓首。比暑歊寢隆，想燕居有宜。弊邑蠶成麥登，所收十八，勞民少息，粗無流亡。非使臺善

化，其孰致然？老夫蒙幸甚深，知免於戾。前沐示諭，故不涉便文。即向來嘖嘖煩言，又何卹？安服寵次，報政多成，餘冀善舍多祉。不宣。《九華集》卷一三。

賀何舍人運使啓

光奉綸言，榮躋計府。傳聞千里，歡豫一辭。竊以任官之難，莫如將漕之重。必資巨德，庶革弊原。劍嶺千畦，極遠近賦輸之困；龜城一道，當西南旱暵之衝。非仁人起而救之，其大勢可以憂矣。忽聞休命，相遂遠圖。某官學企前修，職通異貫。名盛而實甚副，論高而用不疏。詞令最嫻，言語妙乎天下；起居得體，風彩聳於群臣。驟輟邇班，來恩遠服。重湖政舉，特披夢澤之雲；九頂化成，再問峨眉之月。惟留滯寒鄉之久，宜從容溫詔之頒。爰陟使華，行驅民瘼。某聞道有自，受知獨深。既見子雲，奇字可識；獲親德秀，世利都忘。偶緣寒餓之驅，遂致典刑之遠。窮懷易感，撫敝橐以川流；勝餞何時，候歸艎於日下。《九華集》卷一四。

上王運使啓

猥以疏庸，偶蒙器遇。經品題於平子，世不敢非；承指畫於柳州，文皆有法。勤書紳而自勵，念

揮塵以不忘。伏值某官道本周知，仁無擇物。數區中之賢而名最著，容度外之士而信不疑。竭來謁大巫，心共傾於高論；我亦輕餘子，公豈挾於是心？遂使荒孱，例蒙甄錄。謂其才疏意廣，不隨世範以驅馳；憐其志老學迂，頗識古書之正僞。特矯世俗，屢形齒牙。某敢不增益所不能，敬修其可願。窮塗易感，撫行橐以川流；勝餞何期，候歸艎於日下。《九華集》卷一四。

與孫侍郎啓

光被綸言，外臨藩服。盡當世險易之節，與時偕行；得古人進退之風，不可則止。貴名甚白，義路益清。恭惟某官迪德無私，剛中莫屈。懷慷慨素蒲之義，處雍容從橐之班。動必宣心，居常造膝。謂言之必可行也，務在有餘；而道之將廢命歟，蓋將有待。方幸回天而展力，俄因散地以均勞。暫遠鵬行，遂憑熊軾。獨當一面，曾何蜀道之深虞；入爲三公，行復漢家之故事。《九華集》卷一四。

代上侍郎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升禁從。凡依庇賴，共切歡愉。遂稱再世之能臣，豈特當朝之盛事？頒一札十行於中禁，掌五材九範於左民。恭惟某官學邃天倪，心潛聖域。外克詢於王度，上特選於世勞。紫禁

飛英，青雲接武。討論潤色，舊觀麟閣之書；厚重忠純，益峻象河之秩。粵著經綸之效，果膺親切之除。深惟少常伯之員，進貳大司空之職。謂萬物雅資於繕治，下綜百官；而六曹誠繫於樞機，行躋兩地。某壯懷蕭瑟，倦翼低回。幸復與於計臺，慚無功於利柄。崎嶇末路，敢期鵷鷺之行；瞻望崇闈，聊申鸞雀之賀。其爲欣幸，莫究頌言。《九華集》卷一四。

遠迎楊尚書啓

某恭審尚書太學先生西乘鵠舫，按臨舊部之江山；南指鳳城，光顯中朝之日月。拭目載瞻於履舄，究心預慶於鈞衡。擁簪直前，望塵敢後？《九華集》卷一四。

謝蔣參政啓

恭惟參政相公德望著世，忠純在人。家三徑以載清，論萬幾而中病。文章爾雅，炳制作於西京；門地推高，甲衣冠於東渡。猶退託無軒冕之意，每加意採芻蕘之言。致茲孱愚，亦預升進。某敢不仰師餘論，益廣前聞。務推行疇昔之言，以終究事爲之志。素貧賤而行貧賤，忍自慚有守之初心；知《春秋》而爲《春秋》，尚可紀無前之盛蹟。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九華集》卷一四。

謝給事啓

恭惟給事直院英辭溢世，絕學師心。庶幾鄒、魯之名家，是蓋淵、雲之故國。謂朝廷擇士，宜興孝以舉廉；使天下同風，庶回心而嚮道。齒牙所逮，羽翼借成。自愧愚頑，亦膺登選。某敢不仰思盛德，益勵菲材。臣所知者鄉人，乃蒙公舉；我當報之國士，倍切私忱。感激所深，名言非悉。《九華集》卷一四。

回朱知郡啓

榮膺詔旨，進典侯藩。公路惟清，貴名愈白。竊以國家擇守，先循良愷悌之人；賢者報君，無内外重輕之異。若千里之牧視九鼎，則萬里之遠猶一家。振古所難，非才孰可？恭惟某官天資最劭，地望推高。文翰雍容，蓋出三陳之故里；政術敏妙，是誠兩蜀之通儒。所臨擅一時之稱，譽者常四面而至。果見絲綸之出，再膺符竹之分。申詠袴襦，有三峨之故事；漸披荆棘，化九隴於樂郊。得衆之歡，非詞所既。某承顏最舊，集忤惟深。仰慚風貌之崇，先枉雲緘之辱。盡出客下，公深得古列侯之風；或遺予言，非所安愚不肖之分。其爲感激，未既敷宣。《九華集》卷一四。

上都大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躋延閣。見吉士遠人之增氣，知盛德大雅之可憑。公路益清，貴名逾白。恭惟都運都大顯謨先生，受天間氣，爲世偉人。朝論推能臣而甚高，遠方託明府以爲命。爲善而不改其度，豈間東西；居官而無負厥心，敢分內外！果致庶工之薦寵，致茲華職之延登。列聖訏謨，醇乎醇而詔後；大君有命，新又新而得人。俊塗益聞，公議交聳。豈止守鉛黃之舊，蓋將分朱紫之華。漸邇天閭，先銀漢靈槎之泛；行升秘殿，煥青藜太乙之觀。某顧以非才，幸叨下吏。竊聆賢者之進，退激懦夫之懷。割席求知，願終始效任安之義；登山見遠，顧幽深愧裴令之言。少答鴻私，先伸燕賀。其爲慶抃，未究敷宣。《九華集》卷一四。

謝湯大卿都大啓

竊以鄭舍無氈，坐媿十年之困；荆門有望，甫傳一紙之榮。顧肺肝無絲髮之能，而筆墨重丘山之賜。伏惟都大卿先生，才碩而敏，氣沉以雄。多聞過陳子之三，高第壓牧之之五。湯廷試第四人。賢關高步，蓋諸老莫爲之先；禁殿程才，舉群臣無出其右。進司風憲，旋試月卿。以江東南之望人，爲

帝左右之英選。臺言正衆，儼然望而畏之；心計利民，特立有如此者。比因眷命，出總行臺。蒙嶺萬綱，浩浩起摘山之綠；渥洼千騎，駸駸飛逸足之黃。雖上心倚重於西州，然元老行歸於中禁。某沉迷圖籍，沿襲箕裘。生平有孔文舉之疏，一日蒙郭有道之盼。嚮曲承於點翰，避不敢於循墻。對先生而相與言，願師至道；微夫子之發吾覆，見笑畸人。既賴埏鎔，愈增踴躍。《九華集》卷一四。

賀王丈遷都大兼漕啓

伏審榮升計府，申莅茗司。千里傳聞，一詞懌豫。百吏共推於大手，兩川將至於息肩。必著宏規，永驅宿弊。恭惟某官質據異稟，學企前修。出乎忠孝之故家，辦若功名之餘事。一言一動，無群士篆刻之風；百舉百能，守先朝篤老之論。惟獨蘊於天而絕異，故所臨之地而有聲。大盜驚心，坐安西服；小民引領，卧治南充。辟止辟而刑祥，心格心而吏畏。果躋峻職，益簡上心。茗旂將擷於群秀之中，有遺味矣；驥窟行空於萬里之外，無留良焉。佇聆異最之升，重見修門之入。某受才實散，荷顧特恩。久慚東閣之遊，退遂北堂之養。既一生不得文字之力，故百舍不免簿書之勞。身留空山，日對小吏。盼窮塗而甚感，望舊館以銜恩。魂夢交馳，典刑未遂。驟聞好語，豈敢賦《十離》之詩？已振敝冠，固將卜三沐之見。其爲忻祝，莫究賀悰。《九華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四八三八

員興宗 五

與紹興師相賀冬至啓

律移舜琯，陽已肇於吹葭；節次周正，日初長於添線。恭惟某官以民爲念，共慶暖律之回；與國同休，茂集純禧之介。某遠拘官守，阻造賓閔。展慶無階，頌懷增極。《九華集》卷一四。

與王師賀冬至啓

土圭測正，想天道之默回；官線加長，欲人時之敬授。日在斗而南至，歲守心而西穰。君子哉若人，先生者是事。恭惟某官運籌合意，輔政同心。五經總於石渠，四時和於玉燭。風行屬部，奠白鹽赤甲之區；雲望清朝，扶紫蓋黃旗之運。善調鼎鉉，仰穆乾文。《九華集》卷一四。

與汪國史賀冬至啓

日在牽牛而至，宜申慶賀之年；人謂沐猴而冠，未及威儀之著。蓋四時之序，則固和於玉燭；然五經之辭，則寢選於石渠。賴大賢靡所不容，致小夫且以自立。作爲禮使以有禮，僅知漫刺之懷；盡信書不如無書，尤愧空函之達。幸貸顛狂之俗吏，願憐謬誤之醉人。永滌前愆，實資巨庇。《九華集》卷一四。

與成都倅賀冬至啓

元天黃道，肇四時玉燭之調；畫閣紅爐，蘊千炬金蓮之用。名爲厚德，若是其甚歟！數僅平分，得者或寡矣！惠心益施，幸叨寬假之恩；道氣復充，宜慶綿長之福。《九華集》卷一四。

代王提刑賀正與王顯謨啓

四序更端，春王謹一元之始；三陽屆候，君子膺百祿之宜。恭惟某官學造道源，智周物表。惟帝

左右，一時曾變於斯文，莅川東西，兩蜀今受其陰賜。既兼被烏臺之薦，豈久淹馬政之司？適履人正，定膺福祉。既後陳於祝頌，曾莫罄於悃悃。《九華集》卷一四。

與路運使賀正啓

王政謹一元之始，罔不若時；君子順百祿之宜，膺受多福。恭惟某官清時雅望，奕世宏規。衣冠聳京洛之餘，出乎其類；襟韻挹岷峨之粹，熙然似春。既克阜於邦財，宜漸膺於帝眷。首乘歲律，備介春祺。遠莫致於鄙悰，慶徒深於善頌。《九華集》卷一四。

與王制置賀正啓

履端於始，朝廷謹受朔之元；求福不回，君子得乘時之義。功由歲積，道與日昇。某官厚德鎮浮，偉才經世。典謨潤色，昔雍容爲鴻閣之華；屏翰藩宣，今造次繫雪山之重。既純乎純而進德，故事無事以得民。衆望攸歸，春祺將介。坐集寅正之祉，時惟哲人；漸符泰極之祥，以興嗣歲。《九華集》卷一四。

與趙郡王賀正啓

爰紀夏正，王人所謹；載瞻魏闕，治象惟新。茲惟出滯之辰，宜集迎祥之慶。某官信能處己，智不違時。衛社一心，亦庶幾於金氏；輸忠萬里，夫何慮於玉門？既祚之土以建邦，又爵於朝以示遠。永依樂土，知塞草之長春；敢祝新祺，擬椒花而進頌。其爲慶賀，罔既敷宣。《九華集》卷一四。

與王鈐轄賀正啓

三元肇歲，時紀建寅之初；萬寶回春，人符交泰之象。況備一時之興望，宜膺百福而鼎來。伏惟某官卓然英才，允矣世將。傳聞北地，罇俎可以折衝；暫總西兵，藜藿爲之不採。適介人正之始，茂膺天祉之多。素著威稜，若千里風雷之駛；即期帝澤，更一番雨露之新。慶忭之悰，敷陳罔既。《九

回成都節推賀正啓

雞聲嘒旦，肇元日之獻圖；龍德回春，屬新年之納慶。方頌椒而愧後，致簡竹以居先。善其職而宜國人，衆僚欽仰；爲此酒以介眉壽，五福繁昌。《九華集》卷一四。

與普州知郡賀正啓

魯經紀事，正標五始之文；漢曆頒常，寅總三元之統。《泰》幸交而迪吉，《履》宜視以考祥。恭惟某官月旦鄉評，陽春政術。推誠贊化，九天載想於玉龍；治民奏功，兩地行瞻於金虎。《九華集》卷一四。

回教官賀正啓

正月之吉始和，務承休而無斁；夫子之道至大，乃積德以有容。未遑韓斗之瞻，首辱郇雲之貺。爾愛羊，我愛禮，推朔旦以表誠；震爲龍，巽爲風，遇陽春而贊化。《九華集》卷一四。

謝陳同知啓

恭惟樞密同知參政，德能澤物，學本積躬。以仁義爲基圖，加文章而黼藻。籌邊至略，蘊尺箠制敵之心；仗節輸忠，懷九鼎重趙之意。每見兩朝之譽處，最更萬變以勤勞。意念報君，莫如擇士。至使迂愚之迹，獲陪俊彥之遊。直道雖行，大恩難稱。仕固伸於知己，敢主惰偷；書不足以盡言，聊形依頌。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九華集》卷一四。

上楊知府啓

義掩前聞，名高勝社。源本魯諸儒之學，雍容漢循吏之風。湖右政成，一日掃茗旗之弊；左綿化洽，三秋無田甲之荒。凡桃李所生之蹊，皆衣冠共紀之政。供養三百指，怡愉有相浹之仁；仕宦三十年，造次無可愧之事。每有噓枯之意，不忘策蹇之思。如某才地最凡，性天不敏。悵歲月纏悲之久，動山林獨往之思。昔以明經，濫爲蜀多士之冠；固嘗際禍，幾有楚三閭之憂。幸眷諸臺，屢塵下客。既無補於規畫，願改試於簿書。期會公門，世有以賤爲貴者；從容樸學，信不足使於前歟。謹已遂於三熏，行有期於一顧。其爲忻幸，罔既敷宣。《九華集》卷一四。

謝差遣啓

託庇逾年，仰想繡衣之重；垂名異日，游蒙華袞之褒。納匿瑕藏疾之端，示噓枯吹生之力。誦言至止，念德在茲。如某小智自私，大惑不解。蓋當益堅而當益壯，懼輕招辱而輕招憂。以故處於拘拘謏謏之間，庶或出乎擾擾膠膠之外。屬依墻仞，獲與銓衡。殆憐粵鑛以成金，冀爲君子之器；猶慮鄭聲而亂雅，忽遺天下之材。顧渭叟以覲顏，視商皓而擊節。弗知圯上書矣，況決稷下辨乎？繫吾徒不惟古之謀，奈俗儒敗乃翁之事。豈十數輩而易得者，仰千百載而難遇焉。實慚淺聞，誤玷妙選。此蓋伏遇某官性天溥博，量海深沉。拔英俊以強本朝，有仁義以利吾國。老老而民興孝，等差素辯於人倫；貴貴而上尊賢，中飾特嚴於邦典。未遂鼎調之命，暫兼帥長之權。致令庸愚，濫邀收錄。某敢不佩韋衣褐，食檠飲冰？務恪守於官箴，用祇酬於恩造。《九華集》卷一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投王顯謨啓

伏審光奉綸言，榮升計府。見群士遠人之增氣，信盛德大雅之可憑。公路惟清，貴名愈白。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偉人。以儒飾吏而術不疏，以慮沉幾而物無蔽。中立不倚，道弗係於榮枯；曰思

無邪，心曷分於內外？退盡部刺史之能事，果膺聖天子之簡求。以公兩鎮外臺，善推明於德意；而察九州循吏，宿欽奉於詔條。惟其愛民，可使裕國。躬馳蜀道，五年既棠蔭之多；聲薄漢廷，九扈陟稼卿之貳。俾恩遠服，以阜邦財。豈惟增益於縣官，兼可調護於諸將。庶盡揚鞭之算，行增秉軸之階。某顧以非才，常叨下顧。衣食遺母，曾寬蓬戶之憂；道德照人，宿幸珠庭之仰。賴漸摩於至善，每罄竭於微忠。雖內顧其百不堪，當自誦其三宜去。登山見遠，顧幽深愧裴令之言；割席求知，願終始效任安之義。其爲感激，未既敷宣。《九華集》卷一四。

賀漕使啓

遣使臣送以禮樂，在車則聞鸞和之音；化天下尚於中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譽久傳於卿月，象初顯於福星。其悅無疆，乃終有慶。恭惟某官廣湖器量，長嘯才猷。陝以西二公主之，斗以南一人而已。英資孤竹，昭昭賢德之榮；觸處甘棠，赫赫吏能之著。郵駟啓其行色，著龜告其吉辰。豈惟轉漕於關中，抑欲裕財於淮右。爲方千五百里，喜遇青春；所隸一十六州，欣逢白晝。爰望塵而交慶，屬開府以爲新。席恐未溫，詔應趣召。即燮調於梅鼎，永協贊於楓宸。某下吏備員，厚顏苟祿。叟不遠千里，方切仁民而親親；我獨有二天，敢不尊賢而貴貴？益深頌詠，罔既敷陳。《九華集》卷一四。

上李漕啓

初心不武，繆爲千里之行；末路甚恩，近託二天之庇。既自塵俗吏之列，敢妄意諸生之間？乘大賢之得時，與斯民而共樂。輒憑竿牘，以候門牆。恭以某官用在六經，學高三古。窮原反本，歸孟氏之醇乎醇；成己立人，如伊尹之覺先覺。餘波所及，晚輩有憑。久矣斯文之宗，不勝其貴；獨於天下之器，所取者廉。去國五年，承流三郡。屬干戈之警及於黎庶，而錢穀之問至於廟堂。乃奉明綸，遠將使指。雖管仲徵求之藝，公所不爲；然蕭何轉漕之勳，上豈忘報？即儲善最，歸綴清班。某愚不適時，官無佳況〔二〕。昔礦璞以頑而就礪，賴化手以成材；今頭顱如此而遠遊，負平生之知己。尚寸心之未折，於門下以堪勤。大厦既成，已作穿簾之燕；一枝有託，何愁遶月之烏。《九華集》卷一四。

〔二〕佳：原作「佳」，據文意改。

謝除教授啓

竊以勸善之地，宜拔其穎而取其尤；成功則天，斯求有道而得有命。苟一旦投之於英俊之域，則

四方指其非簿書之才。樂矣文字之間，爽然塵埃之外。日眠何害，信飽腹之便便；官冷自如，任諸公之衮衮。遂其疏懶，養此衰愚。是謂不貲之恩，敢忘傾頌之意？茲蓋伏遇某官斯文宗伯，吾道主盟。常紉詞於班、馬之間，固弗論於晉、魏而下。賈生奏議，諸老皆莫能言；田叔入朝，廷臣無出其右。蓋泓渟涵浸之甚久，故發揮振耀而每高。僉揆通才，豈宜稱外？歸帝左右，將巖巖而具爾瞻；顧蜀東西，豈悒悒而久留此？斂百能而已具，猶一士之不遺。取於無心，得之有義。既知其志於力學，故受之芹藻之宮；又察其心於奉親，故丐以斗升之祿。非知我者，誰或使之？勉紹至音，務酣正味。亦既以身而徇道，先推所學以及人。謹鄉遂而令遠郊，貴左尚右；招諸生而立館下，刮垢磨光。明素守於再三，報所知之萬一。《九華集》卷一四。

上宰相小簡

某深惟相府之尊，道冒天下。天畀吉德，神懷正直。奮謀經濟，與聖胥會。萬祉百福鼎來，豈有窮哉？某一介西州之賤，惟與胥民歌陶大化之餘，夙夜欽祝而已。某自揣人微且賤，何足以識測盛德之千一？然百吏之末，一屬覆露之下，敢以僭言之。恭惟僕射相公蘊神機，躬道妙，上亮王采，下紀民彝。自邇年對司台柄，德蔭遐表，固足以本中庸于萬事，備賡歌于九德，待之有道而載之無窮矣。某區區庸妄，何足以識之？某仰惟國家世洪業，闡大猷，倡治于萬世，贊圖賚弼，必得盛德百全之

英，使庶工仰式而後可。今僕射相公以碩大之資，輔之以忠厚之望，誠足以寄國之一體，而正邦之百度，天下朋應胥悅，誠不可以殫述也。

某伏審僕射相公勲德照世，名儒搢紳皆願掃門，而無因望舄，而不得然。竊窺鈞座之意，亦豈不欲廣羅天下英才，而置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取之也。某固庸賤，然結髮志古文二十餘年，游神孔老之門，含英漱潤，不謂不久。謹忘其名爵之微，距躍獻所著《老子解略》一軸。伏惟鈞衡之暇，稍賜微睇，庶知其才雖猥散，而用力於斯文之舊也。埏鎔之餘，稍加光庇。某區區企訴，與日無既。

某輒有危懇，上瀆鈞聽，曷勝震惕。惟九造垂恕，是以敢冒言之。故侍郎關丘公、戶侍湯先生，皆法度盛德之士也。相公以鈞衡之重，不忘雅素之懿，不替夙契之舊，此近世未有也。關丘入蜀之始，某待命賓次，一見其文而稱之。至湯戶侍入蜀，求某于蓬艾之間，而置之賓客之右，周旋四載，日聽二公超卓之論。稔聞相公道德之美，是時已有彈幘趨走瞻祈之誠矣。會西南省試，偶以孱愚，叨竊第二。不幸萬里南下，沿道失舟，驚苦之餘，僅得一第。因赴訴於有司，以故事類省士上三名求一教官，以慰垂白之老，卒成蹉跌。於是因所學之素，露塵之於鈞屏之下。相公乃哀其力學，而摘其經言，特賜命召。是時某以失舟，旦夕寒餓，俟命十一日，即出門更節，而呼召之音至。蓋相公雖有深仁育物之心，一士失職之念，但某敗棄之魂，不及霑司命肉骨之惠，豈非命矣哉？每一思之，即悼心蹴骨。重念某曾以斐文較藝西蜀，濫冠諸經，又以布衣出湯戶侍、關丘公門下，學衆人之所不學，言

衆人之所不言。一失恩道，狼狽日甚。今者迫以簿書之遠地，又以親老之羸瘠，欲去則不可。今顛躋至此，相公於二公，折位貌之崇，有莫逆之素，豈其一客之恹恹而不爲之動心乎？昔李師錫秀才受知於李觀元賓，元賓亡後，韓退之收錄師錫而稱道之。退之之詞曰：「元賓既遠，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賓之所與者，即如元賓焉。」今某雖么微，然即一侍郎之深與也。相公好古樂道，名高退之，而亦肯棄二侍郎之所與者乎？用是自決，作爲一書，仰投鈞座，伏惟鈞慈俯賜憐察羈蹇，特除教官一次，使得誦古學，著陳言，不失素志。其闕次謹錄如別紙，伏希推明前者呼召之恩，特賜收錄。某以孤生單微，仰瞻宗工，孤懷南注，惟祈以大道日被寵光，以福萬宇。虔企虔企。某恭想贊燮大勳格於中外，施及德門，百趣均祐，非百吏稱頌之可殫也。《九華集》卷一五。

謝王中孚提刑小簡

某上覆某官：即日暄意漸深，恭惟使節所屆百城，仰止神用，兼贊台履，動止億福。某方幸趨侍屏著，夙夜欽頌，敢幾妙嗇。行即禁掖隆渥之除，下情預深抃詠。某深惟朝家世闡大猷，仁被廣宇。獨憲臺之任矜式百吏，內外惟均，非得忠厚百全之士，使庶工仰止，曷云其盛哉？今台座清節足以蓋世，道學足以邁往，是用上膺宸眷，下肅一方，則禁近親切之拜，階此而始必矣，非誣非佞。某淺中下吏，竊仰宏度浩若河漢，望之無涯而窮之無端。雖夙夜滌心仰止，豈足以測知萬一者？然徜徉西

南，上質垂紳，下訪僉論，咸謂某官高情雅量，英言奧述。踐更之久，固足以本中庸於萬事，備賡歌於九重，今其時矣。旦夕元軸之秉，某尚竊遲之。

某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凡名流信士，皆願誦徽教，言蔭德芝宇，而台座亦豈不欲廣羅天下英才，置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親至範也。某嚮者攝局成都，幸屢奔趨，瞻拜顏色。然吏役總總，不獲日受碩大之言，勉其所未足，退常喑矣。豈其天幸，遽在挺鎔之餘，一動光庇？心神交馳，與日無既。

某常深究當代之士，拳曲趨超於大賢之門，求合規繩，曾不得履其牆，伸其喙。此無他，仁人既在高位，如炎曦一作而衆爝自熄，餘光皆不足進者也。然退求古昔之義，或以塗中一盼爲有道之深取，堂下一言爲晉卿之不棄。國士相遇，令名至今。士如自治一己，又何必拳曲趨超，求大賢而後合哉？今某疏庸無似，乏一介之援，獨受門下特達之知，則先生超然與晉卿有道而無間矣。某退然自循於中，非先民受知者比也。敢不竭其犬馬，視後而鞭，仰報知遇？夙夜惟深策勵而已。《九華集》卷一五。

代人上張尚書小簡〔二〕

朱夏謹時，仰惟禁掖崇深，武部雄特，職穹地峻，神天扶贊，台候萬福。某謹專勒記上詢興居。

中悃之誠〔二〕，右牋已悉。比辰暑意漸盛，仰惟師長百僚，羽儀萬化，賢哲所介，擁祥特萬，益壽而臧。伏丐妙護耆明，永爲王室依賴，下副宇縣頌系之切〔三〕。

某仰惟某官誠明之質，溫厚之文，二者皆粹然不雜，所謂黃琮白璧，天地之器，南金東箭，湖海之望。嚮者屢試藩符，均勞外府。然汲黯寢謀，望之雅意，自當爲本朝之重。邇者黼宸所以深思，旌車所以亟召，先畀舊物，行秉元樞，旦夕真可踵而須矣。某伏睹制書〔四〕，以禁掖之任，仰屬盛德百全之英，誠足以施六藝之明效，分九品之清濁。搢紳君子與夫蓬茅之細民，聞命之日，皆歡欣鼓舞，引領南望，恐拜除之緩也。更祈養望台衡，遂熙庶政，則山公品題，毛玠雅亮，皆不足列於大君子之前矣，不誣不佞。

某區區一介，力劣才下，梧鼠五技，駑馬十駕，深虞不堪世用。今者恪將使事，遠蔭帡幪，逖觀盛事，登進良輔，俾無庸者得依洪庇，與萬類同慶，誠夙昔之願也。感僚之懷，臨紙無極。《九華集》

卷一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一〕此文《播芳大全》題作《上王尚書小簡》。

〔二〕「中悃」上右引有「某」字，自此句起另分段。

〔三〕切：原作「功」，據右引改。

〔四〕右引自此句以下別作一段。

代人上楊尚書小簡〔二〕

夏令云初，炎蒸漸劇，仰惟典正七曹，鼎來萬祉，神天協贊，台履動止集福。某謹專勒記上千典籤矣。邇者星迎東井〔二〕，風起南薰，不審台座日用何似？想惟濯纓清塗，視草禁掖，兩有勝適。更乞妙護一節，即正三階，下情企禱之切。

某仰惟某官富文篤學，燭理明道，冠藝於南宮，藹譽乎西蜀。令聞令望，表暴一世。名流勝士，殆未可跂而及也。五兵要職，八座崇班，蓋聖王姑示優賢之寵。然超除特拜，未見其止。側耳白麻之宣，黃扉之入，匪昕伊夕也，不誣不佞。

某竊惟國家隲福生靈，兼愛南北，則繼好息民，折衝樽俎，當有人焉。今執事踐揚中外，閱天下誼理甚精且久，則附近懷遠之術，勝殘去殺之義，非執事其誰茂明之？某寒蹤賤士〔三〕，遠塵使節，猗聞德望。今聆顯拜，益喜庇身之有地也。方墮萬里外，不獲進伏兩階，乃情依依耳。《九華集》卷一五。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二〕此文《播芳大全》亦題作《上王尚書小簡》。

〔三〕邇者：右引作「比辰」，自此句另起一段。

〔三〕右引自此句另分段。

上許總領小簡

某伏自瞻違崇仞，歷月之久。即辰秋序微涼，恭惟鳳閣靜深，贊命宣勞，神天兼相，均協休和，台履動介億福。敢幾妙嗇天倪，進總台極，上稱朝家圖任之意。下情不勝詠誦之至。

某深惟某官以碩人重厚之望，間關煩勞。當財用屈乏之時，領縣官經費，裁奢而節，化匱而豐。嘉猷丕績，皆當次擢禁從。今暫權兩蜀，萬貨盈虛，爲登進之階耳。某不才，門闌舊物，竊伏窮山，知庇身有地。區區之私，未易殫述。

某不佞，嘗蒙仁私，備門下一介驅策，警之譽之，夙夕榮幸。今則數奇命舛，一去鈴下，不終大君子之遇。然退自惟省，竊伏古人之義甚久，惴惴無華，不敢持絲毫之欺以事人者，此所以雖望崇閎而無愧也。惟是感恩之深，窮羽栖林，不無託庇之望。敢忘自修，以孤大錫？銘肌鏤骨，未足云比。

某自四月幸錢台座於永康道中，徑歸仙井，五月末成都漕司以先生丁寧獎借之故，遂蒙不遺，差權黎州教官。某雖深荷台座雅眷存恤之不衰，六月初闕期已滿，然某衰病之餘，望德門之惠，噢咻未終，見今尚伏故里。常深思之，昔晉文渡河欲棄敝席，子犯聞之，終夜而泣。子犯不泣於他，而泣敝席，何也？敝席，舊物也，晉文始與俱出，不與俱入，充類而思之，此子犯所爲泣也。今先生德履固超於古矣，僕雖非才，猶愈於敝席。伏惟興衰，不至終棄，無令搢紳有懷子犯之泣者。敢冒言之，伏

幾台亮。《九華集》卷一五。

謝大卿小簡

某皇悚百拜，上覆都大大卿先生台座。比日歆蘊，上承鎮撫計司經畫之間，神明相祉，台候動止萬福。某展布之懷，已具右紙。敢祈保佑沖德，即踐機柄，下副具瞻之禱。

某皇悚百拜上啓。某嚮聞都大大卿端行素履，見推朝右，故屢試霜臺，升內史，譽望甲於東南。蓋哲人君子之履，名位無往而不自得也。乃者得請補外，寬九重西顧之憂。然夾輔之勳，旦暮可見，豈容閣下久外耶？鋒車之召，轉武可待也，欽望欽望！

某皇恐百拜上啓。伏承大卿才學淵瞻，躬踐巍科，雍容論著，誠所謂出緒餘以驚世也。凡儒衣儒冠，皆願閣筆，旦暮承教，但恨無階耳，不佞不佞！

某皇恐再拜上啓。某深惟今世利源，能衣被天下者，無出全蜀。而全蜀大利，惟摘山市駿而已。故朝家於此必用老成舊德才能經濟者爲之，則西民有賴矣。是宜廟堂眷倚於閣下也。聞閣下視事云始，勳效震疊，想已游刃其間，餘地恢恢耳。

某皇恐百拜上啓。某樸學下才，隱約山城久矣。未嘗獲瞻履舄。今一旦收錄門下，遽貶台翰，增光蔭屋。然過情之譽，非寒儒所宜蒙也。不敢當，不敢當！

某惶恐百拜上啓。某自分廢棄，今乃獲與諸令桂講磨所未至，幸甚過望。《九華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四八三九

員興宗 六

上丞相葉公顥小簡

某區區之私，敢言之閣下。夫世有位廊廟、官卿相，而能彈壓百吏，震耀萬世者，必其中有以格於外，可贊而不可及也。故居則以德勝位，動則以道勝欲，事則以公滅私。此數義者，近世蔑有之矣，相公先生獨兼之。是以不肖者得攀援於風濤急悍之中，備員中都，秋毫皆出恩力也。心論感刻，非託尺素猝猝可具，銜戀之極，不知所云。伏自大參相公平日剛大之氣，以旌別善否、扶導風教爲己任。邇者青蠅點素，特然不撓，善處衆枉。不競如此，聖上灼知特召，遂有謁見刑儀之心。此天日清明，豈浮霾所能蔽虧哉？竚見君臣千載之契，自此不膠而固矣。

某才薄力劣，然束髮逮今，學非古不致力，然亦不自知其果至於古未也。嚮者朝無知聞，相公先生一見溫乎其容，炳乎其語，以爲其言浸浸可與談兩漢先儒制作者。某顥蒙筆墨，受知一至於此，何

以論報？昔者漢德光明，諫大夫褒、大夫雄，頌賢臣，贊充國，此二子亦蜀產也。況相公先生名照中外，勲在旂常，異日願附雄、褒之義，秉筆以俟。

某以穹卑之間，不敢輒爾上詢鈞眷動息，諒惟德門之祉，與日無既。某慚感之積，思巨身微，答謝無階。有委，今敬齋袂以請。《九華集》卷一五。

與劉侍郎小簡

某瞻違英緒，倏見秋色，中間一再上書，度次第呈徹矣。比日伏想邑屋晝繡，遠輩前哲，萬福來相，欣尚欣尚！自舟之西，班心岑索，騫於禁密者，吾公皆可以意揆也。風俗日頓委，時事日艱棘，何自從公巖居川觀，抵掌論道乎？但規雅望，不容久吏空山，此則可念耳。未即披際，敢幾以時消息，行秉機軸，以福善類。至布至告。

萬里一紙之間，不數數矣，不當有請。雖然，恃長者無恐也。有李舜臣字子思者，與之州里，本寒家子，少不弄，長不流，頗通文誼，非專學于惡習者。如此人當在君子教載之域，今歲登第，調安仁簿。冠履先後，獲漱濯於天河之旁，願終有以憐異之。李非特僕客，馮當可亦客之矣，幸併以爲照。《九華集》卷一五。

與任子淵運使小簡

某去秋三巴道路艱棘中，辱賓遇之寵，旅惊有開，仰荷疇昔心期之照，渠渠如此，感慰愈敦矣。縻繫萬里，坐見殘暑。恭惟式霑新渥，使事俱宜，台候萬福。尊兄志於道學，立己誠有本末，推之華顛九牧，當敬歎矣，未容徐回一道也。更祈爲名業自厚，行即特招之寵。

某嘗於便風驅狀詢作止，令嗣初二見過，名門之秀，歎仰不能自己也。尊兄於某厚之至矣，近欲略具豆觴遍訪之，已出國都數日。不敏乃爾，無所逃責也？表姪喻備，乃捫膝子宗家也。少年力學，有師承，既得第，此志不墮泯。又其叔充與子方年友雅，故牽聯獲至於大門者，以義自守，見公爲已後矣。聞尉內江，又出治所。其他獎與教，在兄咳顧間，不贅瀆也。尚幸三復之。

《九華集》卷一五。

與王顯謀小簡

某諮布之誠，已列右牋。北辰凝沍斗寒，想惟吉德魁舊，茂躋協氣，無有紀極。某將遂趨參崇屏，嚮風瞻頌，徒切卑惊。

某上覆：蜀，故天府也，物衆地大。然軍民所須，以一方而備四境，爲之支計者，亦難矣。取予翕張，非得士安、張滂之才，欲上下兩裕，何由哉？自台座主計以來，公論翕然，以權以服。蓋言政而及化，則政無不順；言利而主義，則利無不通。台座於此，裕乎沛然矣。益幾寵光，以副蜀人祈幸之意也，不敢誣佞。

某才下不文，不足爲世用。然受知門下，獎予過量。假令懵而無知，猶當銘刻肺腑，況結髮志道，粗有知耶！正以榮賤，相間旬月，不克布尺記於崇屏。然夙昔依慕之誠，無頃不瞻頌門闌也。僭懇僭布。《九華集》卷一五。

與韓道濟知郡小簡

某上覆。前被教貺，其所以蘄予甚過。自分疏欸，何以得此於至友且親者乎？感尚竟不可名。春事流擲，敬承即日裝治之間，行福一方，衆祉備順。某敬具記咨候，區區復容嗣音預此，不周布。

某辱兄萬里致縑素及手筆，獎諭過量，自度無以報親契雅旨，惟竭意贊盛美而已。乃今所得郡奇秀便近，前書已具白矣。更宜一意勉勉，使譽處之積，聲下吳楚，則丞相除吏得無用崔祐父之故乎？空山留滯，亦非所慮也。兄其勉之，兄其勉之！《九華集》卷一五。

與漢嘉李清叔小簡

某再拜。即日隆暑，旅人鬚髮日化，其何以堪！伏想栖遲樂郊，觴詠日適，不知歲月之流，此樂可名哉！甚休甚盛！某雖忝清曹，然人事役役，終無俯仰一閒之頃。內不自聊，乃知前修著書靜福，必林處巖居，非烏帽紅塵間物也。清叔知吾心樂否耶？是心飄忽，思與征帆俱西。願益持養，以全名業爲請。

某與清叔言別後，學力日荒落，老候益冉冉將至，又不精吏事，大似了官逋，非有春容之態。所欠與山間一二高士，抱神一息耳。造物同靳，誰能違之？公能役照我誠，必爲浩歎也。賤屬前過漢嘉，辱賓遇至厚，令人無涯慚感。

某別德之日殊闊，大抵拳拳多君子之思。冬垂盡，尊候體力轉休，未遑布問，祇益慚悚。鄉曲黃枕秀才學力殊老，於世故亦能周旋。以清叔風誼之高，能爲明年於親朋處，創一學地以延之，蓋渠苦於食指之衆耳。其人有特操，故爲一及之，望清叔加誠可也。至照殊幸。

某去歲道經盛都〔二〕，遂獲披奉，殊以爲慰。邇來倏及殘夏，伏惟燕居習靜之餘，履況超詣，萬祉所介。某山間陶然多難，百罹之餘，侵尋二毛矣。度跌宕詩史，自有勝適，乞爲遠業自愛，千萬千萬。

某苦無他技，然從事古言者二十年餘，以公名亭之意甚篤，故爲筆此記。然其間字語皆直遂，欲不慚作者耳。《九華集》卷一五。

〔二〕盛都：疑當作「成都」。

與四叔承事小簡

某百拜覆四叔廷評尊右：違去侍側，泛涉經年。三峽重湖之險，不可名狀，邇來盜賊尤狼戾，姪遠道多有意外之恐，侵尋至窮臘，方至闕下。既已艱苦矣，豈謂主公又先去國，在蕪湖曲折見之，根本既搖，枝葉何賴焉？但以君命猶天，不得不澡心一奉清光，宣赤誠耳。又平日相知如王樞亦化去，王侍郎中孚亦遭口舌，小臣如枯茭，但倚文墨忠信，不問衆口紛華，悉心陳議而已。茲時爐竈正湯火，焰焰可畏，姪相時欲求補外。未幾見玉屏先生薦者五人，皆以次跌去，不謂主上頗憐孤忠，官之三館之下，使糾逖四方之士。自揣愚駑至此，視三嵎無慊矣。此皆叔平日教督之力，祖宗重仍之蔭也，知幸知愧。姪既試院一出，差除既已先定，而諸郎曹、諸館職群聚以賀，廟堂以爲兩學得人，因此更薄有聲名，然見嫉者亦不無也。伏恐尊叔要知子細耳，誥詞錄之右紙去。夢協弟於文字不可不力，吾門寂寞，幸加意。

某皇恐拜覆四叔廷評尊右：萬里外數有西人來，必問諸親尊者起居狀，知入新年甚安，慰喜無量。某近蒙恩召試禁林，薄技之奏，賜誥第一，天語亦數及之。是皆祖宗福庇，尊叔平時教訓之力，今冒顏道山，已兩月矣。群玉之府，真清逸耳。近亦以滿所司，月日復將改秩。已得旨放行，惟三館有此法，其他不可也。

某拜覆四叔承事：涉暑，恭惟燕息靖休，尊候萬福。某去侍側，跨三年餘，夢想常在三嵎。此中海氣昏濕，夏中惡暑，中人摧頽如醉狀，真可畏也。又飲者食者俱非蜀產，彌覺不堪耳。姪甚謀歸計，若得一郡，以西爲幸。近上以四朝正史未就，建置史官凡三四員，姪與仁甫各預其一。度事勢未可以卒去，然麋鹿之適，當在窮山，似此不見有味也。叔壽祉愈穹，更宜服適，不當以家事介懷。暮酒養高，一切可也。姪方謀般家，有可教者，願細語之。

某拜覆四叔承事：不侍几教近五年，歲月易得如此，每念老叔及二嬸今皆高壽，而劣姪又爲一官所羈，思歸不廢，促歸未能也，可奈何！而又墳墓拜掃之念梗於中，涕歎無有已時耳。此時又及三秋，海氣昏昏，殊無樂態。伏想故山高明之地，尊候邇來日益萬福。楊老弟學力可謂篤老，而進取之願未遂，兄豈能不慨然乎？更宜勉勉，當取一第以晚蓋也。卿相爰立，士民胥慶，前歸正士危疑萬狀，今着牀眠矣。三山之光與天齊也，更煩吾叔與鄉父老言之，不及一一露布也。先此劣姪立朝，屢爭一二大事，即欲投劾去矣。歸川者必能具言之，所爭者不可形紙筆。會丞相來，所言皆合，則劣姪尤以爲丞相可輔，天下大事尚可爲也，且復少住。《九華集》卷一五。

上虞丞相小簡

某一向竄伏窮山，艱難百罹，然萬里浩戀勳德之門，寢食以之，所謂穹卑有間，而心則無間也。冬事將艾，恭惟機政惟新，變輔休明，鈞候萬福。某已三熏欲趨屏下，以聆謦欬之音。夢想顧瞻，無須臾之置。謹先布惓惓之誠，惟鈞慈少加亮察。

某身墮一隅，猶坎井然。歲月不悉，南州之事，其要者可不問而知，知而喜。竊聆大賢之進用，因卜朝家之休隆耳。伏惟某官望高一代，勳冠百辟，其雍容宿德，故已不朽，於前修則或見之矣，於今未始見也。既積天下之譽，徐回久之，今始本五兵，躋兩地，是豈以他岐異轍致之哉？天故豐之，自葉流根，使中外衣冠熟其德，播其馨，而後見之用也。故所得雖遲，而所就大矣，甚盛甚休。某辱知遇之恩最倍夷等，其爲忻豫不能已已。自餘益幾保衛，永庇海縣，曷勝祈祝之私。

某恃仁者宿昔之照，鈞闔崇嚴，敢冒言之。某向多困蹟，非惟自憐，雖蜀學公論，亦或有相憫者。今毛髮種種矣，其業履頗亦近古，且欲持是安歸乎？使鄉來不第，尚欲冀幸當世名達有推振者，如張愈、蘇洵一時薦錄，爲文、韓所知是已。某且久叨第，復爲西蜀，稍見題品，自循其中，未必盡出洵、愈下也。又特膺大賢之知，故相公於某久懷悼屈之歎。今者入秉機政，器足運，力足施，苟復略而後之，則亦無告耳矣。昔韓退之保籍、湜之不畔去，故韓之道日尊，而籍、湜獲爲其徒。不然後

世何有籍、湜哉？伏望相公興念於此，則大恩大德豈歸他門？某所述外史於幽人豪士稍有著見，似於國朝大訓不無寸補，非敢愚誣自贊也。

某孤露艱棘之餘，心馳德門，無由即造，有不自聊。北辰斗星，恭惟外身勤國，定勞萬里，天相神輔，鈞候萬福。敢幾爲眷注之重，保鍊至粹，以究光復之勳，鈞播萬類，下悰不勝叩叩。

某比因兵留南者，輒伺其歸，歸即詢以諸軍聲勢，敵人消息，諸將勇怯。雖細人不足以權大事，然即其言，類皆拱手稽首稱道。兩淮荆襄，自魏公及先生，皆撫摩安慰，懦習漸革，國威漸立。雖無險塞，若荆襄爲甚，而今聲勢亦見矣，諸軍幸甚。又某官先生醴賞給均勞逸，日夜親撫士卒，如此則上下氣勢不隔矣。氣勢不隔則利害均，利害均則驅東而東，驅西而西，雖蹈水赴火，皆爲吾用者。故曰令其一信，將仁以勇，士選以飽，勝之道也。況先生已負海內之望，將帥無前之功，事適機宜，而政兼畏愛，跬步登兩地，乃餘事耳。然區區有懷，非門下肺腑之事，不敢以稟。韓退之爲李尚書深之曰：「藩維雖重，閣下居之似稍外。若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居外自待。接過客俗子，不宜泄時事，務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醫藥，以致和宣滯。」此三言者，皆退之誠於李公之言，而亦門下今日之龜鑑也。李公不鄙退之之詞，卒爲名相，況先生盛德重望，倍萬於李哉？故借韓之詞以爲請，幸澄亮之。

某屬者多辱手書存記，自念摧頽多難之餘，疲神古書，星霜餘四十矣。曲折不遂，其槁項空山，巖居藿食固當。不謂某官累番之墨，渠渠慰勉，不忍俾之賤等瓦礫，同棄於道，似欲論舉，使少伸眉

於世。自謂庸陋，何挾何能，而可報稱先生？雖達士遘才，不間親外，而某日抱玷知之恐，一味感懼而已。某七月初，終不子之愆，日月飛流，尚安所視息哉？獨懷揚名之念，異時勉之，可奉丘壠，而某非其人也。伏惟某官先生出忠入孝，爲世所推，願推錫類之意，掛名言端，使曲學俚音粗有所立，以償親志，則如何其爲感爲慕也！伏惟特賜亮察，進之譽之，翼而致之，幸甚幸甚。

某惟門下數膺大賜，情倍夷等，若三山之高，莫可言喻。州榜得劉季高侍郎一紙，遂成偉觀。山川以人物重輕，字畫亦然。王公之流，字非不勁麗，然有如時花，旋落旋棄。獨魯公《乞米帖》，千載儼然，此義可察也。鈞諭以劉公名節文章德齒俱高，謹已達之馮守矣。志修字亦有法式，宜爲一方所欽重耳。

某竊食三館，遽已數月，每推省大恩崇蔭，相望萬里，無以酬稱。比於鄉人及去兵道襄漢者，皆連上起居之間。蓋自九月末輪對之後，天語甚渥，不免有忌惡之者。小臣知悉心事君而已，其餘進却，皆不能計。朱堯俞人行，已令面稟曲折，度恩屏未之知也。往日在漢中見義士爲諸將所賤甚困，故前日劄子專及之。劄中指弊病，蓋已十七八，此先生素所知悉，且欲大有所矯革者也。今得志得位，不爲則何以慰西人之望？況幕賓如王能父，必能爲先生同力區置，祖其先人之故智也。此劄已下使司多時，見黃仲秉說先某劄子，一日前使司亦申明，事目相符如此，蓋利病灼然。彼巧者以爲有心言之耳，可發一笑。某自秋後連以胃疾在假，邇來彊扶頭，體弱頗費支梧，先生遠我，誰念之者？又旅地私撓百出，倉卒未可立具，念赦郵最迅，故寄心一紙，匆匆叙瞻仰。不宣。

某自長江鷁首，瞻違俯仰之頃，周流半歲矣。羈情遠意，與日增結。即日庚火俱流，恭惟頤護作止，天相神休，鈞候萬福。某冒顏三館，日費俸錢，雖首末荷仁賢識擢之舉，然才下官微，未能努力，不知補報之所，仰恃英明必賜照念耳。近聞屢遣旌車，相公今日出處，又關人代興衰，不可不重也。昔唐肅、代能懲大難，化理清明，獨李泌爲之經營，至矣。身著白衣不受職，故士不忌，不離香案而待君命，故讒不行。兩河叛賊隨其手而舉之，泌之所爲有以至此也。若謀之不堅，已復自外，職相聯而士必忌，君多疑而讒易入，雖才若太公，何以善其後？一日黽勉彊爲之，首尾衡決，前日魏公是已。願相公纖悉此義。蒙德思報，不計輕重，務罄其誠，故輒出此言，不賜督過，幸甚。

某竊聞事君有量而後入，無入而後量。先生決於中，必素盡量入之說矣。其他人情物態，事勢險易，子淵、子輔必具言之。子輔之去甚高，某悵然無侶。他事對面荆棘，未易宣心若爾。相公即爲言之，不久能爲先生再出否？端人未易得也。子淵詳明，又故客，能盤桓侍鈞鑑俱來乎？都下有他委，異日敢不敬承。

某比於蜀兵王宣處，具曲折之記，度以次浼鈞座矣。心旌控薄，無頃不在門下。有懷瞻溯，與日俱流。大冬又薄，恭惟藩翰之間，外控湖海，鈞候動止集福。蜀固天遠，國大事，此不當傳，傳之或未信耳。聞邇者凡尊主庇民、勤邊外身者，已皆爲首拔。此舉也，甚休甚偉。鄉士有鮑朝卿，秀爽有立，久從僕遊，鄉行甚敦。即獲第，到天闕參部，同輩中最寒約。念勲德名世者，近自家山，誼當執贄於前耳。若有艱棘處，望爲提撕。不勝僭越之祝，敢以爲請，逖聽崇亮。

某祗奉割命，畀職承明，實惟君相早夜急才，推擇至此。然某浮食三館，訖無他技。重以生平多難，積憂成疾，彌月在枕。退惟清朝優選，大典所寄，動流無窮，安可令病弛者冒焉居之？伏望鈞慈特與敷奏，改畀望士，庶幾公言得伸，而亦某退安職分之一也。炯炯孤誠，伏乞明照。

某自惟弱植所以培擁，而霜露其英華，咸自德門發之，旦旦敕勵此志，猶懼不能千一報也。今又辱丞相先生周澤之渥，分仁壽之原委，以祝其賦形之初，藉名德碩大之老，二書畀焉。羈人非獨有感，亦有慚也。敬再拜以致悃臆之謝，誠蘊微悰，默付言外。《九華集》卷一六。

與直閣虞宮使小簡

某伏自江上寒濤中論列，遽此兩周歲所矣。每因鄉使，三拜懇欸之記矣。萬里憑尺楮，固亦可笑，然非此莫能宣心也。某於德門父子，辱知最深，殊愧無毫銖補報。但處南州班列間，彊項不回，一絕聲利，以此不慚於天地間，是乃所以報知己也，伏想必爲一笑。暑候有漸，敬承即日琳宇超適，神守泰定，台候萬福。提宮必須侍夫人尊親來益昌，人生父子，天屬團聚之樂，萬鍾之富貴，其可敵乎？某旅夢三年矣。二子方朏，中人之習易流，每一思之，胸趣亦爲擾擾。自度力微，親戚無可倚，未能般出蜀耳。時中尚冀以門下親賓時賜教飭，不勝日夜之望。《九華集》一六。

上紹興師相洪文惠公小簡

即日春暖，恭惟耆明迪哲，卧護疲民，神天薦祉，鈞履嚮用全福。某職縻學省，盡出鈞鎔，何當服勤崇屏？仰奉鞭勒，親履絢也，曷勝依詠？

某違去崇館，幾跨歲矣。疏憊之迹，不自齒於俗，靜居坐忘而已。獨於門下誠有飢渴之勤，然奏記布問，時作時曠，亦恃大君子神融道照，不以苛禮爲拘拘也。比承相君每接人士，常形牙頰，有存恤憔悴之意。相君於士始得其文，不特愛其能，又憂其身，至於切切如此，相君真樂士哉！冥頑毫髮未有補報門下，但思處下陳頌義覲教，爲終身榮也。企仰企仰。

某嚮嘗論相公先生德爵之重，當有與國俱隆者。前此略出緒餘，選用百吏，張持紀綱，勳名高世。天眷久渥，姑藩翰撫摩之寄，然均逸之久，與其福一方，曷若再踐台鼎，遂福天下耶？舍人之裝，旦晚可趣。不佞不佞。

某束髮志古道，常以不合近世繩度爲病，自分不登衆目。相公先生乃形於餘論，發於教誘，咨以筆墨古始，其言奧矣。書教枉及，三復凜然，此退之所謂不以時人見待之情，而以古人見待之意，直重臣所以敦獎薄俗而後虛名者也。某不佞，何以處此？但鈞問辭嚴義密，及衆碑所出何地何里，不敢以不詳對。緩於申答，用是故也。其纖悉具見於書，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更爲指授，其何貺如之。鈞

閣仙集之眷，發祉川增矣。都不使令，敬三沐以承。

伏以孟冬之月，恭惟某官偃藩卧護，神明扶持，鈞候動止萬福。謹具短啓，仰塵記府申候之儀，謹列右楮。即日冬律告新，霜風初戒，不審鈞用何似？載惟一代儒宗，兩朝元老，勲德所備，何福不除？更乞仰副倚毗，妙遵時序，即聞渙號，入冠鼎司，以慰蒼生之望云。

某伏審茂膺天獎，來鎮藩輔，方面得賢，中外稱慶，恭惟慶慰。竊以會稽巨屏，密衛行闕，實爲東諸侯之長。自非耆德，莫宜任其責者。其間以禮絕之尊，暫屈臨之，往往爲之假途。側聞皇上圖舊之念，寤寐不忘，衮席久虛，人謂有待區區之愀。得之輿論，非敢諛語也。

恭以某官躬大受之資，起中古之治，以阿衡納溝之耻爲己任，以玄齡救時之術爲未優。而道大不容，暫茲去國，熙天之績，鬱未得施。彼都人士，莫不引領傾耳以佇大老之歸，鼓舞鈞播，將天下實賴。伏自違去光範，再閱寒暑矣。雖嘗三貢慶牘，三奉誨問，足以少慰戀慕之誠，猶以不獲一望履舄爲恨。比者旌纛來臨，復以職守無從修敬。遡風翹館，邈在霄漢，下情瞻仰，日益惓惓。所幸揚庭不久，即有依歸，預以欣抃，仰乞融照。

冬候紀極，恭惟偃藩卧護，神相忠嘉，台候動止萬福。謹具啓仰塵記府，修問興居，謹布前楮。即日春事伊始，散凜餘勁，不審鈞用何似？載惟盛德元老，神物呵護，敢蘄惠令之餘，精調饗寢。嗣有渙號，以寵公歸，區區誠情，不勝睠睠。

某伏審自膺天綸，夾輔行闕，股肱之郡，儲賢得雋，中外隱然，恭惟慶慰。竊以丞相先生深純德

履，一世譽處，故又爲東諸侯之長。久勞於外，天下日望錫袞之期。鈞軸又且虛矣，非公其誰任？敬再述薦紳公祝云。

某竊伏三館，覃精窮思，器任有極，夙夕依仰恩地，志不足達，言不足殫也。自惟何修何飾，而蒙鈞座勉以正大之學，可參古昔。自省孱虛，百念灰冷，何爲得此於公哉？何當密侍左席，啓發蒙端，爲大君子正類之依。臨風重有悃企。《九華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四八四〇

員興宗 七

與泉守王龜齡狀元待制小簡

某不良，時學巖居，積數十年，晚得一第，自度於天下事何等可爲者，正俯仰不忤，以瞻識大君子也。退念久縻中都之祿，無尺寸以報陛下，何面而西乎？故邇者歸附之搖搖，嬖臣再入，皆三館言語議論之職所宜吐口者也，何長之可名？比觀《答宋秘校書》，乃辱以爲今日朝陽之鳴，此豈所宜蒙哉？前日魏處士元禮亦四三上書及此，是公不愧泉石，可敬也。所可深怪者，平時以儒冠自名，從而下石以擠斯人，名義至此盡矣。待制年丈聞此，必一浩歎也。某雖留，然中間飄抑沮動，亦風中之葉耳。今猶未敢窮日而去，以張丞相二三子尚或一意王家，兼待制年丈蹈義純明，造次不忘吾君也，終夕冀旋朝以壯清班耳。祈望之誠，默付言外。《九華集》卷一六。

與元章大卿小簡

某比者劣病相仍矣，怪事萬緒，何獨燕麥輕搖東風乎？老兄視僕此態此抱，尚何等可爲者？如兄涵負，乃復散署外，縮袖旁睨之餘，吾庸知免乎？此僕所以每贊諸公摘垂天之翼，而斂置道側者，獨兄矣。知罪知愧。元章、子輔、能甫、紹祖同薦入，而反覆得旨先二公，豈非命哉？子輔渡瀘端自不惡，一部鼓吹，孰與雪雨而待漏？兄聲問將爲之次矣，兄其少安。《九華集》卷一六。

與范偉明運使小簡

某違教誼，逆數之三年於此矣。每念崇才偉度，振緒餘則有以驚世，繼聞手一道之節，百城肅畏。今世快士，有以超人者，果然必公也，欽仰殊甚。凜冬如許，伏惟澄按餘暇，神具薦祉，台候萬福。未瞻晤間，丐爲修途珍謚，以前四輩之招，至布至請。

某自別崇屏，艱苦百罹，坐睽老成之教，侵尋而髮蒼蒼矣。獨篤道著書，不敢替前。九哥機宜學士聞宰一邑，書郵定絡繹耳。久亦不得記，月題風駛，大發不掩，當有朝燕晡越之功耳，欽頌欽頌。少請鄉士鮑朝卿字宋卿力學敏劭，久從僕游，既得第，欲參使部。凡有可以提撕者，度不待某再三之

布也。伏紙不勝禱幸之私。《九華集》卷一六。

與王憲小簡

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然著書之工，窮《易》之秘。某下士也，鄉者在湯侍郎門下，從旁獲睹斯文，因論今世名流第一。是時心往形留，恨無庭下一日之趨，而親至教也。豈期天幸，獲在郡縣。使令之末，則景仰自慰之素一日伸矣。

某膚末於學，雖有意於先民古書，然志有餘而識不逮。鄉者濫以明經冠蜀士，萬里風濤，冒死而歸。有司使試簿書，退省不敏，人微才下，奔役固宜。然去歲許大卿、今茲王郎中，皆以充幕下使令。某深惟進身循分，當從敕書，此非勢之然，蓋天所啓。因至，幸堂下之見也。懽抃之極，不勝卑悰。

某恭想中和惠民之風既已稱冠，則慶閭上下，百趣均祐，亦不禱而至也。今學士行膺褒然之選，西南僉祝，虔俟虔俟。《九華集》卷一六。

與喻少穆知縣小簡

某夔門言分，轉首陳迹矣。俯仰再見冬候，此情愴恍何如也？即日伏計燕息餘閒，台候萬福。表弟度已榮改，今必歸憩鄉山。去冬榜目倒指，吾弟必無逃名，既而相遺，邂逅決科，擇鼠爲璞者，有司例爾耶？安之安之，以迓晚成，蓋至望也。令兄今安在？已之官下耶？因風寄音不一。某束行李南來，局退獨靜坐，一僧而髮耳。天南俗物盈前，此道竟誰與語？然荷渠儂相推可也，表弟知僕樂否乎？某來此併去冬已面兩得對，皆不自疑外，每以表伯郎中捫膝先生爲法，巾車候去，官之穹卑，置之度外，或者尚以爲矯，不能卹也。一對劄皆拆，今日碌碌，長成背脇疽根，異時心腹肘腋之變，可坐而須者。幸上聖明，能容之，蟣蝨臣無憾矣。舍姪歸，可問劄意，謹不敢於此泄之耳。有可以開曉者，表弟勿外。

某賤累皆未能成立，亦未謀般挈。然夢魂飛於三山之下，無日得寧耳。表弟何以垂教？舊見表伯捫膝先生檄蜀、遷都等議，豈可令後世無傳？便風錄示一本，并寄行狀誌銘之類及劣表勘書於此，可爲公言之，忠節不遂泯沒也。少邈曾說及否？此最不可緩，惟昆仲重圖之。《九華集》卷一六。

慰蔣右相葬母夫人小簡

某稽首慰言：伏承國封太夫人捐簪日深，襄營在目，恭惟某官哀摧感慕，何以堪處？某因風敬唁，寄意潸然，更祈上爲君國社稷抑情俯禮，某不勝誠悃之請。

某竊以搖落之秋，風露淒緊，旅人履之，百感自集，又況大孝天鍾，德性夙稟者乎？伏想某官內銜大恤，追慟永久，天摧川湮無以喻也，苦痛苦痛。然退聞先太夫人抱神虛寂，雖寓世諦，而初無生死往來之相也。一生爲家植禮，爲國生賢，軻親珪母，皆不足進，是所以爲不朽也。萬冀孝情超脫俗苦之外，庶廣先志云。

某嘗思日者國論參辰，世故瘠病，非得大賢一手撫摩，岌岌乎其艱矣！前此主上用是進丞相於群望之中，聲業就緒，不謂濟川有期，而陟屺增悲矣。此非獨大門之憂，乃元元之憂也。某深知故事，竊謂富文忠苦席守志，確然不奪，天下與其孝。趙韓王徑以從政，視國如家，天下以忠孝兼與之。況主上今日視丞相一體也，一體既外，天日炯炯，能無望乎？願加三思，繹至禮以伸大義，中外之瞻，惟丞相重圖之。

某兩隨下僚，尾拜靈几，而又聲慰於大路之側。傳謂孝子不忘草木，則門下賤士度或在記憶之列也。卒卒瞻望如不得門，祇益悵耳。《九華集》卷一六。

慰韓叔厚表甥丁父憂小簡

某慰言：不意凶變，禍延大門，三哥知府遽然捐簪，天涯老表聞問失聲，痛怛涕淚，不自己已。想惟孝性所鍾，天地摧裂，悲踊奈何！苦痛奈何！恨以宦遊縻身一方，不能振號几筵。生平中表把臂之舊，黯然萬里消魂而已。更望裁哀，嚴滅性之戒，爲門戶名業重。

某竊知三哥半世壯懷不舒，近方有一日之適。兄弟六千石，大門偉事也，嘗三歎以賀矣。西人續續來，或說病狀，初不以爲信，繼又信然，終已不起，意亦有定數乎？直履清致，弗遂止此，令人不省，驚心驚心。某所賦危淺，鬚髮又與日化，旦暮苦求祠祿以西，桑榆心迫，歸訪肺腑之戚，則遂隔世矣。此惊此抱，悽楚如何！慰唁禮如別章，表姐鍾意外之禍，想惟哀疚不易。子孫賢雅，晚日可以慰前耳，深亮深亮。《九華集》卷一六。

答喻德稱小簡

某辱移記，勞勉渠渠，哀中銘感倍萬矣。屬來暑未減，伏計苦几翼如，以禮自支。某不子之咎，轉首遂邇祥琴之期，痛疚之忘，曷日自己也？過承以齋信見惠，感刻感刻。先丈鏟迹民伍，而左

《詩》右《書》，退然隱君子之風。向年促賦以贈，由是也。兄乃欲令書幽堂之銘，恐不足以酬盛意，如何？尚容嗣記，以既區區之懷也。《九華集》卷一六。

答陳經幹小簡

某久違教緒，殊切瞻企。南州匆匆度歲，每厪三山中表之思。忽被牋尺，感頌殆不可名。秋旻流火，尊候間來，敬惟萬福。某冒顏玉府，方懼無以稱塞，又歸意促促，每馳神輦之巔矣。尚想一陪几杖，里中至樂，邈存夢境也。見彥瞻丈、武翁叔，凡文社諸父兄，敬再拜附鄉仰意。起居之間，萬冀以壽祉崇嗇。至布至頌。《九華集》卷一六。

與榮州勾龍知郡小簡

某頓首具稟：辱疊紙，感思兩極。向日逆旅岷下，得瞻近先中丞，雅意相厚。自時歲月如流，老成凋謝，使人心感無窮耳。既被教約申實如此，信然稱其家兒也，慰甚慰甚。俯仰俄頃名門有人，豈容使君久空山耶？會體病劣劣，作答字不能佳，幸孚照。《九華集》卷一六。

與喻子真表兄小簡

某頓首啓：王子春來，聞問具之，即日坐計，侍候殊休。某前此偕舍弟諸人已適山寺，四顧幽寂，其於文字可冥搜也。仙井里儒千百爲群，吾表兄不相求之，顧欲見咨，意者欲相從寂寞之道，退之所謂請繼今以言也。聞令表李君亦同訪，其人蓋寬中隱厚者，宜與偕也。《九華集》卷一六。

與喻漢輔小簡

某頓首。去歲聞公首冠三山，緘書遠賁，蹈扑可勝！意謂日月即至都下，有司眩冒文墨，竟亦相遺乃爾，怪事怪事。僕老矣，初奉徵命至江上，而主者去國，一二相知又連去併斥，自分飢寒路旁矣，無可言者。君相欲招示遠服，遂特創此闕司，群士於館，此退之所解讓者，而況僕矣哉？然肝鬲楚越，未易言狀。願公更勉前修，又再周歲，觀光上國矣，當有休問也。

某頓首。中間承知，首奉計書矣，意謂便絕青冥老將，又復伏壘耶？可念可念。歲易經春，比來作止何如？運幹文丈里居萬福。僕冒顏下館，濫爲時士且敬且嫉，間亦同塵汨泥以自免爾。終未若與公輩抵足洞前，形神相與也。伯椿君節、子發德茂，相安好否？僕侍詔此間，客愁縛人，臣朔之飢又

不免也。一笑一笑。具手墨達漢輔今已再矣，公非遺我者也。

某南州恍恍度歲，如更朝晚，然尚思田間與故人一餉把臂之樂，惟夢值耳，真感真感。秋作矣，爲父拱侍，有佳趣否？得所示字，大瞻尉某官，一念捐竭，以報所天，此寒儒職分也。南冠例亦相鄉，獨吾土人數加沮謗，欲少加辯質，恐爲岷峨羞，今姑安之耳。近奏藝中禁，上悅可之，賜誥第一，不免讒嫉愈衆，所倚者正論而已。漢輔何以藥我？望時惠音，切佇切佇。《九華集》卷一六。

上林尚書小簡

春律更調，恭惟玉立朝端，神示昭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備員戎幕，苟安分守，乞不垂念。矯首門下，晤對邈未有期。伏祈養無害之剛，成不貲之福，俯慰中外之望。

某逖遠台儀，倏兩易歲，惓惓高誼，鑑寐不忘。卑棲冗局，略無少休。念念。拜起居之間，迄今未果。尚期大人君子曲垂包容，寸毫尺楮，言不能叙。

恭惟某官經術文章，師表一世。以八座之重，進讀經筵，兼職翰苑。自昔儒者逢時之榮，何以加此！然薦紳之談，尚以未究施設爲歉，況某受知素厚者，其私用延跂宜如何哉！即聆大拜，慰此遐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賀秦大資冬小簡

冬律方中，祁寒彌盛。恭惟提總蘭臺，納忠文陛，天人介相，鈞候興居萬福。某備數遐陬，仰叨恩覆，末由參拜鈞墀，謹勒手誠，申涵典記，不備。

申詞茵鼎之儀，祇具右方，邇辰鈞履復何如？伏惟游情圖典，神佑傅碩。戢穀之來，日加繁衍。一陽換節，朔吹方嚴，更祈惠令飾調，輔隆景祚，以慰生民之望。

仰惟某官英才妙蘊，出類離倫，名高斗南，望隆人傑。故能擢巍科，隆厚眷，峻躋政府，綱舉圖書。輔成緝熙光明之美，勲德無盛，萃於一門。考古驗今，未有其比。是宜延保宗社，流慶無窮，超越乎楊公四世，蕭氏八葉。輿議攸歸，非某敢佞。

天光肇屆，動植咸亨。緬維碩德履之，茂膺純嘏。某以拘職遠方，不獲走廁縉紳獻竿之列，輒藉毫楮，以摠傾頌之誠。伏惟鈞仁，曲垂矜亮。

伏自拜違恩闕，三更歲籥，感戀之深，發於宵晤。實念雲泥勢隔，不敢頻以竿牘微禮冒玷典籤。仰覬鈞慈，察其非懈，特賜原貸。

某坎壈微蹤，久荷甄播，叨竊承宣之寄。雖偏方遐徼，夷獠雜居，自昔號爲難制，而遠賴朝廷威德，莫不革心向化。以故柔良樂業，得以安其愚拙。舉家飽煖，實出鴻私。感激形言，曷殫愚悃！

某資品凡庸，濫膺符竹。勤勞綏撫，已越期年。自非恩門覆護，曷免譴尤？鏤骨銘心，誓大德酬。更蘄鈞造加憐，始終全庇。下情依戀，不勝惓惓。《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上張徽猷小簡

春序劇喧，物華滋勝。太平和氣，海宇翱翔。恭惟志茂經綸，術恢康濟，精忠許國，膏澤在民。神之聽之，百祥來舍，台候動止萬福。謹再奉手啓布起居，不宣。

邇辰緬維雍容轂下，步武廷中。讜論贊襄，宏謀啓沃。均調國論，叶濟化工。密勿進思，優游退食。天人參介，福祉川增。更祈上體眷懷，俯從頌詠。保綏饗寢，毖嗇冲和，倚需大用。

竊惟綵衣侍膳，日奉鈞顏，溫清問安，門闌多慶。某一麾匏繫，數仞雲高，渴奉羽儀，第深景企。拳拳鄙素，筆墨奚殫！

某仰惟道學資深，淵源浩博。代工之業，夙稟生知；熙載之謨，率由自得。嚴途穹峻，拱侍宸旒。倚注方隆，眷毳益厚。渙恩異數，輝映無前。廣譽英聲，飛騰天下。縉紳咸慕，豈特區區！

某近被上恩，再司戎律。黜幽是懼，仍進官聯。受命拜嘉，汗顏殞越。俯惟孤逖，曷稱使令！茲蓋某官惻憐陳舊，推僭迂疏。特達之私，未知報塞。某伏思燕南趙北，黠虜殊鄰，必擇賢臣，付之闔寄干城〔二〕，方略禦侮，內視缺然。益虞訶譴，徒誤獎知。旦旦省循，曷勝戰汗！

某濫乘一障，遽閱三秋。上賴聖算，授成天威，宣暢廟謀，制勝堂上。折衝烽燧，銷沉枚靜。其如碌碌，第守平平，加之疾急侵陵，煢然老境，嘗攄危懇，輒丐投閒。比奉御封，驟頒綸告。臣子之分，莫獲循墻。然而某膺力既愆，素餐尤甚，支離受粟，實不遑寧。久沐眷憐，諒蒙記恤。

某上問台閣寶眷，伏想順迎悞律，茂集春祺。

某此中有委，願效驅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二〕寄：原無，據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補。

上陳侍讀小簡

燕閒豐暇，台候萬福。某病即林壑，末由占見，尚冀爲國自重。

起居狀比復何似？益冀齋疾自謹，再極文章禮樂之選。下情傾頌。執事進退異常，譬之堅車大𨋖，非有所却，不能至也。一宿留則弭節緩轡於禁途矣。

凌雲之別，已墮夢境。出處喧寂不同，書疏兩絕。念之慨然，有懷種種，非索言不盡。

某初心舊學，槁落盡矣。下執事哀之，以華緘妙語，鼓氣健讀，恍覺神觀復還也，幸甚過望。扶僊占詞，未謝萬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全宋文卷四八四一

員興宗 八

送魏元履序

四海雖大，戶庭也；萬事雖衆，一理也。人能視四海爲戶庭，融萬事爲一理，是於得喪進退，死生善敗，語默之際，必有以處之矣。處之至則將樂之也，知樂而樂，是非內全其天者能之乎？世之人亦各有是天也，世撓乎俗，則世以俗敗；心累於物，則心以物遷。俗敗心遷，則冒沒顛倒，蠅蛆其行，糞腐其言者，始莫之覺而後莫之振也。嗟夫，此豈其天之罪乎？自滅其天者之過也。建安魏元履識見甚高，常隱故山，其於學最長於故實，蓋亦博而老矣。今天子咨大臣，四方逸民，宜津遣者，故元履以處士在遣中。官于太學，乃能不自疑外，是是非非，莫不條達，爲上精言之者。書有至日三上，至輒涕歎，至又待罪不已，曹居者率笑之曰：「是狂者也。」不然則曰：「是九品賤隸，疏而躁者也。」夫元履通古書，欲化人代之佞諛者，使一於正，以充吾尊主敬王之本，是其狂與疏與躁之罪，

吾知其不免也。彼曰罪之云者，元履斯有持矣。何者？人以利動，此以天勝也。予初以冒處三館爲愧，力言歸正義士不可廢棄，又言佞人不可復召，移臺諫書如此，而元履之言適與予合也。或以予比元履者，或以元履比予者，蓋余在都，僅與元履三遇。而兩家之有亡，其子弟之誰某，冥然，今猶不知也。嗟乎，吾與元履意各欲全其天乎？此乃所以爲同哉！昔咸平中，种放起終南而貽譏，誚放者衆甚，至放出《議道》、《議仁》諸篇，衆亦不能放矣。楊億曰：「放非能言者。」附億者以億言甚之，其後即有王嗣宗之譖。嗚呼，嗣宗不足責也，而億亦爲爾矣乎？吾以是知古今讒嫉者之一律也。元履去國，書此以贈，且以示四方之知元履者也。元履實士家子，名揆之。《九華集》卷二〇。

送林謙之序

道也者，人之所以道也。吾既道之矣，所以道乎人之未至者也。質渾矣而有統，思微矣而有擇，言要矣而有適。居誠以敬，心易以良，而後姦怪剽亂之說無自以入也。君子之至於斯也，得之則得於人，知我者不益也，不知我者不廢也。我經吾之言，充德以聳而已矣。其稽決以遠，其譬稱以廣，其倫類以達，君子何尤焉。傳曰：「君子之言，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此之謂也。雖然，周衰以降，諸儒雜亂無章矣。言不醇天地也，行不醇本統也，教何由振而理何由出？久矣，予憫其方將無如何矣！使仁者有作，言辯而不流，氣潔而不汙，語極而不詖，斯足以拯之矣。惜也，吾未見其人也。予

苟見之，則將躬焉，顛倒其衣裳；交焉，上下其議論也。且道人之所道，使士得所願由，其庶幾乎有立哉！去年來南，或見謂曰：閩之南有謙之林公者，言其言，性其性，務窮道之所由出也。予然後知南方有人焉，有人則予其以道周旋也。日，公來此，首過予而與予言，條者累百，而席者累晝，既遂有以相樂也。因摘夫六籍之所以祕，及莊、騷、太史之所以分，及雄、況、通所以全。寡者，無鄉而與予戾。信矣，能道人之所以道也。悲夫，聖道天行，日月運焉，彼非形其明，明者自形，故靜也而瑩，動也而彰，其明斯神，神斯舍矣。吾又敢殫言神之所以明哉？公趣如是而歸有期，予何事乎鏤切哉？傳曰：「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衆乎冥冥，公無忘其所以遠也。可以遠者，公與之俱。放風之動，去故之累，吾亦不知吾之所以遠也。公往矣，謙之於是若洒若洩，再拜于前以別。予起之門，亦再拜而送之。謙之名某，興化處士也，邑人始強之，乃決進士科。今召擢爲永福令，從遊學者細大餘千人。蓋寂寞之音，必將恃其徒萬有一焉繼之也。悲夫，世豈無思公之所以思者乎？其亦思吾之所樂，吾與君其終獨也乎？《九華集》卷二〇。

送陳平甫楊嗣賢劉德修序

蜀有陳子者同楊、劉諸子求見九華曰：「蜀以世道，亦既摘時科矣，而有傷焉。吾甚慚於世學也，革之古始，則是將奈何？先生體此者，其有以語此也。」九華曰：道有今古乎哉？誠之則是，弛

之則廢矣，二三子知之乎？且動靜至極，無物不誠，無誠不形也。今天地與我同本，而我忘本；聖人與我同類，而我不類，我亦安故哉？誠不自誠，則形不自形矣。居然而生，居然而離。天地能成其大，我無成焉；聖人能明其大，我無明焉，則盍返而誠矣？誠如自誠，則非我無至，我實不至。我靜而專，以一其志；我微而藏，以固其用。《詩》、《書》六籍，我帙積焉，以決其蔽。求我者，此匱乎？無匱也。如是者本充矣，然聖猶謹乎思誠者與誠者之別也。孟子也者，自知不能孔子，而私淑諸孔子也。揚子也者，自知不能聖哲，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是所以爲二子也。君子誠充其內，而學一其外，捨二子何之乎？二三子若下三代之學而訪道，無吾以也，二三子其懋之。作序言。《九華集》卷二〇。

送何才卿太守序

員子曰：墨者躋之門也，私者憂之府也，利者怨之階也，惟君子爲能醜之。君子于此惡其行厥病，不行厥道。君子欲道乎，欲病乎？居今之世，不憖以自病者，吾未嘗得一也。或曰：「不有何公者乎？公之來典州也，反子昔者之所謂，是故長長也，親親也，老老也，賢賢也，故今言明德者，以何而首之。」員子曰：果然哉，公如其南也，其祥宙矣。《太玄》釋宙以兆。是得於《易》之《晉》，是所謂「明出地上」者也。其麗象在初六，明德日鴻，元元本本，上纏斯明矣，下纏所接也。初六之

地，體動乎《屯》，據五得位，柔而上行，康以侯也。接二之四，終戰於《坤》，晝以包身，厥有造也。贊四而《離》，贊九而《乾》，爲天於全，位高大也。四爲外主，外主往見，兩神挾陰，奇陰並神，罔攸悔也。一四二五，應《易》之常也。一以四爲外主，外主見，陰將用事。陰處陽之二間，故曰兩神挾陰。獨陰處等位而賴於陽，故曰奇陰並神。始自一一，終於二二。二二，五位也。庶馬鬧，坤用事，又衆庶之象。鼫鼠逸，以及乎麗，九四之鼠於是逸。陽鳥升，離卦也。君子用進勿恤，何可醜也？坤又西南之卦也，其行利西南，始弗乎夷，後則乎麗，君今象之自西而南，不晉何待？夫言《易》者安可徒也？以陰以陽，而否而臧，陽該陰，陰該陽，是之謂大昌。陽麗陰，陰麗陽，是之謂不祥。今是宙也，陰陽相宣，罔以待庸，公德倫之，公於進焉，可謂幾矣。或曰：「吾子其然，以《易》言之，吾子豈其誕耶？」員子曰：「不然也。凡予之於經言，不常言也。主有牙，發有端，余非敢聖也，抽不抽之緒，瑩不瑩之文，以曉智者，則可謂云爾已矣。余今決公之所行用此。《九華集》卷二〇。」

送僧悟純序

穿雲荷月，遊行世表，此段奇事，衲子能辦之，諸人不能也。青衣純師，售用枯寂，此志素具。知九華束舟而東，便欲來踏船，九華曰：「師資思汝甚至，汝欲徑去，奈何！」純師慘慘面江而止，九華甚異之。蓋古德謂知恩方解報恩，子能報恩，必能報佛。異時一瓶三篋，相見於江湖之外，赤手

欲擔荷大事者必子也，子宜勉之。乾道改元，九華子員某書。《九華集》卷二〇。

辯言序

余觀歷世經解傳註之言，有出入於道者。退且懼其不純也，約衆萬之指，示精一之義，隨意而訂正之。余非以侈吾辯也，求以辯道云耳。訓諸理，作《辯言》。《辯言》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跋袁公雅集圖

韓退之，世俗所謂聞道著書者，最後言事斥潮陽，便欲碎腦剗心，以謝時主。嗟乎，書言至此，烏睹所謂聞道者乎？吾蜀東坡子晚日寓海南，詞旨妙放，蓋嘗曰：「吾生有命，我初無行，亦無留也。」此段獨絕，足友淵明千載矣。藉令退之同時，聞且羞死。近見龍眠貌其烏帽博衣者，乃下與王、蔡諸人雜坐一列，李豸又從而識之。甚矣，畫者不知量，題者不知體也。雖然，彼固人貌而天邪？欲亂漁樵，友麋鹿，同於物而不見所物者，二三子於公捉筆指注，斯見之矣，豈亦有見子之所見者乎？悲夫！乾道丁亥七月晦，九華子員某書。《九華集》卷二〇。

跋劉原父文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名，天下士率曰今之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交誼往返，所以考質訓迪甚具。劉於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受，抗顏博喻者，法當如此乎？於是悉取其《經小傳》、《權衡》、《百工》、《同道》諸篇，觀其破去百氏，離異獨造，光澄演迤，則寢寢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長安，曰：「是出於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之伯夷，不可尚已。」宜乎高風絕學，近世咸不知貴，或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真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示予，凡兩紙，予爽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員某書。

《九華集》卷二〇。

跋王荊公字帖

右一紙，荊國王文公筆也，其體簡遠殊甚。某得之於先翁通儒，通儒得之於伯祖文饒。公在翰苑

時，文饒故爲賓客者也，家是以有此帖。乾道己丑冬，敬拜於大丞相圖書之聚。或曰：「世故放紛，起諸斯人，是應流爲逸塵，蕩爲冷埃，固也，是安足寶乎？相國豈少此哉？」蓋不知夫天地之間，英靈形實之相遭，凡才絕人而用物。壯者，皆當不磨者也。昔歐陽子《集古》之以李斯爲冠，而蘇彥瞻所受乞銘之硯，乃許敬宗物也，而況是紙也乎？相國其試以是觀之。門人九華子員某書。《九華集》卷二〇。

跋胡子知止齋記後

李文潛以胡子《知止齋記》之說謂九華子：「予謂胡子之言固儒矣，乃若經，惟余知之。萬物之際乎我也，不知習，習之，皆易我者也。君子有閑焉，窒於衆欲斯止矣，止於至善，斯一矣。故善之本在止，而止之本在知。惟水能止衆止，坎而止也。惟山不有不止，艮而止也。是止不失其所者也。止乎止，君子知之，斯樂之矣，而無所用其知也。凡性不止不治，善不止不成。孔孟轍環天下，行以止也；一貫浩然，止以行也。嗟夫，文潛二三子，其誰能悉此者乎？二三子勉之。」余至此，余無言矣。乾道己丑重陽，蜀九華子員某書。《九華集》卷二〇。

題太玄注疏後

范望叔明解可以揅著，宋氏惟幹注可以知大體，陸氏釋失可以摘瑕，虞翻之注可以辯事，然不若王涯廣津出入爲詳也。《九華集》卷二〇。

跋徑山鑑老寫傳燈錄後

昔有誦三行呪者，便得名高一切。大小徑山，自寫千萬行，以其佛祖何耶？殊不知阿師騎賊馬趁官賊，雲橫嶺轉，雖在此間行，不在此間住也。《九華集》卷二〇。

擬南省策問一道

問：商之學號瞽宗，學之中誰云樂之不必窮？有司於樂疑，諸君其析之。考韶器，益稷備音，獨不見土，竟何謂？《那》之章，祀成湯，金石竹革，奚四音之是揚也？周有瞽，合乎祖，金絲匏土，奚四音之不舉也？周之祭不用商，或曰祭也尚柔，商也剛，不幾乎聲之虧一乎？宮有變宮，徵有變

徵，或曰武王伐紂也，律如是，不幾乎聲之衍二乎？金石以重，尚細聲；瓦絲尚大，以其輕，匏竹革木無所尚，烏得平？磬以泗濱，簫以豳，琴瑟以雲和，以龍門，以空桑，貴產也，音何如其爲良？女媧之笙簧，叔之磬，垂之鐘，魯用之，以其人之制也工，工也與安考諸？夏有《九成》，廷堅治之；商有《九韶》，伊摯制之；周有《九夏》，文公第之。或曰其《夏濩》，《武》之別名也，或曰樂歌章云爾，則未知其孰是。師乙論遺聲也，五帝安知其商是，三代安知其齊是？八百之所制，傳書者何考焉？八能之所作，釋禮者奚取旃？曰燕、曰縵、曰散、曰愷、曰夷，周所作，秦漢而下沿之更之，音奚若也？鍾變而律黃命倫，律變而準漢君明，準變而通梁之武，三者和聲將安取？漢初制氏紀鏗鏘，杜氏在魏古雅昌，荀公新律、阮公妙達俱在晉，祖君、張君旋宮調鍾皆在唐，合群才而方州鳩子野之徒與，非與？今日郊焉奏，廟焉作，而抑而揚，而清而濁，願稽英莖以來而商榷。幸勿謝曰：「我所達者樂之化，我所道者樂之常，斯末也，盍扣雲門生二舞郎也？」《九華集》卷八。

南試策問一道

問：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政。政也者，有善敗焉者也，有得失焉者也。得失善敗見乎迹而志乎言，言也志於是，世也稽於是。夫然之謂史，史弗良於言，弗得於史也。史乎史乎，其容有病焉者乎！大道不伸，不自孔氏，諸子秉非其筆矣，甚非《春秋》之故也。政以是晦，史以是難。幸也漢氏

之興，遷、固躬焉，知而好之，好而述之，世掌斯事，本本元元，其心庶幾哉！其法欲有以自見也，然而譏者評者謂之牴牾，謂之剽易，謂之進姦雄，謂之賤死節，謂之易編年而病聖法。諸儒之譏固也，亦猶固之譏遷也，不有斥焉，則有疑焉，孰是？人斯博、極斯至，猶然而斯戾也。下於二子，若曄也、壽也，才之不遷，而學之不固也，其誰能任之？嘻，其甚矣，史之難也！至於晉、宋、齊、梁、後魏、後周、有隋、有唐之書，誕謾顛倒，載筆至此，非史實亡，人亡之也。爲其甚則日流以訛，併與述作之體而亡之。吾嘗千載研覈，爲之盡心焉。適生云死，適死云生。其事臧，其人吉，而敢以戾書；其事戾，其人不肖，而敢以善書。書於紀則傳不見，見於傳則紀不知。人其人，未必其事也；志其事，未必其人也。有若崖鑿豕刻之詞，有若稗官諸志荒忽怪微之論，斯亦可以削之矣，而亦不削也。故因誣而誣則誣益甚，因惑益惑則惑不解。至於日月也，山川也，姓氏也，風俗之變也，俄而自志則俄而自叛矣。如此而史，何史之與有？嘻，其甚矣，史之衰也！史衰且難，此其十數，至其他詭聖傷道，則又百之矣，是不可不詳其故也。豈遷、固典定本有先撥而枝棄自害與？不然，晉、隋以次諸史，寢微寢壞，何爲安受其燼，何亦莫之革也？唐劉子曰：「有學，無才無識，不可爲史。」先儒曾子曰：「有明道之志，然後可以任史也。」彼遷、固於此誼或未有合，果盡合矣乎？其卒不合者凡幾？合而異乎後史者幾何？晉、宋諸子譏然荒惑矣，萬有合此者乎？無也，是又不可不詳其故也。雖然，日月出而燭火熄，王猷著而萬目睹。彼衆史之此言也久，將一變也，聖有作焉新之矣，於是爲盛。恭惟邇者宸訓丁寧，畢三朝奕葉之冊，進太上緝熙之典，文武神聖無前之蹟，皆聚此書矣。

帝王之美，煌煌充滿，所謂天地莫量也。諸史何等可望，諸儒何等可窺乎？彼晉、隋流蕩，佞史頻頻，濁亂統紀，如前所云者，二三子盍亦鑑於彼而頌於此，是乃揚巨麗而章至尊也。茲事體大，豈惟動流億年，抑亦嗣三典，踵墳索，使難者易，衰者興，於是乎在也。其無隱。《九華集》卷八。

擬策問二道

問：民之事莫先於農，禮之經莫重於祭。昔之先王親於南郊，躬帝籍以爲民先，以事天地神祇，以供粢盛醴酪，勸力穡而敦本業，蓋此道素行也。自周宣不籍千畝，而先王之典制不復見其髣髴。宋興以來，聖聖相承。明道中，嘗行是禮矣，然籍於東郊，神位未正。神考明睿果斷，徙於國南，規模宏遠，然未遑三推之禮。睿聖嗣興，紹述先猷，勸農之意形於詔旨，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禮詳樂備，莫盛於斯。時籍於千畝，遂詔禮局議其制度矣。則夫土膏興動之時，協風將至之候，冕而朱紘之禮，秉耒一撥之制，莫不備講，將新一代之盛典，丕揚烈聖之宏休矣。制度文采，考古而宜於今者，請試陳之。《九華集》卷八。

問：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自諸侯、卿大夫而下，其數相降以兩，是以天子之七人固嘗在列矣。然諸侯之有國，卿大夫之有家，諍臣言未之聞焉，況父有諍子，士有諍友者乎？豈夫子徒垂之空言與？抑有國家者置之而不講與？何以未聞也？然則諸侯之諍臣與夫士之諍友、父之諍子，其施設如

何？必班班然見於傳，其精忠義氣，應有可言者，願聞之。《九華集》卷八。

策彭州學生私試一道

問：太平之治非一日，而致太平之功非一日而成。以《詩》考之，言太平者五，稱太平之君子者二，厥道何由？宋興以來，聰明齊聖之君六七作。夫聖神在御，繼志述事，治具畢張，天下安於覆盂，敵人畏威而遠遁，澤臻草木鳥獸魚鱉，咸若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茲非太平之時與？世治而禮詳，功成而樂備，搢紳先生之薦頌，扶杖黃髮之獻言，登禮中嶽，泥金泰山，茲非太平之會與？然則太平之驗如此，而古之人且曰太平無象，何也？願聞國家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古之人所謂無象之說，詳著於篇，將以考覽。《九華集》卷八。

策問二道

問：史有十類，曰偏記，曰小錄，曰逸事，曰瑣言，曰群書，曰家史，曰別傳，曰雜記，曰紀書，曰都邑簿。如山陽公之《記》、蒯氏之《雋永》、姚公《後略》、陸賈《新語》，此偏記者也。蕭氏《懷舊志》、盧子《知己傳》、戴逵《竹林》之書、漢末《英雄》之記，此小錄者也。顧協之《瑣語》、

謝綽之《拾遺》、和嶠之《紀年》、葛洪之《雜記》，此所以竄夫逸事而勿敢逸者也。《世說》說晉臣之世也。林衆也，謂之《語林》，記衆語也；藪聚也，謂之《談藪》，此瑣言之可尚而不敢遺者也。其次爲群書，不徒目也。紀益部曰《益部耆舊》，紀汝南曰《汝南先賢》，紀會稽曰《會稽》，非故私之也，亦不忘本也。其次爲家史，譜其家者也，揚雄之《家牒》、商恭之《世傳》、孫氏之《語紀》、陸家之《系曆》，非竊是名也，所以重祖也。若夫別傳、雜記之類，以次皆有法式，自時作之，更唱迭和，不可謂無統主者也。《九華集》卷八。

問：史之錄實錄也，過實則誣，失實則漫，吾不知其爲史也。左氏簡以法，遷、固雖有法而不簡也。遷、固以次，吾無得焉。獨歐陽文忠之史，史之巨擘者也。觀其序云，自開平終顯德凡幾年，自河北放江南凡幾國，自梁祖至周帝凡幾戰，及其言貫而不亂，蓋其實錄也。吾猶有病焉。夫文忠之史五代也，有所謂《忠臣傳》者。孔子志《春秋》，及周不及夏、商。《春秋》，周志也，是以夏、商無與焉。本紀五代而及唐，無乃與《春秋》異旨乎？《五代》有所謂雜傳，有所謂傳。士二其行固雜矣，宜文忠之病此也。必不得已，吾以漢唐爲正，其臣且未正也。吾姑以正，名之五代，吾所取正也，而曰雜傳，曰傳，何也？先儒謂馮道蓋有道者，依世寓迹者也，而文忠醜之。夫爲史而貶有道者，以不正爲正者，以其事爲實錄者，非誣則漫矣。文忠儒宗，豈誣漫者乎？抑傳之失其真乎？或真矣，有不可言，有不可測，願有以告之。《九華集》卷八。

全宋文卷四八四二

員興宗 九

館職策

夫世所謂三代者，聖人有稽焉，非聖人之私志也，三代之英，信可志也。蓋三代之英，修身以道，修道以教，教出乎身而加乎民，而復乎本。何以謂之本？入事親，出事君是也。何以謂之教？事親孝，事君廉是也。教本既立，天下雖有高世之智，絕倫之勇，難角之技，亦無得而加焉，誠以此道素立，此教素具故也，雖三代之英尤曰未也。恐教意之無漸也，故我之訓治命，族師書其孝弟，閭胥書其敬敏，州長書其德行。恐教意之未徹也，故我之用人，自升於家而後鄉，自升於鄉而後國。恐教意之未成也，故我之士至於小臣有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三代之英，教意惓惓，如此其至也。少則習焉，長則安焉。彼爲孝則盡子道，彼爲廉則盡臣道。兩者備矣然後人倫正，人倫正然後百行正，百行正則遠近胥化，莫有不出於正矣，此其所以爲治也。當是時，雖不以孝設科，孝在其中矣；雖不

以廉設科，廉在其中矣。傳曰，入則視王膳，出則輔王化，周公其人也。周公知敬其親者，乃知敬其身者也。天下化周公之風，六行之教，三物之賓，天下盡歸孝之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出恭入敬，非獨周公也，人人而師周公也。傳曰，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伯夷其人也。天下化伯夷之風，薄夫不貪，鄙夫益敦，天下盡稽廉之實矣。於斯時也，天下之士知取知予，非獨伯夷也，人人而師伯夷也。夫以人人而師周公，人人而師伯夷，三代之士孝亦安行也，廉亦安行也，亦既有所本矣，非惟二臣爲然也。《大戴記》曰，文王內觀民務，父子觀其孝慈，壯觀廉潔，勝其私也，淵源以是，風俗烏得不厚？冠紳烏得不正？教本之行，信可志也。逮夫周道世衰，《南陔》之義日以蹙，《北風》之思日以忘，所可道者皆言之醜也。列國豪士，脫於父母之懷，趨於名利之域，去親者類亡其親，甚乎弓人之忘其弓也。行行然恣於繩墨之外，不仕於齊則官於楚，不嚙其母臂而去衛，則射其父命而奔吳，其心如此，其事如此，其孝安在哉？至於《白華》之作則欲爲蔽，《伐檀》之刺則貪爲蔽。且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愚不知當時士大夫何以自名也？觀其動結駟聯軼之徒，舒裨闔談天之舌，使是身之靡於利，猶衆草之靡於風，揚揚然昌於貨賄之塗，盜金則不恐，盜帛則不愧，不一見而望賜璧，則再見而望上卿，其心如此，其節如此，其廉安在哉？且列國去三代至不遠也，大夫士至不竭也，亦何繆戾而至於是？是其不逮之甚也。大抵天下之士莫不有性，亦莫不有情。情非制度則不節，性非教化則不成。教成矣，其孝無有不立；制節矣，其廉無有不具。愚未聞水寒而冰不寒，表端而影不端，上善而下不善也。彼三代如此，而列國亡此，是以如此其異也。苟能益充其道，益開其途，篤行不難招，三

代不難及，至治不難復，事在彊勉而已矣。恭惟國家歷聖相授，繼繼承承，政所先者教，教所因者本，是以二百年餘，薄海內外，至於不令而行，不言而化，豈盡憑三尺哉？勸導雍容之力也。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以德行名，在太宗時則有若劉溫叟以至孝顯，在真宗、仁宗之世，种放、李用章之徒，載母授徒，奉親偕隱，俱見錄用。若旌清介之吏，嚴貪墨之禁，祖宗號令，無歲無之。民德歸厚，有自來矣。今主上躬於舜孝，以風四方；參以周教，同符三代。上稽祖宗之意，外可在列之請。察廉之詔，分明懇切。執事推廣上意，詢以孝廉之設，興何所成？廢何所由？愚謂自周而下，歷漢至唐，欲觀一世之治亂，當察是科之興廢。治莫不興，興必有所成也；亂莫不廢，廢必有所由也。桓公之爲齊，區區之國耳，嘗以得士爲悅，非以齊爲悅也。正月之吉，布令於鄉，桓公親問焉，曰：子之鄉有慈孝父母，發聞閭里者，有則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子之鄉有廉謹論慤，使民以勸者，有則必以升，有而不以升謂之亡選。桓公之伯，雖非一事，求伯之始，莫大於此，是尚孝廉之本旨也，況欲爲天下者哉？及漢之初，嚴設是科，其所以教人與其所以出令，大抵導人以行，則無不得；拘人以辭，則無不失。蓋行先實而不浮，辭多虛而易惑。勸士以言，其勸已淺；勵士以行，其誰自欺？故漢武有罷黜百家之實，光武有首用卓行之實，士皆從而化之，非化虛名也。行既已修，科既已設，有司又加之以簡拔，又重之以薦進，又第之以甲乙，中世規模，漢爲休美。蓋擇其行則實者無不應，應者無不實。命其職則所舉即所用，所用即所舉。是以此科一設，賢才輩出，此則興之所以成也。至於和、順之後，流爲魏晉之末，文制雖存，不辨名實，不嚴格法。才者不得進，行者不得伸。

選用混雜，衆多輕進。當時之謗者曰：「舉孝廉，濁如泥。」夫水至潔而清，泥至濁而汙，今指孝廉諸公並於汙濁之物，衣冠之道一旦化此，甚可悲也。故因循至唐，楊綰有議旋舉旋停，建中有令一議一寢，慮有此弊，豈獨罷於章帝哉？此則廢之所由也。執事又謂前世之君，其爲孰得？夫教者士民之基也，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基厚則田不薄矣。矯人情而教之，則無往而當；順人情而導之，則無往而不當。人情莫不欲事親，聖人必有以勉之；莫不欲事君，聖人必有以勸之。世有弗孝弗廉者，豈其心之所欲哉？流於習而不自知也。既不自謹其習，則猖狂於家，汙墨於吏。今有人焉，陰抵是過，或以古之孝廉者，語曰：「彼人也，汝亦人也。彼能廉而汝不能也，彼躬孝而汝不躬也。曷若格汝之穢習，而效古人矣乎？」聞者於此，不赧然見於面，則勃然見於色矣。何者？弗孝弗廉之名，天下之所共避也。聖人是以敦其教意而起其愧心，使天下庸庸之士知愛其親常甚於愛孝之名，知尊其君常甚於尊廉之實，則凡被德教者，家曾子而戶儀休矣。此前世之君所以經心也。觀漢之詔令，丁寧郡國，砥礪多士，不舉孝者爲不奉詔，不察廉者爲不勝任。勸善之意切矣，宜乎溫舒之才、王吉之諫、京房之術、師丹之議、寬饒之勇，於是出焉。漢之得人雖以數路，此路最精也，是前世之君設科之有得者也。若夫論事之臣，則黃瓊增置四科之說、賈至庠序推選之說，亦宜在所擇也。議者又病率以口則恐其遴，限以年則恐其拘，課牋奏則恐其煩，專儒雅則恐其偏，如是皆慮之深者也。且人才之不齊，猶地產之不齊也。地之所產，彼有則此無，此豐則彼殺。善治賦者辨其土宜，因其所產，責其所賦，則地力不窮矣。今漢取孝廉，乃欲計其口而取士，是猶欲混其地而責產也，豈理也哉？自郡國口二十

萬，歲舉其一，邊郡口一十萬，亦舉其一，總之百萬，則歲舉五人，邊郡又少加焉，是則丁鴻之說也。鴻陋於識，故昧於詞。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遽無人乎？乃欲計口百萬而進五士，二十萬而進一士，何其狹也？此率口之議，似未可用也。傳曰，少成若天性。人少而成也，則是天與之也。驥之生也，墮地則馳；鷹之生也，暴翼則飛。彼物之神駿，歲月有不待也。觀左雄之議，乃欲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甚矣，雄之陋也，可以人而不如鷹驥乎？當時胡廣之論從而非之，郭虔之奏從而排之，以爲選舉當不拘年，任才當不拘制。甘、奇著用不待強仕也，終、賈揚聲亦在弱冠也，足以箴雄之膏肓矣。不然則終徇雄議，計析毫釐，上下顧望，年齒參差，士亦淪棄，愚恐項橐不得爲聖師，顏回不得爲聖友矣。此限年之制，似未可用也。志曰：身教者從，言教者違。常人之情，溺於所愛，憚於所難。文辭者衆所共愛，德義者士所最難。是以古人於此權其難易，信以取人。虛辭無實未必用，樸詞當理未必違，託儒自飾未必智，木強有守未必愚。觀其幾微，惟善所善，故真孝無所隱，真廉無所遁，上下無所憾矣。愚謂文吏課牋奏之說有不必要課也，恐長虛詞故也；儒雅專誦習之說有不必要專也，恐溺虛名故也。苟若好夸斂譽之徒，屑屑牋奏誦習之間，求之輕浮，聽之失實，尚其辭則或遺其可重之行，違其行則或舉其可棄之人，取士如斯，竟亦何賴？胡廣曰：「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張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兩人之意，所謂崇本以抑末，蓋欲先示人以不可欺之行，則舉者亦不敢爲自欺之人，其待漢士最不淺矣。彼兩人非以口舌爲能者也，此儒術牋奏似亦未可專用。夫以四者俱未可用，若治世欲伸而行之，莫若反本而示之，使之行在言前，識在令外

足矣。或者難曰：「治世不以道，便國不法古。一張一弛，與時宜之；一損一益，與世通之。井田肉刑，此周制也，漢不能行者。非不欲行也，勢不可也。夫漢已不可行周制，後世乃欲行漢制乎？故取士之法自辟舉而爲孝廉，自孝廉而更四科，自四科而更中正，自中正而更門第，自門第而更進士，自進士而增諸科。名非一也，利亦非一，又何古之拘？況又豪俊之士，才滿天下，尚多有人。晉所舉者或子或讎，齊所舉者或販或盜，范文子所用七十家者皆貧賤而居筦庫者也。若一依是科然後選舉，此曹將安所歸？不知豪智之姿能執筆而興廉，能廬墓而興孝乎？此殆不原天下之情，故徇一切之議，未可信也。」愚謂不然。彼或者紛紛之論，所欲尚者才也，國家所宜尚者德也。且德與才異，而世不察。才勝德者止踰於衆人，德勝才者遂進爲君子。世有進士，有門蔭，有諸科，大抵取其文辭之治，世習之專，動以才勝也。素德隱行，間有遺者，是孝廉之所從講也。若夫豪俊之士，則非一科目所可維繫也。蓋世有善爲漁者，知得魚非一日之網也，設衆網則無漏魚。善取士者，知得士非一科之力也，張衆科則無遺士。誠使衆科備於外，孝廉察於內，何爲不可哉？雖然，愚有大慮，慮不止此。朝廷設科以籠韋布，綱紀在是，愚既議之矣。有大科目可以綱紀百官者，其敢不議乎？近世中書之務類百司，百司之務類郡縣。且宰相之職，進退百官者也。今以簿書期務爲故，間有奇傑之士，禁不得伸，問之何由，則曰彼格之當然也。且動如格法，一吏部郎事耳。進退百官，望實俱採，道揆者之所爲也。宋蔡廓爲吏部尚書，黃散已下身不得擇，不敢就職。況職宰相，且漠然者哉？主上天日清明，臨照在上，必能委任大臣。大臣亦宜自信，事君以人，有不可後，何直爲是凜凜也？非特此也，大將之職，

陞黜偏裨者也。古者一將死則一將生，衛、霍之門率多列侯，子儀之門盡出顯校，即其事也。近世不然，大將嫉偏裨，偏裨嫉士卒，有功則不奏，既奏亦不實，私其輿皂，私其子弟，是以大將一死，則四顧茫然，無復威譽在人耳目。私門之託，豈不負哉？遇風塵之警，則亦望風顧避而已。監司之職，按察僚吏者也。進退既公，人自寡過。苟私好惡則私喜怒，私喜怒則私發摘。故近世諸路所繩治者或其無辜，所當治者或以倖免。此大將監司自紊其科目者也。然則士夫所當切議，豈獨孝廉一事哉？昔漢世朝廷有大政，必下公卿博士議。公卿議善則舍博士而從公卿，博士議善則舍公卿而從博士。彼博士者，秩六百石耳，乃得預漢大議，何也？以其議論通古今，巍然動衆心也。故元朔之詔曰：「今執事不興孝，不舉廉，其與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也。」然則欲舉孝廉而詢及博士，所從來遠矣。今愚待罪太學，秩次博士，聖天子不以不肖，俾執事躬而策之，是以不諱有司，不隱理道，庶幾博士之責塞矣。區區非獨求干執事之聽，借此而干天聽也。注而思之，舉而行之，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九華集》卷九。

忠質文之治策

聖人爲萬世慮，後世爲一時慮。萬世之慮，何慮也？慮治體也。昔者愚出入有虞之書，愚悅之，退而求舜之心，稽舜之道，而得舜之政。彼其起深山而坐致無爲，何慮深也？意者以道寓政，以政厚

下。天下後世至治之體，雖欲不師舜，吾恐無如舜之可師也。當時稷、契、皋、夔之徒與我共理者，其政所可，爲都爲俞；其政所否，爲吁爲咈。聲嗟氣嘆，充滿天下者，忠厚氣也。五典從則百姓有以親我，四門賓則諸侯有以順我。讒說殄行既聖之，則舉世無以惑我。傳稱其無爲，恭己正南面而已，此至質之體也。是以忠質之意已默寓於舜，非獨善其身，其善天下蓋不少也。然則舜之治體止於忠質而已乎？恐不止於忠質已也。觀其雍容廟堂，造次顛沛之間，則有盡於文而不自己者。璫璣玉衡以齊七政，時則有欽天之文；類帝格祖，柴望巡狩，時則有祭五祀之文；五瑞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侯射車服，時則有尚賢之文；六律五聲八音，繪服章十有一，時則有禮樂之文。其政綢繆委曲，節文如此，又何文之美也！嗚呼，求舜之政，已默具忠質文之體。然後世諸儒不以三者名之，天下亦不以三者名之，何也？蓋元氣無陰陽，而元氣未可指以陰陽名也。舜政兼忠質文，而舜政未可指以忠質文名也。猗與，此舜之所以高視天下而獨冠也哉！舜之後降帝而王，其出於政也曉然，宜天下顯然而名之也。禹之爲天下也，不矜不伐，不侈大於宮室飲食之間，此何爲也哉？忠之體也，天下於是名之以忠。湯之爲天下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敦厚謹重，見於政者囁囁其未已也，此何爲也哉？質之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質。若夫文、武、周公之爲周，微而著，詳而盡，錯出而不亂。宗國五十三，吾封之；建官三百六十，吾用之；禮經三百，曲禮三千，吾制之。其意若曰：經緯在我者也，一不備則後世其鄙野我乎！此文之義也，天下於是名之以文。夫以三王之異世，忠質文之異尚，仰觀唐虞則不足，俯視後世則有餘。故一體明，一代治，後世何可不講也？奈何，戰國之後，天下之政體如狂瀾之

一奔，未易東也。人皆爲一時慮，何暇慮後世哉？西京之主尚寬易，其弊則諛；東京之世尚苦節，其弊則訐。高帝大度豁達，文帝寬大長者。至於天下末流之弊，白黑不分，公孫子、張禹、孔光之徒，低回以苟延歲月，漢緩急不可望也。俗諛日甚，漢日危，尚寬易之弊，可不悲哉！光武登庸卓行，明帝察慧自高，遂使末習之過，三君八顧之徒，鼓動朝野，力爲驚世絕俗之行，矯異甚矣！俗訐日甚，東京日衰，尚苦節之弊，一至此哉！然兩漢所尚之過，值明主則猶可以振起。若夫三國尚詐，晉尚浮虛，元魏尚夷，齊尚兵，梁尚空寂，陳陋而隋奢，無足疏舉者。彼其擬兩漢猶且抱愧，若稱之三代之時，吾知其包羞也哉！恭惟國家祖功宗德，接千載之統紀，固足以配舜而軼三代。創業於開寶，繼志於雍熙，休息於咸平、景德，隆盛於嘉祐、治平。既以忠厚惠民愛物，復以制度澤天下，此盛德世也。肆我主上振中興之運，體優裕之政，躬禮樂之事，亦既薰民耳目矣。邇者省賦以息民，力農以厚下，鄉飲以勵俗，賞罰以別淑慝，皆執事所謂典章明煥、風俗醇厚之際也。夫風俗醇厚則忠質陶民心，典章明煥則文物格民心，即默具忠質文之意，諸儒未可輕名之也。異時致無爲之治，比德上古，何如哉？曰宜莫如舜。《九華集》卷九。

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

學者有公患，患於好惡先萌其心。是心一萌，挾私智以求道，漸蔽於外而忘其真。嗚呼，好惡真

足以蔽學者哉！昔者荀卿好子弓而不好孟子，揚雄好孟子而不好荀卿，韓愈好荀、揚，後於王通而不言通，則不好也。愈之後見於書者，則又有不好愈者焉。今夫鄉曲之士，更千萬人以一能稱，一藝名，其相待也猶不相忽，況如卿、如雄、如通、如愈？天下病無斯人也，天下而有斯人，宜何如以相好？今乃不相悅如是哉，甚矣，好惡之蔽心也！妄指千金爲瓦缶，則人皆不信。彼數子之道皆相合於孔門，其可以相輕乎？向使數子能寬綽其心，如吾夫子曲折爲道，問萇弘，問郯子，彼道雖不及己，問之不卹也，則必能抑六經，黜百子，以全天地至一之氣。是無他也，好惡外忘則道真內白矣。昔者國家右文之盛，蜀學如蘇氏，洛學如程氏，臨川如王氏，皆以所長經緯吾道，務鳴其善鳴者也。程師友於康節邵公，蘇師友於參政歐陽公，王同志於南豐曾公。考其淵源，皆有所長，不可廢也。然學者好惡入乎彼則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此好惡所以萌其心者。蘇學長於經濟，洛學長於性理，臨川學長於名數。誠能通三而貫一，明性理以辨名數，充爲經濟，則孔氏之道滿門矣，豈不休哉！惟聖天子深知其蔽，是以破學者好惡之心，而盡除其禁。使惟是之從，惟道之明，學者之幸也。抑嘗有楚人修第之說聞執事者乎？楚人之子有第二區，長則甲所建，次則乙所建，規模不同而歲久將敝。或曰，不必憂也，君宜合二第可用之材，併而爲一區。若居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也。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即楚人合二第之義也。執事學識淵奧，必有折衷於斯矣。《九華集》卷九。

孔子生死策

古書之真僞是非，其相半乎！其說有所不可信，而諸儒有所不敢廢，蓋從其不可信而廢之，天下之書不勝其廢矣。是故君子於此不廢也，而況聖人生死之際，其道神，其經存，萬世輕重之繫與！昔者愚聞之梁臧孝緒曰：「孔子以庚子生，孝緒似焉。」後卒以儒自鳴，雖不敢擬夫子，而生乎夫子之日，何其類也！況夫子以庚子生，其事見於書乎？愚有以知夫子生之異也。吾觀《孝經傳》曰：「孔子之卒，魯麟至焉，百獸號焉。」雖不足以兆夫子之亡，而亦其異也。而況夫子之死，且志於經乎？愚有以知夫子之死之怪也。夫子之生如此之異也，死如此之怪也，非若巫瞽幻誕恍惚，其不經也，蓋夫子爲人且聖於人，豈死生不異人乎哉？茲承執事以孔子生死之說，執《三傳》之所以失。愚請列之執事，以折諸理。其事雖若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春秋》之書，魯書也，而諸儒以爲仲尼之書也。獲麟之前，孔子之生，仲尼不書於經。仲尼如自書其生，仲尼乃自私邪？故經之不書孔子生，左氏解經耳，亦安得而書之？獲麟之後，左氏所續之經也。董仲舒曰：「左氏續經以宗聖人爲事。」不書其師之卒，則孟子所謂子背子之師也，左氏安得不書其卒乎？此左氏不可廢也。公、穀之傳，傳乎經也。仲尼絕筆則無經，無經則二子無解也。公、穀後經二年，獨書其卒，不幾於贅乎？公、穀之不書卒，則傳體也，此公、穀不可廢也。故左氏書其卒，公、穀書其生，其得經傳之體乎！傳所以尊

經，尊經必有以貴之。書子，貴之至也。續經所以尚法，尚法則必有以嚴之。死書名，嚴之至也。此《三傳》雖若不可信，亦不可廢也。何休曰：「是歲己卯。」尊之故詳之，穀書日不書月，豈十月乎？蓋穀梁不詳其月，因不書月，則其謹也。虞翻謂「《春秋》凡不書月，其事不詳也」，穀梁豈亦不詳其事乎？王肅謂「中月則月中也」，鄭玄謂「中月者踰月也」，意者生於是月中，如王說乎？或者如鄭說，死於踰月，未可知也。此穀梁又不可廢也。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五月十二日己丑，必有一誤。」夫古書如是蓋多矣，堯以甲申生，辛巳死，《皇覽》曰：「非辛巳，乃辛未也。」舜以甲子生，癸亥死，皇甫謐曰：「非癸亥，乃癸卯也。」堯舜如是，安知仲尼終以乙丑非己丑乎？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爲此事也。此又杜預之言不可廢也。太史遷曰：「韋編三絕。」計夫子之年，則六十三之後，七十三之前，蓋云老矣。夫孔子五十以學《易》，韋編之遲，甚可怪也。凡遷之說不可信，有端矣。《書》曰：「舜三十登庸。」遷曰：「舜五十登用耳。」秦之謚曰「穆公」，遷曰：「非穆，乃繆也。」不知舜之年，秦之謚，安知孔子繫《易》之時乎？雖然，聖人有取於太史，或有牴牾其他實錄也。此其說雖不可信，而諸儒不敢廢也。夫孔子死生之說，古書之不僞，有所不可信，而愚不敢廢者，蓋互見其得失，雖存之無傷也。韓退之自謂識古書之真僞，雖不至焉者，白黑分矣。幸得執事辯其白黑，豈不盛與！《九華集》卷九。

陳子昂韓退之策

國初深於道者，其惟柳子乎！開之自名，曰吾將開天下之耳目也，明先王之道於時也，一代之文開於今也。故柳之文一傳而爲穆修，穆修傳於尹洙，尹洙傳於先正歐陽公。人知者以古文非柳倡之（二），實肇於歐陽，不知歐陽之本承於柳也，斯亦善原文哉！夫唐之文亦猶是也，所謂歐陽則韓愈似之，所謂柳氏則子昂似之。文傳太原盧藏用，藏用傳蘇源明，源明則退之之所師友也。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於唐，知者以爲無陳而無以爲之也。故其言非苟也，爲可傳也；其道非妄也，爲可繼也。故盧藏用曰：「道喪百五歲而起子昂。」其此之謂與！雖然，君子獨行則無徒也，獨唱則無和也，其後善繼則退之之力也。故杜牧曰：「唐三百歲而有退之。」其此之謂與！蓋常辯之，學正則識正，識正則文無往而不正也。故子昂《貽夷碣》，爲辨議之正；《徐君》之議，爲箋表之正；《神鳳》之章，爲辭章之正；其《感遇》，則正於詩者也。蓋子昂之文惟正則取，不正不學也。然則相承而至退之，亦其有力哉！故退之亦畏之，蓋嘗曰：「唐興，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杜甫、李白，皆其善鳴者。」此之謂也。雖兩君之才縱橫顛倒，而卒亦可貶，何者？以其才可窮也。退之窮于識，子昂窮於權。窮於識，其弊也講之不精；窮於權，其弊也處之不智。講之不精，故知斥佛老，不知斥墨也；處之不智，故不死於國，而死於下吏也。嗚呼，通於大道而識進退存亡者，惟三代之英，與二子何預焉！

《九華集》卷九。

〔二〕人：疑當作「不」。

全宋文卷四八四三

員興宗 一〇

舜九官與孔子門人其道異同策

東方朔何人也？似儒非儒，大言無當者也。武帝嘗謂今時何如，而朔之指意，以爲天下已安已治矣，誠得周、召爲宰相，孔子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益爲右扶風，伯夷爲京兆，稷爲大司農，則無愈于今世矣。嗚呼，陋矣，朔之爲言也！堯、舜之君未嘗借才異世，然皋、夔、稷、契未嘗不用。孔子高弟蓋世，未嘗無材，而顏、閔、游、夏未嘗或用。因其出之時，占其道之用不用，此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何必借才異世，言大而夸哉！故愚謂武帝非善問，朔非善對。今執事舉禹、稷之徒所以用，由、求之所以不用，疑于夫子、舜、禹。答問之間，借此可以議聖賢之同道也。蓋人才嘗起于用，伏于不用。夫子賢于堯、舜，則門人必不愧于皋、夔。堯、舜即夫子之得志者，門人即皋、夔之不用者。然由也、求也、赤也，夫子多抑之；益也、契也、禹也，堯、舜多信之。蓋舜之所以信二三

臣者，信其政之所可至；夫子所抑二三子者，抑其道之所未至。蓋德政易行，故彼有顯政，至道難一，此未必盡道，其是之謂乎！昔者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則回之得志，亦一禹也。唐沈雲卿曰：「齊畏衛不過蒲，以子路故也。」沈謂仲由有格苗民之德，然則仲由之得志亦猶益也。若夫龍之出納朕命，亦赤之可以與賓客言也，是則顏淵不媿于禹，仲由庶幾于益，公西華亦可以爲龍也，其比二三子得志以充其用者，豈媿虞廷哉？執事其必有以明之矣。嗚呼，宮之奇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彼二三臣智于虞廷，此二三子愚于孔門，亦獨奈何哉？故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徒，羞稱五伯。」惜其仕非堯舜也。噫，夜光之璧，暗投則懼，中流失舵，一壺千金，嘗試以是思之則得矣。《九華集》卷一〇。

曾子不與十哲陳平不與三傑策

人各有品也，雖然，聖人無意于品人，道德勳名之士亦無意于求人之品者。我無意于品人，彼無意于求人之品，故賢者識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亦勉其不及而自附于大，各識道德勳名而已矣。雖然，聖人如或有言，若品其人，非故言也，其言觸焉而得也。觸焉而得，其言不詳，故可取者或不入其品。李德裕之言曰：「陳蔡之言，十哲之事，其仲尼一時之言乎！」學道之深，虛一而靜，如曾子者或不與也。曾子不與十哲，其哲不止于十明矣，況孟子止稱其五乎！先正王安石曰：「高祖之言三

傑之事，其容未至乎？深于智而明于權如陳平者，或不與也。」陳平不與三傑，漢傑非止于三明矣，是宜班固增而六哉！然則所以爲哲，所以爲傑，仲尼、高帝非止舉其十、舉其三也，蓋一時之言，觸焉而得也。仲尼、高帝非有心于品人，十哲、三傑非有意于求人之品者，各勉其道德勳名而已。若夫馬援不與諸將之一，猶曾子不與四科之一也，非實不至也。劉孝孫可與學士之選，猶陳平可造三傑之選也，非智不及也。嗚呼，豪傑之士始若不可遺，而聖人之言或遺之，近乎少恩矣。雖然，聖人觸焉而言也，故《孟子》言二老而不及閔天，《書》言三后而不及皋陶，《語》言四友而不及閔損，至若十亂則雖婦人或與也，聖人皆示之無心，觸焉而言也。聖人豈止稱其才使之自暴，抑其才使之自棄哉？故正道而論之。《九華集》卷一〇。

考績薦舉策

天下無不弊之法，法而無弊，不在法也，在所以用之也。考績之法名考績也，其實任法之術也。薦舉之法名薦舉也，其實任人之法也。三載而考之，三考而黜陟隨之，鯀以是殛，禹以是興，皋、夔、稷、契以是安其位，此唐虞以是進退百執事也。後世蓋有倣是以爲法者矣，京房爲之格于權臣，左雄爲之格于縣官，其有突然行之者，則亦虛立殿最，不核名實，而于進退群吏，卒不能大有益也。夫考績貴夫實也，而後世不求諸其實，吾蓋不貴之矣，況復言之而不行哉！人之不足與有爲也如此，

非考績之罪也。舜命共工僉曰垂，舜命典禮僉曰伯夷，此唐虞所以爲公舉也。後世蓋有相舉之法矣，賂賄則得之，故雖英豪奇傑而貧賤爲累者，不獲于舉也。上之人至于法以防之，其得人者又未必賞，其妄舉者又未必罰，其于進退英傑，終不能爲國輕重也。夫薦舉古之美事也，至于驅之以賞罰，吾蓋羞稱之矣，況乎賞罰之不能必哉！人之不足與有爲也如此，非薦舉之罪也。昔漢宣帝之爲君，其課吏殿最之法，初若未甚詳密。然京兆尹以能除盜賊用，潁川太守以能擊搏豪傑用。吏有善治，褒賞隨之，而臧汙不職誅死者，亦比比也。故宣帝之治皆總核名實之力，人君不能皆宣帝也，則考績之弊無惑也。祁奚之舉解狐，舉伯華，舉祁午也，在讎不爲僞，在友不爲黨，在子不爲比，故君子稱祁奚能舉善，然則祁奚亦公其心而已矣。人臣不能皆祁奚也，則薦舉之弊無惑也。請以所見言之。守令之職，民之所以休戚，而國之所以治亂也。今爲縣者未能墾田而曰田墾，未能勸農而曰農勸，未能止獄訟而曰獄訟息，率一一書之。及將去官，位于其上者亦以次保之。既而上之吏部，視之以爲考，其書中下者蓋無幾也。自令而上之官，大抵皆爲令所爲，然則吏部所視者果以爲實耶？徒以爲文具而已。吾見今日考績之法弊于欺罔，而莫之或知也。士自入官不以舉，不升朝，法固然也，而舉不以公者多矣。非父兄在職則不舉，非賂遺越常則不舉，甚者舉削一及，則終身爲舉者之役，吏部一按其舉官之數而遷之，而不知其舉之本若是也。是今日薦舉之法弊於不公，而莫之或知也。今欲去考績之弊，則莫若嚴舉者之罰，而謹書考之格。今欲去薦舉之弊，則莫若名所舉之事，而嚴失舉之罰。茲二弊者既去，非徒得人而已，實太平之原也。若漢之議鑄錢，蓋取太學生，議鄭人不毀鄉校，亦欲聞執政得

失。國家學校，非徒設也，亦有望也。先生其進是言。《九華集》卷一〇。

義命策

人之言曰：晏大夫平仲，其列國知命之士乎！平仲之知命也，國有道則順命，非道則衡命，然則不知命無以爲晏平仲也。愚曰：不然，是不知晏大夫耶！夫因義以達命，然後知命，此吾見晏子之大也。如不知義，達命何爲？又曰：肥相國，其戰國尚義之士乎！敬君而守義，義在與在，義亡與亡，不義不親，無以見肥君也。愚曰：不然，是烏知肥相國耶！夫順命以守義，然後知義，此吾見肥君之大也。如其專義于命，何益！嗚呼，因義以知命，順命以行義，古之士于此，亦一之而已矣，是未可異也。秦漢以還，薦紳士大夫不自義命之本泝之，弊流于末也。是故勢不可仕或仕之，不可死則亦未嘗不死也。嗚呼，以是爲義，其亦末矣。故一觸其間，有感粟以自剄也，聞車鳴以自劾也，上書而列黨與也，流血而佑佞臣也，此尚義而不知命，此之謂逆天也。若夫任命而流放，則士之過特甚。嗚呼，以是爲知命，抑其末也。故顛倒錯亂，有口而不能言財利也，手不能執珠玉也，舉臆而效驢鳴也，被髮而更狗竇也，是任命而不識義，是之謂廢人矣。嗚呼，自聖人觀之，兩者胥失矣。悖天者其罪誅，廢人者其罪亦誅。後之士如更其二而貫其一，庶可免矣，聖人又何誅焉！雖然，義命之大，五經宜志，而志者蓋鮮焉。曰五經非略也，難言也。大言則學者不信，小言則學者不畏。雖然，經亦略

言之矣。《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君子不可不順命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君子不可不達命也。觀乎此，亦可以知命之說矣，而況五經列義之多乎？雖然，夫子之罕言何也？是使學者行義以達命，非欲任命也。揚雄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雄豈專命耶，亦豈專義耶？

《九華集》卷一〇。

柳宗元非國語策

自見其可以言而言，五經之言也；未可以言而或列之言，諸子之言也；可言而不言，與不可言而言，衆人之言也。五經之言千一而過乎？曰五經烏免哉！《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詩》言過也。《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易》言過也。《書》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書》言過也。《禮》云：「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禮》言過也。下斯觀之，賢言之失可知也。荀卿曰：「禮以起僞也，性以起信也。」禮性之辯，卿烏知之！韓愈曰：「墨子不異孔子也，孔子不異墨子也。」孔、墨之辯，愈烏知之！夫以聖言聖，以賢言賢，其失如是之甚也，而況《國語》乎？《國語》，丘明所著之書也。丘明之書，上不至聖而下愈于賢，抑在聖賢之間乎！雖然，丘明之文，其事則覈，其文則濫，濫則多淫，多淫則多失，是固當也。後之士不伺其失而攻之，柳宗元獨識之，誠得間矣。今而觀其事，如周王滅密之說曰：「小醜備物，宜獻之王。」子厚曰：「雖獻之王，王而受

之，不可謂德。」鉏麇觸槐之說曰：「見其假寐，不忍殺也。」子厚曰：「如其不寐，則殺之矣，不可謂義。」虢公禪神之說曰：「聽國于神，不亡何待？」子厚曰：「聽而亡，不可謂信。」晉侯得塊之說曰：「舅犯進塊，晉侯以興。」子厚曰：「楚人進塊，楚何以亡？不可謂訓。」子厚之于《國語》，連摭拄之如此，子厚非固誕之也，後之讀子厚之辭，宜勿易此矣。或曰：「司馬遷採《國語》以著書，董仲舒採《國語》以命文，劉向撫《國語》以益《說苑》，《國語》何負于學者？學者顧憎之，子厚何淺也！」曰：是固子厚之所忽也。子厚之論貞符，自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未有能貫其說也，則《國語》之病，子厚其能默然已乎？噫，使天不生子厚于貞元之間，則唐之士美而言之，其罪皆可髡鉗矣。《九華集》卷一〇。

寬財賦策

古者因事而用財，因財以濟事。其始取財也，度其事而取也，故無溢取。其終用財也，度其財而後用，故無過用。取之不溢也，用之不過也，是三代之政也。故有觀民意而後得財，財得而民心無不得也。自秦而至于漢，自漢至于魏，于隋，于唐，皆知取財矣，而不知所以取也。漢獨營田爲是，既行之而復廢之。隋獨義倉爲是，既用之而復難之。唐獨租庸調爲是，既行之而復易之。方其謀取財也，汗漫而不堅其謀，是故謀財不一，故無定取。取則無常，故無定用。宜百官倉廩不實不充，而遂

至不給也。嗚呼，芻秣素具，則馬自充；馬之所以不充者，害馬者未去而已矣。財用徧取則財宜給，財之所以不給者，蠹財者未去而已矣。此漢、魏、隋、唐紛紛徒爲制度，所以不知其弊，而坐受其弊也。恭惟主上愛養元元，惠顧天下，民有不便輒弛以便民。見於詔令者，減月俸于江浙也，除布估於廣西也，蠲稅租於荆揚也，裁軍冗於全蜀也，而又編戶口之徭役，而又減大家之屋直，是誠何心哉？心乎天下而戒盛世之蠹財而已矣。《九華集》卷一〇。

天興商周以相伊呂策

天無職也，代天之職莫如君；君無職也，人君之職論乎一相。一相論而君治舉，君治舉而天意得矣。昔者三代之盛，天之相者莫如商、周，商、周之相莫如伊、呂，伊、呂之歸二君也，春秋蓋高矣，可以無出也。然一旦而出，既出而用，伊舍其耒，呂投其鉤，何也？天意欲興商、周，則二老所不得辭也。故伊尹自度可以興商，商可以用我，是以相之不疑也。太公自度可以興周，周可以相我，是故輔之不憚也。然則二代之所以相者，乃二代之所以興也。或載祀六百，或卜世三十，豈不在于伊、呂之相歟！《九華集》卷一〇。

周公禮樂策

禮樂之本在君臣也。禮樂得人則興，不興則散，非其人而興之則妄。古之人未嘗不興，既興而不至于妄，何也？以其盡君臣之懿也。三代之間孰知之？成王、周公知之。方天保未定，周公扼于水火之中，饑者求食，渴者求飲，不得者求得，周公憂此之不暇，而暇憂禮樂哉？及其海內寢治，荼毒之民化爲王民，不得是二物而一新之，則君臣之才何以自見于後世也？故天下有禮樂，至成王、周公而後講。其經禮三百而曲禮三千，掌樂數十而官樂數百，五服之侯，和音在耳，玉帛在庭，而駿奔走在廟，凡以禮樂故也。使周公舍治世不興而待後世，則成王所以望公者何如？而公乃如此也。春秋之後，列國于周有兵有刑有地，而周獨有尊者，以存公之禮樂也。然則周公禮樂，淵源遠矣。《九華集》卷一〇。

夷齊策

躬萬世之大烈者，不計一世之議已也。知可出而出，知可去而去，凡吾之去就，所以訓天下之義也。天下囂囂而言於此，雖言何傷！蓋天下之勢固有可留而去，則罪在于不留；有可去而留，則罪在

于不去。君子于此必取中焉，吾果安取哉？取于義也。昔者伯夷、叔齊之來自東也，觀諸侯之不足有爲也，日夜而推之，信矣，西伯之德之純，其可王也而不自王，則信其可與處也。于是焉而歸之。且始吾知之而來，非劫而來也，又從而去，吾何辭於天下？天下其以我爲太矯也。故既往之而遂安之。惜也往日降而武王守之不真也。知以周取商，而不知商之不可以我取也。悻悻然見于辭，曰：「昔文考以是而遺我，天下以是而許我，我起而赴之，斯可以無愧焉。」彼兩人如起而徇此，亦許之以爲宜，則後世果以斯人爲何如人耶？《九華集》卷一〇。

敦學校養士之法革科舉取人之弊策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情而網無情也。然卒所以得魚，有以網而得者，有以餌而致者，有以藥而斃者，漁之之術多矣。然魚猶脫于淵，豈無逸魚哉？取士亦猶是也，有以德行而招者，以詩賦而取者，以經義而求者。取之之術富矣，然士猶怨于野，豈無遺士哉？故觀水者有以魚不竭而譏漁人，觀國者有以士不盡而譏有司，皆觀其末之過也。盍亦反其本乎？今執事之病下多遺才，所以考人不以數，與夫請託濫冒等徧以疏舉。愚謂此數者，士苟能正其本，斯弊可免也。何謂本？上觀士之所以養以取士，士充其所養以報之。漢郡國舉孝廉，夫豈限以數哉？今有司考以數，而士驟得失，則漢意可師也。唐士群至有司之門，有司不禁而多得公望，夫何畏請託？員半千八科皆中，張鷟萬選青錢，才

實爲上，夫何畏濫冒？今有司懼請託，士多濫冒，則唐意可師也。比者朝家戒勵丁寧，乃勉士以所養之意也。然郡縣之學猶有聚衣冠，爭飯腹，斯亦可愧矣哉！昔郭代公莅太學，捐四十萬畀人而不吝，今諸生爭飯腹而不愧。嗚呼，聞郭代公之風，可少懲矣。《九華集》卷一〇。

古器圖書策

天之付帝王付以道，帝王付後世付以迹。迹之傳，易傳于天下，而帝王之心，其法安可傳哉？雖然，其迹不廢，使天下後世因此迹而求此心，則帝王之心庶幾在此也。且三代之降，其言有書，其書有載，有簡、有札、有篆、有隸、有書、有刻，侈書大書，凡爲迹異，所以託迹則不異也。當世見之，故無不傳。秦之篆唐得之，後世傳之，故無不信，此所以久而又久也。昔舜之典，隋得之；周之鼎，漢得之；魏之書，汲冢得之。下至岱山之書、鄒嶧之字、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既好之無不求，求之無不得也。雖彼秦漢之下，所以求者，止于迹而已，不能觀此迹而求此心也。其物雖貴，其好雖篤，然帝王千載心迹之託，乃取爲一時耳目之玩，是何理也？然則古文字書，仆碑斷刻，後世求之帝王之餘者，宜不徒在玩好之間。蓋因好而求迹，則求之淺，因迹而求心，則求之深。後之盡此者，其惟聖乎！《九華集》卷一〇。

皇帝王伯策

聖人之道，寧無經而合于經，不可執經而亂大義。非不知經，不知道也。道者經之本，皇帝之經效，而伯則其淺也。昔者聖人，其帝五帝也，其王三王也，未有五經之言，五經之效著矣，斯無經而合于經也。秦漢而下則執經而亂大義也，其弊皆起于不知經，與知之而不深，或知而入于異端也。漢四百年，可謂久矣。可稱者文帝也，而黃老亂之；可稱者宣帝也，而伯道雜之。其後若元帝，雖通經而泥于經，漢氏衰矣。此執經而亂大義也。章帝、成帝猶元帝也，故漢無可稱，帝王之效何有哉！唐三百年，可謂久矣。太宗可稱也而惑辭章，元宗可稱也而惑莊老。文宗于唐猶元帝于漢也，肅宗、代宗猶文宗也，此執經而亂大義，帝王之效何有哉！故二代之弊，皆起于不知經，知之不深，而流入于異端也。嗚呼，五帝三王雖無五經而有經之效，愚以此不爲無經也。兩漢之君雖務通經而無經之效，于經無益也，皇帝三王之道何自至哉？若夫晉、宋、隋、魏南北之君，一話一言，流入詞章，兩漢罪人也，慚德多矣。傳曰：六經之文積案盈箱，俱是風雲，文衰如此，何暇經乎？故宋明、梁武、宋文、周武、魏文、陳後帝、隋文帝，其名知經者，亦知章句也。潔靜精微之于《易》，溫柔敦厚之于《詩》，疏通知遠之于《書》，經紀治亂于《禮》，于《樂》，于《春秋》，可知而不知也。皇帝王之道，求之于此，斯妄也矣。嗚呼，其父愛盜，其子必且行劫。彼時君執經而亂大義，其臣爲章句之儒，何

怪乎！雖然，公卿大夫則有矣，愚傷其不多，且傷其不用也。漢有賈誼，唐有陸贄，其言六經之效，非執經而亂大義也。故陸贄辯于誼，誼之術則王術也。傳曰：「賈生言堯舜，陸贄言仁義。」非帝王之道，何自出哉？此相望孔孟，更駕合轍也。或曰：「孔子所盡心《春秋》、《易》也，孟子所長則《詩》、《書》也。」孔子千里問禮于周，學樂于弘，孔子于他經，豈容易哉？如以孔子盡心于一經，則行在《孝經》者，二經又非《孝經》之行矣，如此其安乎？若軻之長則無所不長也，而止云《詩》、《書》。彼軻長於譬喻，亦盡出于《詩》、《書》乎？此諸儒之說，執經而亂大義也，故失之誣，失之愚，失之賊。非聖人之經失也，解經者之失也。愚斷之曰：執經而亂大義也，不知經者也。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九華集》卷一〇。

詩書遺逸策

汲冢之《書》何書也？曰逸《書》也。補亡之《詩》何詩也？曰續《詩》也。二書何取焉？其怪可惡，愚何取焉！汲冢之言曰：伊尹之去商，老矣，非老于商也，文王受命矣，文王稱王也；伊陟之相矣，以太甲憫之也。伊尹之不見用，文王遂稱王，伊陟見憫于太甲，此聖人之言乎？《書》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補亡之《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美孝德也；「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美衷感也。孝之至則贊天地，感動植，采蘭而止被幽薄，不被萬世，取喻小矣，此聖人之詩

乎？《詩》之至此無惑也，諸儒固使至此也。《詩》、《書》喜正而諸儒愚誣，獨奈何哉？故秦、漢、唐學士解經則無惑矣。一曰「書」者如也，如其義也；一曰「書」者舒也，謂舒緩也；一曰「書」者庶也，其事衆也。「書」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解經則陋矣。曰「詩」者所以至也，志詩者名之謠也，「詩」者志之所之也。「詩」名之不正，則其文可知也。今執事之疑，正所謂前亡而後存，前詳而後略，此傳失其本經，傳之不及也。孔子得帝魁書二千一百二十七篇，去一百二十篇，十八篇則中候也，二篇逸矣，孔子所得者百篇而已。伏生之記，百篇之中二十九篇而已。彼《春秋》所言之一篇，其在百篇之間乎？執事謂揚雄之無《酒誥》，今有之，何也？愚謂雄非妄人，不足怪也。《泰誓》，漢有之而失于晉；《舜典》，漢有之而失于梁。得《泰誓》于河內，得《舜典》于姚方興。彼兩篇失之晉，失之梁，安知此二篇不失之漢乎？今復有《舜典》，有《泰誓》，然則有《酒誥》何足怪也？執事謂丘明載逸詩五篇，愚以爲丘明載此蓋多矣，何特五篇也？「淑慎爾止」一也，「周道」一二也，「翹翹車乘」三也。逸詩三千，宜其載之多也。彼《祈招》則女子之事司馬，非博識而能吐口乎？執事謂「地平天成」以次皆今文也，先儒以爲逸《書》，先儒不知耶？愚以爲指有爲無猶可言，指無爲有不可恕也。劉歆論《泰誓》而及五焉，所謂越若來也，甲子咸劉也，丙午建師也，載俘在亳也，征是三股也，執事惡其以有爲無，愚惡其以無爲有也。執事謂君牙爲君雅，譏先儒之誣凡六條。此諸儒喜誣也甚，則曰旅獒非獒乃毫也，九丘非丘乃州也，南交者交趾也，嵎夷者嵎鐵也，昧谷爲昧柳，心腹肺腸爲肺陽，如此其甚矣，愚獨奈何哉！夫商得者十三篇而失其七，失之大半，其章不同可知也。虞書爲

夏，周爲商，夏侯、歐陽、馬融聚訟蓋久矣。康成爲近也，曰：虞夏同科，商周並文，得不謂之然乎？雖然，諸儒喜誣，而愚喜正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蓋其謹也。若夫位天地，育萬物，此《詩》之用，《書》之用，《詩》、《書》道之府也，執事盍唱焉？愚願執事黜其委瑣者，斯不膠者卓矣。

《九華集》卷一〇。

漢治迹策

朝廷自有體，天下自有勢。知體知勢，治之由也，朝廷之間，可以猛、可以寬也；天下之大，可與興、可與弱也，是勢也。故君人者，正朝廷以正四方，四方正，天下畢正矣。何則？知體勢所在也。蓋自秦而漢，天下未嘗無勢。高帝之興，天下之勢在天下；惠、文之間，天下之勢在侯國；宣、元之時，天下之勢在外家。凡天下之勢迭變者四，至多變也，而漢君不知，漢臣不議也。方文帝之興，有賈生者，欲削侯國，興禮教，改正朔。誼雖言之，帝雖知之，斯天下之勢可謂明也。然絳侯、灌將軍，漢氏之所賴以興者，老成之人也，而誼欲廢之。惜乎，誼見天下之勢而闇朝廷之體，非知治體者也。景帝之興，朝廷乂安，群臣皆狃于故習者也。晁氏者欲尚威武，論兵刑。錯在當時，得朝廷之體至熟悉也。然七國不至於必叛，錯趣之叛，既叛而不能安之，高卧京師。惜乎，錯見朝廷之體，不見天下之勢，此非知勢者也。然則體勢所在，不得其原，不知其流，此漢二百年之治辨。質

之臣，雖在晁、賈，然吾猶有憾也。《九華集》卷一〇。

易策

諸儒無心於議《易》，然後可以通《易》。蓋《易》可以形解，不可以言遇也。其失也則惑之，惑之終失之，漢魏諸儒坐此也。夫何故？鄭玄惑於文，王肅惑於義，蜀才惑於怪，虞翻惑於數，馬融、王勃、陸長源、關子明、陳史皆有言，言皆有惑也。吾不知諸儒不能意遇，而今乃且囁乎！三傳作而《春秋》散，諸儒言而《易》不作乎！執事今乃以卦象取類之意，不信諸儒而質之經，斯豈徒言也？吾不得而質聖人，抑請臆之。執事所謂有爲馬爲牛，爲龍爲雉，於物有配也，於身有類也。夫至健莫如《乾》，《乾》健而動也，馬動非健乎？至順莫如《坤》，《坤》順而任重也，牛任重非順乎？潛動而變於陰，《震》變陰者也，而龍善變。《離》者中柔，中柔者外文也，而雉外文。茲四卦於物有配也，其四可知也。《乾》爲首，首，人之上，《乾》物之上也；《坤》爲腹，腹有去，《坤》亦有去也；《震》爲足，在下也，動之象也；《離》爲目，有明也，麗之象也。於身有類也，其四可知也。嗚呼，《易》本無位，俄而有位矣。有位而後有滋，有數，而後有配，自然之解也。諸儒欲大之而流於旁詭過當之論，譬之條教，始主於寬，主於仁，而後千機百竅如此之衆，何者？其罪始於多目也。然則諸儒於《易》，慎無容易多誇耶！《九華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四八四四

員興宗 一一

孔孟王通公孫弘能言國之興衰短長策

元魏關子明，《易》老師也，其言興衰如龜兆。然彼關子何以知之？蓋以《易》而知之。故自黃初之年八十四，更八十二期，三百歲，六十有六焉，曰：「道之行乎此時也，如見用者。王道其振乎！」關子深于《易》，灼知後此事，逆期如此。彼孔子者深于道者也，孔子而有不知乎？凡孔子指諸侯，言大夫十世之失，可以勝殘，可以去殺，可以有成，百年三年之期，非故知也，生而知之也。由孔子而視關子，關子不亦鑿哉？北齊祖孝徵，名臣也，有所不言，言未嘗不證，國人是之，神武亦是之。即日議三十六事，他日比事，無事不合。今歲議事，無歲不合。孝徵之智長于料事，預期如此，況孟軻命世者也？軻之道豈孝徵之徒歟？凡孟氏言什一之制可以用，周公爲政可以師，文王名世之可以興，王者自何待來年？或及于七百有餘歲，或遠或近，非誣也。君子之言安可誣也？由孟氏而

論祖氏，祖氏不亦少哉？茲承問以聖賢於事，非故言之，皆逆知之，首以孔孟之徒，以次及王通、公孫弘，皆能言國之長短興衰。愚以爲聖人之權，是權之于道，道無所不知。智人料事，料出于智，智蹙則敗矣。孔孟者，以道權者也。孔子論勝殘去殺，久則百年，至有成止三歲而已。非久近不倫也，蓋當其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此非聖人百年用其力，能正之乎？故勝殘者非百年不可。若夫正其君臣，比其父子，歲月可也。故三年有成，猶周制三年小成之類也，孔子之見卓矣。孟子論行周公什一不待來年，論行文王之政歲更六七，亦非久近不倫也。孟子，周臣也，所仕之國，周國也。仕周之國，行周之制，非今不可哉？若當時諸侯則去文王蓋遠矣，如五七歲有不忍人之政，亦當時之文王也。故曰是文王而已，猶傳所謂桓文湯武之類是也，孟子之見亦卓矣。嗚呼，孔孟以道權事，故當時後世無不可知之事。事不足以權，道雖知之，有不可行之權，如禮樂征伐，諸侯十世，大夫五世，希不失矣。孔子傷其漸云耳，由辨之不早辨也。不然，周之盛時，天子廟，諸侯貢，大夫供職，孔子何不非乎？凡王者之興不踰五百歲，至周七百有餘，其數則過也。孟子傷其事云耳，可以見而未之見也。不然，五百歲而無王者，則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而處，孟子何不非乎？至于後世公孫弘、王通之徒，獵孔孟之學以自名，其料事于智似矣，不可與之言智也。弘之言曰：「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夫周公作周數世矣，猶有商頑至于數世。天保定矣，如此其難也。五年而定，周公所難，弘所易，弘言可信乎？王通曰：「十年平其盜，富之和之，三十年禮樂可具。」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禮樂出于富和，是何禮樂之易也？必以富乎，鐘鼓云乎哉？玉帛云乎

哉？通以爲言，通言可信乎？由是言之，則事權于道，道無不知也，孔孟以之。事出于智，智蹙則敗也，二子以之。雖然，聖人之言以道權事，其始隱隱，一日而白，豈不如日月然矣乎？其弊也，諸儒若淫巫瞽史，且立徵兆，若曰：「五稔之後，陳氏必敗；十世之後，齊莫與京。」如是當黜之，黜之何由？曰非道。《九華集》卷一一。

行祖宗故事策

人君視細務如視四肢，保故事如保元氣。四肢廢，猶可以活身；元氣一壞，吾不知其爲人。吾觀漢唐之策而悲之，非悲其事也，悲其壞故事。方漢之興，高帝、文帝自有制度，蓋煥如也。後世相非其人而變之，相晁錯變侯國，相張湯變布幣，相元成變廟制。所以變者，欲爲是新奇也。景、武知之則聽之，孝、元知之則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則不舉，非其法則舉之，非自蹶其本哉？是數相者意氣自用，反指高、文爲無謀，蕭、曹爲無策也。噫，太甚矣。方唐之興，太宗之故事真可法也。後世相非其人則更之。相張說變府兵，相楊炎變租庸調，相王涯變茶榷。所以變者，欲冠冕前代也。玄宗知之則聽之，德、文二宗知之則用之。嗚呼，祖宗之法，唐之諸相變其所可變，行其所可行，非識大體也。是數人者反謂太宗爲未審，房、杜爲備員也。噫，亦陋矣。由是言之，漢制變而漢日衰，唐制變而唐日壞。故事何可不守也？彼諸人專務變之，不自悔罪，豈徒有負于前人，抑亦自負不少也。雖

然，誰謂漢唐無人？有人而適不用，或用而不盡，可爲千載惜也。條故事如魏弱翁，識故事如蘇瓌明，習故事如侯霸，言合祖宗如李絳，雖其言藥石，略聽用之，惜其不盡也。噫，此漢、唐止于漢、唐而已乎！惟國家祖堯宗舜，一時大臣皆中外望也。以明佐聖，利澤萬世，甚厚甚惠。然歷守一道，以爲必用故事，必法祖宗，如良醫之用藥，方多取于古人，不自用也。故權酷一事也，淳化寬之，其後屢寬之；籍田一事也，雍熙行之，其後屢行之。至其他大者，難以徧舉，宜乎霄壤而視唐、漢也。茲承明問，以本朝典章故事并諸元老之嘉言，當官之建議，茲事體大，願陳其槩。嘗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體。體之不同，則事不同。商尚質，周尚文。周公非不欲質，伊尹非不欲文，體異也。故今日之事，有今日之體也。祖宗之朝，元老大臣，聲嗟氣咳，猶足以澤天下，如魏公議邊，蜀公議樂，滕公議用人，司馬公議役，石守道議□〔二〕，蘇明允議機權，至种隱君又議道、議治、議仁、議禮義，凡作十議，皆十世龜鑑也。若上數公之言，卷之則可以高一時，舒之則可以範百世，安可不舉行也？雖然，今日之體，又有要而易守、切而易用者三事而已，所謂罷羨餘、斥珠玉、審刑罰是也。李文靖在真宗時，嘗謂四方言利，一切不進，持此以報國，當時何有言羨餘哉？潘美在太宗時，請發渭川之都，斥採珠之民，當時誰暇及珠玉哉？王文正在真宗時，上與議刑，遂增諸路刑官，則刑罰之審有三代風矣。是三者之急務，今日行之，宜饑渴之不啻也。主上睿聖，加惠四海者由祖宗故事也。故斥珠玉而不進，罷羨餘而不用，戒刑罰而不濫，則李文靖等之策獲伸矣。若夫漢唐之議家法，故事已略陳于前矣。嗚呼，相距千載，太阿一沉，可以刻舟求之哉！《九華集》卷一一。

〔一〕「議」下原註：「原本缺。」

資治通鑑策

或謂先正司馬子曰：「衆人雖尚子書，惜乎言雖多而太迂也。」司馬子曰：「聖人之言似乎迂，高而不能卑也，奧而不能邇也。是以齟齬而或窮，子患不迂耳矣。」嗚呼，司馬不患衆謗而自患其學，不畏衆言而畏聖言，是以在元豐之際，勞形怵心，馳騁上下千載間，討正諸史。當時未免病乎迂也，故深研窮諦於是時有是事，善可法而惡可戒，然後取之。世謂之《編年》。歲以首事，以時繫歲，以事繫時，例見於彼，凡立於此，此之謂《總目》也。一說之真，衆說之僞，真僞相駁也。前志爲有，後志蔑焉，有無相蓋也。今一語伸其中，有無遂明，真僞可了矣。此之謂《考異》也。爲《編年》，爲《總目》，爲《考異》，此《通鑑》傑然於諸史之中，所以資治者歟！考異班、范而下，字舛文誤，纖悉破碎，雖古史有彈誤者，有正俗者，有弼謬者，然自吾觀之，不勝其煩也。今《考異》之書，辨同析異，其功自名，可謂不細哉！其煩不可徧以疏舉，吾舉其槩者。所謂天道之疏合，人事之怪異，變故之推移，月窮日廣，庶乎有益也。按漢祖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謂五星附日，十月日在寅，無所謂金水二星者，《考異》以允言爲正。唐玄宗十八年正月建酉，曆家謂是月建戌，無所謂酉者；肅宗上元建丑祀圓丘，曆家謂是月乃戌，無所謂丑者。此天道之疏合，有以取正也。按舊志之言曹爽

窮治何晏，使晏書獄；肅宗面叱李、郭、李、郭仆地；錢鏐坐答諸吏，諸吏怨望；《考異》以今志爲正，則人事之怪異於此可詳也。太平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曆以爲四人，未見其五也；劉守光爲六鎮推尊，即拜尚父；舊志以爲晉氏所推，未見所以爲六鎮也；穆宗二年集諸道兵六七八萬，白居易以爲計七八十萬，未見所謂六七八也。此先志之不一，與變故之推移，於是可明也。《九華集》卷一一。

鄉飲策

禮所以裁節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于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于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贊而百拜，徜徉容與。不徒謀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榮其禮，孝悌旌表則尚其事；不徒象也，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面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次；不徒飲也，玄酒在西，壺篚在南，勺幕在籩；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爲是廩廩也，所以裁節民欲，致化之由也。《九華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二〇七二。

鹽法之弊策

天下有二病，上知之，下知之，知之而不去，何也？勢不可也。上取民必有以病民，不取民必有以病國。欲民之不貧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無財；欲財之不竭而不取民，則無怪乎國之必困。此二病也，未嘗有兼利者也。而況夫鹽之利害，利害之巨者也，增其額則民納之不繼，寡其取則國用之不給。此執事之所患也，請得而議其說。夫執事之所患，鹽之法弊非實弊也，勢也；其貨滯非實滯也，勢也。貨滯則縣官不便，法弊則額戶不給。貨滯矣，愚爲之策：曰貿而不積，宜行唐常平之法乎！蓋官開糴而微其直則商多至，商多至又百途以誘之，陳陳之鹽無有也，執事何患貨滯哉？此便國之法也。法弊矣，愚爲之策曰：緣額益分，宜師唐多亭戶之說乎！蓋游民集則亭戶衆，亭戶衆而額戶之勢分，勢分則輸緡於縣官益均而輕矣，執事何患法弊哉？此便民之法也，夫一舉而國與民皆便，計司何憚而不行也？若夫管仲、兒寬、劉士安、李巽、張平叔、裴休、韋處厚，乃當時一切之議，正執事所謂利於昔而不利於今者也。韓退之曰：「鹽之利病，事貴精詳，不可輕策。」故愚惟建一策陳前，執事聞於計司，顧惠蜀氏，莫此爲大。《九華集》卷一一。

內重外輕策

問：漢制九卿出爲太守，二千石高第入爲丞相，所以均內外也。然有出守淮陽，不受印綬，願出入禁闥者；又有出守平原，雅意本朝，內不自得者，其故何耶？唐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又有政迹者除京官，亦所以均內外也。然入爲王官，則當時有登仙之歎；或出而外補，則家人有降晚之恨，抑又何耶？恭惟國家聖聖相承，深監茲弊，選用人才靡間中外。淳化詔旨、紹興聖政，宏規具在，垂法萬世。肆我聖上，纘承丕緒，臨御以來，凡久次中都者，使之更迭補外以治民考功；厥有治效著聞者，則以次收召，旋加甄擢，德至渥也。然而重內輕外之弊猶自若，其說安在？豈士徇習俗，廉退之節未厲，而貪進之風日競邪？抑朝列有定著，州縣有常員，除授或輕，微倖者衆，外濫則內冗耶？不然，何方來者無以處之，而重去者猶總總也？且監司守令，其選亦重矣。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國初朝臣分治劇邑，行之于今，其于人情所安否乎？或謂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官、給舍。雖時移事異，其說可行乎？夫天下之勢如持衡然，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倘欲輕重適平，無偏倚之患，疏源導流，要必有術。諸君講之熟矣，願茂明之，以觀通世務之學。

對：言後世內重之弊者，當言輕內之弊，不當言重內也。夫使上之人誠重內選，而不輕畀天下之士大夫也，則士皆策功自見于外，以求超躡登用于內矣。如是則不惟內重也，而外且得人焉，則外重隨之矣。惟夫用人于內者，其名若重而實輕焉，是以卒至于內外之俱輕。方一男子，而皆有覬倖王官之心焉，是猶謂之內重，得乎？愚嘗汎觀天下大勢，而竊慨嘆于士大夫之弊矣，請因明問之逮而深言之。雖然，亦將先要諸古人公天下之道，而後及于後世之私者焉，其源流有自來矣。夫自典謨而降，言治之近者莫如周。成周之盛時，至治之極于斯時也。周、召、毛原在朝端，藹藹吉士在百官，其相與圖謀于上，以經理一代之治者亦既悉矣。其于外之官吏雖無事乎一切之區處，若未害治也，而猶必取天下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蓋其公天下爲心，不獨私王朝以自隘也。故周公《立政》一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于夷、微、盧之烝，三亳、版之尹，皆以爲有常之事，其選無異于三宅焉。夫遐陬僻嶠，卑官薄職，委天下之賢而浼居之，無乃有所不安于心者耶？而當時上下莫以爲異。蓋文、武、周公惟知擇天下之賢以供吾事，不見其爲內外之間。士大夫委職爲臣，亦惟知盡吾職守，而羨慕決擇無所措于其間也。況有如文、武爲君，非棄賢之主，周公爲相，非蔽賢之相，其心事暴白于天下，諸侯無相，周公猶出居之，以主東諸侯，況其餘乎？此成周之世，所以君臣上下相忘乎直道之間也。馴至後世，無復古人公天下之意矣。朝廷甚尊，郡縣甚卑，然猶可誨者曰：「所以重王朝之勢也。」萃之內地，列置之天子之左右，皆天下之選也，吾以爲雖非天下之公，而猶未至盡出于私。至末流之弊，內重已甚，而士大夫皆有慕內之心，上之人又不自愛其權而輕擇焉，于是人人皆將苟得于其德業

之所不逮。內重之源于是爲後世深弊，而祇以爲內之輕矣。徇耳目之見者，不深考其故，而又欲任意矯枉于其間，而尊外之權首抑則尾揚，左支則右仆，心有親疏則內外之弊如相倚伏于無窮，此漢、唐君臣所以徒自紛紛而卒無補于天下國家也。吁，成周之制，其不可復乎？夫後世之有天下，吾非敢盡責以成周公天下之法也。蓋使後世而真能重內抑外，亦有可言者。京師，郡縣之根本也，根本治則枝葉將非所甚慮矣。彼其建爲公卿大夫，列爲百司庶府，豈顧不重哉？然所以有是者，初非爲士大夫計，皆所以爲天下計，而其權蓋出于上也。自夫上之人不重其權，輕用之也，則任官之本意已失。始以朝廷之爵祿徇天下之士大夫，倖門一開，則德薄才卑者皆有思出位之心，而睥睨于其間。謀國者不反求諸其上，而徒歸過其下，一則曰是士大夫風俗之不立也，二則曰是士大夫心術之不美也，是豈知拔本塞源之道，上之人抑有可加之意乎？且朝廷職事清望之選，豈非擢置天下人才之地，二三大臣所當求下，而非士大夫所當求上者乎？今世之士一登姓名于仕版，則皆不安于州縣，請託營謁，不遺餘力。而其夤緣稍足，自致其身者，則急起而乘之，往往亦得之矣。一日而致身內地焉，近者一二年，遠者三數年，視寺監丞簿如探囊取物矣。而其久者，亦從而爲之日月叙遷。不幸而畀之外焉，亦不失郡刺史郡守之權。視役身州縣，跼足以進，而竟老死焉者，相去何啻倍蓰也？夫樂貧賤而輕富貴，是惟聖者能之也，如之何而責士大夫之輻湊乎？此，而冀其俛首帖耳乎彼也哉？今世之官，德薄而位高者，可以無愧，何也？德又有薄于我者也。亡功而厚祿者可以無慊，何也？功又有寡于我者也。三公之位，人臣之極也，而人皆曰我能爲之。萬鍾之祿，至貴之奉也，而人皆曰我能享之。吾不知其果何

習而見于四維方張之時耶？夫昔者帝王之世，所謂爵祿品秩，非以應士大夫之求，而選賢登俊，皆上之人所好自爲謀耳。自一命以上，莫不知盡其職，而自以爲終其身。故上之建官分職，坦乎無所徇于下也，下之克己厲行，確乎無所徇于上也。後世僥倖之門，未免一二可乘得之者，或不足以厭服人心，則繼至者已動心于其後矣。接迹相尋，來者源源而方無以處之，上之人又從而遞遷迭易區處焉，以求當其欲，是豈所以振肅紀綱而尊嚴朝廷也乎？朝廷不尊，群吏無乃懷苟且，士大夫而有貪冒無恥之心乎？員有常限，來者無常數也。其已至者路壅于上而不得進，欲進者肩摩于下而日未已也。若是則盡朝廷之官，若之何而勝處？故愚以爲誠能廣至公之道，抑私絕之求，毋使求者得之，不求者不與，任實而不求名，循名而必責實，如前輩所謂官爵非房闥中物，以抑天下好進之吏，則內果重矣。必察守臣之有治效，而非名實不相應者，使之爲郎；必縣令之居官可紀，而非以覓舉至者，使之居臺察六院之寄；必天下之有道術行藝者，畀之清要之地，則凡爲國以吏而分職于外者，皆知盡心以求得於內，而思所以自見于世矣。若是則不惟內重也，而外且重焉。均內外之策，孰大于此者？不然，徒見士大夫之奔趨內地也，而欲反其道以重外焉，則唐中葉以來其弊可鑑矣。上方以禮義廉耻嬰士大夫之心，而講宣洪化之地，且與植立此公道，維持此公道，而愚猶喋喋如此，亦深惡士大夫風俗有未滿人意者耳。明問以公直策愚，愚不敢不以公直對，幸執事以復于上。《九華集》卷一一。

科目策

問：漢初之士尚權謀，喜功名，而遠道德，然時有磊磊可喜之節。中世始興學校，其後經術章明矣，而世俗頹靡，日益不振。唐用科目，爲主詞章，中間無慮三變，乃始大成。攷其世故，每變輒下，文之盛衰與時不相關，何哉？惟成周之士但論于鄉，或選于學，人才藹然，何其盛也！本朝取士近酌唐制，學校之法遠稽成周而損益之，二百餘年得人之效，昭昭不可誣也。近者廷臣建議以士業苟且，藝實漸廢，欲因今科舉，參取而更張之，以孝悌廉節行義明著，淹習經史，通于世務，別爲兩科，取鄉舉三分之一爲之籍，以隸于學，以才實察舉于前，以歲月作成于後，略倣古者諸侯貢士之意，而所舉之人則屬之卿大夫士與耆老之可信者。或謂俗敝久矣，虛僞之風殆將偕長。夫漢崇學校而郡國猶存察舉，唐用科目而方鎮猶許辟置，何古行之乃今不可歟？將其爲法，科條固殊，可以並行而不悖歟？三代之才，教養作成，書考論辯，賓興官使，本末源委，蓋深遠矣。至其植之風聲以興起一世之士，獨存乎法度之間歟？夫欲得人兼漢、唐之美而駸駸乎成周之盛，且無變更之煩，無末流之弊，亦有自乎？願諸君熟詳之。

對：論取士者，不正其本于士之心術，而舉其末于上之科目，未爲至論也。夫士之心術其變甚

微，其所繫甚大。邪正亂于下，則取舍惑于上，天下國家治亂盛衰之勢實關焉。古之人推其寬大樂易之美意，以開天下忠信誠慤之良心，與之相求于風化之所及，而相信于形迹之表，科目則未之聞焉。耕釣漁鹽之夫，誰其舉之而加諸上位？南畝耕耘之士，誰其試之而烝于曾孫？來止之頃，豈非三代風俗敦厚忠信，誠慤之心不離于天下，故其意向交孚，莫或猜貳，人才之盛隨取隨足，而遲疑之念不置于其間。後世人主習聞三代賓興掄選之詳，而失其本意之所在。于是自漢至唐，科目繁興，而士益以不如古。曾不知科目，法也，意存于法之外，則天下之士不惟自信其所學，上之人亦有以信其下，一以相繩，士始不信其心，而上之人又日疑其挾欺，以求合吾之法矣。嗚呼，秦皇、漢武以法繩其民，民猶望望然去其君，以基禍于天下。今其人曰士而獨以法取之，則邪正之雜糅，賢不肖之混殽，使上之人公受其欺，而私病其乏才者，亦患之所必至也。至是而後，知科目之設固以壞學者之心術，而取士之弊者當參夫心術之正不正，而竊慮夫變法易政者，祇以益其疾耳。雖然，後世之學者其心術甚易正也，亦甚難正也。何謂易？蓋昔者異端邪說迭出于天下，以聖賢之言行汲汲皇皇詔告學者而莫之辨。自董仲舒、韓愈、王通諸君子相望于數年之間，而淫辭怪行不得並行于天下，諸百家不得怡顏於六經之側，非聖人之書曾不得近學者之耳目，而關學者之念慮。于此時而欲正人心術，誠爲易耳。奈何利祿之餌垂于場屋，標目之揭多于有司，高者以其道可侔伊呂，卑者以文辭俊雅名之，天下之士爭先投牒，聒然皆有不自安之意，廉耻之風掃地無有。然則士之心術，自唐以來誠不易正也。肆我國家取士之制大有古意，設科之名悉倣唐舊。每歲貢舉略爲三年，詞賦經義之外不爲多端以責士子，此其

微旨固已見於科目之病夫人也。惟夫三綱五常之道，本原於人主之家法；忠信誠慤之習，表儀于朝廷之公卿大夫。文之以禮樂，養之以學校，凡所以動盪人心而正其趨者，無一闕焉。厚其心術以養于平日，時出科舉而收用之，三代遺意蓋在是矣。乃者邇臣有請，欲別爲兩科，歲舉士子而隸之學，其所舉之人則屬之卿大夫士與其耆老之可信者。是蓋深病夫士之藝實漸廢，而求所以革士之弊也。愚嘗以今天下之士風察之，竊以爲今之取士不在科目之未嚴，而在乎心術之未正焉耳。今天下士風何若哉？賢者有所避而求晦其所得，不肖者爲無忌而虛僞亂真。其修之身、行之家者，未必非佛、老寂滅之說，而筆之于紙者無一辭焉。其發于心、害于政者未必非管、商掎克之事，而形于牋記者無一畫焉。上下習熟，肆爲欺詐，而莫之怪，凡此者皆其規規然求合于科目之舊習也。心術之論，愚安敢自廢其說于人才未用之日哉？大抵人之情常怵迫于法制之微文，而潛轉于廉恥之公議。今天下之士學于師友，而希進于學校貢舉者彬彬然，三歲大比，持聲病剽竊之文，偶中程度，則求官選部如責償然。雖文彩華如張昌齡者，不之問也。學校養士，飲食起居之際，苟能循循默默以消白日者，皆得以行藝著名於籍。求其講明有用之學，如胡安定教養之法者，又未之見也。執事誠採擇名望，不專文藝，以革貢舉之浮薄，招進諸生誨之館下，以漸廢學校具文之末習，益自修飭誠意正心之《大學》，而不徒事于區區科目之文，數年之後，其士風近古；十年之後，卿大夫必有可深信者。兩科之設其在此時乎？惟執事次第圖之，毋亟。《九華集》卷一一。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論

天下皆知神之用，而不知神之所以用。雖上下之異，聖人必有以一之，一之則能貫之矣。雖物之類不可以合，至此不能不合也。故天之高也，人之卑也，聖盡己而存神，和同於其間，而不能不合矣。何者？神之所以用一而能貫之效也。揚雄曰：「聖人和同天人之際。」嗚呼，非神之所爲乎？嘗論天人相合之際，甚可畏也。聖人能得於天，且不得於人乎？不得於人，且得於天乎？聖人奉天，所以治人也；治人，所以奉天也。天道雖非人之可及，然未見舍人而得天者也。人理雖非天道之所備，然未見安於天而不安於人也。世之言曰：「天自天也，人自人也。」是知形之所爲影，而不知影之無異乎形也。形影之不異，則天人之無間也。故智者不可以告語者，雖語不信也。今指雨以爲濕，日以爲燥，風以爲動，星辰以爲盈虛，曰此無爲也，天也。殊不知知天無爲，所以知人也。人理寓焉，天不人不因也。指禮以爲極，指刑以爲防，指教以爲具，指名義以爲本，曰此有爲也，人也。殊不知知人有爲，所以知天也。天理寓焉，人不天不成也。故聖人和於己而後和於人，和於人而後和於天。萬物莫不和矣，天人交相和，聖人處之無間，和之至也。雖然，勢如此其相邈也，用如此其相絕也，一有不和，有不同，聖人如之何其可也而已矣？隋王通子者知之，故舉純懿而歸之唐虞三代。嗚呼，其傷時不能古，而思有以復古也歟！此唐虞三代之純懿之說，竊窺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一氣之

運，然後知帝王用心不偶然也。二帝之道，元氣之未判也。混沌磅礴，發達萬物，而不自名。于萬物如是者，陰陽邪，一氣邪？天下強以一氣名之，不謂一氣之純，其可哉？三代之道，陰陽之既判也。有賞則春之熙然，有罰則秋之肅然，可以循而化，未可指而議也。擬之二帝，若未甚純，然措諸後世，則亦大純耳。故陰陽雖具而天地無心，刑政雖具而三代無心，亦不謂之氣之純，其可哉！自帝王之後，天下教治每變而每下。所謂世主者，漓其純，詐其愿，蓋亦飄風暴雨，摧敗傾折，陰陽之變窮於此，無所復入則已矣。故人僞之勝不息，而帝之真不見，是宜王通氏推純懿之道而有所思也。雖然，通之論著，謂漢魏其心正，其迹譎，彼於漢魏猶未知之，則於帝王知之宜未悉也。何則？唐虞三代之世有所異者，揖遜征伐則其時之異，典謨訓誥則其書之異，章韶濩武則其樂之異。若是異甚者，政迹也。政迹雖足以見純懿，然未足以盡純懿。天下曷若退而深思其心矣乎？彼其心真之所寓，即純懿之所在也。堯、舜、禹相詔以執中，湯之臨民以建中，文王之所以立民極，武王之所以建用皇極，蓋中、極，一物也，而均不離帝王之心，不謂之盡純懿而何？故曰帝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惜乎王通子之不出乎此也！嗚呼，人之爲心，本於純懿一也，不自帝王有，不由桀、跖無。然帝王不肯爲桀、跖，桀、跖不敢望帝王，卒相倍蓰，何也？桀、跖心本詐，帝王自反之，帝王心本真，桀、跖自僞之。真僞異而狂聖分，彼世主欲知帝王之純懿，其可忘是心真也哉？雖然，天下之人能寓是心，使喜怒哀樂之中節，則在我之真，必不喪其所寓者，庶幾純懿矣。彼秦之治喜之過，則流入於任俠而不純；漢之治樂之過，則流入於鄉原而不純；東京之治怒之過，則流入於狂狷而

不純；齊、梁之治衰之過，則流入於空寂而不純。孰望如唐虞三代之一心謹治如出一家，如交一臂哉？有隋世道之區區，通之及此言也，通之念深矣。《九華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四八四五

員興宗 一二

舜道形于夔樂論

大道不隱，則大和不散；天下無所不盡道，則無所不盡和。蓋道日用則和日著，盡其和者固託乎樂，盡其道者吾見不出乎君臣之間也。昔者上世之君孰能之？舜能之也。上世之臣孰爲之？夔爲之也。方舜之盛，命九官，命四岳，海隅蒼生無不順帝之命。至道之和，豈特尊俎殿陛之間哉？吾見天下無一物可以憂舜，而舜亦無遺憂也。昔也民望道而道著，今也道既著而樂不施，則舜何以自見于後世哉？故舜之道形于夔之音，而察夔之命即知舜之心，相與以道而相寓以和，是或擊或拊，或合或止，或庸作歌韶，盡美矣而又盡善也。嗚呼，虞君臣無幽憂慘戚之意，故樂如此。彼既足以儀鳳凰，豈不足以儀百辟？彼既足以舞百獸，豈不足以鼓舞天下也歟！《九華集》卷一七。

成周以禮樂化多方之民論

天下之道振則興，弛則廢，怠則無及，故帝王因禮樂以興時，非因時以用禮樂也。吾仰思上古帝王之所爲，今乃惜漢唐之自棄也。成王之王周也，救商民于水火之中，若是其未止也。然周公念之，召公思之，出于殿陛而加于訓辭，非禮樂弗講也。故多方之民，卒無有剛戾難制之氣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吁，是非禮樂之力，則何力也？夫天下方苦于茹荼之餘，今周一旦與之太牢，天下孰不便於口體哉？《九華集》卷一七。

唐治不過兩漢論

風俗者，壽天下之脉也。古之善觀人之國者，不於形勢之強弱，境土之廣狹，於其風俗而已矣。方朝廷清明，君相明良，忠厚之化形諸廟堂之上，而純一之風扇於四海之表，若是者其治也。逮天下多事，上下相繩，凌犯之風施諸衽席之間，而刻薄之習放乎四方萬里之遠，若是者其未治也。三代而下言治者，予漢唐。徐攷當時諸君之所爲與士大夫之所崇尚，因以觀風聲氣習之厚薄，則兩漢當近三代，而李唐殆未也。作史者言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其謂此乎？愚嘗因是說而有感矣。自唐虞而逮于唐

幾千百年間，共是天下，世愈降，俗愈漓。三代之征伐不及堯舜之揖遜，兩漢之戰爭又不及三代之征伐，而況唐乎？大抵上之化如此，而下之俗未有不隨之，何則？感應之理固如是也。堯舜三代之風俗姑置勿論，然因堯舜三代而觀漢唐，則唐之不過乎漢，尚可議也。何者？兩漢之世傳二十有四君，李唐之世傳十有八帝。若舉其世而差第之，則是論世之過不過，而非治也。舉其君而優劣之，則是論君之過不過，而非治也。所謂治者，雖繫諸人君，而關諸風俗。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曰未治可也。西漢自高祖暨秦誅項，取斯民於塗炭而撫摩之，約法三章，有堯舜禹湯之典刑。迨惠帝及景之世，兵甲息，囹圄空，垂髻戴白耕田鑿井於天日之下。上而爲君者，清淨之尚；下而爲臣者，清淨之習。班諸唐虞雖不侔，班諸三代亦幾矣。是俗也，歷武、昭、宣而未衰，至元、成、哀、平之世，漢祚雖亡，民皆思漢。而光武得以用之，天下大定，退功臣，進文吏，召禮故老，招致名儒，因仍不改靈臺辟雍之設，大射養老之舉，汲汲然與斯民詠歌先時之政者，凡以調護風俗而使之久也。永元之後，政令雖弛，聲教雖微，然陳蕃、李膺、范滂、張儉之流，相與出力而摧姦鋒。終漢之世，曹操不敢強民以亡漢，正順之俗雖少衰而猶在也。故曰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兩漢之謂也。唐自太宗取孤隋，攘群盜，不數年而成帝業，亦可少休矣。然突厥、高麗之伐，不一日去兵，雖開文學館，召名儒言天下事，其極於美教化，厚風俗者何事也？當是時，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人指爲太平，不知治之效不在是也。一堂之上，父子不相悅；一室之中，兄弟不相容，以之儀刑四海，俗何由厚哉？浸及中宗之世，親遭母后之難，娛弄大器，傾倒九廟，無一臣一

子敢誦言者。其稔熟見聞如此也。迨玄宗親平內難，幾至太平，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爲樂，馬餘梁肉而民甘糟糠，木被文繡而士被鶉褐，其亦有天下之念否？安史之變，河北二十四郡獨一真卿抗賊，帝初不識也，俗之委敝，於斯見矣。自時厥後重以盧杞、趙贊之姦，李訓、鄭注之佞，有一裴度不終用於憲宗之世，一李德裕不能任於武、宣之朝，浸淫雕琢，而唐已亡矣。故曰：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者，曰未治，有唐之謂也。由此觀之，兩漢風俗如此，而唐如彼。風俗，治之所關也。唐之風俗既不及漢，治其可過漢哉？雖然，風俗者非一日之積也，漢之所以厚，雖文、景等君有以成之，然更戰國，歷嬴秦，去三代猶未遠，此漢之易爲力也。唐之所以薄，雖太宗有以始之，然更三國之紛爭，晉魏之攘竊，與夫南北之戰伐，隋氏之奢侈，此唐之難爲力也。然嘗攷太宗之聖明，其立法定制，經紀設綱，意將鄙兩漢而肩三代，豈不能爲其所難者？卒之三百年，治效不獨媿三代，而又且媿兩漢，豈非不能移定紀綱制度之心而用之治家刑國耶？嗚呼，世之治亂乃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治亂在風俗，愛惜風俗如護元氣，此不易之論也。昔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不忠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皆因風俗而卜治亂者也，學者欲次第漢唐之治，以此觀之。《九華集》卷一七。

韓 論

愚聞秦氏未嘗不求善韓也，秦不得韓，秦大不王，秦小不伯，如是者何也？韓氏甚鄰於秦，韓兵

最少最弱國也。韓附秦不附山東，韓憂在山東；韓附山東不附秦，韓憂在秦。韓託國於秦，則秦益重；託國於山東，則山東益重。韓託國於人，彼公仲、公叔、公子伯嬰之流日夜震動，不知所出，卒舉國而聽於秦。惜乎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曉韓王而計其便也。且異日者山東非無意於收韓，而韓氏不聽也。韓氏君臣計爲近交者秦也，而遠交者山東也。秦之鬪韓，鬪於百里之內；山東之解鬪，解於千里之內。吾不親百里之秦而交千里之山東，是秦必怨韓，下兵於上黨，且亡韓矣。此韓氏君臣舉而聽秦，計不得旋踵者也。嗚呼，秦之善韓，真愛韓乎？其亦僞者乎？秦非誠愛韓也，欲結上黨君臣之交以亂三晉之耳目也。彼既事秦，秦因挾韓以威趙、魏，趙、魏見韓之事秦，亦必舉國北面而聽秦矣。夫使秦不用寸兵尺鐵，徒手而得趙、魏也，猶其得韓也。秦王號令于山東，王名成矣。秦何故而不善韓也？使明者得爲韓王之計，莫若與魏、與齊、與趙、與楚也，東盟齊，南盟楚，內盟趙、魏。山東合從則東方應無大變，東方如無大變，則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矣。或曰：「東方合從，秦遂不兵韓，秦畏山東如此乎？」曰：固也，秦於韓氏不得獨戰獨利故也。始秦欲取韓三川而深難於魏，因以韓鬪魏，然後起而取三川。秦欲取韓宜陽而深難於齊，因以宋啖齊，然後起而取宜陽。秦於韓不得獨戰獨利也，而況今者出金錢，走說士，刑白馬，則東方必無大變，韓氏君臣真可高枕而卧矣。故曰：惜乎當世無有如下臣者之言，以曉韓王而計之便也。《九華集》卷一七。

三史亞六經論

使六經失主盟於天下者，史家之罪也。蓋六經實主于名教，而諸史多叛於名教。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然則爲史者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奧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於天下，此甚可悼也。奈何史臣反取遷、固、范曄三史，謂可以亞六經，揭爲不公之論以示來者！嗚呼，安得吾言而告之哉？且以司馬子長之才，在漢元朔間，竭其肺肝述秦漢故事，自謂孔子復出。今吾觀其書，猶不及丘明遠甚，則班、范而下不論可知也。請獨指一《史記》而言之，則是非了了自見。今夫庸懦之儒，使讀遷之《天官書》，則必曰其驗詳，其旨深，其舉事幽遠，真得義《易》之體也。雖比孔氏之繫，豈爲過哉？使讀遷之《列傳》，則必又曰觀其不虛美，不隱惡，不急急於窮達究辯，誠得古詩美刺之風也。雖比孔子之刪，豈爲過哉？嗚呼，使斯人之徒而視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含笑而和之矣，豈有白黑之辨邪？至若淺見之士，使讀遷之《世家》，則將族坐而議曰：昔孔子以隱之遜而首班于《春秋》，今遷取泰伯而列之于傳首，是《春秋》貴遜之義也，不幾于孔子之作歟？使讀遷之《封禪》等書，則必揚袂而言曰：昔孔子以三代之誓誥備載于《書》，今遷取漢家詔令悉載于此，是亦書錄誓誥之類也，不幾于孔子之定歟？嗚呼，使斯人之徒又語以今日亞六經之論，則將喜跳而是之矣，豈顧雌黃之當耶？非特此也，聖人作《禮記》、《樂記》，而遷亦作《禮書》、《樂書》，後來議者遂

以遷于孔氏之門不啻更駕合轍，殊不知諸人之許遷者，乃道路之言爾，非天下之公議也。何則？孔子之述六經本非得已，觀其《易》編而三絕，《詩》蔽於一言，《書》斷自唐虞，《春秋》訖于定、哀，《禮》習于宋木之下，《樂》正於反魯之時，所以作六經者，憫道之不行而欲託辭以載道于天下爾。使後世之讀《易》者，知吾爻象之意，而不泥於卜祝；使讀《詩》者，知吾《風》、《雅》之意，而不乖于美刺；使讀《書》者，知吾治亂之意，而不膠于荒唐不根之論；至使之讀《禮》、讀《樂》、讀《春秋》，亦莫不知吾正道之歸，此乃六經之至效，而亦吾夫子之心也。今遷之撰者則異於是，觀其傳《龜策》，傳《日者》，其事類淫巫瞽叟，是義《易》之所耻也，其泥于卜祝孰大焉？觀其刺晁錯，美公孫，刺三代之征伐，美嬴秦之苛暴，是古《詩》之所耻也，其乖於美刺孰大焉？觀其紀黃帝，紀顓氏，非斷自唐虞之意，是古《書》之所不爲，其膠於不根之論孰大焉？至若序禮樂之制度，則非孔氏，賤鐘鼓，輕玉帛之義；序楚之世家，則非《春秋》內諸夏、外夷狄之旨。嗚呼，馬遷之《記》，一家之史爾，而牴牾聖人每每如此，是知六經之宏贍，豈可以諸史而亞哉？愚故曰：六經自非諸史之所及，而諸史亦非六經之可望，爲史本無益於六經，而六經之義往往因諸史而不明于天下，正謂此也。雖然，劉向等常稱馬遷爲大儒，今猶爲吾所不取，則班固而下是非謬戾，何可當也！且夫聖人之所重者仁義，而固則已輕仁義；聖人所取者忠節，而固則已賤死節；聖人惡于方人，而固則第古人爲三等。及至蔚宗，則并猥而不可言。二子爲史，顧其胸中尚且顛倒，況可望於六經耶？然則愚爲是論而不及班、范者，誠得其職也。《九華集》卷一八。

命者天之令論

人之所以受於天者，出於其所同然，天之所以制於人者，出於其所不知其然而然。是所同然者，一然也。且人而無命則不足以受天，天而無令則不足以制人。受于天出乎同然，制于人出乎不知其然而然，此令之謂也。昔堯、桀之爲君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堯不有其命而行仁，桀有其命而行詐，堯傳其道，桀殞其祀，此天之命也。孔、跖之爲人一也，其受天之命亦一也。孔不有其命而行道，跖有其命而行暴，孔之道與天地並，跖之惡遺臭千載，此亦天之令，使桀跖之得是命也。反而思之曰：天雖予我以命矣，而令實繫乎天，畏之謹之，而不敢犯，以待令之至，則堯孔不難至矣。奈之何命在我而無預于天，此天所以揭其惡以令于天下也歟！雖然，天之命人以行吾之令，而天之命君也，使司吾之權，是天之令于君，蓋有所託也。成王踐阼而得周公，此成王之令，而周公之命也。四國流言而王疑，天大雷電以風而王悟。夫不免于四國之流言，公之命也；天大雷電以風，天之令也。天知其命之不免乎此也，於是出令以示之，以濟命之所不及也。嗚呼，命者天之令，其理不甚明哉！

諸子言性論

諸子言性，謂周、孔以降無質疑，《詩》、《書》以來無定論。無質疑，無定論，吾道誰與明哉？夫道者何？性爲本也。聖人不言而自合，諸子雖多言無益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道成爲性，此豈本也哉？昔舜得之以盡精一，禹得之以彝倫攸叙，湯得之以執中，箕子得之以明皇極，孔子得之以貫于一，顏子得之以屢空，子思得之以名中庸，或精或一，或倫或中，名之不一，而得性則一也。稼出于田，或謂之稻，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此豈三物也哉？性猶是也，奈何諸子不知一出乎此，則入乎彼，欲尊聖人而反卑之，是可歎也！雖然，孟子之言雜于道，荀子叛道不顧也。孟子知杞柳之說，故曰近道；然指爲善，則可疑也。夫善本于性而性非善，猶水本天一，而天一非水也，豈可直以善名哉？揚雄言其混，則性似不純。韓愈言其品，則性似不一，此不待攻而破矣。若夫卿之言，則異論而駭世者也。世之聖賢如此其衆也，天下之人如此其多也，卿皆以惡名之，謂天下皆桀、跖也，可乎？故卿叛道而不顧，謂此也。至若杜牧、皇甫湜、李翱之徒，因數子而或得或失，大抵非知性而言之，以意而言之也。今執事知性之天，必有得于不言之妙。所謂知言之人默然而意已傳，諸生何足與聞之。《九華集》卷一八。

聖人之書言行論

聖人之道與天參，未暇以人議。捨天而議，聖人是惑也。方天之運，向爲陽而今爲陰，向爲暑而今爲寒，千態萬狀，不可名也，然天道則一而已矣。聖人之道亦天也，昔爲行而今爲書，洞達淵奧，不可名也，然其心則一而已矣。故陰陽一出於天道，言行書一出於聖人。後世諸子故從而別之，以爲書自書，言自言，行自行也，是不知物自變而天不變，諸子自變而聖人不變。吾初無書言行之別，後世因我而爲之名，在我者豈兩法也哉？聖人之書言行，揚子雲知之，故一言斷之曰天也。豈非子雲知聖人之一猶天之一，是以微告於人，惜乎諸儒不測也。今夫大道，其多門歟？何其趨之衆而至之鮮也？曰諸儒使至此也，世有放其端而不之求，或求之而不得其端，甚者因以囂而盜名，故言者病，書者惑，行者不正也。且吾之所謂端者，何也？一之謂也。在天則有一，在聖人亦有一也，所以爲一者難名，若衆目而知天之一，則千歲之日可坐而定；諸儒而知聖人之一，則書言行之要可坐而制。惟其不知，是以見天下之訓者曰如是而爲書，見天下之有辯者曰如是而爲言，見天下之有立者曰如是而爲行。彼其皇皇惑亂，不知大道之攸當在。歷聖非異心，書言行非異物，未可離一而求之也。嗚呼，離婁不能以見與無根之目，聖人安能以道與無識之人哉？昔吾夫子於是三者，非區區以自見也，不得已而見之也。行之所貫，言則因之；言之所及，書則名之。惟不得已於三者以示天下，天下亦以三者歸

之。夫子無心也，曰：「述而不作。」夫不作者，是非有意於書也。然厄於魯、衛之後則有書，豈得已之書哉？曰：「予欲無言。」夫無言者，是非有意於言也，然迫於門人之問則有言，亦豈得已之言哉？至於有卓絕之行，又非可以逆數而前定，仕則進而無可無不可，心則縱而矩不踰，此又非鄉曲之細行，所謂一善鳴，一節稱者也。夫以三者皆出於夫子之無意，猶足以冠冕百聖如此，則道之所以貫之者，果出於一無疑矣。然是特聖人乃能一，門人不能也。是以三者各有所偏，徇而不具，可惜也已！子夏之後傳，謂流爲莊周之書，非書也，宜不得其所以書。子貢之後傳，謂流爲儀、秦之辯，非言也，宜不得其所以言。若淵若騫，雖希其師，然瞠若其後，則望其奧而不及者也，宜不得其所以行。嗚呼，書言行所在，門人偏徇之，夫子自一之，孰有書過言，言過行之弊也歟？噫，揚子雲於西京而有此言，其意則得之矣，其所自爲者非也。彼其有書有言，而投閣之嘆，美新之事，則可羞之行也。俗儒且不爲，子雲獨爲之乎？雄欲以自高而益卑之甚，弊皆起於不求其端。故曰聖人於此三者均示之意，是乃深得於三者也。《九華集》卷一八。

七十二賢論

周公之分憂與孔子同，孔子之共樂與周公異。貴爲天子之宰，宜無憂也，然周公卒憂而不樂。皇皇以匹夫老，宜無樂也，然孔子卒樂而不憂，此則古今之大惑，愚亦惑者之一人也。蓋嘗夙夜而思，

因以得之矣。至道，公器也，有其言，有其徒，則其器必傳，其傳必久。無其徒而自言之，自列之，雖聖人亦知其難哉！周公之所以岌岌於周者，有其言而無其徒。孔子之所以無累於洙泗者，言足樂而有其徒也。日月欲廓，煙雲蔽虧，周公之初，何以異此？西土，故國也，而不安乎吾身；管、蔡，吾家也，而不知乎吾心；成王，吾君也，而非大風偃禾拔木之警，則鴟鴞之懼，吾不保其盡去也。故周公雖富貴，卒憂而不樂者，無與共樂於此也。觀其命君陳，命蔡仲，命康叔，益反復誥誡，懼二三子不知吾心也。嗟夫，孰與燕居申申，左右有七十二子之同心乎？彼陳、蔡一時之厄，食不火，琴不聲，藜不糝者，其憂不至若是之烈也。然則無其徒而有其道，無怪乎周公卒憂而不樂也。至若夫子之世，則有大不然矣。曰傳、曰師、曰保之位，夫子雖缺然也。然入而顏，出而閔，則德行有人；左而予，右而賜，則言語有人；可使南面，可使治賦，可使與賓客言，吾不知其輩之幾也。當是時，竊窺光華之末而託迹於道德之場者，皆諸侯之畏仰，而天下之望人也。其最門人之下列者，如公西華，如樊遲、邽巽、孔忠、孔蔑、顏路之徒，猶能脫去軒冕而與吾共樂其樂。然則既有其道，又有其徒，則無怪乎孔子卒樂而不憂也。嗚呼，不觀周、孔之故，不思至道之難，何以如聖門之徒不易得哉？雖然，孔子距今之歲不啻千祀，向者冠帶執經之士，寒餓於陳、蔡之間者，今郡縣廟而祀之矣。向者簞瓢舞雩之徒，悽悽於杏壇之上者，今五等或侯而伯矣。然則夫子之於七十子也，至道之公，其生與並樂；至道之傳，其死與共祀。韓退之所謂，巍然廟堂當坐，以門人爲配，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彼其有以深知夫子之徒歟！邇者主上聖政之暇，取夫子七十二賢以次贊之，所謂以聖樂聖者也。雖夫

子共樂之徒，亦形容於筆墨之妙，奎畫昭回，炳煥天下，可謂盛矣！故執事舉以勵諸生。雖然，以主上聖學而發聖祕，故於七十二子探討尋繹皆無所遺。彼馬遷雖博洽，而是非繆於聖人，班固素知之矣。宜乎遺陳亢、琴牢之人也。彼《家語》雖富贍，大抵雜以戰國之詞，世久疑之矣，宜乎遺曰棖、曰寮、曰瑗之人也。嗚呼，衆言殽亂，折諸聖人，聖製不遺如此，誠足以折衆言也。蓋嘗論夫子之道猶海也，諸門人振其維繫而求涉海者也。人有涵泳聖涯之意，特未知海之淺深耳。故夫子共樂者至七十二人，而達聖心者蓋鮮矣。然而達者，顏其人也，故推曰：「回也不改其樂。」君子然後知夫子共樂之徒，惟顏氏有真樂也。《九華集》卷一八。

黨錮論

聖人域天下有道，雖千萬億世而未易輕動，豈其爲術虛誕倘恍，杳冥而不可執守歟？抑亦有至極者，維持其間而不可易也？蓋人生性情之始，猶水之始也，方其分散四出，各循其故，則被冒萬物而可至於無憾，惟其有所衝決蕩溢而失道，則橫潰直裂而無有底止，求其安行於中不可也。嗚呼，是豈水之罪哉？流之不中而激之者之故也。故夫聖人六經之道，要以範圍百世而歸之極者，雖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所以用世亦如此而已矣。今其道見於書者，皆執中、建中、用中、惟皇作極之文，周旋反覆，不汲汲於爲異以振驚天下，而天下卒以大服於此者，中力也。其見於《易》者亦亡異

乎《書》之云也。卦而象，象而爻，俾君子精微純一而有所法守者，亦未始離乎中也。其道虛徐曲折而當於義，凡此人而此爲者也，則吉，則有慶，則無不利，未有不麗乎中正者也。非此人而此爲也，則凶，則有悔，則無攸利，未有不遠乎中正者也。是中之道四布於《易》者，甚密如此。若夫爲之節文，爲之訓導，君子雖怨而不至於害，小人雖憤而不至於亂，止乎禮義而警乎褒貶，於《禮》、《樂》、《詩》、《春秋》之書，又所以默具夫中之旨，而消天下之異論。是六經明著乎辭而見於用，無所往而不中。周衰，天下不由大道，其學縱橫非僻，天下莫知其當。子思子則見而嘆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當其時，盜名苦節之徒，不難於蹈白刃，而難於中庸，則中之至此也，可易爲力哉？惟其得之難而見之不一也，則天下之士自激爲介而失之高，自卑求佞而失之汙，智有遺謀而不足用，巧有餘技而不足施。其禍浸淫於戰國，天下駭然以亂而蕩然以衰。秦者，攻戰之餘也，其蔽固無如何。至西漢之起，天下固有望於先王矣。而一時之君不爲碩大悠遠之圖，不知乎中之實，失之錙銖，而其漸卒至於不可振，偷墮苟且，是以其子孫啾啾默默，使公孫、張禹之徒布滿朝廷，彼無所往而不爲佞者，即孟子所謂無所往而不爲原也，而中庸於何有哉？西京既以鄉原之俗敗天下，東漢之際，仁勝之士知天下之治頽墮散渙而久不立也，起而承之，以爲朝廷非翹然有所振刷，念不足以收天下，是以諸公操不循常之行，曰我能是，我能是，是足以有立矣。其道沽激而不止，耿介而不親，雖無世俗抵摧嗜利之嫌，而好名之弊不殺也。蓋天下之相遇不得其平則怨，怨起於爭，爭起於好勝，而好勝誠足以亂天下。彼黨錮之士，皆好勝之弊，流爲不中，而激之者之過也。使當時之人皆協于極，破鄉原

之弊，而不入於狂狷，其道循循有制，而無決裂狂介自異之意，則漢室之禍必不至若是烈也。然則不得中行而與之，致黨錮之欲，存漢者乃所以亡漢也歟！或曰：「黨錮如膺、蕃之徒，任天下之責，歸之固也。其餘名勝千百，非盡負天下之責，可深責之乎？」吾曰：不免也，聖人復起，亦必深嫉之而已矣。蓋中庸於天下大本也，達道也。所謂黨人言行既戾乎中庸已矣，吾豈以人人能亂天下哉？實天下之亂所從出也。昔者太公治齊，齊有二士制矯激之行，國不可得而祿，君不可得而臣，太公聞之曰：「嘻，國不可得而祿，是望無以爲賞；君不可得而臣，是望無得而罰。賞罰不行，何以君爲哉！其誅之。」齊誅二人而國靖。今黨錮制行，召之則不進，不召則或怨，漢之賞於是不行。分黨與，立名字，私標榜，漢之罰於是不聽。賞罰之所不及，此黨人之所以自高，太公之所深惡之也。故曰：聖人復起，亦必嫉之而已矣。嗚呼，天下制行當本中庸，慎無若黨人猖狂敗人國哉！《九華集》卷一八。

求 心

儒之師者皆師聖人，師聖人者不如師其心。蓋師聖人而得其心，心得則雖不必聖，未嘗不近聖也。失其心而師其言，雖謂於聖人有得，而實無得也。夫先王之道滿門，然聖人傳之，至諸儒失之，何也？知求聖言，不知求聖心也。故學者之學莫非求心，何者？經之光華可以言遇，而不可以言執也。執之而求聖，則聖淺矣。揚雄無得於《論語》而僭《論語》，束皙無得於《詩》而僭《詩》，陸長

源無得於《易》而僭《易》，王通無得於《書》、《禮》、《樂》而僭《書》、《禮》、《樂》。彼不得於心而大爲之名，故賢者識之而譏之，不賢者不識而惑之。嗚呼，是於聖人之門求言過而用力微，若舉一羽之不能，而謂能負九鼎也哉！《九華集》卷二一。

觀物

九華曰：鑑之觀象也，不隱萬物之形，故物無遁形；聖人之觀物也，不異萬物之情，故物無遁情。聖人非好異觀乎爾也，天其穹乎亦物也，地其施乎亦物也，萬物之物亦物也，人我之相物亦物也。是以聖人不以我觀物，而以物觀物。既以物觀物，則天地之始不異萬物之始，萬物之始不異一人之始。故曰天地之道萬物是也，萬物之情一身是也。聖人之善觀者能不遠物而已矣。人之以物而遠人，不可以爲善觀。聖人則一切致意焉，萬物之相埏，悠然出，遂然生，休然止者，是物也。植物之初，受物以形，載物以性，備物以體。形不可盡，故聖人觀象以盡形；性不可達，故聖人觀理以達性；體不可備，故聖人觀數以備體。形也，性也，體也，物之所由起也。象也，理也，數也，所由觀物者也。聖人至於是，極矣。《九華集》卷二一。

與僧悟純道者思一字說

有思則衆生相，無思則瓦礫相，必也有思。無思，然後離相。有人于此，不觸而思，思而一，即爲證道之候矣。悟純道者，既以純自名，由悟涉入，當有造於思一者。雖然，純由悟入，則純由得而見也。思不離一，一不離思，則三世如來亦覩不著矣。純勉乎哉！隆興甲申春二月晦，九華子書。

《九華集》卷二一。

禁淫祠

啓母之賢，史稱靈見乎石矣。啓母固賢也，靈見於石，啓母何小乎？子胥赴江，韓氏稱其靈著爲怒濤矣。子胥固怒也，何乃遂激爲濤乎？湘妃之淚，唐人稱斑綴於竹矣。湘妃之淚固有也，何乃色變於竹乎？此皆世儒辯家樂大爲之名，以神其廟，以豔後來，或者信之，故淫祠之類由此而蕃也。晉魏以下治象飭材，丹漆告具，類無可名者。故江東之項氏，西蜀之望帝，岐上之杜伯，嶺海之翟母，金馬之靈，碧雞之神，淫名越號，皆非記之所謂有功於民，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而在祀典者也。《九華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四八四六

員興宗 一三

論語解 並序

萬世無弊之謂道，誠身以道之謂聖，惟聖有作之謂經。世非道不立，道非聖不明，聖非經是無以爲教也。故聖與道與經名之則三，而復通則一。嗚呼，其亦可謂重哉！自大道世衰，聖言不作，衆說互起，遂使聖人之經句無完說，穿穴駁亂，其去亡幾矣。此非經之昧，傳經者之言務爲天下裂，本訓奧義鬱鬱而不伸之過也。蓋六經之作，夫子所以載道。獨《論語》之作，門人所以載夫子之道者。世儒不學夫子則已，如學之，必無不該不徧以求斯道，以窮夫六籍之奧，未有不由此書也。所謂管轄六經云者，其以此哉！然自漢以來，老師巨儒發明大義，欲究訛舛，用心於此，人百其說矣。始以注解箋傳爲不足，則有訓釋義疏；訓釋義疏爲不足，則有辯議拾遺。童而習之，耄而終之，其說不同，其欲明經一也。專門傳授，習魯章句自龔氏，齊章句自王氏，古文

章句自張氏，凡篇之增者二，字之異者四百而已。其名不同，而其實則一也。然而書，夫子所歷者，非止一國也，故言非一時；指事者非答一人也，故舉非一事，揆於道則其致一而已矣。而後世之耳目遑遑焉於此，惑亂而不昭，此何由也？其弊出於衆君子之異論，支離蕩佚，不究聖秘，辯於前則攻於後，入於彼則出於此，以是欲鳴於天下，取信於後世。嗚呼，其果可信矣乎？雖吾亦未之信也。此無他，其所見也雜博，故其擇也無禁，不以道心明，不以公心辯。傳曰：「明明。蔽其明者，不見植木。」今物欲是非蔽其慮，矧曰能窮理乎？聖言猶大海也，諸儒言經猶以器測海也。故世以箋傳窮經，而經益不可窮；以尋丈測海，而海亦不可測。諸儒奈何其囂囂乎？然則是經終不可窮耶？曰：奚而不可也？君子以理詳之，以心約之。惟心之一，故思之深。思之深，故得之精。得之精，故守之堅。夫然後一趣於聖意，庶乎其不悖也。蓋自宋興，二三大儒知經之自者，亦嘗是正其繆，論著其說，足以反漢唐之末流，而更晉魏之蠹植矣，惟其能以理詳，以心得故也。雖然，君子於此反復而擇之，平心而察之，君子猶有憾焉。窺其詞於聖人之詞，未必無合也，吾其可復言乎？窮其意於聖人之意，未必皆合也，吾其可無言乎？故略其詞之所以可，又窮其意之所未可，論於斯，以備一家之載焉。吾非好勝也，好辯也，有不可已也。好事君子其詳之。紹興壬申九華子序。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惟其時中，心則縱而矩不踰也；惟其無忌憚，則所以縱心者，乃其所以踰矩也。故君子之盡道也，其始求其不踰矩，而後求縱心，既縱心而後能不踰矩。乃若老莊非不踰矩也，專於縱心而已矣，所謂無忌憚者也。雖然，孔子七十而縱心，縱心何晚也？蓋夫子自謂其道十年而一加進，故自志學而至縱心，益老而益妙，蓋其中審，安之樂之，而後敢縱之也。豈若蒙莊之徒放蕩其心而孟浪其行也？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回於吾言，非求不違也，相視而莫逆於心，吾求其違而不得也。所謂於吾言無所不說者以此。君子不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之道，豈專於形而下哉？將亦上達而已矣。故雖欲器之，不可得而器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君子之學也，可以思而不可以徒思。惟其不明則不思，惟其徒思則思或至於難也。譬若井然，不能不汲，群汲則日竭，不汲則日廢也。人何能使群汲之而不竭與不汲而不廢也歟？汲之亦必有道矣，蓋君子思出於不思，所思正而無邪也。彼徒學而不思，是井之不汲者也，是亦廢而已矣。吾見殆與罔之病，難乎其免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辭而闢之者所謂攻也，攻之甚，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知之爲知之，此出於性之所自能也；不知而爲知，此強其性之所不能也。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此必夫子在位之時也，不然，何自以施於有政答人乎？或人蓋問孔子不爲政，於此何爲也，是以迹而求夫子者。夫子答曰不然，爲政固有本，孝友施於政也。立政也，所謂身立則政立矣。豈吾身之外復有政乎？彼魯之君乃以事爲政，而忘其身。政本不治，未有甚於此時者。始於桓之賊兄，襄仲之奪嫡，而劇於三桓之亂魯，政擾擾至是，豈天之禍魯矣乎？抑魯亡孝友而自禍也？故孔子以孝友爲政者，凡欲正諸魯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神不歆非類，其何祝之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當是時也，政在季氏，意必有以季氏之意而諭閔子者，使爲己私邑耳。故閔子逆折之曰：「善爲我辭焉。」冉有爲季氏聚斂，附益之而不肯去，閔子虛位招之而不肯來，均孔門也，而賢不肖乃

爾相絕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傳曰：命仁者命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名之也。故仁之質有成名，而運之遭有吉有凶。夫子之歎斯人者，仁之質也，亡之而有斯疾也，命之遭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趨舍之篤者衆人也，衆人中役乎物，則重在物；賢者不以物役中，則重在中。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世未有與物交而不爲物引者也。獨篤道而靜者不然，內無我，外無物，物我既融，其守全，其欲寡。彼其安於陋巷也，猶華屋也；彼其視簞瓢也，猶其鼎烹也。其奚不樂之有？或曰：「回不達則不憂，達則奈何？」曰：「回在陋巷，既不以爲憂，雖達而受堯舜之天下，不以爲泰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韓退之曰：「性之品有三。」吾謂性之本一也，復則正，蕩則流，未嘗有堯桀之分也，其品何從而三乎？然夫子復有上下中人之說，是獨何也？此固才高下之辨，所以見其人之可否也。上焉者弗可強，可以語上者，中人以上而已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問君子，孔子乃以不憂不懼答之。及其既憂，子夏則又以何患無兄弟答之，是獨何歟？孔子、子夏知牛者，畏禍淺中之人也。牛，宋魋之弟犁耕也。以魋之故，犁耕致其邑而奔齊，已而奔吳，牛之憂懼無能釋如此，孔子告之曰：「汝內省而不病乎，雖有魋，何足憂也？」子夏告之曰：「汝待人恭敬如同兄弟，雖無魋，何足患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水之源，源者浸潤之起也，而江河之患至於不障。病之淫，淫者膚受之始也，而骨髓之殆至於不治。巧於譖愬者似之矣，而譖愬不免於君子，而君子卒不行，何也？曰：是其中無淺暗之病也。衆人之病，暗爲蔽，淺爲蔽，於譖愬移人而人竟不自知者，以其漸且微也。君子務明而遠，則交乎一語而察矣，凡蔽我者盡故也。《書》云「視遠惟明。」孰有視遠而不明乎？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人生而死，吾知其常；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可也。昔者晉大饑，文公問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以信。」以人情權之，療饑必以食也，今不言食而言信，何預於救饑？箕鄭之辭不已迂乎？蓋鄭之意爲饑之甚，則晉國要其有死者，若無信，則遂無以爲國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義也。

行之以忠。

此謂忠恕之忠也。孔子曰：「師也過。」所謂過者，意子張喜爲絕物之行也歟？爲政而絕物，則必有不忠者矣。如以忠行之，則爲政之仁莫大於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韓退之所謂某能是，是足矣，以爲良人善人矣。君子成人之美如此。某能是，其人不足稱也；某能是，其智不足稱也。小人敗人之美如此。

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

言之不忤，則行之也難，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不然其忤也。《九華集》卷二二。

老子解略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者，無狀之狀也。人欲狀之則過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也。自然者至矣極矣，蓋未始有夫物也。俄而有物矣，有物則可命也。雖然，有物則可命之，以有未可命，以衆有也。故有名則爲萬物之母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者國之器也，如不用賢，大則削，小則弱，不用斯可乎？曰：烏可哉？聖人能以賢治天下，不能貴天下以賢。能以賢治天下，是以用賢；不能貴天下以賢，是以不尚賢也。蓋尚者爭之端，僞之首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故不貴難得之貨。我好靜而民自朴，故民不爲盜。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三未肇，則猶有一而未形者，吾不知誰之子也。物生有象，吾因而象之；帝出乎震，吾因而帝之。而其始也蕩蕩默默，吾無能名焉，字之曰道，強名曰大而已矣。

多言數窮。

言之贅，則言之不時也矣。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是以不窮也。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而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

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或曰：天地不自生，孰生天地耶？意者其誕也歟？曰：此予老子之妙也，蓋自託云爾。人之生也，以生生之厚也，故卒累於生；彼無生之累，則不自生矣。此不亡之道也，蓋有託云耳。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聖人之寓我也，寓我於物。寓於物則無境，無境則無心。至於無心矣，不知物爲我乎，我爲物也，此之謂無我。夫無我，則忘身之至也。忘身，無欲無門無毒，何患之蓄？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夫回之得使而實自回，則猶有身也。今未始有回，回遺其身矣，故人不堪其憂，則回也不改其樂，此之謂無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見吾之所見，則衆人之所見也。離婁之見，則必視於衆人所不見者也。而其見可蓋乎？此之謂夷。聞吾之所聞，則衆人之所聞也。師曠子之聞，則必聽衆人之所不聞者也。其聞可一乎？此之謂希。衆人競力於搏，烏獲無攫焉，烏獲以搏之而實無得也，此真搏者也，此之謂微。故道無可聞也，無可見也，無可執捉也，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所謂士，則事道者也。微者，道之心也。妙者，微之極也。玄者，妙之門也。通者，玄之用也。其來無旁，其去無迹，退藏於密，蓋知矣，故不可識。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融彼我。彼我內融，安得而私乎？

荒兮，其未央哉！

方其隅而央其中也。吾道至大，故無門無旁，則四達之皇皇，何必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衆人蓋味太牢矣，非味於無味也。遊於春臺矣，非遊於至遊也。是故其卒無味，其終不遊，以其知至味至遊也。真人之實其腹者，淡乎其無味。真人之遊無方者，視之不可見者也。

曲則全。

木之拳然，其末枵然，不爲匠之所材，不爲野人之所薪，則終其天年而已矣，曲則全之效也。莊

子曰「直木先伐。」

枉則直。

嫂溺而援，斯枉乎？曰直也，所謂枉而直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斯直乎？曰枉也，所謂直而枉也。

窪則盈。

惟其窪也，注焉則滿。

敝則新。

《剝》而《復》次之，《蠱》而《臨》次之，《坎》而《離》次之，《蹇》而《解》繼之，《既濟》而《未濟》終之。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豈惟是哉？日盈則昃，月滿則虧，陵遷而谷，土竭而水。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或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君子故可救矣，小人如之何而可也？曰：非謂是也。以聖望人，衆人也；以人望人，聖人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救君子，君子學道而愛人；救小人，小人學道而易使也。此之謂無棄人。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經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其交也歸，斯受之而已矣，故謂之谿。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湯武之事是已。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古之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好殺者不祥之事也。持凶器，行逆德，試其不祥之事，有道者不處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孟子曰：「焉用戰？」

其事好還。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不失其所者久。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不遷怒，不貳過，終日不違，不失其所矣。若夫三月不違仁，何其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物壯則老，老於不道者也。吾師乎，吾師乎，長於萬古而不爲壽，豈其死矣乎？曰：雖死矣，有以不亡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用之無不可，故可左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過客之止以其餌也，道淡乎其無味，過客何利焉？故味乎無味者，真人之獨也。

柔弱勝剛強。

惟天下之柔，足以馳騁天下之至剛。常縱將老，謂其徒曰：「吾舌在乎？」曰：「在。」「齒在乎？」曰：「亡矣。」曰：「齒以剛故亡，舌以柔故存。」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傳曰：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式而執之，王名虧矣。故王者以其器而示人，則人并與其器而盜之。器盜則名移，無國而不可亡也。故居齊者，聞齊之有田氏，不聞其有王也。居秦者，聞秦之有穰侯，不聞其有王也。此以利器示人之罪也。《易》曰：「喪其資斧。」此之謂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一之義難知也，一之時義大矣哉！聖人之至於斯也，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意窮之，則一之義，其猶水乎？水實無分於東西，而水未嘗不分於東西也。一雖非欲以致用，而致用未嘗非一也。水之導也，浩浩湯湯，激而四出，由是而爲江爲河爲海，放而爲溝爲瀆也，而水之不異焉，則一之效也。君子之欲致夫一也，修身焉所以窮理也，窮理焉所以盡性也。盡性者誠之至，誠之至則一之至矣，致一則萬物未始不得而一也。傳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聖人於此必有以貫之矣，是則窮致一之用者也。致一之用，則天下無一之不知；不能致一，則天下無一之或知。得之冥冥，用之昭昭，以此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嗚呼，斯豈外鑠之所爲哉？君子知夫一之大也，不容言也。陰陽未分謂之一，道之始生謂之一，是皆不可以一名也。聖人姑寄之一，於此盡乎萬化之用也。故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神得之而靈，谷得之而盈，萬物得之而生，侯王得之爲天下貞，以其致一也。不如是，則或裂、或發、或歇、或

滅、或蹶。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明之始非異器，子思中有以一之，非外鑠者也。仲尼曰：「吾一以貫之。」夫子有以貫之者，皆難言者也。經曰：「抱一爲天下式。」彼一之所謂抱者，不隨世而遷者也。嗚呼，原孔、老自得之始，豈亦流同而源異者乎？然諸儒緣其波流，則指孔、老之爲異。孔、老之本異乎？不異。然老氏專以形言者也，孔氏專以器言者也。孔氏自器而達形，卒入乎形；老氏自形而達器，欲不囿於器，此孔、老終始致一之辨也。傳曰：「通於一，萬物畢。」彼諸儒於此何知焉？

反者道之動。

誠乎道則虛，虛則明，明則神，神者妙萬物而爲用也。反身而誠，誠乎吾道也，所謂動之至者也。莊子曰：「精之又精，反以相天。」此之謂也。

弱者道之用。

剛强者死之徒也，死之徒豈預聞大道哉？故不弱不足以用道。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通乎物之所造道，有無者也。始也無有也。俄而有氣，有氣也而又有形，形變而有生也，生變而有物也，是四時之相禪也。吾能反道之動，弱而用道矣，則忘物也。忘物則無生也，無生則無形與氣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明道若昧。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此無狀之狀也，故若昧。進道若退。

衆人以進爲退，孟子謂其進銳，其退速是也。顏淵以退爲進，孔子謂「終日不違如愚」是也。夷道若類。

莊子謂以不平平其平也，平，故若類。上德若谷。

谷得一以盈，聖人得一即至德之德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生。」所謂三合，曰陰、曰陽、曰沖氣也。一三五七則抱陽，二四六八則負陰。不五則四不具矣，不十則九不立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蓋五用事，脾得五以和衆腑，音得五以和衆樂，味得五以和衆物，沖氣系焉，是以和也。故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得與亡孰病？

衆人曰：「是爲得也，是爲亡也。」真人曰：「亡亦得也，得亦亡也。」是無損益於得也，得與亡

孰病？

多藏必厚亡。

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學可學也，不可致；道可致也，不可學。夫不可致，則人亦不知誰何矣，莫若自反而縮也。自反而縮，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縮之至也。如是以至於無爲，蓋至於無爲，致其所自致也，然後無思也，無爲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寒暑，冬夏之積者也。人之論夏者則曰曷爲暑之之暴也，論冬者則曰曷爲寒之之冽也。不思夫之寒也、之暑也，迭爲無用而之有用，乃其所以爲大冬大夏也。故居寒暑於有用，不足以爲冬夏；取天下於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人之役物，物謂之然也，故然於然。莊子曰：「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此必有以奪諸外矣，故有以不然也。雖然，物固有所然，固有所可，物不膠我，則我有以齊物也。我有以齊物，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也。德者，道之光也。物者，德之器也。勢者，物之理也。其母可以生，其光可以養，其器可以形，其理可以成。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莊子曰：「有始也，有未始有者也。」未始者無名也，天下有始矣，斯有名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也。故天下始以爲天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母失其子，子失其母則世道喪矣。世道喪如之何其反也，故我獨異於人哉！吾貴求食於母。沒身不殆。

知子母斯足矣，沒身不殆何謂也，以其無死地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兌，悅也，自外入也，故真人塞之。莊子謂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則欲塞其兌，閉其門也。謂開人之天，不開天之天，則開其兌，濟其事也。開天者德生，故終身不勤。開人者賊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紂爲象箸，箕子懼。楚不設醴，穆生乃去。趙殺鳴犢，仲尼不遇，故曰見小曰明。

守柔曰強。

湯囚夏臺，夏桀蹶。文囚羑里，商氏滅。句踐洗馬於吳，十世有越。故曰守柔曰強。

子孫以祭祀不輟。

劉子政曰：「君子留精神，則吉祥及子孫矣。」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今善建善抱，則正心者也。故修之身，其德乃真。齊其家，其德乃餘。修其鄉，以治其國，其德乃豐。卒明明德於天下，其德乃普。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神內靜則天和固，天和固則葆緣虛，是純氣之守也。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經曰：「能如嬰兒乎？」莊子曰：「能兒子乎？」此之謂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葆緣虛則動靜神矣，動靜有神，變化有常，萬物御矣。嗚呼，是非神之所爲乎？故兇無所用其角，則所謂毒蟲不螫也；虎無所措其爪，所謂猛獸不據者也。人獸不亂群，所謂攫鳥不搏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魚欲安於釜，治欲安於國。魚數撓於釜則無全魚，治數撓於下則無治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道莅天下，則民皆知天樂也。莊子曰：「民知天樂者，故無人。」非無人，無鬼責也，是以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傳曰：民，神之主也；神，依人而行者也。人安職則彼依而行矣，傷其主者未之有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解老》曰：「民犯法之謂民傷上，上刑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上不任刑，謂之上不傷己，猶鬼之不厲乎民，民之不暴乎鬼也。兩者皆無心矣，此盛德之事也。故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大國者下流。

水無不下，此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氏之所以救物也，矯世而言之也。故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昭昭也，有倫也，吾不及辯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天下之難事必

兆於易，天下之大事必兆於細。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亦持其說，我亦持吾說，非說之不敢，說不勝敵也，故吾寧去吾說以全其說。夫去吾說而全其說者，此吾有以來天下之說也。天下樂推且不厭矣，雖吾行亦猶是也。管子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此之謂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經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此其似不肖。聖人於此何得焉，得其似不肖也。故辯之不必惠，博之不必智，用之則不既。彼何人哉！則傳所謂媒媒晦晦，無心而難與謀者也。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道無形，故無肖，肖則囿於形矣。非所以囿形也，不亦小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此德經之別，老氏之所躬行也。慈之實，仁德是已；儉之實，晦德是已；不敢爲天下先之實，謙德是已。

夫慈故能勇。

有不忍人之政者，文王之慈也。王赫斯怒，則卒對於天下，故曰仁者必有勇。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天下大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我無爲，而不役役於是器，故能爲長器，所謂後其身而身先也。

善勝敵者不爭。

《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師以衆正者也，蓋水利萬物而不爭，勝敵之利，善之善者也。

善用人者爲之下。

孟子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何敢與之齒也？故湯臣伊尹、文王臣望、武臣周公、桓臣管仲，善雖爲之下，而受命焉，蓋不屑也。其在後世，莫非君也，而不能用臣；莫非臣也，而不爲君用。此無他，君好臣其所受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命也。

是謂不爭之德。

傳曰：「爭者事之末也，故天道不爭而善勝，聖道無爲而不爭。今謂之德者，出道則入德故也。是謂用人之力。」

我無爲而用天下，天下孰爲我用哉？由用人之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堯問許由：「齧缺可配天乎？」曰：「彼方尊知而火馳，彼方且爲緒，彼方且與物化，夫何足以

配天乎？」然則不競不爭而善用人，以是配天則至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

不敢爲主而爲客，毋乃太懦乎？曰：是何言也！君子惟能下人也，是以見下於人，此其在《易》之《師》乎！《師》之六三：「或輿尸，凶。」以陰乘陽，剛之罪也。進無所成，罪不當也，爲主不爲客之過也。《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以柔位剛，不敢唱也。往即獲禽，有攸利也，爲客不爲主之義也。然則用兵爲主之害如此哉，故曰吾不敢。

攘無臂。

必有忍，其乃有濟。

扔無敵。

夫惟不爭，天下莫與爭能，天下莫與爭功。

執無兵。

無兵則無伐也，奚其戰？曰太上戰無爲，帝戰德，王戰義，何執兵之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

兵者不祥之器也。觀則玩，玩則驕，驕則無振，故禍莫大於輕敵。無振則敗，敗則弱，弱則亂亡。仍之，故輕敵者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仁者有不忍人之心，非嗜殺也，以殺止殺也。故抗兵相加，語人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則哀者勝。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大道甚夷，夷之爲言，易之之辭也。故道者甚夷之物，而至簡之器也。夷則易知，簡則易行，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凡夫婦之愚，可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與行焉。其始卓然，其卒溘然，非夫婦之過也，民之迷其日已久，故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

聖人觀於神而不累也，出於衆而不謀也，故心聽於氣，氣聽於神，神聽於道。其出也，其入也，不得而知也，此其爲真知也。彼不知之，是以不吾知也。雖然，彼不吾知，吾何病焉？莊子曰「謂我爲馬，吾亦與之爲馬；謂我爲牛，吾亦與之爲牛」也。彼其知我耶，其不知耶？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文豹之韞，其文炳也；膚士之言，其文蔚也。其文蔚，故世無全士；其韞炳，故野無完豹。吾有悲乎爾也，二者何爲而免乎？曰岌岌乎殆哉，其文爲之災也！故聖人龍見而尸居，掃影而去跡，其不欲見賢耶？是謂被褐懷玉。

知不知尚矣。

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暴虎馮河，勇於敢者也，死而無悔，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不立乎巖墻之下，勇於不敢者也，恐傷其正命，則足以活其身而已矣。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老氏之歎，蓋歎時也。上失其道則尚權謀，尚權謀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民無聊而輕犯法。故誅死者相枕也，何自而畏死？去權謀則無督責，無督責則貴清淨，貴清淨則民自定而無刑可犯矣，而況死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畏死矣，而有爲奇者，此欲振奇於民，且亂民也。然則奇之亂民，亦莠之亂苗者歟！故去莠則苗蕃，去奇則民靖，吾執而殺之。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去其一而用其二，則民有殍。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反是則暴君污吏之罪也。或老弱轉乎溝壑，則民輕死。壯者散而之四方，則民輕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至德之世。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莊子曰：萬物群生，連屬其鄉，故鄰國相望，禽獸成群，故雞犬之音相聞。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道無問，問無應，善者不辯也。無問，問之是無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故辯者不善也。

《九華集》卷二三。

全宋文卷四八四七

員興宗 一四

善善堂記

太上無善，其次以爲有善，其下樂名乎善。所謂無善者，蓋無善名者也。惟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人無得而稱焉，天下之善獨歸之，此所謂善善者乎！其次以爲有善矣，故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伸此者也，唯其身之故其有也。其下此者，君子甚病矣。以吾之善，蓋衆人之不善，故引善而自名，是乃不善也。東平大夫宗家，以善福子孫，蓋數世矣。然其善，亦太上之難名者也。因其宅所新而堂之，謂之善善，蓋以無心而達乎善，善既立而跡不見者，以詔子孫也。叔氏可無勉諸？傳曰：「善善樂其終。」蓋掩其惡，寬其後之謂也。善善及子孫，蓋禮其人，恩其世之謂也。斯非太上之難名，吾有憾焉。叔君如以斯善爲難知，世之儒者反及之乎？叔君試往藐姑山見至人焉，往問之，愚言殆合矣乎？丁卯六月，姪九華子某記。《九華集》卷

一九。

望仙閣記

紹興甲子，某之成都，從東郭叔氏游。叔氏曰：「若自山之所來耶？」對曰：「然。」叔氏曰：「鼇山，吾故所也，今山之壤孰膏孰荒？而山之事孰有孰亡？士津津耶？孰嚚孰良？孺子知之，盍議其詳？」某曰：「惡叔君奚山之間也！且成都樂都也，始祖大夫郎中君樂之而安之，經世且三矣。夫樂則安，安則久，是謂俗化。俗化者，俗遷者也，而又奚思于山？叔君奚山之間也？」叔氏曰：「余以若爲可以言，然未得其妙也。且若不聞敖、接二子之事乎？」曰：「敖、接之事奚若？」叔氏曰：「昔吳有敖子者，去吳而宦越。越有接子者，去越而宦吳。二子翩躚焉而不歸，望望焉而思吳越也。東南之士交譏曰：『二子病矣，不如兩忘吳越。此在越而忘吳，安知越之不吳？彼在吳而忘越，安知吳之不越？如是則處越猶吳，處吳猶越也。』」二子曰：「吾緣乎今入吳，吳冠；入越，越裳。冠裳，可更於吳越也，俗化也。入吳不無越夢，入越不無吳夢，夢不可錯於吳越也，神交也。」故當是時，敖子樓而望吳，接子樓而望越，望雖弗極，亦神交而已矣。」某曰：「然則叔氏今也何如？」曰：「始吾東郭是宅，閣而居之者，始祖郎中君也。謹而司之者，朝而斯，夕而斯，先君其唱，而我其繼也。余日夜而望仙山，人雖不余知，山之靈獨不知乎？余猶敖、接二君矣，余與山之靈神交者也。」

某曰：「大哉，望仙之義如此乎？請遂歌之。」乃歌曰：

山之上兮飛泉，山之下兮龍淵。以爲可得而望兮，則山之又山。不可得而望兮，則髣髴乎吾前矣。雖然，吾神交兮吾無言，斯乃所以爲吾望仙也。

後三歲丁卯，叔氏速記，故以嚮者緒言記之。六月十日，姪九華子某顯道記。《九華集》卷一九。

清賢堂記

紹興己卯，某奉使者命覈實茶事，道永康之味江。綿州使君先致其爲臣歸老，即養其子吏寺。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脫，丕訓昧沒，因從使君質問，指授其繆殆六七。君從容語某曰：「故約記清賢，竟置之邪？」某謝：「文學褊陋，文質無所底，未能奉稱。君督違約，其敢辭以故！」景祐中，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自布衣同門學，相友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屢進美仕，之貴近，中郎益退若驚，謂高位實疾顛，不願升，周旋郡邑吏，作歌詩爲時冠。官東海郡別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愍以官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儒師以詩祖還，忠文職內相，官少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十年，使君克繩其武，掇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某記之，乃今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槐節操清介，避公輔位；若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翁；若濮陽子永昌文行高潔；若唐河內公道學化閩；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牢辭厚祿，鍾美於中郎則清也，

其素所蓄積也。又若諸孫及曾由科第進者十餘人，而御史君斥姦惇，黜遂中，執法論事忤益公檜；合州先生爲時文宗；使君躡膺仕，止足勇退，不曰賢乎？以是記堂，允夫！」使君曰：「美矣哉，君之訓乎！夫士進爲仕，抑爲道，朱輪華轂，縻紫佩玉，乃咈窳偷生，大庭廣坐，喑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宦達者是賢乎？如或知爾，得行道焉，命也。足不足辱，止不止殆。由禮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逞，可用無位不以耻，命也。斯二者，君子弗彊能。先曾君子東海肇視事，已賦「景疏樓上景疏人」之句，其目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稽田既勤敷菑，在所陳修，成厥疆畎；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墍茨，成厥宮寢，名堂曷以茲？」某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噫，使君起儒生，致位四千石，德行醇備，至於黃髮罔有愆，淑聲遐聞，三蒙聘召，畏盛滿，不趨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弗貴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墮其家聲，爲賢旨哉！請錄忠文全章以貽後人。」使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乞身歸老舊林泉。須知朝路抽簪後，不要鄉人負弩前。儒素生涯圖史富，官清門戶子孫賢。羨君此去渾無事。滿眼青山劍外天。」四月既望三嵎員某記。《九華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七。

漢嘉李氏林亭記

江而州於蜀者以十數，嘉爲善；嘉之城可行樂者以十數，郡之西爲善。薄郡之西，左控萬景，前

倚西林，陸斷崗出，俯顧萬井，有亭其上，爲李氏宴居焉者，則其又善也。初李氏子沆清叔者，賢而有文，予以吏就食此土，聞李詩稱異甚。既又與沆處，獨愛其詩言，累累秀出也，則又言曰：「吾子之詩，其何方之依？何學之從？將亦有助矣乎？」沆曰：「僕非其人也。雖然，僕方倦外而鬱中，言復復而無助也，而今有欲助也。近者厭伏于灌莽，而求脫乎氛埃，以爲雜處隱隧窮茅茆草之間，俾吾發言而爲詩，則狹靡墮陋，弗完弗善者可知也。因即與絕危磴，樹亢爽，覆高而繚橫，樓于是，亭于是，凡以資日光之出沒，瞬江流之下上，窮雨暘之明晦，萬類突進，巍然隱然，有智者莫可既其狀也。以是欲寓吾之見而陶吾心，久而又久，則僕詩殆其昌乎！先生以爲何如？」予曰：「然。世之人意有所寓則樂，不寓不樂也。居約之士寒餓切於膚，何心乎卜築以寄幽暇恢詭之觀？孰能有此以寓其樂？膏粱者其樂可以有此也，然或棄其樂而不知所寓。今子之處既有所寓，而得所樂，子之於樂全矣。而詩於何有？是必能詠情性而廣興致也，子之處此固當。」沆曰：「先生知吾亭之樂之寓，而不能名吾亭哉？」予曰：「有是乎，徵吾言而名乎亭者寓也，亭觸乎境，境觸乎心者亦寓也。夫寓何往而不可？故敢名其亭曰寄爽之亭，取柳儀曹所謂『曠志寄高爽』，此志之寓也。亭之陰望乎原邑，曰延搜之亭，取少陵所謂『廣原延冥搜』，思之寓也。樓曰湛暉之樓，取儀曹所謂『星漢湛光暉』，目之寓也。樓之右水天相永，弗可紀極，故榜之曰納納之軒，取少陵所謂『納納乾坤大』，量之寓也。且子既以是而寓子之樂，而時發於詩，後之人必有求全乎詩，如子之寓而同子之樂，然後知子言此者之不爲過，而不遊此者之爲可恨也。清叔勉乎，嘗試以是推之！」紹興庚辰七月望日，三山員興宗記。

《九華集》卷一九。

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寺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風郊月榭，竹蹊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達官每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瓌奇清麗杳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障，誠不當庠其式，陋其名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間來容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爲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爲也。實之不慮，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逐逐，物戰於外，志革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弗正乎名，弗敦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嘗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日，顧外景之非常，忽往忽來，遊冶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乎？曷若同解外緣，深稽政本，畦壠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墾，悠然而深思，注然而繫望，吾心無頃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存，不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文合，侯笑曰：「瑄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

異也。」即標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爲其州者凡幾，其宴適能先民後己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勤勤敦本，如房與侯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鬪怒、箕斂耗虛之際，必非辭寄奧遠，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潼川人，以儒學遵古，始名聞當世。某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

湖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吏且出游兮惟客之將。任公來虞兮政則爲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乎亭乎，歲流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九華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

卷六二四。

隆州新倉郡樓記

隆興元年，有司言隆山郡于西方其稱甚遠，郡之鹽利冒于西蜀，其貨甚具，是不當得廢。臣謂復故便，有詔曰勿廢。三年，以赤城何公爲其州，公言于官下曰：「日者陛下思此州，俾沿其舊，而不肖者待罪於是，亦惟茲三嵎聲實孰劇孰易，賦之歲給有幾，給而不裕者幾何，槩吏若民頑否，從令不從令者，其何縣里也？子則邦人，吾欲子乎咨之。」予笑應曰：「大夫無爲是纖悉之問也。大夫曷則古之吏，所以厚齊魯者往厚吾邦，其亦庶乎可也。從吾四境之分，其城倚乎大丘，其隍因乎谿，其嵎相角相負，因以三之。巔崖拔虛，軒豁四露，各狀異態，星華之所動薄，煙雲之所奔放，若牽乎廬

阜，賓乎衡麓，天台天柱之峰斂南東秀絕之氣，而冠襟以此。嗚呼，岷蜀天下壯矣，是又蜀之壯者也。且其地穹以厚，故其民樸；其田險以确，故其產微；其道非四達之衝，故巨賈稱息者不至，而至者不留。其民居，雖飛盧薄巷，繩樞甕牖，有比户可封之風。若行可考，雖賤不廢；其行不治，雖光顯矣，亡所尊加。其歲時伏臘蜡社之節，壺奕樽酒，酬嬉之聚，則來者盡禮而去者盡情。郡縣一或下令，則長老子弟相與嚴恭。雖不早夜誦憶法律，而循理愛身之念，不至與法忤也。間有回蔽淫暴，怙氣賊墨，弗信弗欽，千萬而一肆者，則士相與推笑之，且曹辱之，必曰：『詩書吾習也，禮儀吾故也。捨習不順，棄故不祥爾。此居而忍此爲乎？此非獨吾父兄之辱，辱吾溪山矣。』則又極口反覆折困，使其人面汗駢羞，盡悔乃止。其俗大都如此，蓋他邑有未必能然者，而吾州獨然，至于今亦莫不然也。故其氣著之久，則爲商爲技爲農，欲薄而用節，最爲近古。爲士則術術施施而亦易善。至其才良異等，則動能研古今，商成美，出議明壯，本於犍爲故治諸老風流之舊，于鄉于朝于天下，相次馳聲甚衆，今也又偉焉者矣。其名字暴夷夏，勲業暴王室，浩乎巍然衆指海內重人者，是又吾邑子也。大夫不知之乎？」公笑曰：「誠然，吾因其俗，簡其節，薰漬教義，其弗返者而後繩法之，如是則可乎？」予曰：「公能有此，公必辦治隆矣。」居年餘，既至，恩順浹下，州以無事。又明年，政成，則取賓寺之漫漶者闢而館之，賓至有所；神之後王命者章而號之，神以寧嘉。至緇徒之溷其栖者，井飲之。病其汲者，鹽庾之乏蓋障者，隨以顧指，悉更悉治，咸中誼理。一日閒坐郡樓，且瞰大路，則俯而笑曰：「是側行旁跨者是何爲者也？州之人莫不田於斯，斯豈人情哉？昔者四方之賓來，或譏其

危，或病其隘，意其在此乎？我知之矣，我不終革是，則非政也。」於是命直州驛之下，宣闢斬刈，屏榛與莽，使薪不得囿，而石不得叢，梯爲大岐，翼爲巍觀。又以頒春、宣詔二亭相之，三嵎橫前，石城障後，然後州之平崗秀壁，靚觀遐睨，聯絡下上，閎大怪傑，亢爽之觀，畢赴于左右。雖以覽者不厭，行者不勞，而有知者亦不得而狀也。蓋自觀至亭，總爲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輦植凡若干根，自伐石而給斃凡若干尺，自命工而至斷手爲日又若干焉。其始則民皆不知，及就事，民知之矣。一出縣官之餘費，民遂不勞而竟，若不知也。州之人以是德公，而公又不以爲德，斯已奇矣。或者謂古之爲國，其有令德令聞，致遠以爲明矣，不聞其以土木也。一有事焉，因民而已矣，故民必以久而後安，役必以安而後動，動必以禮而後服。自非然者，政之未舉，雖土豐木好焉，君子亦弗取也，而況乎門屏道路之間哉？其亦有足爲歟！嘻，是不悉乎君子之舉錯者也。君子觀不易朝，民不廢務，工不後時，役不畔義，皆古之道也。其在先志，則魯有庫雉二門，衛亦有庫有皋，得此誼矣。彼二國者，非爲是快心者也，於是出政令，謹禁防，時啓閉，國之耳目寄焉，雖周公、康叔所不能免也，而況後世乎？昔單襄公之過陳曰：「門戶不除，道路不可知，是棄先王之制也，陳不國矣。」已而果然。彼周公、康叔之所以爲國與單襄公之所以觀人之國，莫或捨是，則知門墉道路之制，靜以一衆目，動以教民利，所從來遠矣，如之何其易之也？今公既以儒術飾吏，勸治千里，莫不歡心，而又營度墜緒，易弊爲功，周焉如此，是志也，不猶魯衛之故也乎？予職太史氏，而使邦君之美且落寞焉，予之責也。乃紀州民之言而敬繫以詞曰：

隆隆維山，州以聲之。復復維艱，維仁是依。有來令公，帝命自東。政治于寧，不奇以功。嵯嶢有隧，險極而圯。吏百其臨，莫肯具理。公曰嗟嗟，父兄其來。其易故常，于觀于臺。財匪爾即，力匪爾極。奮自府州，以究爾役。人拜稽首，公澤我厚。煥茲厥成，爰衆之有。梯石聯聯，級柱軒軒。我樓我躋，我顧以寬。公才莫既，媚于千里。敢人之難，俯仰有偉。誠率是道，于公于卿。厥施有遐，可燦度程。嘻公有時，入吏王國。匪今私公，邦人是職。《九華集》卷一九。

明碧軒記

隆峙山而郡，郡周望四注，聯絡隱見，幽幽而相際者，皆山也。走郡東南六十里，泉則泠然以清，峰則環焉以疊，所謂石馬者，則又山之祕邃秀傑者也。先時州君子丞相何公偕里士楊公飾風流文誼往來於此，楊闢軒于其室之東，遙岑排青，遠目可放。丞相曰：「是名明碧迺稱耳。」蓋稽韓、孟聯句而欲以云之。後歲老矣，軒日以敝而名日以晦。公飾子雲卿則顧而嘆曰：「嘻，軒之敝在此，是吾先人之所以闢，丞相之所以名，是殆不可易也。願謁記通人，軒則不沒矣。」因來有請，余以病倦爲解，于再于三而不已，則遂告之曰：吾子來，子知觀山之樂乎？如知之，則足以識之矣。且丞相三嵎大人也，棲棲窮阜，一日振纓而聲在九州，非必意於因山者，蓋因山以寄意耳，類有得於茲軒之助者也，吾何足以盡之？凡天下之物，廢興動息，浮夸變現，忽來而驟喪者皆遷也。故物窮而化，化則

遷矣。物之不遷者，不逐而化者也。今子目力之運，試窮諸山。山之爲物，薄雲天，挾光景，伏虎豹而翳飛走，出沒日月，徙倚今古，無常形而有定質者，是其豈遷者歟？子窮至質之不遷，然後知明碧之無爽，而丞相之心之識有定在也。世之徙倚傍徨，激越乎毀譽勢利之場而不知息也，不思形寓之無常與物化之無日，則衣冠漸化爲桎梏，勢位漸化爲邱壘，彼猶身安之而不自察，曾謂有知於山而樂之乎？使其得日獲束車於是，而隱几於是也，其目之所寓，眩亂覆雜，竟無得於山，決也。彼其權利蕩摩，五色無主，方時自慮其慮也，安見山之所爲碧？憂態橫生，襲後盈前，方不自見其見也，安知目之所爲明？若是者，其於明碧竟有得乎，抑其無得也？如知其無得，然後知此軒之闢，非靜而不遷者，無以寓其觀；非寓觀之樂者，無以得其勝；非丞相主賓容與之久，無以畢此樂此勝也。子既伐諸石而措諸壁，敢爲誌之，以廣丞相之意，以爲寓物不遷者之好，則大善矣。丞相名桌，郡人，予亦郡人，九華員興宗也。隆興元年中秋後二日記。《九華集》卷一九。

任亭記

乾道丁亥，括蒼子劉德廣以太學博士去官，於其居築亭曰任，且以書徵記於予曰：「凡我之生，所以衡吾慮，拂吾心，憂奔吾於得喪利害、風濤險棘之場，是當有賊乎吾中、掩乎吾外者，非耶？吾不得而原也，自今使其入不訢，其出不距，陶陶自遂，泛若而躬順之，吾亦無往而非任也。如是抑亦

可乎？間觀夫少陵有所謂『乾坤任此身』者，惟甫也賢，彼其有以安於此，必有以樂於此也。吾亭之築之義，其取甫哉？」噫，信可謂善遊乎天地之間，休然時自適其適也。請即子所以然之名而告子：凡子之於任，子能知之；無物不任，我能言之。子既遺物而任子身，必將反聽而任吾言。天地之初，未與衆萬之相關也，巍乎莽哉！俄而有炁有體，有象有數，有推徙四時，動蕩回濇之變，侃侃施施，一任乎大化。任者既不可知矣，其始亦不自知其任也。形氣之相遭，鬱泄之相磨，然後飛潛動植，圓斜大小，祕怪恍惚，生息之物於是焉資之。彼既各足乎形，各遂其分也，雖欲不任，安得而不任？是豈可以智力角哉？而況乎聖者、明者、賢有識者，位乎其兩間，素有囂然樂道之實，靜而中，動而有節，充之以廣，伸之以大，而形之以不可不止，此則舉無不任而任無不終者也。是獨異於風中之竹乎，披拂偃仰，當東而西，當西而東，隨順者久而衡逆者折，此非不歲不寒之故，風乎任不任之故也。君子抑亦可以循其本矣，使我與世相忘，天與人相一，義與命相權，夫然後任可幾也，子知之乎？雖然，至道者君子日用之器也，器日用而升流覆墜不與之遺，迹若遑遑而不自任，而其形則群於人而運於天也，是又任之之妙也。至此則子能知之而不能言矣，子必欲窮斯言乎，當訪黃帝、仲尼。

歲戊子二月旦，西蜀九華子員某記。《九華集》卷一九。

池州改建南泉承恩禪寺記

乾道四年，天水趙公富聞守杭州政成，有旨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先是池多名山，陂陀連延，深密粹秀，浮屠從而宮者半之。距郡七十里，寺曰承恩，由來廢墜。富聞披圖側睨而嘆曰：「嗟乎，是乃古佛塔廟，所謂南泉者也。是何從廢哉？且是導師，昔在過去有唐貞元，於諸禪那最爲第一，爲超三昧法門，爲說無量妙義，爲度無央數衆，爲成一切種智。久居是山，成如是剎。假使更千百劫，世間諸所有相，山河可搖，大地可壞，灰劫可盡，此師此道不可沒也。然則是諸國界現莊嚴地，護持增飾，我敢怠乎？」閱數月，乃偕倅貳堅決衆疑，乃命大長老號曰善崇再主靜席，建大法鼓，爰集法衆，取諸廢寺福安、清修及諸廢塔若龍泉等，園田稼穡，木樛桑棗，種種上妙，不假語言，共成饒益。又出本末，授諸九華居士，令具贊記。如是三請，無有窮已。居士聞之，作而應曰：「善哉大，夫，成如是希奇功德，未易有也。然自我聞，若彼導師與諸佛祖，同一性住，無取無捨，無成無壞，而況世諦土木緣假，忽興暫廢，其足徵哉？大夫亦知之乎？且佛性海妙湛圓明，猶如虛空。彼虛空性，了不可摹，則是南泉了不可記。世間筆墨，同假象色，同名爲幻，欲識南泉，無有是處。且彼導師平常行道五十年餘，常作是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道不屬知。因知衆生種種妄執，執物爲見，執見爲知，現顛倒故，知者爲病，不知亦病，說知不知，病悉如是。有能一日離大障惑，住大解脫，

我當許與此大導師同一目視，同一耳聞，同一機發，同一性住，乃至同行、同願、同說不說，我境俱融，不知我之爲南泉乎，南泉之爲我也。如是導師不遠我矣。昔世尊謂文殊曰：『如汝文殊，不應說言，更有文殊。』然則覺照蘊空之餘，平等行願之海，衆生無量法性，無量真諦，既各具南泉矣，乃復紛紛更覓南泉乎？大夫其勉之。」富聞笑曰：「極矣妙矣，吾因世聞法，得出世間義。因葺導師既墜之寺，遂識導師不墜之相。是知此刹示現，永斷結習，此刹光明，永遍塵刹，是皆導師之賜也，居士其預有焉。」居士即稽首翹望，爲說偈言：

世間種種顛倒想，興壞取舍非實相。本來真覺覺妙明，實無身心受生死。有如無病體陶然，醫實誰遣療病者？我觀南泉坐道場，說不是心不是佛。是聲時寂寂時彰，百萬妙義一時墮。了無針鋒可入手，天人鬼神不敢視。奔走趙州喪黃蘗，馬駒蹤跡轉光焰。一說遍說無量說，究竟舌本無不動。非惟彼相不動故，山河大地說熾然。乃至滿八十小劫，循至億劫不思議。導師常不離本座，聲音妙義悉現前。我觀承恩舊殊勝，藏是真身無惱壞。華林寶樹日放光，如何上慢增濁撓。賴一精進過量士，生自天支露悲愍。園田林植衆妙具，俄頃令復鐘鼓緣。莊嚴是刹照塵刹，悉顯南泉無量義。若云是刹非真實，善財樓閣亦非真。佛子欲徹南泉機，當作是念爲正念。《九華集》

金繩院觀音塑像記

聖人觀萬法而返於一，而其極也，一足以涵萬。流行散徙，揮綽洞達，上足以抗太虛，入窈冥，下至於融八紘。內外萬物，形狀變化之情，人愈即之而無窮也，測之而無得也，逐之而無及也。浩乎巍然，詰其何自而一，與夫一之所以運量至此，伊誰究之而誰識之耶？意必有虛而明，圓而靜，返流全一者之得之也。昔者吾窮乎西方之學，以爲莫尚乎體，復於一以致用，所謂觀音大士者最其全一者也。彼由聞而心圓照，物未至而心自融，心未起而聞自具，衆機不張而一真內澄，是以聞薰聞修聞所聞，盡非有萌於物而有意於聞也。衆萬控薄，舉不外吾之聞，此其所以爲聞也歟！或曰吾耳之性猶聖賢耳之性也，循聞之本，非自外出，非不外入也，何獨大士云耳哉？然衆生不復於聞，而大士獨曰聞，復何謂也？曰是非天下之所能備也，衆生以心緣撓心，吾聽內謬，則吾真內賊，孰哉？鬱鬱乎是其中有弗一者乎？今吾試窺諸天地之間，虛空與一氣之相遭，而律之本於是焉生。彼其樂之融於中而泄之金石者，天下非固求聞，而有不能不聞者也。其聲氣之接，徐疾奮蕩，往來僨起之變，善聞者運聲以契妙，契妙以合一，渾渾洋洋，吾不知因聲而後有聞耶，因聞而遂有聲也。是二者其真爲一乎，其異耶？若使衆人雜聽於康莊之達，心之不冥而境之衆多也，雖九奏乎吾側，清者濁者疏亮者，直而條達、柔而蔓衍者，吾先兆乎常變作止之意爾。執一則廢二，執宮則廢羽，執羽則廢商，始焉心迎而

距，終焉聽雜而流，若是而自名於爲聞，其果有得矣乎？抑其無得也？知其無得，則知衆生流浪，爲聲所蔽。既以倒聞爲機，蓄聞爲誤，至於六用迷惑，而不可正者斯已矣。故夫古之聰聽於樂者，必返於聽之初。形充空虛，其來無止，其去無朕，了衆樂於寂然之初，而後衆音之所不得遁，此天下之至聽，而君子充其類以治性者也。然則至聞無聽，而後爲聞，而況聖賢自性聞之者乎？今彼大士以一精明而離二，生滅翳除，故聞復，則道惡乎往而不聞？聞極故圓妙，則聞烏乎往而不可？真聞現前而十方平等，雖一佛二佛以至千萬億佛，同一慈力。雖一國土，他國土，以至恒河沙國土，同一悲。仰體於無窮而化於無垠，大士之本聞猶未數數然也，烏睹所謂贊其聞矣哉？成都金繩禪院主僧道如者，喜誦大士之教，以爲金繩之地，塔廟勝處也，觀音之像闕焉，於是戚焉以憂。敕工具衆寶香檀，搏土爲像，衣金螺紺，朱瑟炫耀，法帶卧具，玲瓏宛轉，與夫前施後列，逸浪層巖，恍惚怪怒，祥雲瑞霧，花葩竹石，青紅晃蕩，疏曠簡遠之意，率皆匠之於心，窮之無端，而視之無涯，神施鬼設，豈所謂融於受，勃然應，沛乎其技之妙，而妙竟不自知也？異時觀音或因像致禮，因禮生悟，其不在茲乎？陵陽員某見聞妙麗，即爲著大士入道之因，且繼之頌曰：

我觀世間人，種種患無明。一根不銷復，六用自成障。聞既不可得，況有聞聞者？譬彼遊都城，忽聞衆樂作。鼗鼓及鐘磬，祝啟諸瑟琴。是聲本涵聞，非以聞故有。而諸妄執者，先修聲所在。即聲以爲聞，是事非真實。如是倒聞機，未幾聞變滅。循聲故流轉，旋流獲無妄。如文殊所說，稽首觀世音，不住一切相。覺寂聞自融，聞性圓滿故。心精既遺聞，是則真聞者。以致無量

劫，及恒沙國土，皆以聞攝入，名究竟圓通。我今釋塵勞，敬禮光明像。願一彈指頃，修證亦如是。
《九華集》卷一九。又見《成都文類》卷四〇。

全宋文卷四八四八

員興宗 一五

西陲筆略

金初命將窺蜀

金初發難叛盟，亮謂衆曰：「誰能爲我攻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將可，即引某將封拜，令專兵西鄉。某將曰：「蜀城險人和，計日以取，弗可取也。」亮以爲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命喀齊喀將兵，喀齊喀恐懼受命。

邊民驚徙狀

金將初議窺邊，邊民懲艾建炎初禍難之殷，復議驚徙。成、鳳間有女婦嬰幼危墜淵谷者，掠郡縣財物、主名不立者。階州城下武興節制司申，有強盜浸浸自北谷不介而出，去武興數里。今不翦，恐

爲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剿之，無何，城中遂定。

秦州敵將驕傲致敗

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促行，敵素傲以驕，今驟以兵取之，如以湯沃雪耳。」先是敵守及將領皆流湏荒宴不輟，素狎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軍乞求鬧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爲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縫綴者，後盡俘至軍前去。

官軍因糧於敵

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阨塞，積粟廩聚甚衆。諜者云：「敵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臘家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寨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石，戚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人力也。」

西安輕卒被害

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阨之衝也。金令將桑節者守焉，桑節亦驍武，本蕃族，數爲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命某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敵屢敗，兵輕且囂，易與耳。汝攻之慎勿逗遛。」某將

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傍敵營立寨，其夜爲敵劫，餘兵殲焉。議者謂將分輕兵於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故棄人於虎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聲，豈亦名過實者歟？某將姓傅。

金出令遣間諜

敵既與官軍相持，時遣盜走軍爲諜，然竟弗達也。予訪邊將，云：「敵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兩爲則。獲正軍一級、博軍一級，賞以錢人三十千。雖以此激衆，未有爲之用者也。」

秦州徙城北山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敵之久，餘民居止什一。敵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宮，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宮乃其地也。然山徑最險，敵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適掩不備得之，所謂先聲奪人，迅雷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招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爲副將，與馬仲希聯戍岷宕間，上司令携旗榜招臨洮守將。其守趙鈐轄者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榜大呼曰：「金政亂，天意回矣，鈐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

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鞏，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敵援騎大至，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舞稍自衛。敵衆喧咽，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脇，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爲勇而無謀者也。

敵將楊鎮國兇狡

敵將楊鎮國者，廢其名，亦爲洮大將。洮兵素弱，楊常飼良馬數十，甲而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曰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熙、蘭，求無邊患，而竟不能也。

熙蘭蕃族為敵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熙、蘭等處蕃族部落村氓等多爲之用，或爲敵人鄉導，或爲敵人輦重。官軍所介，往往群聚嘻笑。及河隴既下，部落村氓大震。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踏白小溪嶺，携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戶溫德亨者，敵驍將也，自林外橫出擊海，槍注兜鍪甲葉，墮者三焉。左右騎皆驚顧辟易，海伏馬鬣以槍貫敵將，洞胸

墜馬。海敕左右曰：「速取其首以來！」敵將瞪視，猶手箭者三，墻立不動。漢騎欲前取之，即注射兩騎皆斃，因折弓於膝，瞑目受誅。次日漢軍因堵進敵，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算焉。海字朝宗，山東兗州人，紹興初爲馬軍副將，名字堙微。金將珠赫貝勒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沉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三百前道覘索，至石壁寨，在鳳翔管下三十里。忽與敵遇，敵軍三千餘伐鼓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敵幾殲，一騎西馳告捷，主將曰：「吾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關、張乎？海以遊騎三百而屠敵三千，何從得此？」頃之，俘馘輜重至者盈庭，即日命海爲達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博軍子利害

初上司許西民勇鷙者能出力詣軍，縣官爲給復，賞皆如律，因命曰義軍，亦曰博軍。衆推曰小火子。既得騎牒，或能牽制敵人，間撓敵勢，亦博軍力也。然西民陷敵之久，必欲鄉義。河右郡縣往往財物橫見掠奪，千里蕭條，遂無烟舍，此皆博軍之爲也。上司見爲要束耳。

諸將議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正月晦，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惠逢、蕃兵總領李進、鈐轄榮某、張某兼知寨。皆會。或曰：我擣河州，而敵兵單弱，以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敵軍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

勢必來援，吾表裏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潛據險路，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浴口，一名閭家峽。正月十九日，已而敵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長浴口。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敵兵薄羸騎，徬徨旗動，伏兵大奮。會天風起，人馬不辨，李進駐兵在旁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弩旁射，敵大亂。鈐轄榮某手殺數十人，敵望風奔靡，遂大敗，死者無算，擒活兵三百五十，解招討司，二月二十一日處置訖。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敵

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爲功，疾行則不知敵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敵之怠，乃可擊也。」即命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敵兵忽合，呼聲隱地。庠愕眙，令一騎逸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今若出軍救之，亦無及矣，不若勿救。」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者盡殲，未戰者益沮，救不可後也。」即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敵遇，遂破之。

官軍疑敵援兵遂去治平

官軍既攻治平，敗敵衆，敵謀欲遁，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遁，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

何？不若火城寨，爲疑軍，如走，未晚也。」因大火城寨，散朗如晝，官軍以爲援軍大至，亦引去數十百里，敵因遠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

官軍巧於取秦

予訪邊人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三日傳秦州城，敵不虞南軍之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誇所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賈士元、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攻也。今城守似怠，當攻以火。烟甚則蔽物，敵雖有耳目，何施耶？是天賜我也。」遂積藁縱火，烟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小城。海登焉。夜中其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敵軍戍秦者正卒三千，前二日就傍郡打糧，弱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間亦微巧

蕃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間，或間出，遇敵數十騎，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謂茶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刺進，進刃三人，挾一人以返。進所至與士卒下列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爲軍鋒之冠，將士多譏之。進長於行，日二百里不殆，邊人號爲鐵腳雞云。

馬仲希庸謬遂失熙鞏

馬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爲人妄庸。丁巳冬，都統司命仲希進兵取熙州。仲希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十數里。或爲敵將謀曰：「吾知仲希妄人耳，且暗兵事，此易撓也。」即遣間宣言曰：「北軍今夕當大至，衆共劫營。南兵之來衆寡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聞之，昏時拔營遁去。初，熙州父老聞官軍至，有欲率衆歸附者，心大喜。及翌日，仲希去，皆大笑。仲希既去熙，徬徨無所適，聞諸將將下鞏，乃引兵來會。時鄭宗、李進、榮某等已誘敵將龍虎，方議拜降城下。龍虎者，故大將哈沙子也，以父死事，金主貴而婿之，令以兵守鞏。龍虎自度力屈不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諸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殽相饋，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誠僞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願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密裹甲以待。少選敵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鈐轄？」榮某從後斫之不殊，宏繼刺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仲希再失二郡機會，梟首以令諸軍。

博軍為僧徒所誘致沒

武都安化有土豪李六者，以氣雄一方，統制李選姪，請旂膀使司，卒鄉民强有力者四百餘人，俱

時時剽掠爲事。一日衆至德順野次，有僧舍曹居，李即稱兵以入。一僧曰：「大夫何遽至耳，胡不入室，束爾戈矛，取爾財帛，吾僧徒拱手託命而已，一錢不占也。雖然，大風苦寒，請出爲大夫具醪飲，如何？」李曰：「如此大善。」僧出，衆因弛甲環坐，間有熟寢者。敵兵忽薄寺，衆遂殲焉，乃鄉者僧徒招之也。

曹建有季父風

官軍將攻治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武姪也。武凡戰即持刀斫陣，戰皆疾力，甚爲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爲敵騎所薄，諸將皆前援之，劉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盛壯自喜，今日乃效弱夫怙懾陣後，何鄙也！」建曰：「大夫責建良是，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驍騎突來，建揮刃，人馬折而爲二，敵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戰冉家灣，令諸子群從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剪刀、峰鐵鞭，所過如山之摧，以故屢成功云。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官軍既薄河州，敵守及同知望風降下。先是敵寧河寨官者，幽冀人，堅爲敵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戶裂其戶，携首詣官軍焉。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金地，人心去留未定。及薄城下，民爭開

門，香車花輿踵道，皆曰：「前日之降，實非我願。今親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槩山西編戶願爲王民類如此。

敵潰將招西蕃部落爲軍

熙州敵正軍不過二千餘人，閭家峽之戰，爲官軍破滅者殆半。其將小郎君退收潰卒，併招西蕃部落子爲正兵。有敵將李節使、楊鎮國、趙鈐轄者，皆故敗將，聚兵與之合，大略不過萬人。邊將常曰：「敵兵易與，十不敵部落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離貳，可以見敵無能爲也。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炫功，不相能者甚衆。或言當暫賞軍，主將令人支錢十餘萬，時食物踴貴，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曹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屯殺馬關，兵間有道亡者。悲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爲將者奈何其不思也！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敵諸將共議出屯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實，有原田萬頃，餘糧棲畝民蔽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

廢不治。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敵軍大至，衆欲控城固守，主將惠逢曰：「不可，敵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救不至，則將奈何？」即携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何爲去我？鈐轄但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惠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於外，非直去汝，將返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都監王姓者及博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殺馬關。一名通會。是日李進亦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文以出。」因鞭馬亦去。居數日，敵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懲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

敵再取寧河，寨名。快意戮寨民歸義者，流血丹路。已而兵再薄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計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敵盡屠膾。我脱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兄，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户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十百尺，衆因撒木爲礮械。敵悉力來攻，木縋少選壓敵，有糜潰者。居三日，敵退屯白塔寺，距城五七里云。

榮鈐轄先登并諸將追敵曲折

敵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遇於間家峽，軍交，有榮鈐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敵遂潰。金主至今畏之，相戒曰：「無輕犯榮鐵鞭也。」榮等既逐敵，有數十百騎遁去，追

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爲之，久故將敗。有一敵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敵將自護渡餘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敵，問曰：「孰爲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後而護渡者也。

河州民伍為敵屠戮

惠逢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拒守，閏二月辛未，初六。敵劫熙、蘭之兵薄城下，彌望蔽野，兵械甚設。會義軍有射中敵將曰官人者，敵少却。癸酉，敵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爲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爲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卧城陬，漏上，敵驅鐵騎擣城，斯須壞，州民尚有不知敵至者。翌日，驅父老嬰孺數萬屠之，遷壯者數千隸軍。先是上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敵，乞師者已再。頃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爲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再潰，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敵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敵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敵焚蕩，餘城址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媚之過也。昔聞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群帥異心，則祇足生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糗及約而辦。武都陋邦也，麋碁子造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際，其流淺跣可涉也，冬十月乃運舟，艫舳相銜以上，而大潦方漲焉。悲夫，金人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許同諸公方議奏此事，得之矣。

金人詐為旗榜誘博軍

陝西博軍既迭出迭入，時利剽劫，故邊民棄田里耕鑿爲之者相接也。洮、岷間常有博軍，數旅徑出，或遇敵騎卒千百，從間道出，衆注視以爲敵大集，議擊之。一將突前軟語曰：「汝曹無乃博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曹亦博軍也。汝脫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榜乎？」衆乃就視旗榜，曰：「真是也。」因益玩狎。須臾塵揚，敵騎張翼擊，博軍得脫者十一二。又武都白崖楊氏子，亦領衆七百爲敵所詐，無遺餘焉。

鞏民思歸義

二月招討司一日攻鞏，有父老數十輩，各具米麵輦以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

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金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

鞏州城中虛實

大軍再攻鞏，砲礮幾百餘座，衝梯如之，城中亦回砲不息。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云：「城中危甚，勢且不敵。太尉旦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蕃兵幾何，簽軍幾何，曰：「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輦重者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戶也。」又有繼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

四川山寨天設之險

金以冬十月寒盟，邊民擾擾，宣司出令，使沿邊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阨之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崖，成有董家山，洺有仇池城，鳳有馬嶺堡、秋防、興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形如削瓜，上有良田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也。山徑仰空如擲線，雖悍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杜老謂「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投北事

敵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孚，尤兇狡禍敵，紹興初，是年建炎四年。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缺望。會金將雅蘇犯邊，將至熙，忠孚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諧附，即進曰：「我欲驅州吏北投，州吏肯從我乎？」忠孚曰：「兵權在我，欲驅州吏如驅犬彘耳。獨餘李三，行行未知其意如何，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奇也，爲人尤惡戾喜鬪，以故忠孚畏之。至是因呼果來，忠孚即閉闥，杖劍於膝，脅之曰：「汝欲不齒吾劍，不若聽吾令。不然，今不得活。」彥奇曰：「統制何以命之？」忠孚曰：「人生共覓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吏陷敵地。同時有牟二者，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敵，復歸西夏，當權用事，以謀叛爲夏人誅死。牟常頂金冠，邊將畏之，謂之金冠牟二云。

金亮虐用西民

初金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來活我耶？」凡民歲輸錢曰門役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至，立馬戶外，索銀曰立馬銀。督事胥吏，劇若星火，曰了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即上下其手，士民饋送曰擡盞錢。又令陝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戶養之，怨殆入骨。其政目類如此，雖欲無亡，不可得也。

白常不肯仕金

紹興十五年，僞書來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巢、白常三人，俱在遣中。王曾任南總管，巢亦位將領，兩人至金，即爲效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則死耳，不能爲反覆士。」每自樹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薩哈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產在德順、熙河，金之守將惡之，大詈曰：「孰有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枷禁數十日，不爲屈，又欲蕩其產。薩哈憐而釋之，今尚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蘭州王宏者，本名家子，久陷金，即悒悒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金帥鎖以地牢凡十餘年，釋之。軍興，宏即劫蕃族以歸。上司命爲熙河路統領官，摧殺之役，宏奮曰：「吾赤手歸明，驟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敵，時飛矢如蝟，宏不動，敵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知同州，欲劫皇弟郎君南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爲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爲王發也。《九華集》卷二四。

全宋文卷四八四九

員興宗 一六

紹興采石大戰始末

金主亮竭其國兵財南侵，其身先出汝州，京西道。示欲出襄漢上流，朝廷果從三司發精兵五萬人，合荆鄂之兵凡十二萬。先是虞侯作天官屬，上殿先論敵異時爲南牧之計，必爲五道，出蜀口，出荆襄，止以兵相持，淮東之地沮洳，非用騎之地，他日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庚辰年劄子是。是年冬奉使，又明年十月回，具言敵必南侵，蓋已授甲造船，必爲南渡之計，申言前輪對之語。上曰：「記得卿此言，極是極是。」是年五月十九日，敵使上殿有奏，言欲得兩淮之地，欲得將相大臣。朝廷駭愕，議所以發兵。是時金主以兵駐淮陽，汝州。以避暑爲名，作計渡漢江，從上流以窺吳會。朝廷發成閔領禁衛五萬人來戍襄漢，上出金使語，令宰相就都堂，命侍從臺諫議所以備敵之策。時宰相宣上語云：「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廟論欲遣成閔全領禁衛兵禦襄漢上流，虞侯說不須

得發兵如此之多，敵必不從上流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內虛，異時無兵可爲兩淮之用。兵行未幾，旬日得報，金主回汴京。虞再白堂，金主已去，乞留五千殿後兵，五萬中。約止江、池之間，欲留此爲用。若上流兵盛，自江、鄂間應援；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池州采石近。可以援淮西。是時無人爲虞侯之助，其說卒不用。至九月間，敵以五萬重兵出淮東，劉錡拒之於楚州青江口。金主自提重兵號五十萬，皆精甲，自壽春壽州。渡淮，王權拒之。二將不敢戰，望風奔遁。敵才與南兵相接，王權退自安豐屬廬州。至合肥，合肥又退至石枰，而中軍已退至濡須。和州大江口。虞侯見事急，知二將必退回，遂率四五侍從，又同白宰相，說王權退師已臨江口，必敗國事。諸公云：「王權申云，此退所以導敵深入，身當其衝，令邵宏淵出其右，李顯忠出其左夾攻之。虞侯率四五侍從辨其不然，此權必爲走計。時朱倬、楊椿猶不以爲然。明日得報，權果渡江，朝廷震駭。」十月十七日白宰相，十八日王權申。十九日，上命葉樞密義問。督視江淮軍馬，因命虞侯參謀軍事。二十一日陛辭，上慰勞甚渥，云：「卿本詞臣，不當遣，以卿諳軍事故也。」二十二日出臨安，是日得報，劉錡兵走，自楚州走至瓜州，盡棄淮東之地，敵追騎至皂角林，瓜溜之前。錡之將員琦小捷，錡乃托病過江。十一月初四日，錡兵大敗於瓜州，劉汜之役。江淮之間，民皆奔逃。是時金主以重兵臨采石已數日，知建康張燾屢遣官來催督府措置。虞侯與葉樞密初六日到建康，是夜被旨，罷王權，以李顯忠代之。督府詐以檄召權來府議事，夜遣虞侯持檄走池州，喚李顯忠分付人馬，令會於采石，蓋權兵在采石未走。初七日發建康，初八日早去采石，餘路十五里，聞鼓聲振野，問道傍人，云是金主臨江，昨日刑白黑馬各一祭

天，取今日過江。虞侯見道傍茶坊酒店官軍閒坐，虞侯呼之，其說與道路之言合。虞侯又問云：「既是金主今日過江，因甚却只在這裏？」衆兵皆言：「王節使在淮西，每日只打鑼，不打鼓，未嘗得接戰。我輩皆是馬軍，節使令我棄馬，徒步過江，如今已無馬，我輩不會步廝殺，隨行官吏多欲回。」虞侯云：「須要江上看兵勢，蓋上遣我來，當進不當退。」有進言者云：「事敗至此，舍人與人一擔擔，何也？」虞侯不聽。虞侯至采石，諸將皆無戰意。公方會合諸將士，詰之曰：「我聞王節使在淮西，每日打鑼不打鼓。」衆曰：「果如此。」虞侯慰勞曰：「權不戰，教汝輩不成事。令汝輩半死半活。」衆皆唯唯。虞侯曰：「雖然，王權已罷兵權，管汝輩不得。我是朝廷官，官家差我擔銀來犒設你懣。今有節度觀察至副校尉官誥，皆擔來，汝輩食官家祿，官養汝輩三十年，不審能戮力一戰否？」衆曰：「我懣也要戰，但無人主此事。」虞侯與說：「我今日只辦兩眼隨你懣，成得功大，與你填大的官誥；立得功小，填小的官誥。若死於此，則當同死於此。若你懣走，我亦隨你去。你懣道我走去甚處，我便去見官家，說某人通制已下，某人肯廝殺，某人不肯。」諸軍大譁曰：「今日有分付，大家去廝殺。」於是方布陣擺戈船，是時江北敵兵甚厚，極目望，上下流二三十里不絕，鼓聲震地。虞侯即躍馬至岸口，見北岸一高臺，臺上有大紅繡旗黃旗各二，左右立，中有大黃蓋，有一人服金甲，據胡床，坐其上。衆云，此金主也，兵號四十萬，馬數倍之。虞侯遂與諸將議，統制官張振、王琪、戴臯、時俊、盛新，列馬軍步軍爲陣，靜以待之，分戈船爲五，以其二傍東西岸，行東護岸，西裏敵船；其一駐中流，載精兵以待戰；其二藏小港中，以待不測。擺布僅畢，或聞敵中發喊，金主

親執小紅旗，麾百舟絕江而來。未頃間，有數十舟達南岸，敵登岸與官軍戰，公往來行間。公謂時俊，俊先登，軍皆死鬪，斬敵過半，岸上之敵皆投拜戰於江中，死以萬數。天色晦，敵猶未退。會官軍在淮西有潰散者三百人，自光州路轉江而至，虞侯撫勞之，授以旗鼓，設爲疑兵。敵果以爲援至，鼓聲乃已，却打梆子聲，敵引餘舟遁去。或欲引水軍掩其前，斷其歸路，虞侯以爲不可，所謂歸師勿遏是也。倘或官軍一傷，我軍少，何以繼之？敵萬里入寇，如此之盛，今日必欲戰，則官軍少，而明日何以爲敵？但以強弩襲其後追射之，敵兵多傷。至夜師旋，計岸上之尸二千七百餘人，射萬戶一人，生獲千戶五人，女真三百餘人，餘皆正軍健者，星夜遁去。即夜具奏，舊將去，新將未至，決不敢引去。是夜椎牛設酒以勞軍，有說舍人宣贊者，及見樞密院人吏，在虞侯前甚恭，問之，云：「乃中書舍人，非武官舍人也。」將輩乃盡禮致恭，至夜半，仍令布陣，再與將士待敵。敵兵已稍希，至辰時以來凡再鼓，公舉旂揮出海船五之二，分其半向北岸上流直楊林河口，諸將或問公何故，遂說與諸將，當時只合將船守楊林河口，不合放敵船令出。命統制盛新引船直楊林河，於江心下泊船，度敵前所不到處，戒之曰：「若敵船自楊林河出，即齊力射之，必爭與死，無令一船得出岸。如河口未有船出，即以克敵神臂弓射北岸。」於是盛新受令於江心駐船，齊力射敵，應弦而倒以萬數。敵見船無歸路，即時從下流放火自焚，官軍亦於河口上流以火船焚其餘舟凡一百八十餘隻。亮陸遁去，至午間遣一小舟，令張千持書至，書意似與王權有約，察其策出於用間，亟以已發遣王權之事報之，以絕其意。又遣探馬渡江，至暮歸，初九夜。說金主焚龍鳳舟，官人所乘。斬船作頭二人，責船致敗。鞭梁大使

一百，名球，引亮來采石者。連夜往瓜州，與金主書意合。虞侯却與李顯忠商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輟李捧一，全軍一萬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來會京口。于是月二十三日習水戰，耀兵。亮喚萬戶渡江，萬戶說江口闊如采石三倍，不可渡。亮遂拔劍數萬戶罪，萬戶涕泣以告，釋之。約十二月初一日離楊門，初三日建康早飯。金主上馬去，衆議共謀殺之。夜即其所居帳中，連發三箭，射中。又挾弓欲射，已而問曰：「你是江南人，是自家人？」萬戶答曰：「自家人。」金主曰：「我自去年煞做無道理事，今日饒我也得由你輩，殺我也得由你輩，不若早早快脆。」萬戶一人直入，即其帳中殺之，併及其帳中妃侍五人，併殺梁大使、郭副留、藥師之子。馬欽、李參政共四人，蓋皆爲金人謀來南者，盡焚其尸焉。是月初二日，虢州簽軍雷政來告，虞侯即日同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州措置。後二日，金之大將檄來請和，公是日往行在奏事，兩淮之民自鎮江至平江，見公船過，焚香投拜甚衆。初六日奏事畢，初十日車駕幸建康，明年二月十八日還臨安。《九華集》卷二五。

孝廉堂銘

并序

三峨處士李某有內行，常舉孝廉，容然者也，故與余通書。余今年道江上，因顧訪其起居，人曰：「甚善，君不忘李，然李死周歲矣。旦暮且石諸原。」余退歎失聲，其子沆名處士所居堂曰孝廉，謁銘恭甚，雖於再於三不已也。處士蓋嘗以年得官矣，卒名處士不衰，銘曰：

聞古孝貞參與騫，聲其廉能楚兩孫。千載不嗣世紛翻，誰與作者歸九原？三峨嶷嶷棲天根，曰惟李世宗厥門。淳龐古義翁乃敦，有相閭里仁流渾。九華繼作申雅言，詩之其廬乾道元。《九華集》卷二。

眉山因禪偈

眉山因禪西歸，稽首九華居士，覓圓泉句，以光靜橐。居士大言多病、多瘦、多忘，無句可覓。因囑請渠渠，今日不敢覆蓋耳。

有因無因，南來西退。此路不屬離微，觸著虛空便碎。若人歸去問新奇，拈出石頭并土塊。《九

華集》卷二一。

靈隱遠禪師偈

其不言則寂然不動，古塔無縫；其或言則天地爭回，疾風迅雷。時乎不渾護，強中擒呂布；神乎不蓋藏，萬衆取顏良。信此阿師，或語或嘿，一弛一張，真能破圓悟之骨髓，而搯臨濟之脊梁乎！不然，則老老大大，鉢盂中走馬而不躡，針孔裏過箭而猶強也。《九華集》卷二一。

祖和尚九夏供主偈

禪師印兄請九夏供主，而祖其一也，治行索歌，或詩或記或序，九華曰：「吾病少韻，吾何詩？吾言賤簡，吾何歌？吾揣事不知紀前，不知載後，何記何序？」祖曰：「恣夫子之所以。」九華稽首爲說此：

上人奇特現希有，願以身心遍塵刹。將遊族姓及貴奢，漸至諸戍陀羅等。一切納縛諸精饌，庶以莊嚴上妙供。布施受施等虛空，是雖名施無施者。譬彼優曇鉢羅花，旋開旋合見殊勝，而實無能開合者。是諸喜捨心不著，遠分別境亦如是。我說是人獲福報，等金剛玉堅不壞。隨圓隨廣不住施，如迦諾迦所有色。稽首筍峰無學尊，爲現種種作證據。聖心不動心遍滿，是則施者真依杖。《九華集》卷二一。

眉山源和尚偈

眉山源兄，嚮者共爲中巖雲月之遊，今歲事荒老矣，得再見於都城，頂門赫赫，贊嘆不及。源又請言分之偈，復此露布：

舌奮兮南箕，身藏兮北斗。諸方快把雷電，此老更解赤手。若非白雲派下跛脚驢，即是佛日庭前喪家狗。《九華集》卷二一。

照上人化創三教殿偈

上人照欲於元帥故基建三教殿并望嵩閣，棟幹椽礎，仰來施者。九華居士員某爲說一偈以唱衆：

大道夷夷，非北南東。能所既立，則亦相攻。孰體其初，我靜屢空。如百千燈，亡照不通。如萬竅怒，鼓以一風。非三非一，理遺則融。破若附離，惟道人嵩。日照有稽，且柱且墉。三聖淵淵，疇將無同。我非標人，人則我從。苟謂不然，識者其恫。《九華集》卷二一。

九江演老偈

疑甚之字品字，直恁橫說豎說。一味起蠹苴，十分呈醜拙。乃其臨濟兒猿，至子孫殃咎不歇。諸人更欲即此形覓此心，大似仰虛空而釘櫬。《九華集》卷二一。

贊大慧真

言上人圖大慧，謁九華贊語，九華曰：「圖者幻，贊者亦幻，兩者俱幻矣。且道大慧竟在甚處？」言呵呵而退，九華曰：「這阿師笑中有刀。」姑此爲贊：

有像無像，雲容鳥跡。有舌無舌，風雷錯出。一生造彌天罪，萬古受無量屈。只因倒喝起須彌，至今滿地生荆棘。這尊慈似不似，識不識？長空走月月走空，癡人對影休尋覓，咄！《九華集》卷二〇。

贊喻彌陀

非真非訛，筆端彌陀。非鏤非刻，石上彌勒。昔人方便殊勝門，大似虛空遺鳥跡，還見麼？善財樓閣變虛空，古今待接無窮極。《九華集》卷二〇。

天府贊

天府，美蜀也。昔者大吏膏澤不下於蜀，蜀人惡之，天子乃命詞臣革之以寬儉也。

淵淵西土，惟天之府。昔際大吏，以羆以虎。不寬如之何，民亦仇止；不儉如之何，人亦悴止。有羨其輸，有豐其橐。左公右卿，則覬我得。厥佐聯聯，乃翼乃前。嗟我君子，則噤不言。前蜀政之奢虐者，皆其佐史之為也。戾極而傾，疾用不寧。既殛既鉏，伊我皇明。皇曰西土，惟我有痾。其守自今，惟寬儉是庸。格其難頑，慰其嘖呻。皇言載恩，侯心載仁。孰是遠斯，而不率馴。瞻彼江梁，我民我阜。惟皇之德，惟侯之守。敢耻于詞，以詔不朽。《永樂大典》卷一〇一〇一。

嘉州德山和尚塔銘

并序

金山大浮圖印公，具書載其師遵法業佛之道云云以來。未幾，則又以其徒慧海之狀來，曰：「吾師雖老空山，亦既克終且壽矣。凡謂沙門，空義也，空者不足以存，存紀夫空者，其又足以存耶？然吾有請於君子，義於何屬？吾將以振吾流也。」予於是可其請。師名靖素，漢嘉人，族李氏，家世順善，性堅忍，服勞屏玩，年十九，得度於德山紹覺師，受具於丁真師。蓋常遊行西州，退而山栖，因自奮曰：「聞之佛者，吾祖法吾門也。分門者戾祖，吾佛所不印矣。所謂禪那者，經與律者，不識則三，貫之則一，吾識之矣。且一水顧異月，萬竅顧異風乎？」遂發《楞嚴》諸秘於師旦道人，又通《圓覺》、《華嚴》大論於歇巖、道融諸師。最後從大峨長老遵奇遊，與九頂照通書，此兩人者有徒衆，禪學明備，雅素絕人者也。師依倚既久乃去，由是語默有本，其自植類此。先是德山外邊三峨，三峨

者，大士普賢所廬也。凡四方旁近郡行遊禮敬，春盡日數十百車，衲士過客良勤。然間有內行不治，賓遊益落。師用是嚴節度，具客舍，舍上之同流聞聲亦皆至，至悉可久，雖不至者亦稱予不衰。師又常哀己所有，易置田以飯九頂堂聚者，人怪之故，師笑曰：「取之四衆則予之四衆，我道蓋是矣。」嗟乎，師可謂善導，且予人之周也。年七十有二，臘五十有三，乾道元年九月初示疾，既七日乃逝，十月闍維之薪盡，得不壞者二，遂塔於山之南，餘骨畀之，法導師旨云。弟子二人曰寶燈，曰寶印，金山師也。孫慧海、智平、智穆、智觀、慧慈、慧密等三十人，慧海殊通，故餘亦有聞。師天姿粹純、律守嚴甚。嘗曰：「我之威儀，自視無不足。所不足者，少林別傳之旨播於南州，吾不能東，以較吾之所有，吾命也。且吾宗迦葉始以一笑得諸其師，而臨濟以喝接諸。其所以師其戒光定力，相烝相摩至今者，誠有偉於造物者也。臨濟數傳而得楊岐會，三傳而得圓悟勤，勤起而臨濟之道益大。今吾之鄰曰某峰民者，實主於勤之室者也。吾契之，吾何其病！」乃復命印盡民之道，其後摘之使東，曰：「吾今塵垢死生矣，汝無庸待我。蓋四方充然，聖諦廓然，汝得吾亦得也。」即以故征行江上，決擇孤明，諸公貴人至俛首禮之，延坐道場，井井皆冠三吳者。人皆以圓悟爲不死，而揚岐之路不荒矣。嗚呼，其非師力也乎？其不尚可銘也乎？銘曰：

三峨環環與天齊，大士所廬山所滋。彼金光界飛參差，下相觀瞻敢瑕疵。有庸者子溷爾緇，六鑿顛倒心體披。類污神山竊厥輝，誰歟返此素以之。口翻大論與毗尼，律精非傳律自持。融三以一昭厥垂，唯大弟子秉佛機。慧風曾扇南東施，我知其根慰所思，有欲崇之此其師。《九華集》

李日昇墓誌銘

李日昇者，吾同鄉人也。據李氏家牒，九世祖廷翰，通判登州，本簡人，徙居於陵陽之仁壽，世隱畎畝。日昇生七十有四，卒於紹興之乙亥，葬以辛巳之冬，墓於所居之里所。先是日昇有子德輝蚤世，獨嫡孫邦光侍養後前，常誨之曰：「來，汝能法我力詩書以藩吾門，吾志樂也。今里有通儒，曷親之？」於是歲己巳，邦光執贄拜吾廬下，承奉菽水恭甚，三返，吾竟以諾。久之，予因間問邦光：「翁爲人何若？」曰：「翁平居不易言，不以事不造公寺。喜讀書，樂於耕事。」予即嘆惜，謂爾翁所爲者，當與若共效之。後偕二三子即翁壠上，見其執意力耕，勵志不怠，則曉之曰：「老父而歲往矣，何至苦身甚勤如此？」翁曰：「吾聞之天下之事，爲者昏昏，則報者沒沒，豈文事固然，耕事獨無然乎？」吾喜其言，退謂二三子曰：「之人乎，誠愿人也。昔漢盛官儀於竟陵，百姓聚觀，漢陰老父獨不觀，而耕事不輟也。彼老父者，豈以天下紛華之動而易吾耕事哉？彼其中則有處也。今之人華顛在畎畝，不易操，殆有漢氏之人之心乎？二三子其識之。」後七年卒，邦光求屬予言，而爲之銘曰：

仁而壽，晦而勤。卜於斯，固且寧。《九華集》卷二一。

左奉議郎致仕員公墓誌銘

員氏自唐半千而次，咸有代序具家牒。興宗鼻祖任城令君諱延，稟資夷澹，嘗習道論於陳圖南所。圖南者，高世士，所謂希夷先生者也。希夷爲人，師友造化，草芥視諸公貴人者。一見任城，遇之謹，每謁入，任城未嘗不趨風而庭，執禮恭甚。最後告歸蜀，圖南出一編書遺之曰：「子誠去我矣乎？我亦有以遺子矣，子勉之！無病員宗之無人，員宗有人焉，子率禮而不越，韜德而不耀，是不三世，子孫其殆有興者。興則衣冠，世鼎鼎矣。是書所以志也。」任城因避席再拜，敬承其遺以去。徐回發其書，蹤跡之，古方書也。任城竟老於三嵎以死。死二世，生曾伯祖諱安興，次諱安宇，皆以學自力，登進士第。而安興者，字文饒，詞最高偉，大儒蘇洵明允、文同與可皆與之定交，此兩人者立名天下，於世無所推第，獨敬尚文饒甚備。與可嘗曰：「文饒樂府高處，當苗裔騷人，抗衡張籍，何乃今人也！」當時通人稱謂其嚴類此，官終屯田員外郎。子子思，亦第進士。安宇終朝奉大夫，知眉州。眉州生石，石生公。公諱南圭，德溫其字也。常出後從父當晝。幼開敏，得經史之讀，有不煩切諭者，里之長老憐異之。雖童子朋遊，例不敢狎以語。未冠，偕群從出觀所謂家校者，文籍放紛，退忽忽不樂曰：「嗟夫，東里圖書，先世所以業子孫也，獨奈何不業於是，而飽嬉於是，員宗豈欲終已耶？且先友二公格言，謂何今不吾遠，而陳先老人之教，亦不吾欺也。群從知勉，沐浴所聞則可矣。」

公自是歸居，極意經言，一以夜日。經明，有司第其文爲貢士選首，蓋宣和三年也。尋試禮部報罷，則奮曰：「果然吾命其有制哉！凡在我可以自盡，在天可以自安，非有司能枉我也，吾寧掉談舌，從容爲大梁布衣，不能歸下里，飾小說，希縣令矣。」因留太學，久之，遊道日困，勢人貴倨無能器之者，獨何丞相兄弟善視焉。丞相者，亦三嵎人文縝也，時官中書舍人，在鄉校雅故知公，至是禮遇甚恩。一日笑謂公曰：「子，吾故人也。故人欲通至言何如？」公曰：「請受命。」文縝曰：「聞之時趨之士，就學者有方，就祿者無方。今京都縫掖牽連求合，用此道也。德溫儻亦有意乎？吾欲羽翼子名以就子也。」公矍然應曰：「嗟嗟，我何爲至是？舍人素所以友我者，必將有以取我也。今不察其行，孚其心，所取我者獨何與？蓋君子達道以充位，於位猶避也。道則不正，何所觀赴？位則不正，何所則效？士叛操履而托名於氣力之門，士亦安以爲也？舍人休矣。」文縝嘆曰：「德溫之見至爾乎？始吾以子樂易可友，今知其可畏者也。」丞相以故遇公過平生。居無何，公病而西，丞相竟當國。公閉戶追條舊書，不形纖芥媚傅之意。紹興甲子復試外省，合其格，蓋距丞相之亡餘二十年矣。褫褐，主綿州彰明簿。府州素聞其聲，扳攝州學教授。諸生質經誼，究源委，有暘日者。頃之，兼領州掾，時茗使韓瑋好氣數，繩郡縣吏，人人惴恐。會飛語有言，閔之通守某以倉庾自入者，命公訊狀。通守以筐幣寄請，且告公曰：「某願以此壽公，可乎？某坐愚抵此，一粒不私也。公長者，惟公死生之。」公聞大詈曰：「爲吾寄聲監州，汝以墨聞諸司，今復欲以墨污我，汝爲之而我仍之，是以血洗血也。官曹何自而清，大獄何自而解乎？」通守聆公言，伏閣大恐，公竟平反其事，卒無見冤者。秩

滿，再調漢之德陽監稅。前吏征索甚慘賊，取質責有逮馬牛者，公一切與爲易。行客至，至則營取有經，勞勉有狀，塗之人負者肩者率曰：「官善人，官不呵詰我曹，我曹寧樂輸耳。」逮公至，算入遂倍，後邑長攘之以爲己功，公竟安之弗辨也。以考升從政郎，爲綿州錄事參軍，益倦世故，遂謝病，以左宣教郎老焉。覃恩轉奉議郎，賜五品服。初公之欲老，年未七十，精爽甚，習於事，尚有絕人者，里人或勉之曰：「丈人生平植立良苦矣，幼而學，老而篤，幾晚而仕，仕未幾而去，丈人投迹於世，寧能獨高乎？且又何以見志？」公曰：「汝錯矣，勿言，此吾志也。自吾先世，陳義咸有本末，凡知止即義也，競名非義也。故輕仕者爲競名，重仕者爲知止。與其使我爲競名，不若使我爲知止。吾衰矣，尚奔走狂蹙而叛義也邪？使簿書一有不詳，鞭笞一有不下，吾恐大吏玩吾於掌，而纖吏唾吾於背也。今所以去之決而志之揚者，爲是故也，豈形虛願也哉？」自是優游怡愉，退寓意於詩章，清麗閎肆。間則築亭於跨鼇之麓，榜以四營，將大考質《易》書，躬致命之說。嘗歎曰：「經文日月也，所從不明，乃講師者汨之，學士者傳之，且遂晦之也。去此則聖趣白矣。」遂著《易說》二卷，書未成，紹興壬午七月丙辰卒，年七十有六。明年十月乙酉，葬於郡之布德鄉臨池里，從母牟氏安人之兆也。初室喻宗，既醮而死，遂娶于氏。蓋公歲晚，百須無不順善，得意詩禮者，則今夫人也。二子曰將辰，曰昌辰。昌辰先公卒，某繼亡。二女，長嫁進士蘇有功，次嫁進士范仲芮。孫子張、子喬、子年，皆有學質。外孫凡七人。葬得日，夫人使來言曰：「吾素有聞於公矣，謂汝詞喜切深，而欲遠紹先民，而篤意寂寞者。汝銘公固宜。」興宗以心制多難爲解，夫人曰：「汝忘諸父謂何？其尚

忍令於後沒沒乎？」某謹雪涕而勉，繼之以銘曰：

弗宰弗卿，命豈其偶？實則躬與，胡寧敢後？載燁而敷，載緒而守。惟蒙之貞，惟仁之茂。惟銘以昭之，皆公之有也。《九華集》卷二一。

夫人員氏墓誌銘

夫人姓員。員起洙泗之間，魯衰，季孫子亭於員，因氏焉。自大夫半千仕唐，行應禮義，龍紀初有聞。孫虔嵩者，刺簡州，殉國以死，子孫自旁郡家於陵，至予曾伯祖安興、安宇，聯第進士，而三嵎之員滋大。安興者，字文饒，才茂異常，與西州處士蘇洵明允、張愈少愚通書，周旋文誼。當是時，巴蜀學士深心翰墨者，莫不共高此三人。安興後纔爲屯田員外郎喪官下，隆山長老共戚之，謚曰文質先生，至今人猶以爲文也。文饒生當侯，當侯生之，之有子男一，子女二，季即夫人也。幼明悟，即喪父，姆保常占韻語投日誨之，已能貫貫不亂，姆拊其首曰：「是真文饒孫子耶？惜非子男，可屬宗家者。不然，文饒爲不沒矣。」既薨至筭，作止有矩，母及家之人平章曰：「女甚才，於法不當與凡子。」會眉山孫氏以名通，母喜曰：「是故少師家乎？吾聞少師法度士，其行冠冕一方，其子固可女也。」於是以歸書言。書言爲人志高亮，喜傾賓客，亦多慕尚者，請謝無虛門。夫人理內必櫛首盥手，日敕婢子奉酒炙相屬，雖風雨不憚也，書言以故游道益廣。及春秋有事在廟，則先事以戒細

大，翼如也，以進；既事，乃敢即安。蓋嘗歎曰：「孫宗所以名大門者，君姑典若法，於今在矣。屬雖不幸，子孫其謂何！其敢有怠志！」故凡富春氏所用禮經甚嚴，率爲州人稱可者，夫人預有勞焉。先是少師多男子，其行次至六，書言也。長兄伯敦世業至大吏，後數返舍，夫人執禮恭甚，每跪起詣前奉之，與舅等。兄伯馭踏曰：「汝無然，爲姒豈當爾耶？汝固謙謙自牧，欲以昭吾家，然非所以安吾意也。」屢曉譬不可，而夫人禮意終不衰。伯素憫夫人諸子，欲以其澤爲長男，具奏書，後亦不及也，識者恫之。然夫人泰若，獨教諸子甚力，曰：「詩書，吾家衣鉢也。衣鉢已具，是中大有樂趣，何必乳下求官耶？」其植志簡遠如此。初書言家政既序，夫人悉推嫁時服物，惟弟之歸。至其所生，則遂輦以來，曰：「世謂母子異處同安，理萬無是。今我怡吾心耳，非有矯也。」所生至今尚無恙云。夫人早日尤喜西氏旁行之說，每晨興誦閱數過，謂人曰：「是有究竟說，不緣說而得，則得之矣。」紹興二十有六年三月十二日微疾以卒，年四十有八，子男女亦八焉。長曰偁，次曰攸，俱業儒競爽。長女適濤江張湜，次陳鏐、徐仲弓，幼適師琮、史步昌，皆世家也。幼者未行。孫男女各一，外孫多至十有六。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乙酉葬於眉之眉山永壽鄉長隴之原，蓋東南相望少師吳、蜀兩國及太安人之藏者。先日偁以書言之命來告曰：「聞之古女具幽閒靜順貞烈之操，其事皆不虛書，書則有頌有議有傳，漢劉向所列上者是已，後世無聞焉。豈有而不大其傳也歟？或傳之者非其筆也？吾不忍吾配沒沒於後，今君躬雅言，出入先漢者，願書元堂之銘。」興宗曰：「內德之茂起於國風，聲詩已形矣，何獨向也？彼以房闈遭先王之化，琢其質而充其美，其容有以及此。今夫人混此世，處此土，何資何

守而風徽至是？豈以少師躬行善後，典刑有自也歟？抑其姓之故著，不可及也？是應銘。」銘曰：屹若眉山，士豈其簡？蕃蕃故家，孫望則遠。邈惟少師，百有具宜。千官流連，其孰輩之？匪矜匪驚，不淺其付。藝履躬興，用相厥婦。婦興介止，禮亦勤止。弗爵而齡，則究以死。元琰披披，載鑣載詩。匪今之悲，惟文饒之思兮。《九華集》卷二一。

大悲閣化疏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慳吝鄙忍，增長上病。有大醫王大悲菩薩對病爲藥，藥去病已。實性實住，曾無有相，何見有我？以無我故，眼目臂指，一時都捨。然此菩薩，是中雖捨，實無捨者。何以故？衆生妄執，顛倒想故。今是某人，發大誓願，起平等心，作是莊嚴。而汝諸人，見如斯事，起平等施，常如大士，即捨非捨，諸妄盡滅，是名第一，希有功德。《九華集》卷二一。

爲洞元通一大師宋清惠設酒供疏

伏以米父麴而麴父米，生乎甚真；卿君我而我君卿，動亦忘趣。既一生之可了，縱百榼以無餘。方兀兀而理觴，漸融融而似道。恭惟洞元通一大師，德充至味，妙嚙天津。投醪招絳府之醇，嗽液小

玉池之潤。聽此風而議所以，興謗何傷；人皆勸而獨不聞，泛觀不礙。似亦非醒非醉，豈論中聖中賢？江南里唱白銅鞮，肯銜其濁；蜀道旁通小有洞，咸挹其真。混沌斯還，滄溟且竭。《九華集》卷二一。

轉玉屏大藏疏

法語如倚天劍，衆目騰輝；正眼猶靜月輪，萬波分影。言無住相，用即隨緣。舊傳玉屏之峰，特秀金仙之地。空山埋照，誰窺寂照之功？古佛更生，久說無生之話。故寶笈得脫蛟涎之蠹，而瓊文遂放鼇嶺之光。事不偶然，意有定數。衆今雲集，千燈安可覆藏；語出雷音，三藏斬新拈過。式資妙施，共作偉觀。《九華集》卷二一。

宗印化出家疏

鬚髮種種，是煩惱根；般若頭頭，真智慧炬。欲洗一塵之障，願披三事之衣。望爲周圓，共諧勝果。《九華集》卷二一。

胡道者化出家疏

盡大地真一正眼，參學何施；彌法界傳六祖燈，擬倫不及。直下便求剗草，何妨先趣非家。共證有緣人，同占無盡報。《九華集》卷二一。

蔡道者化出家疏

選佛當勇，選名當退。拈花一葉人中人，剗草三更會不會。蔡道者無自悔，染衣將相即法王，觸著須彌百截碎。《九華集》卷二一。（以上曾棗莊校點）